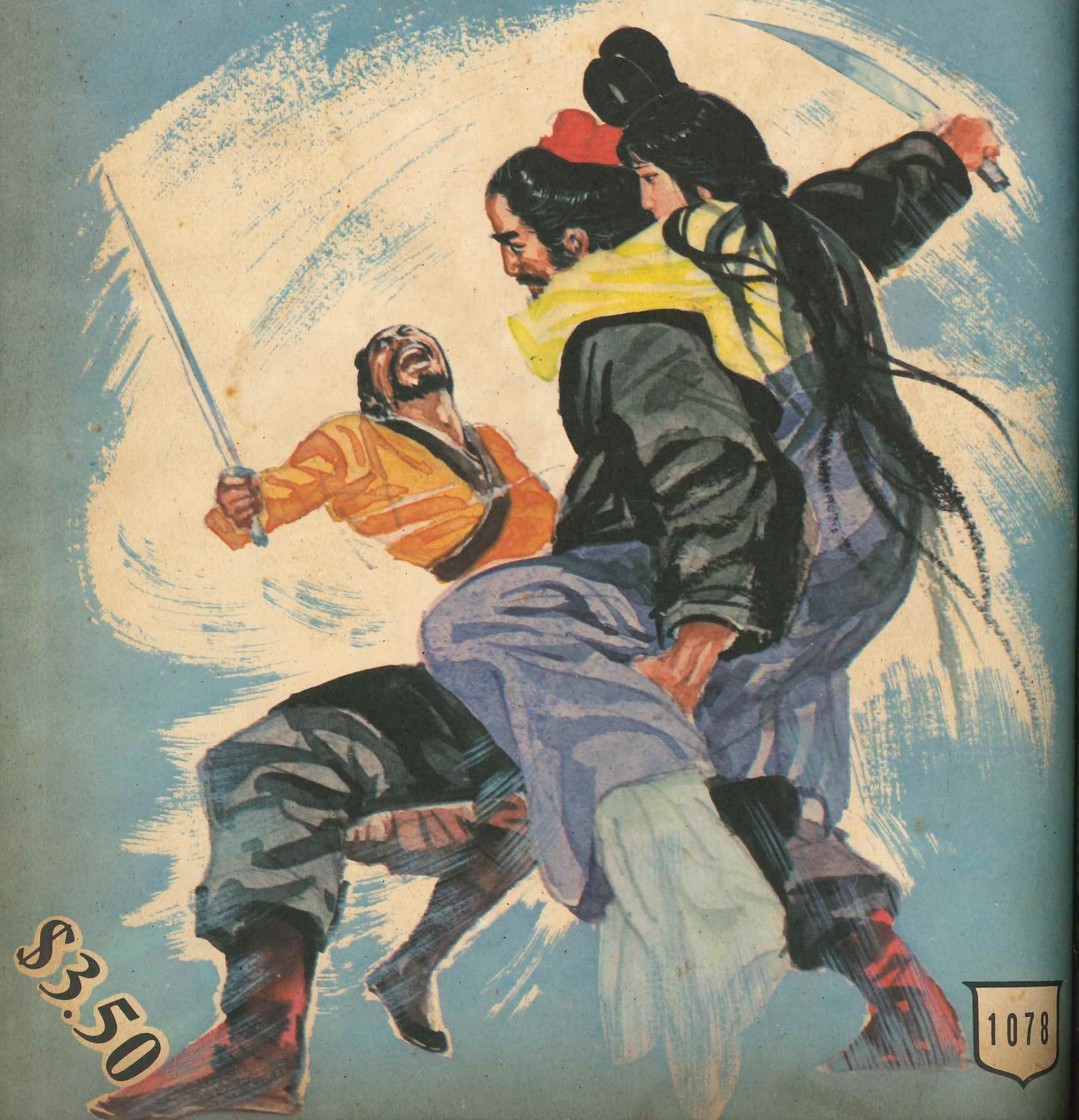
武俠世界

紅鬍子（神州五惡故事之二）高峯・著

紅鬍子具雙重性格，在武林之中為非作歹，無惡不作，在女人身上却是至情至聖，柔情如水。他的經歷，本文有深刻的描寫，作者筆法，以細膩見長，風格新穎，故事緊湊。



$3.50

1078

編者話

看過了本刊一〇五七期刊出的「碧眼孃」，也許不會忘記神州五惡的故事。今期我們刊出的巨型小說「紅鬍子」就是該故事的續篇。神州五惡之主角人物，他們分別來自波斯及出自中原，有貴爲公主、王子與湖海梟雄……行徑殘忍怪癖，嫉惡如仇，視人命如草芥，兇狠無倫。是篇描述「紅鬍子」布倫多扎在波斯本國因犯了殺人罪亡命中土，與其他四惡歃血爲盟，掀起了一番腥風血雨，因而震撼了武林正邪人物羣起追殺，故事曲折離奇，充滿打鬥氣氛，希望你們喜愛。

＊＊　＊＊　＊＊

在新春期間裡，我們將以大量新篇刊出，諸葛青雲的中篇「玉笛雙英」及高皐的最新巨鑄「留香帖」，快期就會隆重推出，上述佳作俱是兩位名家費盡心思，絞盡腦汁之不朽名著，敬希垂注。

＊＊　＊＊　＊＊

下期刊出的猛稿，除了固定的巨型故事「契丹武士」外，還有後起新秀雲心君的一期完故事「一劍恩仇未了情」，這是雲心君處女之作，希望各位不吝賜教指評，並給我們多點意見，謝謝！

督印人：羅威
主　編：羅斌
執行編輯：鄭重

出版者：武俠世界出版社
香港新街五至十三號四樓
電話：四八八二六一（十線）
營業部：香港皇后大道西七十七號
大生大廈九樓（按8字電梯）
電話：四六四六四六
承印者：環球印刷所

BOXING MAGAZINE
5-13 NEW ST. 3RD FL.
HONG KONG

定閱價目

地區	期限	價目
港九連郵	半年港幣	$ 81.00
	一年港幣	$ 162.00
澳門·台灣	半年港幣	$ 87.00
	一年港幣	$ 173.00
外埠連郵	半年港幣	$ 100.00
	一年港幣	$ 199.00

半年（26期）一年（52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教新字409號
局版僑台誌字第0039號
台灣總經銷：環怡出版社
郵政劃撥帳戶106375號　電話：5110086
發行所：雨辰書報社
門市部：中華商場義二樓115號　電話3319150
批發部：中華路二段75巷一弄26號　電話3811897
定閱連郵：一年52期NT.$1100 半年26期NT.$555
郵政劃撥帳戶13165號

新系機構廣告部
香港上環新街7-13號A
新報大廈五樓
電話：H四八八二六一（十線）

封面設計：培新
內文配圖：盧令

武俠世界

第1078期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一出版

·每冊港幣三元五角·
H.K.$3.50

Printed in Hong Kong

神州五惡故事之二

紅鬍子

高峯·文
盧令·圖



魔鬼島上 驚險迷離

天空上黑雲集結，一團又一團灰黑色的浮雲，聚積着水氣，水氣越聚越多，黑雲越來越重，而且一團又一團，浮雲天空中，太陽光無影無踪，天上，海上，都是灰茫茫的一片。

就快下雨了，這是大雨前的景氣。

天色陰沉，一股又一股强勁東北季候風吹來，使到海面上一艘單桅小帆船作了四十五度的傾斜。

船底的一大半露出水面，青苔殼片清晰可見。

惡劣的天氣，難不倒這一艘小船，在洶湧的波濤中迎着大浪前進。

「布魯明，我們僱的船是一艘新船，船夫們都是高手，天氣雖然惡劣，但不必害怕。」

說話的是一名少女，十七八歲年紀，生得身材高大，雙頰紅彤彤的像一隻熟透了的蘋果，從她的相貌看來，她不似漢族人，雖然說的京片子十分流利。

「新船？」一名青年人探頭望望船底的青苔殼片，冷笑一聲：「高手確是高手，可是船却不是新的。」

這青年人約莫二十四五歲，也不像漢族人，雖然他們的衣飾是如假包換的漢人慣穿的長衫長裙。

他們是蒙古人，男的叫做布魯明，女的叫做布魯英，「布魯」這姓氏，是蒙古貴族的大姓氏。

他們到東海來想找尋一個人，這個人關係於他們的終生，也關係於蒙古族的未來的命運。

一對青年男女的終生，一個民族的未來命運，這不是兩個天大的問題嗎？

所以，他們要冒天下的奇險，必須找到這個人。

當年，成吉斯汗在馬背上得天下，他的子子孫孫也在馬背上治天下，騎射是蒙古人的絕技，也是蒙古人賴以完成霸業的絕頂武功。

蒙古人東征西討，戰無不勝，霸佔了亞洲的一大片土地，建立了四個大汗國。

東起朝鮮半島，西至波斯小亞細亞及俄羅斯南部，南至印度支那半島以及南洋羣島一部（爪哇），北至西伯利利亞的貝加爾湖，造成了世界史上空前的大帝國，版圖之廣，直至現時還未有那一個大霸主及得上他。

四大汗國在當年，是代表着武力和霸道。

然而武力和霸道，決不能永垂萬世而不朽，現時呢？唉，四大汗國已經烟消灰滅，已經變成了歷史上的名詞，「蒙古大帝國」的崩潰已經有百多年了。

帝國雖然崩潰，但蒙古人還活着。

現時在這艘小船上，便有這兩個蒙古人——布魯明和布魯英。

「布魯英，你怕不怕？」

怕是有點怕的，蒙古人的馬背功夫，天下第一，但駕駛帆船嘛，無此經驗，布魯英心中有點怕，但口中無論如何不說出來。「船夫，似這等速度，幾時才可以到達魔鬼島？」布魯英不答布魯明，只問船夫。

「還要一晝一夜，」船夫答道：「那還得看天氣而定，如果由强風變爲颶風，嘿嘿……」

「如果眞的一變，嘿嘿，我們性命尙且不保，客官，你們兩位可會游水嗎？」另一船夫說。

「游水？」布魯明布魯英相視苦笑一聲。

「如果平安抵達，客官，我瞧……」船夫說。

「我明白啦，到時我再有重重的賞賜，務求你們把我們安全的送到魔鬼島，十兩八兩金子，誰計較？」布魯明說，懇求地。

在陸地上，他們什麼也不怕，可是在大海中……

「你們爲什麼要到那鬼一般的地方？」這個問題，老早就留在船夫的心中，現時提了出來。

東海的魔鬼島確是一個鬼地方，據說自有此島之後，也不知幾千年幾萬年，從來未有人踏上此島一步，乃是一座無人的鬼島。

一提起「魔鬼島」，東海上的船夫們無人不面色立變，胆戰心驚。

平日，他們揚帆出海，沒有必要，决不敢逼近這鬼島，如有必要，也是遠遠的繞道而行，不敢逼近五十里之內，若說有人居然胆敢駕帆開到「魔鬼島」去，則這個人必被認爲是白痴，自嫌命長。

可是，重賞之下，必有勇夫。

二十兩金子放在眼前，黃澄澄的二十隻金元寶，瞧得這兩名船夫眼光光，把心一橫，便挺起胸膛承接了這一宗冒着性命危險的鬼生意。

東海的船夫就算三代勤勞的工作，也不能賺到二十兩金子，太誘惑了。

布魯明淡淡的說：「這個嘛，你們不必理會。」

「船夫，島上究竟有什麼東西？」布魯英好奇地問。

「你們難道不知？」船夫聲音顫抖：「顧名思義，魔鬼島之所以叫做魔鬼島，就是因爲島上有的是魔鬼。」

「眞的？你們瞧見了沒有？」布魯英問。

兩名船夫相顧苦笑，搖搖頭。

天色仍然是一樣黑沉沉，但還未下雨，這對船夫而言，是天大的幸事，颶風嘛，只怕要刮來，但仍然未刮來，這對船天

而言，也是天大的幸事。

不幸的事是有的，那是被逼到魔鬼島，二十兩金子逼着他們去冒險，去搏命。

「故老相傳，魔鬼島上確然有魔鬼，咱們祖宗十八代傳下來說，島上有一頭魔鬼，神出鬼沒，愛吃生人，誰人踏進此島，一定給牠吃了。」船夫說。

「如果不進此島呢？」布魯明說：「這魔鬼有沒有跑出來，在東海上，在海濱上，在陸地上找人吃？」

「這個嘛，我倒不曾聽見過。」

「或許是神仙吧，你們以訛傳訛，說牠是魔鬼，凡是魔鬼，怎會如此清靜，終年呆在島上的。」布魯英說。

「如果是神仙，就叫神仙島好啦，怎會叫魔鬼島，此島的名字，足有幾千年歷史，決不會錯的。」船夫說。

「算了吧，」布魯明說：「島上住的是神仙也好，魔鬼也好，總之，我們一定要進去，船夫，除了魔鬼或神仙之外，還有什麼生物？」

船夫說：「除了樹木之外，就連飛鳥、猴子之類也沒有，魔鬼島怎會有活的東西？」

「客官，如果沒有必要，不如回航返山東，我瞧兩位年紀輕輕，可以長命到六七十歲，何必要去送死。」船夫說，他是好意地勸告。

「你們呢？難道你們不怕那惡魔？你們的年紀也不太大呀！」布魯英反問。

「好，」船夫把心口一拍，大聲說：「你們為了什麼去送命，我們不知道，我們嘛，就是為了二十兩金子。」

船夫鼓起了勇氣，直向魔鬼島駛去。

一晝夜很快便過去了，天氣仍然是一樣。

「山雨欲來風滿樓！」

仍然是大風暴前夕的陰暗景象，幸而只是「前夕」而已。

船到了魔鬼島之外兩三里之處，船夫降下了風帆，停了船，殺了頭也不敢把船駛到海灘。

遠眺魔鬼島，黑越越的一座小山，在海面上突了出來，孤零零，獨自一座，方圓數十里之內，再也沒有第二座小島了。

怎麼辦？布魯英可不會游水！

唯一的辦法，便是紮一個小木筏，布魯明再放下了五兩金子，小木筏很快便紮好了，僅可負担二百多斤的重量，坐兩個人，也足够了。

「看來，這魔鬼島也不怎樣恐怖，布魯明，咱們去吧。」布魯英跳下木筏。

「船夫，咱們此去，多則兩天，少則一天，便回來了，你們得等等我，載我回船，再有重賞。」布魯明說。

「成，客官快快走吧。」船夫說，聲音仍然顫抖。

兩三里並不太遠，他們兩人雖然水性不通，但也可以勉強應付，把木筏划到岸邊。

木筏拖上岸去，人也到了魔鬼島啦。

「布魯明，族中長老怎樣說，你還記得嗎？」

「自然記得，他們斷定，他一定躲在這個所謂『魔鬼島』之中。」布魯明說。

「誰說這個，我是說怎樣進入這魔鬼島的腹地，九曲十三彎，迷離撲朔，人進去了就像走進了漢人諸葛孔明的八陣圖，一定迷去了方向，有入沒出。」

布魯明說，這時，一脚踏進了這神秘的荒島，連她也有點兒害怕了。

有入沒出，進得去走不出，便等於在島上困死。

布魯明微微一笑，說：「我自然有辦法，師父教我們一身功夫，功力也不算太差，什麼九曲十三彎，決不會難得倒我們，長老的教導，我怎會忘記！」

蒙古五大長老的聲音，此時在他耳朵重現。

「你們得携帶一大綑繩子，一萬尺長，把一端縛在樹上，然後進去，一面走路，一面鬆繩子，九曲十三彎，九一得九，九三二十七，共是轉一百一十七個死角，人其實已頭昏眼花，方向不辨，幸而手裏牽着長繩，沿着繩子打回頭路，又轉了一百一十七個死角，才能出來。」

這是回頭的方法，可是進去呢？五大長老沒有教，得憑這對青年男女的功夫。

布魯英四下打量，悄然地說：「你瞧，這裏的確有點邪門，魔鬼島確是名不虛傳。」

四下裏迷迷濛濛，全給雨烟封鎖，白茫茫的一片，也瞧不見什麼，所謂「九曲十三彎」也不知是何模樣，所能看見的，僅是眼前數十株大樹，都是老年大松，盤根錯節，蒼勁之極。

布魯明拍拍劍鞘，說：「進去吧。」

他揀了一株大松，縛了繩頭，一面放繩一面慢慢的信步而行，布魯英處此秘境，心中發毛，自自然然挨在他男伴身邊。

也不知走了多少遠，前面霧氣越來越濃，在五尺之內不能見物，幾乎伸手不見五指。

忽聽怪嘯一聲，聲震山谷。

「你怕麼？」布魯英毛骨悚然，顫聲說。

「說實的，我有點害怕。」

「剛才的嘯聲是什麼？」

「或許是猿啼吧，你不必怕，這個魔島據說什麼動物也沒有，但是還有猿猴，船夫們不是說謊嗎？」

「他們不是說謊，他們是害怕。」

一陣清風吹來，霧氣稍稍吹散一點，只見前面是一座刀削一般的絕壁，壁下是一座花林，花朶怒放，紅紅綠綠的形狀古怪，也不知是什麼花朶，幽香撲鼻，中人欲醉，不知名的異花。

清風過了之後，重重的霧氣便又出現現了。

兩人慢步而行，只嗅得花香更濃，四下裏居然還有啾啾的鳥聲，船夫們所說，在聽到鳥語之後，立刻變為以訛傳訛的「鬼話」了。

他們曲曲折折的走了數百丈的路，並肩摸索而行，處處小心，不知不覺，花香突然間淡了，原來已到了壁下。

一走過這花林，霧氣跟花香一樣，也越來越稀，雖則仍然凝重，但已無黑漆一片之苦。

他們走完了一條極狹的石路，擋在前面的，是一個深不見底的幽谷，他們仰頭上望，但見一堵石牆般的削壁，無盡頭地

向上展延，壁頂霧鎖雲封，也不知道伸延到那裏才是盡頭。

向下望時，那幽谷瘴氣瀰漫，黑越越的不可見底。

這兩名青年雖然藝高人胆大，到了此境，一不小心，摔下萬丈深淵，只怕屍骨粉碎。

脚步是暫時停止了，他們要找的人，並沒有出現，也不知他在那裏。

上峯，下谷，還是打回頭路？

手中牽着的長繩，也到了盡頭，只有一個選擇，就是暫時打回頭，再結一根繩子駁上去。

長老的估計差了一點，一萬尺的繩子實在不足够。

有了繩子打回頭，一點不難，他們沿着長繩回到岸邊，但見驚濤拍岸，海面上那裏還有小船的影子。

「他們走了，怎辦？」布魯英恨恨的說：「也不曾見過如此胆小的人。」

「他們是害怕魔鬼出現，那也怪不得他，到了此時，我們是有進沒退，非找到他不可了。」

布魯英說：「那兩名可惡的船夫，撇下我們走了，我們是孤零零的流落在這鬼島，你瞧，背後烟霧瀰漫，陰森可怖，要找的人又不見，要轉回頭又沒有船，五大長老交給我們的差事，是一個鬼差事。」

她心中一急，幾乎要掉下淚來。

布魯明强笑一聲：「你別怕，有我在這裏，一切有辦法可想。」

「我瞧，」布魯英怯生生的說道：「我們還是找個辦法回山東去吧，別再找人啦。」

「這怎麼成？五大長老交給我們的任務，無論如何要完成，長老並沒有說過這任務輕鬆容易，你當初是拍心口承担，何等慷慨，現在人已到了荒島怎麼忽然要轉頭，你真的沒出息……」布魯明大聲說。

「好啦，算了吧，你不必再罵我，我們必須找到他，我剛才說錯了，你滿意了吧！」

「這才是我的好妹子！」布魯明拍拍她的肩頭。

說話間，黑幕已張，他們兩人只好在岸邊露宿，明天駁長了繩子，再進去。

他們兩人倚在一棵大樹下假寐，布魯英偎倚在布魯明身邊，觸着他結實如鐵的肌肉，心中稍為安定，幽幽的嘆了一口氣，索性把頭依在他肩上，閉目養神。

布魯明的左手圍着她的纖腰，右手執着劍柄，鼻管裏嗅到幽香陣陣，不由的一醉。

他們同姓布魯，可不是同胞兄妹，蒙古鄂倫春族的族人，凡是姓布魯的，就是貴族。他們不過是同族中的兩名青年男女而已。

在月色之下，但見布魯英一對粗粗而彎曲的眉，長長的睫毛與及絳紅的嘴巴，一臉稚氣，隱現於眉黛之間，一股青春的氣息，也隱隱的透了出來。

布魯明情不自禁，俯下頭去，輕輕的在她面頰上吻了一下。

「唔……你幹什麼？」布魯英喃喃的說，半閉着眼睛，「我雖然是你的人，那是將來之事，現時嘛，你千萬不可……」

突然之間，又聽一聲怪嘯，聲震長空，布魯英跳將起來，叫道：「魔鬼，魔鬼來了！」

布魯明一躍而起，長劍出鞘。

他嚴陣以待，等待那魔鬼。

但是，魔鬼却沒有出現，嘯聲三响之後，便又寂然。

「這是什麼聲音？」布魯英氣喘喘的問。

「誰知道？看來好像是猿啼，但又好像是人嘯，但決不是鬼嘯。」布魯明說，安慰她。

過了半個時辰，怪笑之聲又起，這趟聽得清楚，是嘿嘿的怪笑，更加响亮，更加詭異，在烟霧迷濛之中傳出來，十分可怖。

連布魯明也是毛骨悚然，其實，便連他也聽不出是人的嘯聲呢還是鬼的嘯聲。

那隻怪物始終沒有出現，一直到了天明。

布魯明透了一口大氣，說：「阿英，你等等我。」飛奔去了，半晌，他在晨霧之中鑽出來，雙手捧着一堆果子，紅紅綠綠的不知是什麼果子，放進嘴裏一嚐，却也又香又甜，十分好吃。

兩人吃飽了果子，精神一振。

「怎樣？我們還進去不進去？」布魯英問。

「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布魯明拍拍胸口，大聲說：「阿英，師父教我的武功，要來何用？你不必怕，咱們闖進去，直到找到他為止。」

「可是，昨晚的怪嘯之聲……」布魯英仍然害怕。

「理他是人是獸，還是魔鬼，哼此人裝神弄鬼，唬嚇我們，碰見了，正好找他算算帳。」

布魯明把繩子縛在一棵大樹上，這趟長繩加了五千尺，這五千尺繩子，是布魯明在囊中的「後備物資」。

他們大步進林，走的仍然是昨天曾走過的路，什麼九曲十三彎也不見得如何難走，苦就苦在大霧迷濛，視野不清，而且天氣炎熱，汗流浹背。

布魯英抹抹臉上汗珠：「下去吧，好不好？」

「好！」

他們兩人一步一頓的慢慢爬下去，脚底下潺滑之極，十分難走，石縫中有水份滲出來，一步一滑，險象環生。

花了不少氣力，才爬到谷底，谷底却是十分陰涼，氣溫與谷頂差了很多，山嵐瘴氣，迷漫罩籠，他們不由的倒抽了一口涼氣。

「這眞是一個鬼窟！」布魯英說。

「我們的任務，艱難之極，如果是一項輕鬆容易的，五大長老就不會交給咱們啦。阿英，咱們無論如何要完成任務，縱然是性命不保，也在所不顧，你明白麼？」布魯明大聲說。

「是啦，我明白。阿明，這深谷龐大無倫，四邊皆是削壁，不知有出路沒有？」布魯英說。

「當然有，咱們找一找！」

他們兩人摸索而行，走了一程，布魯英忽然大聲說：「阿明，繩子用完啦。」

她伸手一拉，不料繩子突然鬆了，心中一跳，兩手交互拉繩，那繩竟給拉了回來。

察的一聲，火熠亮了，照見繩端有一個切口，顯然是有人用刀子切割的，决不是猿猴或鬼怪所幹。

布魯明低聲說：「是那怪人幹的，他的圖謀是明顯不過，叫咱們有進沒退。」

「誰？」布魯英心中砰砰的跳。

「就是作鬼嘯之聲的那人。」布魯明說：「這一着，他是明明顯顯的告訴我們，他不但看見我們進島，而且還在我們身邊窺伺，給我們一個警告。」

「我們怎辦？」布魯英把長劍拔了出來。

「閣下是那一位？在下布魯明布魯英奉命到貴島尋人，明人不做暗事，閣下就請出來亮亮相如何？不必裝神弄鬼啦。」布魯明也拔出長劍，揚聲大叫。

丹田之氣逼了出來，這一聲叫，只怕方圓十里之內，也可以聽見了。

布魯明的功力，顯見不凡。

他的話剛剛說完，嘿嘿的怪嘯之聲即起。

布魯明一手拉着布魯英，直朝發聲之處撲去。

要探明是人是鬼，時機稍縱即逝，布魯明使的是絕頂輕身功夫，掌握時間，掌握機會。

前面火光閃耀，在烟霧迷漫中一霎一霎的，好像一朵鬼火。

是眞是幻，暫時還未能查明，布魯明兩人飛步前行，穿過重霧，撲到火光之處，火光却已消失了。

這裏烟霧稍爲稀淡，十丈之內，竟是一連串大山墳，他們兩人心中驚疑不定，不知那人弄什麼玄虛。

是火光把他們引來的，沒有火光指引，他們决不易闖過重霧區。

「瞧，這是什麼？」布魯英向前面一指。

「好像是一個門戶，我們過去看看。」布魯明說。

那門戶開在一列山墳之中，說它是門戶，不如叫它做泥洞，洞口很窄，僅容一人進出，他們兩人小心翼翼，一時還未敢進去。

「兩位既已光臨，爲何不進來吃一碗酒？」

洞裏火光一閃，一個淸朗的聲音，哈哈大笑。笑聲粗豪，震耳欲聾，笑聲詭異，使人毛骨悚然。

「你是人還是鬼，還是活着的殭屍？」布魯英說，她的聲音，帶着顫抖。

「還問什麼？」布魯明大聲說：「跟我來，他便是閻羅王我也不怕他。」

一掌護身，兩足一登，像大雁般朝發聲所在撲去，在微弱的火光之中，一個高大的人影，巍然站着。

這裏是一間大石室，四邊都停了很多石棺石廓，顯然是一座停厝大墳墓，寒氣森森，絲毫沒有一點暖意。

那高大的人，站在黑暗裏，還未能看淸楚他的相貌。布魯明長劍一指，朗聲說：「你是不是紅鬍子？」

那人微微的吐了一口氣，說：「你的胆子很大，看你的樣子口音，你一定是蒙古人，天下間只有蒙古人才有這樣大的胆子，你叫什麼名字？」

「我是布魯明，她是布魯英，蒙古鄂倫春族，一等武士。」布魯明說。

「蒙古女人也可以做武士麼？」那人驚奇的問。

「以前沒有，現時有了，凡是武功及格的，都可以被封爲武士，不論男女老幼。」布魯明答。

「變了，變了，時間變了，人也變了，制度也變了，我沒有返蒙古，已有多年。」那人微微的嘆了一口氣。在黑暗之中，但見他雙眼發出兩道冷冷的電光，以及一部特別的紅色大鬍子。

布魯明布魯英所要找的人就在眼前，蒙古鄂倫春族王子布魯必札，大號「紅鬍子」。

「你們由蒙古到東海來，路程很遠呀，走得辛苦不辛苦？你們要不要一碗酒？這裏的酒是冷冰冰的，什麼也是冷冰冰的，沒有熱！」

紅鬍子陰惻惻的說，他的聲音也沒有一點熱氣。

「好，既然你肯見賜，布魯明陪你吃十碗。」

布魯明豪爽地說，大踏步上前，只走了三步，忽聽「喀喇」一聲响，脚下泥土簌簌落下，人也隨之而墜，布魯明暗叫不好，雙脚一着地，就地這陷坑深有丈餘。

布魯明方才不亂，勢在意先，剛一着地，身子上升，兩掌交叉胸前，蘊蓄着勁力，飛身到洞口，雙掌齊發，把一塊剛剛蓋上來的大石掀了起來，就在石縫之中，一竄而上，腰身一扨，已然直挺挺的站在坑邊。

「好，」紅鬍子不由的叫起來：「這塊大石有五百斤重，你這一招『霸王舉鼎』好極了，你不愧是蒙古一等武士。」

他在黑暗之中轉出來，高大的身裁，粗粗的眉毛，高高的鼻子，一部紅色的虬髯，根根像鐵絲般由上唇下顎刺了出來。

他正是「神州五惡」之一的紅鬍子，跟他的把兄弟青鬢魔，黃髮兒，白鼻仙，碧眼孃齊名。

「王子，你爲什麼要設下這陷阱？如果我沒有三分功力，我豈不是完了？」布魯明氣憤憤地說。

「王子？」鬍子一聽見這兩個字，全身一震，喃喃說：「王子？唔，不錯，我正是鄂倫春族王子布魯必札……唉，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我現在是紅鬍子，是中土最惡的巨梟之一……唉，沒有人叫我王子殿下，已有多年了。」

紅鬍子喃喃的說，他在陡然之間，陷入了思潮之中，想起了少年王子時代的往事。

在大漠之中，他騎了一匹駿馬，狂奔三天三夜……

他彎起鐵弓，一矢三鵰，可以憑一矢，把三頭巨大的灰鷹射了下來。

他練成一身武藝，一年一度的比武大會之中，布魯必札王子總不會令人失望。

然而，他在一天夜裏，悄悄的摸進父王的大帳，把父王寵姬殺了，「察」的一聲，人頭落地，鮮血四濺，這一顆人頭，

逼他逃出蒙古，逃亡到中土來……

他父王又傷心又憤怒，他自己又害怕、又快慰。二十年的流亡生涯，不是好過的。

「王子，你怎麼啦？」說話的却是布魯英，她見王子呆呆出神，大聲說，她從來未見過布魯必札王子，因爲她出世之時，布魯必札王子在中土已過了幾年的流亡生涯了。但是，一部赤紅色的鬍子，使她知道自己沒有認錯了人。

五大長老說過，具有如此一部赤紅虬髯鬍子的人，天下間再沒有第二個了。

紅鬍子從往事回憶之中，醒了過來，冷冷的說：「你們不怕千辛萬苦，到這魔鬼島來幹什麼？」

「找你！」布魯英說：「難道你還不知道嗎？」

「爲什麼？」紅鬍子問。

「因爲你爹爹已經逝世了。」布魯英答。

「他如果不死，今年已經是八十歲了。」紅鬍子並沒有震驚，因爲老年人一定要死的，多年來他過的是流亡的生涯，父子之情早已給時間冲淡了。

「幾時死的？」紅鬍子問。

「已有半年啦。」布魯英答。

「那便怎樣？」紅鬍子又問。

「王子，」布魯明恭恭敬敬的說：「族長逝世了，族中五大長老決定，歡迎你回蒙古，作爲繼承人，你知道啦，鄂倫春族沒有族長，怎行？」

「我的兄弟不少呀，我猜一定有二十個或者還不止，爲什麼一定要選中我。」紅鬍子說。

「王子，請恕我直言，在所有王子之中，沒有一個人像你，他們都是遊手好閒的沒出息之輩，長老們說：他們都不配作爲擲倫春族領袖，只有你，你文武雙全，智慧與武功，都在他們之上，所以派我們兩人不遠千里，迎接你回蒙古去繼位。」布魯明說。

「五大長老怎的會知道我在這裏？」紅鬍子大奇。

「你逃亡之後，在中土的所作所爲，五大長老全知道，你在山西做獵人，討了一名漢族姑娘媚娘爲妻，你跟青鬢魔等人結拜兄弟，在中土橫行，他們都知道，五大長老就有通天徹地之能，神通廣大……」布魯明說。

紅鬍子把他的話一截，說：「成啦，連我躲在這個神秘的千年荒島也知道，五大長老的本領，我是向來知道的，這個荒島嘛，一千年來，從來沒有活人住過，這些棺廓都有一千年的歷史，一千年來是一座座大墳塲，現時嘛，是一個無人敢進的魔鬼島，五大長老也知道了，眞是了不起。」紅鬍子感慨地說。

「王子，我們走吧，你回蒙古去做族長，我們也趕快離開這鬼一般的地方，越快越好。」布魯英甚麼都不怕，唯獨是怕鬼。

「如果我不答應呢？」紅鬍子忽然這樣說。

布魯明兩人面面相覷，大出意外。

「王子，我們是奉五大長老之命而來，志在必得，蒙古人向來不肯懇求人，望你三思。」布魯明大聲說，拍拍劍鞘，他想起剛才大石壓頂之險，心中頗爲惱恨。

「你是想憑武力解決了，」紅鬍子冷冷的說：「好呀，你我就憑了蒙古的慣例，用武力決定吧。」

「但我得首先請問，你爲什麼不肯回國去。」

「臭小子，你就是不配知道，我決不回去，你們快快給我滾！」紅鬍子怒吼一聲，一躍而起，「啪」的一聲，一掌擊在一根石柱上。

他不肯回國自是有原因，他拍這一掌，志在示威，也志在發洩，也志在試探，這一掌他使了八分功力。

「喀」的一聲，那根徑凡五尺的巨大石柱立刻出現了裂痕，墓頂泥土簌簌的落下，又聽「喀喀」的幾聲响，裂痕加深了，石柱終於折斷了。

「轟隆」一聲大响，墓頂終於塌了下來，但見沙土飛揚，土崩瓦解，巨响之後，隨之而來的是整座千年墓室崩塌，隨之而來的是三條人影的飛竄，就在完全倒塌之前，三個人在石縫之中竄出，使了一等一的功力，使自己獲得安全。

他們三個人都具有一流的功力，怎會給活埋？

紅鬍子看着那倒塌了的墓室，目瞪口呆，必中思潮起伏，憾慨不已。

他拍這一掌，原沒料到有如此的後果，他不過想在石柱上留下一個深深的掌印，把布魯明兩人嚇退，不敢嚕叨，他也想發洩一下多年來流亡異域的抑鬱的心情，他流淚了十五年，在這魔鬼島也躲了五年啦。

他最主要的還是要試探，試探一下在這五年來，自己勤修苦練的武功，進度如何？

當年，神州五惡殺了色魔卓不凡，替碧眼孃報了大仇，奪得兩件寶物，其一是大漁網，其二是寒草蓆，這兩件寶貝都是卓不凡的師父「鬼眼漁隱」遺下來的。

大漁網是落在紅鬍子手中，成爲他的獨門武器，此外，還有一本「神網功」，因爲如果不具有此功，大漁網則發揮不出應有的威力，必須熟練「神網功」才能把大漁網的妙處，發揮得淋漓盡致。

熟練「神網功」可不容易。

十多年來，紅鬍子練來練去，也練不出一個名堂來，青鬢魔，白鼻仙等義兄也不能給他什麼大帮助，紅鬍子一怒之下，退出江湖，躲在這荒無人烟的鬼島練功。

五年了，五年是一個不算太長也不算太短的時間呀！

「神網功」練成了麼？

練成了，他一掌把大石柱拍斷就是一個證明。

紅鬍子看看那倒塌了的古墓，又看看自己的手掌，突然哈哈大笑，聲震長空。

哈哈……哈哈……哈哈！

他笑個不停，在地上面一連翻了十幾個觔斗，就像小孩子獲得了他心愛的玩物一般的高興。

「神網功」練成了，他不單止可以跟三位義兄青鬢，黃髮，白鼻一較高下，而且可以縱橫江湖，獨立地成爲一代宗師。

「鬼眼漁隱，你是我的未見過面的恩

師，謝謝你呀！」紅鬍子在地上咚咚的亂叩頭。

「王子是瘋了是不是？」布魯明布魯英面面相覷，心中驚疑，他們就不明白紅鬍子怎的忽然發了狂，也不知所謂「鬼眼漁隱」是誰。

紅鬍子一躍而起，在狂笑聲中，他又翻了幾個觔斗，到了最後，他忽然大聲的哭了起來。

這是喜極而哭，因爲他的毒誓已經無效，他可以出島，再闖江湖了。

五年前，他進島之時，曾經發過誓，如果不把「神網功」練成，他永不踏出此島。

「好，好，好！」紅鬍子大聲說：「布魯明布魯英，你們兩人快快替我紮木筏去。」

「什麼？」布魯英驚奇地問道：「你說紮木筏，爲什麼？你是不是想趕我們出島。」

「那是不大容易呀！」布魯明加上一句。

「臭小子，臭丫頭，我是自己出海呀，我要離開這荒島啦，沒有木筏，怎能出海？」

紅鬍子哈哈大笑。

五年來隱居的生活，自然不好過，紅鬍子的一部鮮紅色的鬍子，襯着的却是一張蒼白的臉。

現時血脈賁張，心氣泉湧，他的蒼白的臉，漸漸的變成紅潤了！

「跟我到海灘去！」紅鬍子說，在他看來，越過重霧區，穿過大峽谷，爬上削壁，簡直是輕而易舉之事，九曲十三彎，不過是一條坦途。

到了海灘，布魯明布魯英也不待吩咐，連忙去伐木，編木排，他們本來便有很多繩子，一萬五千尺，足够有餘。

半天時間，一個可容三個人承搭的木筏，便紮好了。紅鬍子只在旁觀看，並不帮手，只冷笑着。

「好，王子，我們便上木筏，回國去。」布魯英高興的說，她便料不到布魯必扎王子的改變主意，來得如此的突然，他初時不肯回國，在古墓塌了後，便肯了。

「回國？」紅鬍子哈哈大笑，「我已過慣了流亡的生涯，不想回去了，我已忘記了爹娘，忘記了家門，忘記了蒙古的一切，族長的寶座，對我來說，乃是鏡中之花水中之月，什麼眞實價值也沒有呀。」

「你既然不肯回國，爲什麼要騙我們紮木筏？」布魯英氣不過，「噹」的把長劍拔出來。

布魯明也手按劍柄，怒目而視。

「你替我動手，我倒省了不少氣力，再見啦。」紅鬍子笑哈哈的便要下筏。

「且慢，」布魯明厲聲說：「王子，你別逼我們動手。」

「你認爲你的武功比得過我了？」紅鬍子冷笑一聲，「你的『霸王舉鼎』功夫不錯，那塊壓下來的大石頭不過四五百斤，可是那一根大石柱，重多少斤？」

布魯明大喝一聲，一招「風吹長草」掃將過來，劍挾勁風，來勢十分猛烈。

紅鬍子身形一側，先避來招，左掌虛幌，右掌飛快的按到對方的胸口，布魯明叫了一聲，左掌來迎，「砰」的一聲，兩掌一交，紅鬍子勁力微微一吐，布魯明騰騰的退後五六步。

「你的武功勝過我，」布魯明大聲說：「可是，五大長老的任務，我必須完成，布魯英，我們一齊上。」

布魯英只看了這一招，便知道即使合兩人之力，也決然鬥不過紅鬍子的一根指頭，用武力解決的希望落了空，「噹」的一聲，回劍歸鞘，跪了下來，說：「王子，請你聽我一言，好不好？」

紅鬍子楞然，點頭道：「好吧，你起來吧，我只聽你一言，不想聽第二句，說吧。」

布魯英的說話不止一句，但歸納起來便是一個事實，五大長老選定了紅鬍子繼承族長，非他不行，他不肯去繼承，非但關係於鄂倫春族的命運，而且也關係於布魯明布魯英的終生，他們要結婚，沒有族長主禮，婚姻便成爲非法的苟合。

布魯英低聲懇求，聲淚俱下，但紅鬍子不爲所動。

紅鬍子冷笑一聲，一口濃痰吐在地上，說：「你算是蒙古武士嗎？蒙古武士會流着眼淚向人家懇求麼？快快給我滾回蒙古去，這木筏我讓給你。」

撲通一聲，紅鬍子跳進海中，便像一條飛魚，疾泅而去，只一霎眼，便在數十丈之外。

他在離開蒙古之時，便發過重誓，終身不回蒙古。

富貴在他看來，有如浮雲，他閒雲野鶴，在武林中東闖西蕩，幹他喜歡幹的事，殺他喜歡殺的人，是何等的逍遙快樂，不比坐上族長的寶座，治理一個數萬人的民族好得多嗎？

「紅鬍子到底犯了什麼大罪逼得離開蒙古？」布魯英抹抹眼淚，問布魯明。

「他殺了十四娘，十四娘是前族長的第十四位寵姬，族長下令拿他斬首，他便逃了。」

「他爲什麼要殺十四娘？」

「因爲十四娘恃寵生嬌，常常欺侮他的生母大娘。」

「就是如此簡單。」

「據說就是如此簡單，但從王子今天的舉動看來，一定還有別情，使他這樣的痛心疾首，阿英，我們走吧，幸而他留下這條木筏。」

「他沒有木筏，茫茫大海，不會淹死嗎？」

「你不用担心，紅鬍子有通天的本領，區區一個東海，決不會難倒他。」

布魯明的眼光不幹，縱橫數千里的東海，在紅鬍子看來不過是一個小湖而已。

他熟習「神網功」，這本天下奇書使他的武功提高了十倍，「鬼眼漁隱」既然有一個「漁」字，這位前輩的「水功」當然天下無雙，當年，「漁隱」縱橫七海，就以「水功」稱譽武林。

紅鬍子繼承了他的衣缽，在「魔鬼島」住了五年，天天習泳，可以在水中七晝夜而不疲。

他泅出十餘里之後，碰上一艘漁船，好極了，一招「龍門躍鯉」從水中跳到船上，強迫漁船把他運到山東萊州登陸。

「客官，搭船的不給船資，我們划船的豈不活活餓死？」船夫之中，有一個這樣說。

「不錯，你等等我，不用半刻鐘。」紅鬍子身邊沒有銀子，便飛身到萊州知府的官衙，偸了一大錠銀子回來擲給船夫。

漁船開走了，紅鬍子心中却是起了一個新的念頭。

他本來打定主意，南下雲貴高原去找大哥青鬚魔，但他剛才偸進衙門的後院，一瞥眼，但見一位小姑娘，相貌有點似媚娘。

這使他憶起了已逝了二十年的亡妻來了。

「我得先去山西太原，給阿媚掃掃墓，阿媚沒有見我，二十年啦。」

紅鬍子決定了，明天就到太原去。

可是，今晚呢？他却首先要看看那位小姑娘，是不是眞的像媚娘，或者，有幾多分相像？

明月在天，繁星點點，紅鬍子在衙門後院瓦面上出現，四顧無人，輕輕的躍下來。

輕功高强，着地無聲。

在一個角落裏，有一條黑影同時出現，此人使出「輕功提縱術」，在瓦面上奔跑，也是沒有半點聲響。

這衙門龐大無倫，紅鬍子不知那位小媚娘住在那裏，也不知她是府尹小姐或是丫頭。

他在後院裏走來走去，突然間在一座假山石後面竄出兩個人，「誰？站着！」其中一個要說這句話，可是，在「誰」字還未有說出口之前，已給紅鬍子點了「啞穴」和「軟痲穴」。

這兩人大概是護院武師之類吧，武功與紅鬍子比較，等於三歲小孩子跟三十壯漢。

凡是有窗的地方，凡是有燈光的地方，紅鬍子都去窺望過了，那位小姑娘還未在他眼前出現。

曲曲折折的迴廊，走出兩名小丫頭，嘻嘻笑笑的在說着府中的許多是是非非。

紅鬍子心想，來了，只好如此。驀地閃將出來，一手把其中一名丫頭抓了去，他手法有如閃電，他的舉動有如鬼魅，人已不見了，她的同伴仍是絮絮不休，懵然不知。

「像這個樣子的小姑娘是誰？她住在那裏？」紅鬍子把媚娘的相貌形容出來，向小丫頭詢問，地點在一個最黑暗的角落裏。

「你……你是人是鬼？」那小丫頭嚇昏了三次，顫抖地說。她嚇昏了三次，紅鬍子也救醒她三次。

「我是人，我要找這位小姑娘，你告訴我成嗎？」

無論紅鬍子怎樣的耐心地說，那個小丫頭語無倫次，問非所答，因爲她已給嚇得死了八成，她斷定給妖怪抓了，決不相信紅鬍子是人。

紅鬍子嘛，一部赤紅色的大鬍子，根根如鐵，樣子的確像一頭妖怪。

「好吧！」紅鬍子怒喝一聲：「難道我不能把整個衙門的所有房子打開了？」

沒有回答，因爲小丫頭又昏迷了。

「砰」的一聲，紅鬍子一脚踢開一對木門，房中住着府尹的公子，嚇得尖聲大叫。第二對房門又給踢開，跟着是第三對第四對。

紅鬍子這一攪，整個衙門都吵醒了，幾面銅鑼敲得噹噹響，所有護院武師都在被窩裏跳起來，舉起了無數火把，叱喝捉賊。

紅鬍子打開幾多對大門，他不知道，總之凡是木門，都給他一脚踢開。

最後，在一個小花圃中，一間精巧的小舍裏，他終於找到了他的「媚娘」，原來她是府尹的一位遠親，在衙門裏寄居，芳名叫做余麗裳。

她不是孤零零的獨居，香閨之中還有一個人，此人冷傲地站在床邊，身裁高大，眉清目秀，一對眼睛，放出兩道冷電，紅鬍子只瞧了他一眼，就知道此人是武林中一流脚色。

余麗裳眞的很像媚娘，無論一擧一動，一哭一笑，都很像，身裁嘛，也是一般的嬌小玲瓏，粉頰之上，也是一對淺淺的梨窩。

她自然沒有笑也沒有哭，只是害羞地垂下頭，一名陌生的男子這樣注視她，使她滿臉羞紅，但她並不害怕，因爲在她身邊，有一位有力的「護花使者」。

「你……你眞像我的媚娘，我的媚娘在二十年前死了……」紅鬍子喃喃的說道：「不，她並沒有死，仍然活着，在我的眼前，不正是我的媚娘嗎？媚娘呀，我眞是想得你好苦……」

「你是誰？來這裏幹什麼？」那青年男子冷冷的說。

「我，我在找我的媚娘……」

「你發瘋了是不是？瞧你的打扮，也屬武林之流，怎的如此卑下，亂闖小姐的香閨？」那青年哼了一聲。

「她使我憶起了媚娘，我……我眞的發瘋了……」紅鬍子大叫一聲，身形一展，一招「餓鷹撲兔」撲向余麗裳——他心目中的「媚娘」。

那青年雙掌一圈，驀地一掌向紅鬍子胸口拍來，紅鬍子左手一搭，搭着他的手掌，右手如風，發了一招「大印掌」，那青年微「噫」一聲：「好功夫！」手掌有如滑魚，從紅鬍子的手抓之中滑出來，後退三步，避了「大印掌」，凜然地說：「你，你到底是誰？」

「你瞧我一部紅鬍子，難道還認不出來嗎？」

那青年猛然省悟，五年前，神州五惡在武林中橫行，把整個武林攪得天翻地覆，後來，五惡突然一齊失了踪，武林中又歸於平靜。

五年之後，五惡之一紅鬍子又再出現了。

那青年驚訝萬分，說：「原來你是紅鬍子，居然是紅鬍子，這……這眞是令人難以相信。」繼而又冷然地說：「你三更半夜，闖進我的情人的香閨，目灼灼看着我的情人，你太無禮了。」

「你是誰，叫什麼名字？」紅鬍子說道。

這時，護院武師聞聲而至，一湧而來，把這小舍圍了一個水洩不通，大叫捉賊

，在火光中，在叱喝聲中，有幾名武師冒冒失失的闖進來。紅鬍子對他們一眼不瞧，左手後曲，在背後跟武師們交手，一手一個，把武師們擲出門外，一面說：「你是那一個門派的弟子？我未能瞧出來，有誰能夠在我的手抓之中溜出來，武功必然可觀。」

那青年笑了一聲：「憑了紅鬍子三個字，還瞧不出來麼？你仔細看着了。」他就跟紅鬍子一樣，右手與他撲擊，左手却去對付武師們。

鬥了數十招，那青年一掌劈過來，勁風颯颯，凌厲之極，紅鬍子運掌相抵，要待跟他硬接一招。

豈料那青年的右掌與他相觸，就在將觸未觸之時，突然中指一彈，驀地點中了紅鬍子手腕「尺澤穴」。

這一彈，神出鬼沒，在絕無可能之中，在紅鬍子萬萬料不到之中，完成了。

紅鬍子叫一聲：「好！」身形後退，靠着牆邊站立，他的右手腕「尺澤穴」被點中，一條右臂好像廢了一般不聽使喚。

十多年來，紅鬍子與青鬚魔等縱橫江湖，所向無敵，從來不曾給人點中過什麼穴道，這是十多年來第一次。

武師們見有機可乘，一湧而上，把紅鬍子重重圍着。紅鬍子右手廢了，還有左手，他手臂一張，衆人眼前一花，但見一張紅色的古怪的武器亮了出來，上下左右旋轉，武師們的大刀長棒都給彈了出去。

紅鬍子左手一伸一縮，那件古怪的武器突然合攏，變成一根棒，抖得筆直，「篷」的一聲，一名武師不知厲害，冒險輕進，給這「棒」擊中，慘叫一聲，像爛泥一般軟倒在地。

原來他的胸骨、脊椎骨、肩胛骨、臂骨、腿骨給一「棒」擊得粉碎，身軀沒有骨胳支撑，便像爛泥一般死了。

紅鬍子揮「棒」如風，把武師們一個一個的打死，凡是中「棒」的，便立刻身亡。

如此的武功，驚天動地，武師們那裏還敢再鬥，抱頭鼠竄，在室中，於是又剩下了三個人。

「這是你的大漁網，」那青年嘆了一口氣：「天下無雙的一件獨門武器，旋轉起來，可以當作一面鐵盾，是最佳的防禦武器，合攏了像一根木棒，取人性命，易如反掌，又是最佳的攻擊武器，紅鬍子，我羡慕你。」

「原來你也知道我的大漁網的厲害，」紅鬍子說道：「你該把師承姓名見示了吧？」

小姑娘余麗裳見她的香閨死屍橫陳，血流滿地，不禁嚇得昏了，軟在床上。

紅鬍子見那青年低頭沉吟，似在思索什麼，突然出手一揮，大漁網又張了開來，把余麗裳罩進網中，哈哈一笑，轉身便走。

大漁網便有這等妙用，也可以捕人。

紅鬍子展開輕身功夫，揹了大漁網，撲出小舍，越過圍牆，奔向荒郊。

大衙門空有數十名武師，眼見這個紅鬍子大魔頭殺人於指顧之間，那裏敢再鬥，那裏還敢追趕，只在後院裏大聲吶喊，交差了事。

紅鬍子奔了一程，到了一個荒僻的地方，把小姑娘放了出來，在月色之下，睜開一對三角形的怪眼睛，呆呆的看着她，喃喃的道：「眞像，眞像，你便是我的阿媚，媚娘！」

小姑娘嘛，仍然昏迷未醒。

「呵，你看够了麼？」一個冷峻的聲音：「紅鬍子，你站起來，我們來決一死戰。」

冷峻的聲音，發自那青年，原來他一路窮追不捨，追到這裏，手中挺着一把長劍。

「好，你先報個名字來。」紅鬍子把小姑娘放好，使她倚在一株大樹下，唯恐她着了凉，把外衣除下，披在她身上。

「我叫郭匡，這位小姑娘是我的表妹，也是我的情人，每天晚上，我都潛進衙門看她，紅鬍子，你把我的情人擄走，請問是何居心？」那青年說。

「郭匡！這名字未聽過，一個無名的小輩，居然點中紅鬍子的大穴，眞是天下奇聞，師承呢？」紅鬍子不勝驚異，說：「或許，我隱居了五年，武林中出了無數的少年英雄，你是其中之一，但是我不知道。」

「我的師承，等一會兒你便知道了，你對這位姑娘很細心呀，侍候週到，可是，她却是我的情人，你把她擄了，要待怎樣？」

「她很像我的亡妻，我見了她，便像見到我的亡妻一樣，阿媚是復活了，自今以後，我要她天天在我身邊，就像往日阿媚天天在我身邊一樣。」

紅鬍子一提起阿媚，眼睛紅了，聲音咽哽。

他對天下人都無所愛，只有恨，唯獨對於他的亡妻阿媚，他獻出了一切，獻出了眞純的愛，刻骨銘心的愛！

他愛阿媚，勝於愛他自己。

他對他的爹爹，他的民族，他的同胞，甚至連他的結義兄弟，都無所愛，只愛一個人——阿媚。

他這句話，像一柄尖刀，刺進了郭匡的心房。

郭匡就是最有涵養的人，也忍耐不着，冷冷一笑，說：「你中了我的『玉柱指』，還可一鬥麼？」

「我的右手廢了，我還有左手。」紅鬍子說，他一聽「玉柱指」三個字，不由心中凜然一驚，他注視着這位青年人，宇氣軒昂，瀟洒飄逸，確定像是「玉柱指」郭通天的子弟。

郭匡說：「紅鬍子，你也是武林前輩，你自然聽過玉柱指三個字，你聽過了沒有？」

「你是郭通天的弟子還是兒子？」紅鬍子說。

「這個你不必理會，總之，你已中了我的『玉柱指』，饒你內功如何深厚，自解穴道的方法如何精通，在三個時辰之內，你的右手還是有等於無，紅鬍子，你單憑一隻左手，鬥得過我麼？」郭匡淡淡的說。

「鬥得過又怎樣？鬥不過又怎樣？」

「你還是向我的表妹叩兩個頭，賠個不是，走你的路吧。」郭匡長劍一揮，颯

颯幾聲，一甩手，長劍有如一道銀虹，掠空而過，插在三丈之外，一株大樹上，長劍搖了幾搖。

聽他這句話，郭匡非但自恃必勝，而且還不必使劍，赤手空拳便可以打敗紅鬍子。

紅鬍子哈哈一笑，說：「你的甩手劍不壞，不知掌法如何，紅鬍子就要領教領教郭通天子弟的功夫。」

說着，身形一展，一招「大鵬展翅」，右手虛擬，左掌直擊，朝郭匡胸口直拍，郭匡雙掌一圈一送，驀地搭着對方的手掌，兩人各運外力，使勁一推，騰騰的各自退後三步。

郭匡大叫：「好哇，你傷了一根手臂，功力仍然不差，瞧着了。」

雙掌揮舞如風，把本門最上乘的掌法施展出來，紅鬍子自從練了「神網功」之後，功力大進，已非昔日十五年前的紅鬍子可比，只見他雙掌一伸一縮，或揮舞或搥擊，法度嚴緊，每出一招，均是恰到好處。

自然，他的勁力完全在左掌，右臂廢了，勁力全消。他們兩人一來一往，鬥了二三百招。

這時，時分已近黎明，天色作魚肚白，兩人翻翻滾滾，又鬥了二三百招。紅鬍子的武功，本來在郭匡之上，要打敗郭匡，決不須要拆五六百招，無奈他右臂有等於無，半力上陣，六百招拆完，仍然是一個不勝不敗之局。

這時，余麗裳已經醒轉，倚在樹上觀戰，一雙澄澈如水的眼睛，注視着他的情郎，又憐又愛。

紅鬍子斜眼瞥見了，一股莫名其妙的感情發作起來，也不知是憐是愛是妬是恨，大喝一聲，左手在懷中一摸，摸出大漁網來。只見他雙眼火紅，射出一道兇光，大漁網兜頭罩下。

郭匡知道這件武器的厲害，不敢空手迎戰，脚跟微微一運勁，身形斜斜後躍，與地面成四十五度角，身形後飛，堪堪避過兜頭的一罩，躍到大樹下，把長劍拔了出來。

郭匡使出了生平絕技，鬥紅鬍子的半力而不贏，見他亮漁網在手，大聲說：「喂，紅鬍子，我們這一仗難道非打不可麼？你快走吧，向我情人叩頭賠罪免了。」

「你怕了我是不是？」紅鬍子說：「哈哈，我的媚娘呀，你不要只瞧他，你瞧瞧我的本事吧，我把這個小子教了，就帶你到太原去。」

郭匡勃然大怒，大聲說：「你這老匹夫還是叫的媚娘媚娘的叫我表妹，太過不把我放在眼內了，一柱指郭通天的嫡子，難道還可以給人欺負？」

刷刷一劍刺過去，紅鬍子把大漁網一闔，當作一根軟鞭，這大漁網的闔攏，有兩種功夫可使，如使硬勁，可以當棒，如使軟功，可以當鞭。

他的大漁網一張，朝劍身捲來，這一招後發先至，郭匡的長劍，已在半途，却險些兒的給大漁網捲着，郭匡掠劍一圈，這一招，在直刺之間陡然變作橫削，以變應變，也是十分快捷。

他們兩人各以生平最好的功夫拚鬥，一鬥便已是二百多招，可以說，是武林中罕見的劇鬥。

然而，余麗裳並不懂武功，只見兩人來來往往，鬥得十分激烈，她的情郎雖然滿頭大汗，大呼酣戰，但她並沒有替他担心，因爲她以爲，她的表哥情郎的武功，天下第一，無人能敵。

只見郭匡左掌倏的推來，這一推排山倒海般厲害，紅鬍子急急把大漁網交給右手，左掌一翻一帶，化解了來勢，跟着踏步進招，大漁網又交回左手，連接揮下，郭匡迴步反走，以反手劍法接招。

這一拆，十分緩慢，余麗裳自瞧得清楚，她却不知道這一對拆，十分複雜，每一劍每一招，最少蘊藏着十多種變化，也等於說，蘊藏着十多種殺機。

只要誰人一疏忽，吃了誰人的一劍或一「鞭」，誰就要當場受傷，甚至登時斃命。

高手拚命，當然不同凡响。

剛才郭匡給紅鬍子搶了先着，大漁網一捲，雖然捲不中長劍，但勁風所帶，胸口就已麻木了好一會兒。

兩人又拆了數十招，郭匡大叫：「紅鬍子，你爲什麼還要鬥？」

「我是爲了她，難道你不知？」

「好，我跟你拚了。」

郭匡的憤怒，是可以理解的，一名陌生男人要奪他的愛侶，這眞是天下間最難忍受之事。

郭匡拚命向前，這趟他們都用了快招，一眨眼又鬥了百餘招，比剛才的慢鬥，不知快了多少倍，只見兩條人影，像走馬燈也似，飛來飛去，兩人均是力挾千鈞，招數沉重，揚起了滿空沙塵，附近方圓十丈之內，所有花朶、樹葉，都給震得落滿一地。

余麗裳初時還可以看清楚誰是郭匡，誰是紅鬍子，到這時，他們越來越快，奔跑之時，有如風馳電掣，出招之時，有如暴雨狂風，她再也分辨不出來。

誰是郭匡，誰是紅鬍子？

她所能分辨的，僅僅是外表兩人的色彩而已，紅鬍子穿紅，郭匡穿白。

然而這色澤的觀察，也不能持久，因爲兩人的手法，快到連影子也瞧不清楚。

她只見視野模糊，忽紅忽白，忽然紅中帶白，忽然又白中帶紅，忽又變作一團黃色或者淡紅色，忽然間又連什麼顏色也不見了。

能見到的，僅僅是場中一團滾來滾去的烟塵！

余麗裳開始替郭匡担心了，因爲她知道「兩虎相鬥，必有一傷」這句俗語是眞確。

「砰」的一聲巨响，余麗裳心中一跳，她知道「兩虎相鬥」，有了結果啦。

她決不希望「必有一傷」的是她的表兄。

可是，她是多麼的失望呀，地面上躺着一個人，穿白色衣裳，不是郭匡是誰？

她「呀」的一聲驚叫：「表哥，你沒事麼？」飛撲過去，伏在郭匡的身上痛哭起來。

「你不要哭，他還沒有死。」紅鬍子喘着氣，說：「他是受了重傷，你不瞧見

麼?」

郭匡中了紅鬍子一記「斷脈掌」，受了極重的內傷，在外表上，既無傷痕，又無出血，但五肝六腑，却給這一掌震得「肝腸寸斷」，受了重傷。

余麗裳不是武林人物，怎能够瞧得出來?

突然間，郭匡一躍而起，血紅了眼睛，大叫：「紅鬍子，我與你無怨無仇，你怎的下此毒手……」

他躍起四五尺，「咚」的一聲，又重重的摔了下來，這趟他直挺挺的僵伏不動，似乎眞的死了。

余麗裳大叫：「表哥……表哥……」俯下首來，聽聽郭匡的心臟，似乎巳經停止了。

余麗裳雙眼一黑，登時昏迷了。

悼念亡妻　如痴如狂

車聲隆隆，一輛大車朝山西太原進發。車廂裏坐着紅鬍子，他盤膝打坐，在運氣自療，在運氣自解「玉柱指」的點穴。

三天過去了，紅鬍子的傷勢好了八九成，他心想，「玉柱指」的確名不虛傳，他中了一指，就必須花三天功夫，才能復元。

如果他沒有受傷，他又何必要僱一輛大車。

車廂裏，臥着余麗裳，她是給紅鬍子强行擄去，三晝三夜，她天天哭泣，粒飯不進，滴水不飲。

「你哭够了麼?」紅鬍子柔聲說。

「我不哭，我的眼淚巳經流乾了，紅鬍惡賊，他到底怎樣，你不要說謊騙我。」余麗裳軟弱地說。

「你先喝一碗水吧，提提神。」紅鬍子把一碗水遞了過來。余麗裳接過，呷了一口。

「我巳說過十次啦，郭匡還沒有死，只不過受了重傷，像他這樣功力深厚之人，決不會輕易地死去，你放心好啦，我還未下殺手。」紅鬍子淡淡的說。

「你爲什麼要强行把我擄走?爲什麼呢?」

這一問，又使紅鬍子想起了他的亡妻阿媚，在他眼前的女子，正是阿媚的化身，他獃獃的望着余麗裳，嘴角裏浮起一絲笑意，他在回憶着，在往日他與阿媚那種恩恩愛愛的日子。

余麗裳見他這樣的瞪視自己，心中砰砰亂跳，大聲說：「你不要碰我，我巳警告你十次啦，你如碰我，我便一刀刺進自己的心房。」

「颼」的一聲，她在衣角裏亮出一口七首出來。

在溫柔之中帶有剛烈，也像阿媚，在當日，二十年前，阿媚給易克志的兒子易國仁汚辱了，不是一頭撞在大石上自盡的麼?

紅鬍子眼睛一紅，說不出話來。

三天以來，紅鬍子似乎像一位君子，他的的確確沒有碰余麗裳一碰，天天都是如醉如痴的望着她。

眼光是十分神秘，莫測高深，然而，眼光柔和，全無歹意，作爲一個女人，余麗裳是瞧得出來的。

「你爲什麼把我擄走?你我一向不相識，我不知你是誰，你也不知我是誰，爲什麼?」這位「君子」既然不是刦色，又不是刦財，强行把人擄去，爲什麼呢?余麗裳的確莫名其妙。

「我，我不能告訴你，呀，你眞像媚娘。」

「媚娘……她是誰?」余麗裳睁大眼睛。

「我也不能告訴你，你……你眞像她……」紅鬍子忽然雙眼放光，身子顫動，似乎便要挨過來。

青光一閃，余麗裳把小刀插着自己的胸口，然而青光也只一閃而巳，以後再也不見啦，因爲紅鬍子夾手便把刀子奪去，他要奪下武林高手的兵刃，說奪便奪，何况一名不懂武功的弱女。

「你決不能死，我要你活着，你如果要尋死，我首先殺了你，然後我也死去……」紅鬍子理智巳失，語無倫次，睁開了一對滿佈血絲的三角怪眼，厲聲大喝着。

小指一彈，那一口七首巳飛得無影無踪。

「你是媚娘……你是媚娘……」紅鬍子嗬嗬大叫，瞧他的樣子，活像一頭受了劍傷的野獸。

他壓在余麗裳身上，一手把她的上衣裳撕破了，露出了一件肚兜，雪白的肌膚，露了出來，更像媚娘，因爲媚娘的皮膚，也像雪白一般。

「你……你幹什麼?你……你瘋了麼?」余麗裳嚇得全身發軟，要待拒抗嘛，那裏有半點氣力。

「阿媚，我要跟你好，難道你會拒抗我嗎?我是你的丈夫，你是我的妻子呀。」紅鬍子一手又把她的肚兜扯去，動手去撕她的下裳。

御馬的車夫聽得車廂裏吵吵鬧鬧，忍不住掉頭往裏一瞧，紅鬍子大喝一聲：「臭賊，你瞧什麼?」也不見他如何作勢，身子便像彈簧也似彈了出來，一掌拍下，那車夫一聲沒响，就此死去。

紅鬍子把受驚的兩匹馬拉停了。

這四週全是荒蕪的山野，沒有一個行人。

紅鬍子把車夫的死屍，擲出十丈之外，鑽回車廂，只見余麗裳用被子蓋着身子，渾身發抖。

「你不要死呀。」紅鬍子一掌殺了人，理性恢復了一些，聲音也溫和了一些。

「我沒有死，我不能死。」余麗裳定一定神，冷冷的說：「在我沒有告訴我姑丈之前，我不能死。」

「你姑丈，他是誰?」

「郭匡是我表兄，他爹爹就是我的姑丈。」

到了此時，余麗裳才知道媚娘是誰，紅鬍子看來是憶妻成狂了，一個人憶念亡妻而到了如此田地，這個人只怕會是至情至性的人。余麗裳是一個女人，自然是有女人們的天賦敏感。她說話巳然溫柔了許多，而對紅鬍子的所作所爲，巳不怎樣怕了。

人類感情的變化，有時的確使人莫名其妙。

迅速地變化，激烈地變化。

「呀，我確是胡塗了，連大名鼎鼎的玉柱指郭通天也忘記了。」紅鬍子恍然大悟，說：「阿媚，我對你說，在我打傷郭匡之前，我巳估計了一些後果，我沒有取他的性命，給郭通天留下一點面子，否則，嘿……」

「你是怕了我的姑丈?」

「紅鬍子的武功，決不在玉柱指之下，我怎會怕他?」紅鬍子哈哈一笑：「如果你說我怕了郭通天，我轉頭殺了郭匡給你瞧瞧。」

「那你爲什麼殺了這車夫?」

「因爲他瞧過你的清白之軀，哼，誰人胆敢碰我的阿媚一下，我拆他的骨，剝他的皮。」紅鬍子大聲說。

對於紅鬍子的憶念亡妻，余麗裳本來是有一點同情，但眼見他胡亂殺人，則是心中有說不出的討厭，她早巳決定，將來一定要向姑丈哭訴，要他給郭匡報仇。

至於她自己的受辱呢?她茫茫然然不大知道，有時覺得紅鬍子可恨，有時又覺得他可愛。

「女人心，海底針」這句俗語確是不差。女人的心事，是難於捉摸的。

聽紅鬍子口口聲聲的叫她「媚娘」，余麗裳也不知是歡喜還是厭惡，說：「你給我滾出去吧，我要穿衣服。」

「是。」紅鬍子柔和地答應。

過了許久，才見余麗裳出來，原來她的衣裳巳給紅鬍子撕破了，幸然她身邊還有針綫，縫補了好一會兒，才能出來，臉紅紅地，怯怯地站着。

「走吧，」紅鬍子把兩匹馬卸了下來，拋棄了大車，「你會騎馬麼?」

「那裏去?還是太原?」余麗裳自幼在府尹衙門寄居，跟武師們玩慣了，也會騎騎馬。「如果你還敢動粗，我決不跟你到太原。」

「好啦，我答應你，我以後不再動粗了。」紅鬍子一口答應，但他懷疑這句話說了等於沒說，因爲他知道自己的弱點，憶念阿媚之時，理智頓失，什麼都可以幹出來，要他把自己的一條手臂削下，只怕他也肯。

幾天之後，紅鬍子回到他隔別了二十年前的故居，在這裏，他的妻子含笑而死，在這裏，他結識了義妹波斯公主碧眼娘，也結識了義兄青鬚魔等人。

故居雖然殘舊不堪，但還可以住。後院一塊石碑，清清楚楚的刻着幾個大字：「愛妻阿媚之墓」，仍然存在。

紅鬍子一住就是六個月，在這一百八十天之中，他對余麗裳倒也規規矩矩，分房而睡。

每天，他必到阿媚的墓前，痴痴的坐着，雙眼茫茫然，在悼念他的亡妻。

像這等深情之人，那裏找去?余麗裳冷眼旁觀，心中大爲感動，他對紅鬍子的觀感，又巳進了一層，或者說，她巳激起了變化，巳轉到另一個階段。

有時，她倒希望紅鬍子向她動粗。

郭匡會不會具有紅鬍子一般的痴情，眞是難說得很呀。

她幾次想起了一個念頭，就是找他姑丈，紅鬍子對她不怎樣的防範，要逃走不難的，可是，每當紅鬍子痴痴的望着她，當她是「阿媚」之時，不知如何，她又立刻把逃走的念頭取消了。

紅鬍子除了痴痴的想着死了的「阿媚」和痴痴的望着活着的「阿媚」之外，就是練功。

六個月的功夫，不算太短，他巳把「神網功」練到出神入化的地步了。

一天，紅鬍子練完內功，說：「阿媚，我該走了，我要到雲貴山區，找我的義兄。」他只叫余麗裳做「阿媚」，半年來都是如此。

「哦?你說是你一人?」余麗裳覺得有點失望。

「是呀，」紅鬍子說：「你是獨個兒，你是自由了，你可以走，你要到萊州去也成，找你姑丈也成。」

「我什麼地方都不去，我要……」余麗裳粉臉脹了一個通紅，喃喃的說：「紅鬍子，我的……我的心事你難道瞧不出來麼?我要永遠的跟着你。」

她鼓足了勇氣，才能低聲的說了這一句話。

哈，哈，哈！紅鬍子仰天大笑，他初時幾乎不相信他的耳朶，後來聽清楚了，不禁大喜若狂。半年來，他天天尅制着自己，倒算尅制得住，想不到余麗裳居然會這般的對他說。

「好極了，咱們就成親，只不過，我不知在天的阿媚怎樣說?我猜她多半不會反對，因爲你太像她，你就是她的化身。」紅鬍子哈哈大笑，立刻答應了。

這一晚，他們就成了親。

余麗裳的感情起了激烈的變化，她巳經忘記了郭匡，也忘記了她的姑丈。然而郭匡和她的姑丈却沒有忘記她。就在婚後的第三天，紅鬍子到太原城去吃酒，直到傍晚才回來。

紅鬍子的酒量是十分驚人的，二三十斤不放在眼內。

「阿媚，今晚你好好的睡一覺，外面無論發生了什麼事情，你都不要理會，好好的睡你的覺。」紅鬍子面色凝重，一字一頓的說，他似乎沒有醉意。

「是誰來了，厲害不厲害?」余麗裳淡淡的說，她雖然知道將會發生什麼事情，但她沒有吃驚，她相信她丈夫的武功。

半年來，她親眼見到不少仇家聞風而至，找紅鬍子的晦氣，紅鬍子在輕描淡寫之中，把仇家打發，沒有人能鬥得過十招。

「阿媚，如果我死了，你怎辦?」

「你決不會死的。」

紅鬍子嘆了一口氣，點點頭，把余麗裳秀髮上的一根玉簪拔出來，放在懷中。

這根玉簪乃是一位男人給她的定情之物，這男人不是紅鬍子，而是郭匡。這根玉簪插在她秀髮上巳有兩年，她雖然嫁了紅鬍子，仍然未拔下，紅鬍子也沒有替她拔下，可是，今晚却拔下了。

余麗裳不知道是什麼意思，但她相信紅鬍子有他的理由，她是依言，一早睡了，心安理得的酣睡，她相信紅鬍子，相信這位有力的護花使者。

也不知道過了多少時候，只聽一陣呼嘯之聲，余麗裳一覺醒來，憑窗眺望，但見在月色之下，三條人影，其中一條，她

便化了灰也認得出來，正是郭匡。

另一人長髮飄飄相貌威武，雙眼烱烱生光，不正是她姑丈玉柱指郭通天是誰。

余麗裳心中砰砰亂跳，這兩位仇家非同小可，紅鬍子縱然可以把郭匡打敗，但怎能鬥得過郭通天？

只聽郭匡大聲說：「紅鬍子，日前你我的爭執，你想清楚沒有？」

「郭匡，你不要大吵大鬧，不要吵醒我的娘子，咱們不可在這裏動手，外面走吧。」紅鬍子輕聲說。

郭匡「哼」了一聲：「我偏偏在這裏動手，我要在那負心人面前，親手把你一刀殺了。」

「阿匡，外面去。」聲音低沉，中氣充沛，使人一聽，便知道是內家高手，他正是郭通天。

「颼颼」三聲，三條人影不見了，余麗裳心中亂跳：我姑丈親自尋仇來啦，此事非同小可，便披衣而出，使勁的跟了出去，她不懂武功，什麼「輕功提縱術」，「八步趕蟬」一概不懂，但情急之下，奔跑倒也不慢。

「郭匡，我們得聲明在先，你我是一決死戰，不許第三者插手，我如不敵，由你怎樣處置，你若不敵，這一件樑子也告解決了。」紅鬍子朗聲說。

他們遠遠的離開小舍，在數百丈外曠野之中。

「這是你一廂情願，我爹爹既然肯出頭，一切由他老人家說話，你洗耳恭聽好了。」郭匡這樣說。

郭通天大踏步上前，仔細的打量紅鬍子，雙眼放出一陣陣冷電，郭通天乃是當今之世，武林中數一數二的高手，數十年來，中土武林先後出現了三大高手。

在「鬼眼漁隱」在世之時，武功以他第一，他逝世之後，武林中水靜河飛，沒有什麼能人，十多年之前，才出現了「神州五惡」，五人聯手，固然天下無敵，就算其中任何一人，也是可以稱孤道寡。

「五惡」橫行多年，突然之間一齊失踪，就輪到「玉柱指」稱王稱霸了。

所謂「玉柱」就是中指，郭通天憑之以縱橫無敵，就是左右手的兩根中指。郭匡的功夫不及他爹爹的一半，仍然能够點中過紅鬍子的穴道，使他苦了三天。

郭通天沉聲說道：「紅鬍子，你知罪麼？」

「我有什麼罪？」紅鬍子反問。

「你既然知道余麗裳那丫頭的身份，居然橫刀奪愛，連我的外甥女也胆敢據爲己有，太不把我這老頭放在眼內了。」郭通天冷冷的說：「這是第一罪。其次，諒你一名區區的番邦王子，居然够胆到中土橫行，是太不把中土武林放在眼內了，這是第二罪。」

「你的所謂兩大罪，我一條也不承認，你要怎樣？」紅鬍子朗聲說：「你是憑什麼身份說話？哈哈，是中土武林領袖麼？咱神州五惡何曾把玉柱指放在眼內。」

「可是，你現時僅得一人。」郭匡插嘴說。

「紅鬍子，我給你一條最後的出路，你把那小賤人交出來，你自己廢了全身武功，滾回蒙古去，你還有一絲生機，否則，今晚就是你的死期。」郭通天沉聲說。

「你對她怎辦？」這是紅鬍子最担心的，他自己的性命，他從來不操心，余麗裳的性命，才最最寶貴的。

他愛護余麗裳，無微不至，他剛才拔下她的玉簪，乃是明知今晚必須拚命一鬥，鬥得過時萬事皆休，鬥不過時，自己的性命自然完了，希望余麗裳活下來，因爲如給郭匡見了這枝玉簪，妬火中燒，說不定會做出殺人的事來，如果不見，或許可以減輕他的怒火。

「這是我的家事，你不必干涉。」郭通天說。

「她巳經失身，就算你送還給我，我也不要了。」郭匡大喝一聲，拔劍在手，展身向紅鬍子撲來。

紅鬍子雙掌一拍，迎將上去，兩人就在倏忽之間，纏鬥起來。郭匡的劍法，不怎樣厲害，何況他受傷剛愈，功夫未免打個折扣。

原來郭匡大難不死，掙扎着回家向爹爹哭訴，郭通天大吃一驚，花了不少氣力功夫，才救活了他的兒子，父子倆四下找紅鬍子尋仇，終於在太原城狹路相逢，雙方約定，今晚決一死戰。

他們兩人鬥了二三十招，郭匡一招「鳳點頭」，若似中宮直進，取紅鬍子的咽喉，其實是虛着，一等紅鬍子右手抓向他的劍柄，大喝一聲，左手暴起，向紅鬍子當胸拍下，等紅鬍子一側身形閃避之時，左手中指飛彈，驀地點中了紅鬍子的「天突穴」。

這是紅鬍子第二次中「玉柱指」。

然而他既沒有軟倒在地，也沒有影响他的功力的一絲一毫，只聽他大喝一聲：「撒手！」郭匡的長劍，已在他手中，輕輕一抖，「咯喇」的一聲响，一口青鋼劍巳給震成三截。

這一下，非但郭匡目瞪口呆，連郭通天也大出意外。

「阿匡，退下！」郭通天說：「紅鬍子，你的武功不壞呀，中了玉柱指，居然渾若無事。」

「自從阿媚跟了我以後，我紅鬍子就算是天下最蠢的人，也知道將有一天，必須跟玉柱指一較高下，我非奮力練功，決不是對手。郭通天，半年以來，我的『神網功』巳練得七七八八，閉穴功夫如果不特別苦練，怎能對付玉柱指？」紅鬍子哈哈大笑。

「好，好，老夫且瞧瞧你的閉穴功夫怎樣？」

郭通天親自下場，形勢非同小可。

這時，余麗裳巳經趕到，躲在樹後偷瞧，心中撲通撲通的亂跳，一個是她的姑丈，一個是她的丈夫，她實在不知道她該當怎麼辦？

郭通天並沒有亮出長劍，一掌輕輕的拍來，紅鬍子雙掌平推，三掌一交，各自退了三步，看來是勢均力敵，但雙方都心知肚明，論內功，還是郭通天勝了一籌，因爲他出一掌而紅鬍子出兩掌。

兩人試了這一招，立刻風馳電掣的鬥了起來，紅鬍子雙掌揮舞，把他的生平最好的掌法施展。郭通天的掌法，十分古怪，在他的面前幌來幌去，虛虛實實，莫能預測。

郭通天的掌法馳譽武林，而最厲害的便是「玉柱指」，這一套掌中夾指的功夫，就叫紅鬍子化了不少氣力，才能化解，一時之間，郭通天佔盡了上風。

紅鬍子還得小心謹慎，處處提防，提防強敵的左手或右手的中指，突然從天而降。

郭匡見爹爹佔盡上風，十分得意，大聲說：「蒙古臭賊，你知道有今天麼？」

「颼」的一聲响，眼前紅光閃閃，紅鬍子終於亮出了大漁網，郭通天一掌拍來，紅鬍子大漁網一旋，變成一面「盾」，掌力擊在「盾」上，反彈出來，郭通天退了一步，不勝驚訝。

以他這一掌而論，排山倒海一股的勁力，普通的漁網，必被擊得粉碎，變作無數的爛繩，但他的勁力反彈，漁網却完整無恙。

紅鬍子得勢不容情，揮舞大漁網，拚命攻擊，有時他闔上大漁網，變成一根木棒，向對方強擊，有時又變作軟鞭，向對方抽擊，有時又變作一面盾，把對方暴風雨一般的攻勢，完全擋了回去。

兩人一拆就是一百招，居然兩下扯平，兩無勝負。

郭通天使了幾次「玉柱指」，但無論他怎樣的虛虛實實，大使誘招，紅鬍子决不上當，把一面「盾」使得風雨不透。

余麗裳見紅鬍子不落下風，心中稍爲安定。

她想起了一件「怪事」來。

那一天，紅鬍子忽然說：「阿媚，你把家中所有木桶木盤拿來，都盛滿水。」

余麗裳不知他幹什麼。只好依言。紅鬍子在院子裏練大漁網，他一面揮舞，一面叫余麗裳一桶一桶一盤一盤清水向他潑來。余麗裳不知他幹什麼，也只好依言。

忽喇忽喇亂响，余麗裳拚命的向他潑水，她初時以爲這不過是紅鬍子的玩鬧，那裏知道紅鬍子在練天下無雙的「神網功」呢。

等到木桶木盤的清水，完全潑完了，紅鬍子收了大漁網，笑嘻嘻的說道：「阿媚，你瞧我身上的水漬有多少？」

在他的紅色麻布長衫之上，點點滴滴的共有二十四個水點，余麗裳目瞪口呆，大叫「怪事」。

按理，這樣的潑水，他必定全身濕透才是，然而並不是這回事。紅鬍子笑聲忽歛，大表不滿。過了幾天，他又叫「阿媚」潑水，這趟水滴少一點，還有十多滴。

紅鬍子繼續苦練，一直叫他給十多桶水潑下，身上沒有一滴水珠爲止。

到了此時，他知道大功告成了。

郭通天雖然武功絕頂，「玉柱指」練到出神入化，面對大漁網之「盾功」，幾乎無用武之地。

鬥了二三百招，郭通天一點沒法佔得便宜，輕响一聲：「住手，我有話說。」

他一掌擊在「盾」上，借了反彈之力，輕飄飄的反掠五步，收了招數。

紅鬍子大漁網一轉，紅光閃爍，在月色之下，彩色分明，也收了大漁網，猛轉兩三下，一張徑凡八尺的大漁網合攏，揉成一方手帕般大小，放在懷裏。

「好，你的武藝天下無雙，佩服！」這話出在郭通天之口，自然不是瞎捧，紅鬍子笑了一聲：「郭通天，你們還鬥不鬥的。」

郭通天面色一變，忽地大响一聲：「小賤人，你滾出來。」原來余麗裳雖然躲着，還是給這位目光如炬的姑丈瞧見了。

「姑丈……」余麗裳活生生的走了出來。

郭匡雙眼火紅，大喝一聲，身形一起，要待給余麗裳一記耳光，那料背心一緊，給郭通天一手抓了回去。

「姑丈，我是跟定了他，我巳是他的人，他活着，我跟着他，他死了，我也跟着他。」余麗裳並無恐懼。

「好！好！你們走！」郭通天說。

「爹，這怎麼成？」郭匡說，他要待跟紅鬍子拚命，自忖武功還有不如。

「君子報仇，十年未晚。」郭通天大聲說：「走，難道還怕他飛到天外去？」

紅鬍子巴不得他們遠遠的走開，等到他父子倆走得連影子也不見，這才鬆了一口氣。

「爹，我的大仇不能不報，我是無論如何……」

郭通天叱喝一聲：「爹爹自然有計較，我在未能一鼓作氣把紅鬍子殺死之前，還以不動手爲妙。」

「爹，你有把握麼？」

「我瞧他那『神網功』也不難破，只要使用三分劍法，三分劍法你明白麼？」

「呀，三分劍法，我明白了。爹，你是去找二師叔莫天虹，是不是？」

「正是。」郭通天决然地說。

紅鬍子决定了，此地巳不可久留，他的仇家有的是，但最厲害的便是玉柱指，他剛才僥倖保存了性命，嚇走郭通天，其實以功力而論，他决不及對方。

「走，我們到雲貴山區去，我的義兄武功好得很，我還得請他敎兩招。」紅鬍子說。

「我就不喜歡你們打打殺殺，半年來，我親眼看見你打傷了十五個人，打死了七個，紅鬍哥，難道你不動刀子就不可以生活麼？」余麗裳對血腥仇殺，實在有點厭了，她溫柔文靜，紅鬍子要授她武功，說什麼都不肯。

「好吧，」紅鬍子想了一想，說：「好吧，我們四海雲遊，雙宿雙飛，中土名山大川，有的就是，我們玩一個够，你說妙不妙？」

「但你得答應我，以後無論如何不可再殺人。」

「但人家逼着我呢？」

余麗裳嘆了一口氣，說：「還是退讓吧，你輕功高强，你說不鬥，天下間又有誰追得上你。」

「是，不錯！」紅鬍子哈哈大笑，點頭連連。

他們兩人於是動身，北上大同，據說大同有很多古蹟名勝。遊過大同，轉程東下，據余麗裳說，她在山東多年，從來未上過泰山，眞是生平憾事。

紅鬍子舉手贊成，說：「中國的古代聖人孔子說過：登泰山而小天下，我對他這句話，眞是不服氣，我倒要瞧瞧泰山是

怎樣的雄壯。」

一個月之後，他們到了泰山。

放在眼前雖然有一條「登山大路」，六尺多寬的大花崗石由山脚直舖到山頂，共長四十五里，遊客們上山，決不是一朝一夕的事。

紅鬍子牽着余麗裳，展開輕功，直飛上山，他足不沾地，有如騰雲駕霧，余麗裳給拖得離地，身子浮在空中，不由的嚇得尖聲大叫，叫聲之中，又夾着歡笑。

片刻工夫，他們已到了山腰，只見不少名勝古蹟，放在眼前：鐵柀橋、水簾洞、歇馬崖、栢洞、唐槐、迴馬嶺、步天橋、元寶峯等等。

路旁古栢密茂，上面看不見天日，洞裏清涼徹骨，這就是「栢洞」。

「到泰山而不觀日出，等於進入寶山空手回，紅鬍哥，咱們上頂峯去，只有在頂峯才能看見日出的奇景。」余麗裳說。

「好，咱們上觀日台去，現時是下午，在絕峯宿一宵，明天黎明，咱們就欣賞日出的奇景。」

說話間只見四條人影從山脚下竄上來，呼呼的從紅鬍子身上擦過，直上峯頂，他們走動，飛一般快，一時之間，瞧不見他們的相貌。

「好呀，」紅鬍子喝一聲彩，說：「好一身輕功，武林中有高手來啦，可惜他們……」

說到這裏，紅鬍子猛然省起一事，住口不說。

余麗裳皺皺眉心，說：「紅鬍哥，他們是誰？如果跟你沒關係，不要理他。」

紅鬍子從他們的輕功，已瞧出他們的路子，練這等三步一躍的步法，決非中土門派，而是蒙古武林慣用的輕功。那是說，有四名蒙古人來啦。

其中一名，身形苗條，似是女人。

余麗裳見紅鬍子面色大變，低頭沉吟，似乎在思考決定一件大事，她本來很高興的上山遊玩，現時一下子突變，不由花容轉色說：「紅鬍哥，他們究竟是誰？」

「我的族人來啦，他們決非上泰山觀日出，而是……」紅鬍子嘆了一口氣，說：「看來他們尾隨我多天啦，我一直不發覺，紅鬍子呀，你也眞是沒用了。」

「怎樣啦！」余麗裳着急起來。

「他們既然爲了我而來，我是躲不了避不了的，阿媚，四人之中，有一名女人，叫做布魯英，你明白嗎？」

紅鬍子在魔鬼島練功，與布魯明布魯英遭遇之事，余麗裳自然知道，是紅鬍子把一切告訴她，還包括了他——蒙古王子布魯必扎的身份與及二十年來的經歷。

「呀，」余麗裳聲音顫抖，「咱們下山去，泰山日出不觀也罷，我就是不喜歡你動手拚命。」

「中國有句話，說什麼『樹欲靜而風不息』，他們既然不肯容我，苦苦追逼，我無論怎樣躲避，只怕也逃不過他們的眼睛，阿媚，他們由兩個人變爲四個，可見他們志在必得，逼我回蒙古去，罷罷，我倒要瞧瞧布魯明邀了什麼厲害的助手。」

紅鬍子終於決定了，他必須上峯，會會族人。

「你的仇家也眞是太多了。」余麗裳無可奈何，只得答應他，希望這是最後一次。

「阿媚，我把他們打發了之後，我們也不能在中土遊山玩水了，我們就遠走高飛，躲進南海去，南海有一座神仙島，與世隔絕，決沒有人能找到我啦。」

紅鬍子苦笑一聲，這樣安慰嬌妻。

「你躲在魔鬼島也有人找到你，何況神仙島？」余麗裳心中這樣說，口中沒有說出來。

紅鬍子把她抱了起來，展開輕功，直奔上峯。泰山的極頂，面積不很大，峯上有一座「玉皇頂廟」，一塊大岩石，刻着斗大的「極頂」兩個字。

廟前一字橫排，排着他的四個「仇家」，紅鬍子個個認識，不由心中一跳。

其中兩個，正是布魯明布魯英，另外兩個，都是六七十歲的老人，顫巍巍的站着，正是蒙古鄂倫春族五大長老的兩個：扶風長老和離雲長老。

「好極啦，連你們兩老也來了，還有另外三位長老呢，也到中土來了吧？」紅鬍子把嬌妻扶着，使她坐在廟門口，頂峯奇寒刺骨，余麗裳索索的抖，他把大毛衣除下來，給她披上。

「王子，五大長老只來了兩位，也足够了，你要不依，只怕不成。」布魯英笑嘻嘻說。

原來布魯明兩人離開魔鬼島，知道憑他們的輕功，決然鬥不過布魯必扎王子，於是連夜跑回蒙古，報告一切。五大長老於是決定，派扶風、離雲兩長老南下。

他們也眞是神通廣大，搜索了幾十天，終於找到了。

扶風長老行了一個禮，說：「王子，我們的來意如何，你一定知道了，我們是奉了長老會議的決定，迎你回去繼位，我老人已年過七旬，什麼事也不放在心上，唯獨族長之位空懸，決非本族之福……」

「成啦，我知道，」紅鬍子揮揮手，把他的話截斷：「總而言之，我不想回去，任何人都不能勉强我，你們快快走吧，我沒有興趣跟你們閒聊。」

扶風長老面色一變，喝道：「布魯必札，你怎敢對我如此無禮！就算前任族長生前，對我們也敬禮有加，何況是你。」

紅鬍子冷冷的說：「我偏偏不把五大長老放在眼內，這裏是中土，可不是蒙古，你們快滾，別撩惹我。」

扶風長老爲人暴躁，正想發作，離雲長老忙道：「王子，咱們此來，乃是出於一番好意，望你三思。」離雲爲人，比較溫和，他抱着先禮後兵的宗旨。

紅鬍子不言，轉過頭來，對余麗裳說：「夫人，咱們走吧，下山去。」

「夫人」這兩個字一出，兩大長老面色齊變，扶風長老沉聲道：「夫人？她是你的夫人？蒙古族還是漢族？」

「漢族！」

紅鬍子大聲說，他這兩個字剛剛一說完，一只手掌向他「天靈蓋」拍下，這一招力道有如排山倒海，掌未到而掌風已颯颯可聞，扶風長老終於動手。

紅鬍子身形一側，閃身避過，大喝一聲：「我是布魯必札，誰敢對我動粗！」

扶風長老大聲說：「布魯必札，你犯了本族四大罪，你知是不知？第一，你殺了王妃，犯了謀殺罪……」

離雲道長忙道：「但這條大罪已給長老會議決定赦免了，你不要忘記。」

扶風長老說：「但還有一罪，你難道不知？」

原來鄂倫春族嚴禁異族通婚，男子決不許娶異族女子爲妻，女子也決不許嫁給異族男人，誰人犯了，就是瀰天大罪，必受死刑，上至公主下至庶民，決不例外。

離雲長老說：「布魯必札王子，她眞是你的夫人？」

「不錯！」紅鬍子昂然地說。

「你可以不可以把她休了？」離雲說道。

「決然不可！」紅鬍子大聲說：「我已犯了兩條大罪，跟你們返蒙古也是一個死，你們還是息了心吧，把一個死人扶爲大酋長，怎麼成？」

「布魯必札王子，誰人跟你開玩笑，無論怎樣，你必須跟我們回去，回去之後如何，等着瞧。」離雲長老大聲說。

他的意思誰都明白，紅鬍子回去之後，長老會議或許連他這條罪也赦免了，這是他的一相情願，爲了蒙古鄂倫春族着想。但誰都知道，長老會議可以赦免紅鬍子殺人之罪，但決不能通過他異族通婚之罪。縱然離雲長老一力維持，但終歸是少數。扶風把離雲一手推開，厲聲道：「布魯必札，我最後問你一聲，你能不能把這個女子休了？」

「不能！」紅鬍子決然地。

「好，我只好如此了。」扶風說着，突然間身形一閃，在紅鬍子離雲長老兩人之間搶出來，一掌便向余麗裳拍下。紅鬍子一轉身，叫一聲：「且慢！」也是一掌向扶風長老拍下。

這掌都是一般的勁，一般的快！

扶風如要把余麗裳殺了，他必然同時中了紅鬍子一掌，危急中他只好迴臂一拍，硬接了紅鬍子一招，「砰」的一聲，兩人各自震退十餘丈。

「布魯必札王子，你武功大進，可喜可賀，你文武全材，正是大酋長的最理想人選，本族的安危在你的手上了，望你好好的想一想。」離雲柔聲的說。

紅鬍子搖搖頭：「師父，你自己可以去做呀，爲什麼一定要我？」

原來紅鬍子少年時，有三位師父，離雲是其中之一。

「你難道不知道繼承的資格麼？我又不是王子。」

「我的兄弟多着，選擇其中一個，不是成了吧？我瞧四哥布魯多倫不錯，選他如何？」

「但是長老會議選中了你。」

扶風一掌斃不了余麗裳，氣得火紅了眼，大聲說：「離雲，你還嚕嚕叨叨的幹什麼，他已無繼任的資格，我現時要問他一個異族通婚的大罪。」

「噹」的一聲，一口彎刀亮了出來，一刀向紅鬍子砍下。紅鬍子知道扶風的功力如何，在往日，他鬥不過他一根指頭，現時也不過半斤八兩。

他不敢怠慢，懷中一探，取出大漁網，跟扶風激烈地鬥了起來，扶風武功，稍在離雲之下，一口彎刀，使得八方風雨，凌厲無匹。

紅鬍子勝在武器，大漁網旋轉成「盾」，把扶風四方八面攻來暴雨一般的攻勢，完全瓦解，並且忽然使硬功，忽然使軟功，硬時變棒，軟時變鞭，一「棒」直搗，一「鞭」橫扭，招數古怪之極，扶風從所未見，一時之間，倒給紅鬍子殺得手忙脚亂。

布魯英叫一聲：「布魯明，我們帮手去！」抽出長劍，便要上前助攻。

「別傻，」布魯明忙說：「高手決鬥，有我們插手的地方麼？何況離雲長老沒有吩咐過。」

離雲長老見紅鬍子招數如此高明，也不知是喜是悲？

如果是喜，則是因爲他親眼看見二十多年前的小弟子武功進步到了如此田地。

如果是悲，則是因爲紅鬍子堅決不肯回去繼位。

「砰」的一聲響，扶風長老中了一記「漁網棒」，向後倒退數十步，「哇」的一聲，吐下了一口鮮血來。

紅鬍人的武功到了如此地步，確是驚人的。

離雲長老非出手不可了，雖然他並不想跟這個二十多年前的弟子動手。

紅鬍子勝了一招，並不乘機追擊，反而退了兩三步，沉聲說：「師父，你眞的要動手麼？」

離雲嘆了一口氣：「除非你改變主意，跟我們回蒙古去。」

「還有，」扶風深深的呼吸了一口氣，頗覺暢順，知道受傷不重，喘着氣，說：「他首先得把這漢族姑娘休了，否則我扶風還要出手。」

紅鬍子轉頭一看，但見余麗裳又憐又愛的望着他，對誰人也不理會，打從上了峯頂以後，她的一對又圓又大又美麗的眼睛，就從來未離開過紅鬍子。

離雲長老喝一聲：「你小心了！」雙掌一操，左手平貼腰部，右掌直伸，五指朝天，這個招式，紅鬍子見慣了，乃是他師父的最厲害殺着：「五指朝天掌」。

紅鬍子可以大敗扶風，但能勝離雲嗎？或有可能。

紅鬍子可以殺了扶風，但能勝離雲嗎？絕對不能，因爲離雲到底授過他武功，是他的師父。

「師父，你不要動手吧，我紅鬍子一向不求人，現在求求你。」紅鬍子的大漁網垂了下來。

「爲什麼？難道你怕我？」離雲說。

「不是，我是爲了她，我答應過她以後不殺人，但我如果不殺你，你又死纏到底，師父，別動手吧。」

他這話可把這七十高齡的離雲激起了雄心，爭勝之念頓起，哈哈大笑，說：「你以爲你可以贏我嗎，可以殺我嗎？哈哈，試試看！」

手一揮，青光一閃，他身邊的一棵大樹給一刀砍成兩截，斷樹的上半截和下半截，仍然黏搭着，一時之間未倒。

他這一刀隨意揮出，把一棵大樹做成如此古怪的模樣，並不表示是他的彎刀快而利，乃是表示了他的內功，已到了爐火

純青之境。

「還有，」紅鬍子不動聲色，說：「我如不殺你，你便殺了我，可是，天下間有一個人不想我死，我曾經答應過她，我決不先她而死，她就是我的妻子。」

「離雲，動手吧，別瞎纏下去啦。」扶風大聲說。

紅鬍子向他的妻子取過一方絲手帕，順手向上一拋，直飛上半空高六十尺，落下來之時，他在妻子懷中一探，取出了七首，輕輕的向絲手帕一劃，絲手帕立刻被剖開了兩片，輕輕的落下地來。

「好功夫。」布魯英不由自主的叫了一聲。

紅鬍子這手功夫，完全是發揮了內功的極致，他露了這一手，決不是靠七首的快而利，乃是全憑深厚的內功。大樹是堅硬的，絲手帕是柔軟的，兩下一比，離雲長老就給比了下去。

「好，內功不差，不知其他武功如何？」離雲又是激發了雄心，大聲說：「動手吧，看招！」

彎刀一揮，但見青光閃爍，一刀揮出，變幻作爲數十口刀，分從上下左右砍來。紅鬍子仍然垂手而立，並不動手。

離雲大喝一聲：「你爲什麼不動手？你是蒙古人麼？你是男人大丈夫麼？」

「颼」的一聲，彎刀閃到，把紅鬍子一只衣袖削了過來，這刀貼肉而過，沒有傷及紅鬍子。

紅鬍子巍然不動，就像泰山一般矗立着。「颼」的一聲，亮光閃到，紅鬍子左手給削下了一小片，血絲冒了出來。

離雲大叫：「你還不動手，這趟我的彎刀直削向你的頸子啦。」

「阿媚不肯讓我死，我決不會死的。」紅鬍子淡淡的說：「師父，我一向例不求人，我再求一次。」

離雲舉起彎刀，一陣猶疑，他這一刀削過去，不知紅鬍子還手不還手，如果不還手，那他是死定了，「長老會議」並沒有吩咐他，把死了的布魯必扎帶回去。

「你們不要動手了。」突然間余麗裳哭叫一聲，挨了過來，她剛走了幾步，猛然間灰影一閃，扶風怒响一聲，飛躍而出，一掌向她背心擊去。

離雲急叫：「扶風慢着別下殺手！」

在布魯明布魯英駭叫聲中，紅鬍子身形如電，他來不及出掌硬接救人，脚後跟使勁，身子便像砲彈一般彈出來，一頭向扶風腰間撞去。

天下間怎會有這種的救人招數？

這一頭之撞，無異於把頭顱送向敵人的手掌下，頭顱却又是全身器官最重要的一個，一個人沒有耳朵眼睛鼻子或者手手脚脚，決不會死，沒有頭顱就活不成。

扶風長老叫一聲：「來得好！」一掌改變了方向，竟然朝紅鬍子「天靈蓋」拍下。

紅鬍子在情急之下，冒險救人，一到頭頂上風聲颯颯，知道自己已處於死亡邊緣，頭一側，避過了「天靈蓋」一招，一頭仍然撞向扶風的腰部，但在此之前，他的左肩骨已給一掌擊碎了。

「砰砰」兩聲响，兩名高手分彈幾尺，一齊摔倒在地。紅鬍子全身是勁，全身是功，他這一記「頭功」就叫扶風受了重重的內傷。

扶風是第二次想殺人，他自己也第二次受傷。

余麗裳見紅鬍子滿身鮮血，左肩皮肉破爛，折斷了的骨骼，白森森的露了出來，嚇得花容失色，慘叫一聲：「紅鬍哥，你沒怎麼？你不能死呀！」滿天星斗，她終於支持不住，昏了過去。

×　　×　　×

在甘肅省蘭州城南，臯蘭山上，一座五大開門的大宅矗立在山頂，由山頂遠眺，整個蘭州可以一覽無遺。

這座大宅的主人，正是「玉柱指」郭通天的師弟莫天虹，大號「三分劍」。

這天，有三個人站在臯蘭山頂，俯覽蘭州，清風徐來，使人精神大振。

「大師兄，那個什麼『神網功』眞的如此厲害？」莫天虹說，他是三十來歲的中年人，國字口面，雙眉入鬢，相貌英挺，可是神色漠然，不動聲色。

郭通天郭匡父子到他家作客，已有三天了，無論郭通天怎樣哀求怨告，莫天虹全不動心。

「是呀，阿匡就一敗再敗在『神網功』之下，我嘛，實不相瞞，鬥了數百招，還是不能取勝。」郭通天說，微微的嘆了一口氣。

「你是神州第一人，中土武林領袖，武功天下第一，連你也赢他不得，何况是我？」莫天虹漠然地說。

「我猜，你的『三分劍法』正是『神網功』的尅星，一物治一物，金木水火土五行，相生相尅，這道理難道你不明白？」郭通天說。

「這是你的猜想，你的一廂情願而已，連玉柱指也破不了，何況三分劍？大師兄，我的武功在你之下，向來如此，這幾年來，你突飛猛進，我滯留不前，你我的武功相差越來越遠啦。」

「說是這樣說，你我相鬥，我或許在你之上，但對付那紅鬍大賊啊，你必定可以尅制於他。」

「你怎麼知道？」莫天虹搖搖頭。

郭通天忍不住，大聲說：「匡兒的情人給那紅鬍賊奪去了，這些時來，武林中早已沸沸騰騰的傳揚，郭通天的甥外女被奪，而且是給一名異族蠻子奪了去，二師弟，我這張老臉那裏擱去？」

「是啦，是啦，你不必緊張，我們慢慢商量。」莫天虹仍然是那麼的淡漠。

「二師弟，」郭通天大喝一聲：「你到底幫不幫？我郭通天二十年來不曾求人，現在求你了，你是我的師弟是不是？」

郭通天氣得吹鬚碌眼，他的心情，是可以瞭解的。

「幫，幫，誰說不幫，不過不知道我的『三分劍法』能否可以打敗紅鬍子？」

「這個容易。」

郭通天在囊中取出一張大漁網來，揮了幾下，說：「我是紅鬍子，你是莫天虹，我們鬥幾招看看，你使三分劍，不必用其他武功。」

郭通天爲了報仇雪恨，他特製了一張大漁網，仿製紅鬍子的那一張，一樣的大小，原樣的編成無數網孔，網孔大小也一

樣。

只有一點不同，紅鬍子的大漁網用金絲猴的柔毛混合特種金屬編成，富有彈性，刀槍不斷。郭通天的，不過普通麻繩而已。

「既然你如此固執，好吧，試試看。」莫天虹無可奈何，只好亮出他那一把寶劍，這口寶劍有個名堂：「干莫劍」，取的是古代我國鑄劍的名師干將莫邪兩個人的名字，鋒利無比，乃是天下第一寶劍。

莫天虹並不是不想幫他師兄，他師兄的外甥女被奪，連他自己也沒有面子，他也不是不念同門師兄弟之誼，也不是他怕了紅鬍子。

他是一個攻於心計的人，做事一定權衡利害得失，他估計大師兄與紅鬍子打成平手，他眞的或許可以打赢，在他心目中，他的大師兄武功已到了盡頭，而他還在日日有進，何况他還有一口「干莫劍」，他對紅鬍子並不怎樣害怕，他怕的就是站在紅鬍子背後撐腰的人。

「神州五惡」：青鬚魔、黃髮叟、白鼻仙與及碧眼娘，武功何等厲害，萬一紅鬍子被殺了，青鬚魔等四人，決不甘休，聯手尋仇，他莫天虹就是長多兩條手臂，也不是對手。

「神州五惡」太可恨了。

郭通天把大漁網使了開來，圈圈闔闔，儘量模仿紅鬍子的功夫。這麼多年來，他日日研究紅鬍子的招數，也把這張大漁網玩得熟練了，有六七成功夫。

莫天虹看了一會兒，點頭道：「大師兄，你所說或許不差，紅鬍子那張漁網，是刀劍不斷的吧？如果他把網變爲盾，任何口兵刃都不能破它。」

「但你有寶劍在手，何懼他的大漁網呢？」

「他的大漁網可以抵擋任何兵器，我的寶劍可以削斷任何兵器，哈哈，這正是：以子之矛，攻子之盾。」

「廢話別多說，進招吧！」

青光一閃，莫天虹的「三分劍法」使了開來，但見一條一條青色天虹，在他身邊出現。他的「干莫劍」反射着燦爛的陽光，幻出無數「天虹」。

他的寶劍除非不出鞘則已，一出鞘便反射着天虹，他莫天虹這名字，便由此而來。

寶劍反射幻作天虹，他便把自己叫做「天虹」了。

郭通天揮舞漁網，模仿着紅鬍子，跟莫天虹激烈的鬥了起來，兩人一拆便是數十招。

份屬師兄弟，本來彼此之間，都瞭解對方的招數，可是現在，郭通天已不是「玉柱指」而是「紅鬍子」，所以這一鬥便大大的不同。

半晌，但聽「嗤嗤」幾聲，「干莫劍」把大漁網削成七六片，變作了幾十條爛繩。

「好呀，妙極了。」郭匡拍手說。

郭通天臉一沉，把爛漁網拋去，又取出一張新的出來：「師弟，你還未使三分劍法呢。」

莫天虹說：「好吧，小心了！」

他這趟使出了他的拿手絕技「三分劍」，所謂「三分劍」乃是一劍三分，劍身一顫，劍鋒一抖，在青虹之中，一招變成三招，三招合成一劍。

每一劍使出，微微一抖，便變成三口劍，分從敵人三個不同的部位打到，譬如說點向敵人的額角吧，看似一劍打來，其實三劍同時打到，一點額角中央，兩點左右「太陽穴」。

一劍等於三劍，三劍等於一劍。

這手武林中無雙無對的劍法，乃是莫天虹所獨創，跟郭通天的「玉柱指」並稱天下兩絕。

鬥了三四十招，莫天虹歛了一個正着，突然大喝一聲，劍尖一顫，一劍三分，同時疾進，其中一劍，無聲無响，已經穿破了網孔，劍尖伸到郭通天面前。

郭通天把大漁網一擲，哈哈大笑：「師弟，這不是成了麼？這不是可以大破紅鬍子了！」

他仰天大笑，得意忘形，他的眼光當眞有獨到之處，只有他，才能料透了要破紅鬍子，天下間只有「三分劍法」，此劍之快，比大漁網的轉動更甚！

赢是赢了，莫天虹也知道他的「三分劍法」正是大漁網的尅星。

「可是，你是我大師哥郭通天，你不是紅鬍子，而且你的漁網也不是用金絲猴柔毛編成。」莫天虹還是淡淡的說，一絲笑意也沒有。

「什麼，你這話是什麼意思？」郭通天怒了起來。

「就是這個意思，難道你不明白？」

莫天虹仍然是害怕站在紅鬍子背後的人。

「那是說，你決不肯助我一拳了？」

「君子報仇，十年未晚，大師哥，你也不必心急，我們慢慢的商量。」莫天虹在敷衍着。

「好，咱們走！」郭通天怒不可遏，喚過郭匡，兩人拂袖而去，大步下山。

「你不吃了晚飯才去麼？」莫天虹言不由衷地說。

郭通天「哼」了一聲，厲聲說：「待我殺了紅鬍子之後，再跟你說話。」

回到蘭州落脚地，吃過晚飯，郭通天叫郭匡換上一身夜行衣，說：「阿匡，咱們上臯蘭山去。」

「算了吧，爹，二師叔既然不肯出頭，我們不好兩個人去拚命，兩人齊上，又怕紅鬍子怎地？」

「別多嘴，跟我來！」郭通天說：「可惡莫天虹全不顧師門之誼，我們上山去偷他一偷。」

「呀，三分劍譜！」郭匡恍然大悟。

兩條人影在月夜之中疾馳，郭通天嫌郭匡輕功不够，扯了他的手，展開脚步飛奔。剛剛跑到山脚下，忽見一人站在山脚下自顧自呵呵的傻笑。

笑聲之中，居然帶有充盈的中氣，郭通天吃了一驚，收了脚步，細細的打量，但見此人是一位老者，白鬚白髮，穿着一身白麻長衫，腰間纏着一條白繩，看樣子似乎在戴孝，或許是死了老子吧？

「你是誰，在這裏幹什麼？」郭匡踏上一步，向他一推，那怪人站立不牢，一交跌倒在地，叫道：「我是誰，連我也不

知道，你們上山去吧，莫天虹剛剛睡着了呢。」瞧他似乎一點武功也不會。

但他居然知道莫天虹的名字。

郭匡伸手一扶，把他扶了起來，在月色之下，不禁大吃一驚，但見此人模樣怪異，別的不說，一隻又高又大的大鼻子十分驚人，通體雪一般白，就十足好像舞台上塗了白鼻子的小丑。

「阿匡，別理他，上山去。」郭通天說。

父子兩人直撲上山頂，倒希望那白鼻子怪人所說不假，莫天虹在睡着了。

也不知怎的，郭匡給那怪人瞪了一眼，只覺渾身不舒服，低聲道：「爹，那怪人十分古怪，你瞧他是誰呀？」郭通天喝道：「理他是誰，天下怪人多的是，我們偷『三分劍譜』要緊。」

到了山頂，那座大宅矗立在眼前，郭通天也不知第幾次上山，熟識之極，他儘量避過了僮僕丫頭，迂迴地到了莫天虹的寢室。

父子倆在路上已經商量過了，如果能偷最好，如果給莫天虹發覺了，便只好拚他一拚，甚至不惜把他殺了，務求「三分劍譜」到手。

要報仇嘛，郭氏父子非練三分劍譜不可。

父子倆隔着窗子往裏瞧，奇了，果然如那怪人所說，莫天虹睡着了，朝裏而臥，鼻聲如雷。

「現時不過是初更時分，吃了晚飯不久，師弟居然睡了。」郭天通十分奇怪。

更使人奇怪的是，在桌子上放着一本薄薄的小冊子，封面上四個大字寫着分明：「三分劍譜」，郭通天便連化了灰也認得出來，正是他師弟的親筆。

「好極了，這叫做『得來全不費功夫』！」郭匡大喜，正想輕輕的躍進室中。

「不必這樣費事，」做爹爹的說：「瞧我的。」他在懷中取出一條小麻繩，正是編結大漁網的剩餘物資，手一抖，麻繩飛進室中，輕輕的捲着劍譜，手一抖，一本小冊子便在手中。

他動作純熟，便連一丁點聲音也沒有發出。

「爹，是眞的麼？」

郭通天翻了幾次，點點頭，瞧莫天虹時，仍然鼻鼾如雷，好夢未醒。

郭通天又驚又喜，驚的是進行的如此順利，出乎他的意想，喜的是這本「三分劍譜」確然已在手中。

然而，憑了他縱橫江湖數十年的經驗，又覺得此事頗不尋常，按理他師弟武功高强，縱然間在睡夢之中也必帶有幾分警覺，何以爛睡如泥，懵然不知。

父子倆奔下山來，那個白鼻子怪人不見了。

父子倆也不敢在蘭州逗留，連夜出城。郭通天爲了報仇，他苦心孤詣，既然邀請師弟助拳，也佈下了很多「綫人」偵查紅鬍子的行踪。

這一天，他們到了武威，這是甘肅省北部重鎭。甘肅分爲南北兩部，南部以蘭州爲首府，北部有四個重鎭：武威、涙液、酒泉和安西。

這四個重鎭位在狹長的「河西走廊」，是中原通向西北邊陲的必經之地，也是所謂「絲綢之路」的必經之地，當年波斯公主康斯汀碧眼娘到中土走難，所走的路，就是這條「河西走廊」。

由這裏，既可通向新疆回部，也可以進入內蒙古。

「他怎樣？」郭通天對一名武林人物說。

此人正是郭通天的「綫人」，武功不差，正向郭通天報告紅鬍子的行踪。

根據這個「綫人」所說，他是親眼看見一輛大車北行，車內有一病人，他有一部赤紅的鬍子，不是紅鬍子是誰？

「紅鬍子一定是受了重傷，躺在車廂裏一動不動，而且還有一個女人在身邊……」那人說。

「是不是左邊面頰上有一顆黑痣？」郭匡忙問。

「這個我可瞧不清楚，不過那女子年輕漂亮，我霹靂掌徐阿三就是……嘖嘖，從未見過如此美麗的女子。」

「她就是余麗裳！」郭匡跳了起來。

「這輛大車向北而行，似乎是走向內蒙古，內蒙古的伊克昭盟就是鄂倫春族的聚居地，紅鬍子不正是鄂倫春族族長的兒子麼？」那「綫人」說。

「有沒有人押車？」郭道天問。

「有呀，三個人押車，一名老者分明是蒙古人，另外一對少年男女也很像，三個人武功都不低，尤其是那老者，我幾次想捱近去窺探，都給他……」

「怎樣？」

「都給老者眼光所逼，只好退了回來，實不相瞞，那老者的一對怪眼，好像閃出兩股冷電，我跟他的目光稍一接觸，便不由自主的打寒噤。」

他是漏了一個人：扶風長老。

他不是漏了，而是不知道扶風早已由離雲派了一輛大車，派了四名心腹武士，晝夜兼程，送回蒙古去挽救，扶風之傷，比紅鬍子更厲害。

「如此看來，紅鬍子是回蒙古去了。嗯，他是怎樣受傷的？天下間又有誰能夠把他擊傷？」郭通天十分奇怪。

「爹，趁他受傷，正好找他報仇。」郭匡提議。

「不必心急，且等我練好了三分劍譜之後不遲。」

「爹，你爲什麼會突然退縮了？」

「因爲押車的那個老人呀，我知道鄂倫春族五大長老，武功都不低，此人必定是五老之一，若論單打獨鬥，我或許可以跟五老之一打成平手，但如果把三分劍譜練好，則可取勝。」郭通天說。

「你幾時可以把三分劍法練好？」郭匡十分着急。

「阿匡，你不必忙，你不知道，在這二十年來，你爹，號稱神州第一人，乃是因爲神州五惡一齊失了踪的原故，你爹的武功，其實不算無敵天下。」他微微一笑說：「但如果我練了三分劍法呢，那末我一身挾兩種絕技，一個人等於兩個，郭通天加上莫天虹，哈哈，天下間還有誰鬥得我過？」

「哈哈！」郭匡拍手大笑：「到時什麼長老五惡都變作毫不足道的人物了，爹

，練成了之後，你得授我幾招，掌中夾指，指中夾劍，太厲害了。」

父子倆就留在武威秘密練功。

他父子倆停止不前，離雲長老那一輛大車也停止不前。他們停在長城以南的重鎭榆林，由這裏越過長城，便是內蒙古著名的一片大草原，叫做烏當旗，烏當旗屬於伊克昭盟，伊克昭盟正是鄂倫春族的聚居地。

到這裏向北走，約莫一百五十里，便是達爾扈，蒙古大英雄成吉思汗的陵墓便在這裏，一向列爲蒙古聖地。

紅鬍子的受傷並不輕，幸而他只是外傷，肩膊骨粉碎了，扶風長老吃了他一記「頭功」，撞在小腹受的是嚴重的內傷。

離雲長老對這位弟子十分愛護，停下來替他治傷。

「布魯明布魯英，你們先回去，少則半個月，多則一個月，我便跟着來。」離雲說。

「爲什麼不回蒙古去救治？」布魯英問。

「他一回去，便是大酋長啦，像他現時這個樣子，豈不叫老百姓失望？」

「是！」長老的說話，就是命令。

布魯明布魯英兩人先辭，騎了快馬，連夜返蒙古。

他們走了五六十里路，忽見一條白影飛一般在他們身邊擦過，在兩馬之間鬼影也似的一掠而逝，前面是一遍草原，風吹草動，只聽牧童們响着山歌：

「天蒼蒼，野茫茫，風吹草低見牛羊！」

風吹，草低，果然看見不少牛羊，但却那裏有那條白色的影子？

「是見鬼麼？」布魯英說：「他是穿白衣的人還是穿白衣的鬼？」

「誰知道？」布魯明也是駭然：「天下間，竟有這等快速的脚步，便連鬼也不能。」

夜裏，他們支開一個帳幕露宿，蒙古人過的是遊牧生活，露宿是慣常之事。

「你，你也睡在帳裏麼？」布魯英面紅紅的說。

「帳幕只有一個，我不睡進去又往那裏睡？」布魯明笑嘻嘻的說：「你就快是我的妻子，又怕什麼？」

「不，你在外邊睡吧，你不要碰我，在我們大婚之前，我要保存清白之軀，難道你不明白。」

「是，是！」布魯明說，只好取過毛毯遠遠的在外邊露宿，他剛剛舖好了毛毯，猛然間只見一個怪物，伏在草地上呼嚕呼嚕的睡，全身穿白，似是日間所見那怪物。

布魯明大吃一驚，大喝一聲：「你是人是鬼？」要待一脚向他踢去，那怪物哈哈大笑，身子突然彈了起來，左手一探，便把布魯明捉小鷄一般拿了，哈哈大笑的朝草叢裏飛奔。

布魯明未出一招，便已經擒下，嚇得心胆俱裂，一記肘搥，猛然向那怪物腰間插去，這一插，他是出了全力，力道十分雄渾。

豈知那怪物全身似乎沒有皮沒有肉，更加沒有骨，這一記肘搥似乎搥在一堆棉絮之中，無從發力。

「砰」的一聲，那怪物把他摔在地上，嘻嘻笑道：「我是人，不是鬼，你難道瞧不見，你知道我是誰嗎？」

布魯明搖搖頭。

那人指指他那一顆龐大無倫的白鼻子，笑道：「你猜一猜！」此人永遠帶着笑容，笑咪咪地和藹可親。

「你，你是神州五惡之一——白鼻仙！」布魯明恍然大悟。

「對了，對了，你眞是聰明，可是，我現在要殺你啦。」白鼻仙笑嘻嘻的說。

「爲什麼？」布魯明跳了起來。

「因爲你們太可惡了，居然要逼我的義弟返蒙古去做什麼大酋長，我就是不答應。」

布魯明「噹噹」的拔出長劍，直殺過去，白鼻仙伸出兩根手指，驀的把長劍挾着，笑嘻嘻的道：「你鬥不過我，又決不能逃，還是乖乖的死了吧。」

微微一運勁，一口長劍已斷了兩截。

布魯明知道「神州五惡」之中，以紅鬍子的武功最低。白鼻仙露了這一手，自知决然無倖，大聲說：「白鼻子，你太過不可理喻，我是奉命而來……」

「嘻，別說了，」白鼻仙溫和地說：「我說過你要死，你便一定死，你求我罵我也是徒然。」

「好，你得讓我像一個英雄般死去，你答應不答應？」布魯明舉起了斷劍，要自行了斷。

「不要急！」白鼻仙搖搖頭。

「你也把她殺了麼？」布魯明向帳幕一指。

「我白鼻仙一向不殺女人，你放心去吧！」說着手掌輕輕在布魯明頭頂一拍。

第二天一早，布魯英醒來，不見了布魯明，只見草地上寫着幾個字：

「你趕快回家，我不殺你，我還得去作弄郭通天，還得去殺離雲長老，請呀，請呀！」

布魯英大吃一驚，四下一尋，終於找到布魯明的屍首，她大聲痛哭，傷心欲絕，但有什麼能力呢？便連誰人行兇她也懵然不知道，只好把布魯明的屍骨放在馬鞍上，送他返蒙古向長老會議哭訴。

離雲長老在榆林一住便是半個月，紅鬍子的傷勢已漸漸的好了，武功恢復了八九成，在他養病期間，余麗裳衣不解帶，日夜侍候他。

這一天，紅鬍子正在練功，盤膝打坐，把「神網功」的固體扶元的秘訣熟唸，依訣修爲，可是，他腦子裏想着的，却是另外一個念頭，心有別鶩，內功運行便不純正，越練越差，心氣浮燥，他一躍而起，喃喃的咒罵。

他無時無刻不想逃走，因爲他決不想去做大酋長，更重要的是，余麗裳更加不想到蒙古去做王妃，而且即使她肯，「長老會議」只怕也不依。

縱然離雲一力維護他，但「國法」所定，余麗裳的王妃永遠做不成，回到蒙古去，他或許沒有事，但，余麗裳呢！

他決定了，今夜趁離雲練功之時，帶余麗裳潛逃。

他知道離雲對他監視甚嚴，也知道離

雲幾次想把余麗裳殺了，免除後患，但離雲心軟，始終下不得手。

夜間，紅鬍子悄悄的下床，到了院子，余麗裳在他養傷期間，在院子那邊一個小房子獨睡。

突然間，一條灰影從天而降，在黑暗中射出兩道青光，輕响一聲：「布魯必扎，站着。」

呼的一聲，又有一人，共是兩個灰衣人。

紅鬍子認得，這兩人非別，正是五老中的兩位，奔雷長老與及逐電長老。

布魯明被殺，布魯必扎受傷，扶風長老死亡，茲事體大，「離雲究竟搗什麼？」長老會議大爲震驚，於是，只留下一名長老，其餘兩老一齊去了。

扶風長老如何？他是重傷不治而死，五大長老變爲四大長老，變化太大了，奔雷，逐電不得不親到。

兩老在路上巳然商量一個決策，要紅鬍子回心轉意，只有一個辦法，就是先把余麗裳處死。

兩老的行踪，却又被白鼻仙悄悄的發現了。

在這兩個月以來，白鼻仙就一直在紅鬍子附近，他爲人滑稽玩世，又躲在暗裏帮紅鬍子，蓄意使紅鬍子大吃一驚，他那裏料得到他這一着，大錯特錯，幾乎要了紅鬍子的性命，而且使紅鬍子反臉成仇。

他悄悄的上臯蘭山，把「三分劍」掉了包，偷了眞的劍譜，換上了假的，這本假劍譜乃是白鼻仙胡說八道，亂寫一通，但他武功高強，下筆之時，武學的「味道」十足，似模似樣，全無破綻。

此刻，那位自命不凡的天柱指郭通天還在依舊苦練呢。

紅鬍子又見來了兩老，他早巳料到這一層，殊無驚恐之意，沉聲道：「你要怎樣？」

「你殺了扶風長老，罪名又多了一條，但如果你肯返國，或許會獲特赦，爲了區區一名漢族婦女，這大酋長之尊也棄如蔽屣，太過不值呀。」

說話的是奔雷長老，他排行第二位，他武功却是最低，五老之中，論武功反而以排行第四位的離雲最高。

「動手吧，別嚕叨！」紅鬍子猛吸一口氣，只見胸膈之間，熱氣奔騰，他的武功巳恢復了九成啦。

「奔雷，你動手吧，我去辦我的事。」說話的是逐電長老，他個性兇殘暴戾，憑了他的地位，統治着整個鄂倫春族，嚴刑酷法，一年也不知殘殺了多少人。

奔雷長老亮出彎刀，喃道：「紅鬍子，你使本族武功還是漢族的？」

紅鬍子再不打話，大漁網亮了出來，揮舞成「棒」，向奔雷直搗。奔雷掠刀一架，兩股兵器相交，並無聲响，奔雷却給一股大力震得虎口流血。

兩人在院子裏互相追逐，酣戰起來，論武功，奔雷在紅鬍子之下，但也屬僅次一籌而巳，紅鬍子要勝他，決非五百招以內的事。

酣鬥中，忽聽一聲尖叫，這聲音紅鬍子聽慣了，正是他的「阿媚」余麗裳，一叫之後，便又寂然無聲，紅鬍子吃一驚，大叫：「阿媚，你不要怕，我來救你。」

大漁網急使一招「網裏乾坤」，展開成罩，向奔雷長老兜頭罩下，按說他這一招百發百中，乃是「神網功」的最高明招數，奔雷就算不給他罩着，也非急急閃避不可。

那知奔雷彎刀一揮，輕輕的把大漁網震在一旁。

紅鬍子一招失靈，心中更驚，一轉身，便向余麗裳房中奔去，他在一時之間，並未理解到他的威力何以忽然削減了，要知一名高手心有別騖，不能在全神對敵，武力自然大打折扣。

奔雷飛步追近，紅鬍子險險又中了一刀。

一條灰影飛跑出來，正是逐電，他手中抱着余麗裳，軟軟的躺在他手臂裏，僵伏不動，也不知道是生是死。

「臭賊，你快快放她下來。」紅鬍子又使一招「網裏乾坤」向逐電罩到，逐電冷笑一聲，雙足一點，越過了圍牆，一眨眼，便消失於黑暗之中！

「逐電，你殺了她沒有？」奔雷大聲叫喊。

但沒有回聲，因爲逐電巳經走得遠了，在五大長老之中，武功各有所長，逐電長老輕功最好，一發狠，鴻飛冥冥，不知所踪。

所以，他就叫做「逐電長老」，形容他的輕功，跟閃電一般快。

在另一個房子裏，離雲長老正在苦練「修羅大功」，這是一種極難練的內功，練習之時，必須心無旁騖，全神貫注，心神合一，仿如佛家老僧入定。

他正練功之間，猛聽院子裏呼喝大叫，聽出是奔雷逐電來了，這倒也罷了，及後又聽一聲尖叫，這種叫聲，十分特別，似乎是一個人垂死的慘叫聲，他大吃一驚，這一驚，使他的心神失離，凝聚的內力，各散東西，前功盡廢，而且幾乎使他「走火入魔」。

他一躍而起，大叫：「奔雷，逐電，有事慢慢商量，千萬不要亂下殺手。」急急飛步而出，院子裏却沒有人，推開余麗裳房子，她亦巳不見。

不遠處半空中，突見一朶白色火花冲天而起，在天空中爆炸，散作無數白雲散落下來。

這是白鼻仙所發出的聯絡訊號，他使白而紅鬍子使紅，果然，片刻之後，幾乎在同一地方，一支紅色火焰箭升到半空，也像白色一樣，首先爆炸了，然後散發無數紅雲降了下來。

離雲長老見識豐富，知道是白鼻仙到了。

他連忙展開輕功，往火焰箭的地方奔去，就由於他剛才險險的走火入魔，武功在一刹那之間散失了一半，走起來份外吃力。

在萬里長城之上，有三個人在互相追逐。

榆林就在萬里長城以南，相距咫尺，過了長城，便是關外內蒙古的地方。

在前面很遠很遠，是逐電長老，在中間，是紅鬍子拚命的追趕，又在後面很遠很遠，才是奔雷，在奔雷之後數十丈，又



是一條人影，他正是離雲。

「快快把我的愛妻放下了！」紅鬍子大聲呼喝，一面又把幾支火焰箭打上了半空。

逐電長老那裏聽得見，因爲他遠在二三十尺之前。他的人影瞧見的，只見他一躍下了長城，在郊野之中隱沒，紅鬍子徒然厲聲大喊，全無反應。

幸而，一支白色火焰箭在半空中出現，正是逐電奔雷去的地方，有白鼻仙的攔截，就不怕這輕功高手跑到那裏去，紅鬍子一提氣，撲到那邊。

只見白鼻仙笑口吟吟的攔着逐電，逐電手中的女人不見了，換上了一口彎刀，使勁的向白鼻仙砍去，白鼻仙赤手空拳，與他相鬥。

交換了幾招，白鼻仙知道，他的武功遠遠在逐電之上，便放慢了招數，嘻嘻笑道：「你巳把那女人殺了，是不是？」逐電不答，彎刀招數拚命的使出來。

紅鬍子且不理會相鬥兩人，四下去找尋他的妻子，却那裏找得到，厲聲道：「逐電，你把我的愛妻怎樣了？她在那裏？你快說。」

白鼻仙剛才的話，紅鬍子聽進耳中，但不敢相信。

那是太可怕了。

逐電仍然不答，一味死拚，後面脚步聲响，奔雷趕來了，跟着離雲也一脚高一脚低的踉踉蹌蹌的趕到。

鬥了百招，逐電長嘯一聲：「我巳大功告成，餘下的事由你們料理好了。」一轉身，脚步展開，就是一個無影無踪。

「好快呀！」白鼻仙把舌頭一吐。

「我的愛妻怎樣了，她在那裏呀？」紅鬍子雙眼有如噴火，厲聲大叫：「阿媚，阿媚，你在那裏，快快回答我呀，快快我在這裏……」

白鼻仙嘻嘻笑道：「老四，你忙什麼，她巳經死了，就在那邊。」說着向東邊草叢一指，又大叫：「喂，你這逐電長老以爲輕功天下第一，錯了錯了，除你之外，還有一個我，咱們比一比去。」

白鼻仙的輕功，在「神州五惡」之中，居第一位，在「五惡」之中居第一位，也即是神州第一位了。他一閃身，便巳在數十丈之外，嘻嘻大笑：「且瞧你的輕功好呢還是我好了。」

白鼻仙爲人，玩世不恭，滑稽愛鬧，做事又向來不肯用腦筋，甚至連想也不想一想，所以，他做起事來，不是離奇得驚人，就是胡塗得驚人。

紅鬍子一聽白鼻仙這話，轟的一聲，險險昏了，大叫：「白鼻子，你不是騙我嗎？不，不，我的愛妻決不會死，你這人一向玩命，你騙我。」

紅鬍子大聲疾呼，他不敢相信白鼻仙這話，他一萬個希望白鼻仙跟他開玩笑，在平日，五惡相聚之時，白鼻仙就常常跟義兄妹們開玩笑，什麼玩笑也敢說出來，有時還裝死嚇人。

長城內外　追奔逐北

白鼻仙的玩鬧，就常常把碧眼娘嚇一個半死，他也給碧眼娘罵了一個半死。

紅鬍子飛奔到東邊草叢，但見一名女子，死在地上，「天靈蓋」巳經破裂，鮮血淋漓。

紅鬍子轟的一聲，險險昏厥，大叫一聲：「阿媚，你怎樣啦？」

余麗裳中了逐電長老一掌，這一掌用力一兩成，也是够取了她的性命，她人巳死了九成，但迴光反照，却還未氣絕，睜大了恐怖的眼睛，斷斷續續的說：「紅鬍哥……你……你……你終於來了……」

「是呀，阿媚，我來了，你千萬不要死呀！」

「紅鬍哥……你常說……我像阿……阿媚，我現在去了……我去瞧瞧……我到底像不像她……」

聲音柔弱，恍如蚊叫，這句話，余麗裳在喉嚨中擠出來，若不是紅鬍子聽覺靈敏，決然聽不見。

「你像她，像到十足，你就是阿媚，你不必去了。」紅鬍子強忍着眼淚，柔聲說。

「紅鬍哥，你笑一笑，成不成?」余麗裳強忍一口氣，强顏一笑，牙齒仍然是雪一般白。

哈，哈！紅鬍子咧開大嘴巴，勉强地笑了一聲。

余麗裳嘆了一口氣：「我去了，你不要再想我……天下間阿媚只怕還有一兩個……你……你去找找呀……」

雙足一挺，她嚥下了最後一口氣。

「阿媚，阿媚!」紅鬍子仰天長嘯，他已失了一個阿媚，現在又失去一個，蒼天眞是對他太過無情了。

「阿媚，阿媚!」

紅鬍子引吭長嘯，氣聚「丹田」，這一聲長嘯，聲震長空，「阿媚，阿媚!」的聲響，在半空中悠揚，良久良久，方才消失於空氣之中。

離雲長老頓足長嘆：「逐電終於闖下禍事來啦，布魯必扎只怕跟我們誓不甘休了。」

奔雷長老武功雖好，但爲人無甚主見，說：「本族決不允許娶異族女子爲妻，那個什麼阿媚，死了倒乾淨，我們勸他回國吧。」

離雲嘆了一口氣，搖搖頭，他們本是爲了迎立新主而來，那知反而結上了一個大仇家，搖頭說：「他不找我們的晦氣，已屬萬幸，他還肯跟我們回去嗎?奔雷，你也太過天眞了。」

「那末咱們怎辦?」奔雷搔搔頭皮：「我們四大長老齊出，居然無法逼布魯必扎回國，咱們怎能向國人交待，怎樣向執法長老交待?」

「現時就算執法親來，也無能爲力了，誰叫逐電如此魯莽?奔雷，咱們走吧。」離雲說。

「那裏去?」奔雷問。

「回蒙古去，將來如何，等着瞧。」

「也說得是!」

兩位長老於是連忙返回蒙古，至於逐電長老與白鼻仙比賽輕功，誰勝誰負，無人知道，因爲現時，他們兩人只怕已跑出數百里之外了。

紅影閃閃，迎着猛烈的陽光，反射出燦爛的光輝，紅鬍子一騎絕塵，抱着「阿媚」，狂奔返太原。

在死了二十多年的阿媚墓邊，他再掘一座新墓，立了一塊石碑，安葬了剛剛死掉的「阿媚」。

紅鬍子在墓邊呆了三天，悼念着兩位阿媚!

夜裏，只聽脚步沙沙的响，有人來了。紅鬍子的茅舍除非沒有人來，否則這位客人十之八九是他的仇家。在紅鬍子死了眞的阿媚之後，以至他躲到魔鬼島練武的一段時期，他到處招惹是非，殺掉的人不可勝數，結下了仇家甚多。

直至他娶了余麗裳之後，他的兇性收斂，甚至連打架也不想，殺人更是感到厭惡。

他本來便是具有雙重性格的人，一方面是無惡不作的大魔頭，一方面是純情厚愛的情聖。

在娶了阿媚之前，他是大魔頭，在娶了阿媚之後，他是一名與世無爭的獵戶，在阿媚寃死之後，他又變作殺人如麻的大惡魔。

在娶了余麗裳之前，他是魔頭，在娶了余麗裳之後，他又變作了情聖。

現時，余麗裳死了，他將來會變作什麼呢?

他的一生，受兩名女子的影响，既深且鉅。他自願地對兩位前妻，貢獻了他的一切。

他所深愛的兩位女人，先後死了，他將會怎樣呢?他會不會又變成一位大魔頭，殺人放火，無惡不作，使武林中聞風而顫抖呢?

等着瞧吧!

在沙沙的脚步聲中，他料想仇家武功平平，冷笑一聲，在墓邊一躍而起，悄悄的走到門外。

在月色中，高高矮矮的站着四個人，都各執兵刃，一聲不响。

「哈哈，我道是誰，原定是長安四傑，不見多時，四位沒有生病，沒有生疔瘡吧?」

「多謝了，我們記得天下間還有一個紅鬍子，我們不致生病，也不致生疔瘡。」長安四傑老三何漢光說。

「我們找你，已有兩年，終於找到了，老大老二老五的三條性命，快快償還。」長安四傑老六區家駒說。

原來，長安四傑本來是長安七傑，七人聯手，在西北一帶橫行，是邪正之間的人物。

「是邪便邪，是正便正，天下間怎會有邪正之間的人物，我紅鬍子就是看不過眼。」紅鬍子這樣宣稱。

夤夜，紅鬍子找上門去，逐一向長安七傑挑戰，首先殺了老二，繼而在十招之內殺了老五，跟老大決戰時，也不過五十招，老大中了一掌，命斃當塲。

老三何漢光，老四劉杰，老六區家駒，老七莫保保見不對頭，四人聯手，拚命抵擋，且戰且走，終於給他們逃出生天。

從此，長安七傑便變成長安四傑。

多年來，四傑勤練武功，自恃可以對付紅鬍子，便千辛萬苦的找尋，終於找到了。

「你們來得好，我紅鬍子一股寃氣，無處發洩，我想要殺人啦，我要殺盡天下武林人，哈哈，你們給我祭祭旗，再好沒有了!」

紅鬍子桀桀怪笑，睜開一對滿佈血絲的怪眼，大叫一聲，雙掌一操，向老三何漢光劈去，何漢光左掌來迎，「砰」的一聲，兩掌相交，何漢光騰騰的倒退五六步，忍不住「哇」的吐出一口鮮血。

這一掌，勁風所帶，直把站在兩邊的莫保保區家駒震得身子搖動，險些站立不牢。

紅鬍子咯咯大笑，左手一抓，驀的把莫保保抓着，權當武器，向區家駒擊去。區家駒大吃一驚，手忙脚亂，一時之間，不知救莫保保好呢還是抵擋紅鬍子的招數好。莫保保給抓在半空中，嚇得尖聲大叫，身不由主，無論他如何掙扎，都不能掙脫。

區家駒不敢亂動，連忙後退，那邊劉杰揮刀劈來，紅鬍子大笑道：「好啦，你把他殺了吧。」

手中抓着莫保保，向劉杰直擊。「唰」的一聲，劉杰這一刀，從莫保保鼻子上擦過。

莫保保厲聲大叫：「老四，你是殺他還是殺我?」劉杰砍了這一刀，也自嚇出一身冷汗，大叫：「老七，你快快掙扎下來，你不會使肘搥了?」

莫保保如夢方醒，一記肘搥擊中了紅鬍子的胸口，紅鬍子哈哈大笑，莫保保這一擊，就像擊在一塊鐵板之上，紅鬍子不痛，而他自己却痛得哇哇大叫。

在二十多年前，紅鬍子以一對七，仍然不把長安七傑放在眼內，何況今天?何况七傑只剩下四傑?

四傑縱然間苦練有成，日進千里，但紅鬍子的武功，却是日進萬里無法比較。

「好啦，你們通通給我到閻羅王處報到吧，我玩得够了。」紅鬍子手一揮，「喀喇喇」的一陣亂响，他內勁一吐，非同小可，莫保保全身骨骼寸寸斷，所有臂骨、腿骨、胸骨完全折斷，重傷在他手中。

紅鬍子手一擲，把莫保保的殘體對準何漢光擲去。何漢光與紅鬍子對了一掌，出使內力，他的內功與紅鬍子相比，簡直是小巫對大巫，此刻還未能起來，猛見一團黑越越的東西從天而降，也瞧不清楚是什麼，雙掌一推把莫保保擊出數丈之外。

這一趟，莫保保非立刻斃命不可。

劉杰區家駒嚇得心胆俱裂，他們再傻也知道決非敵手，三十六着，走爲上着，撇下了何漢光，轉身便逃。

「逃麼?誰也逃不掉!」紅鬍子一聲叱喝，脫下了布鞋，手一揚，兩隻臭鞋掠空而過，分別擊中了他們的後心，兩人俯跌在地，再也不能動彈了。

只聽一人笑道：「四弟，不見你多時，你武功大進，只怕做二哥的也不及你啦。」一條黃影一閃，塲中多了一個人，木然毫無表情，正是五惡之一黃髮叟。

黃髮叟的性格跟白鼻仙完全不同，他一向木口木面，無論對任何事情或者對任何事物，都是淡淡漠漠的毫不關心，一向說話極少，不像白鼻仙的滔滔不絕。

「我早巳瞧見你了，你因何不早些出來，躲在暗裏幹什麼?」紅鬍子說。

「沒有什麼。」就是簡簡單單的四個字。

區家駒劉杰兩人蠕動一下，掙扎一下，要站起來，紅鬍子順手拾起兩塊石頭，手指一彈，兩人的背心又是各中一記，這趟紅鬍子使了全勁，那兩人連「哼」也沒有，就此斃命。

黃髮叟心想，紅鬍子是向我炫耀武功來啦，他的武功確然不壞，只怕我眞的在他之下了。

大袖一揮，右掌露了出來，一片黃光，在月色之下閃耀，勁力一吐，一記「劈空掌」發出，只聽何漢光慘叫一聲，登時斃命。

神州五惡所使的武器，各有不同，青鬚魔使的是一條活生生的毒蛇小青，此蛇原是他所馴養，給「鬼眼漁隱」的弟子卓不凡偷了，後來卓不凡給五惡擊斃，「小青」就回到他主人手中。（此事詳見拙作『碧眼娘』）

白鼻仙使的是一根死人的白骨頭。

紅鬍子使的就是本來是卓不凡的大漁網，染了紅色的大漁網。

碧眼娘使的是一根碧綠色的小玉簪。

至於黃髮叟，他並無什麼特別武器，使的是一對黃砂掌，武林中，慣常用的只有「鐵砂掌」與及「朱砂掌」，黃砂掌是他獨門的秘練功夫。

紅鬍子把四具屍體都拋到老遠，道：「黃髮叟，你是來找我嗎?」

黃髮叟點點頭。

「爲什麼?」

「沒有什麼，你請我進去吃一杯酒成不成?我聽說你的新婚夫人逝世，我也該去叩幾個頭呀。」

紅鬍子雙眼突然放出火來，厲聲大叫：「阿媚，阿媚，你們兩人死得好慘，我紅鬍子由今天起要殺盡天下人，第一個是逐電長老，還有奔雷、離雲、執法……」

紅鬍子大喝一聲，雙掌平推，只聽「喀喇喇」的一陣响，他的茅舍巳給打得崩了一邊，「蓬」的完全倒塌了，大叫道：「叩頭，叩一個屁，黃髮叟，你快滾，我不要見你，你這人陰陰沉沉的，我見了你便討厭。」

「紅鬍子，你幹什麼?」黃髮叟驚奇地。

紅鬍子的性格起了激烈的變化，他討厭天下人，恨盡天下人，包括了多年來同甘共苦的結義兄弟在內。

紅鬍子瞋目大呼，火熖一亮，一把火將他的茅舍燒了起來，在火光熊熊之中，他嘿嘿大笑，桀桀怪笑。

「紅鬍子，你想見白鼻仙不見?」黃髮叟忽問。

「白鼻仙?桀桀，好極了，他在那裏，煩你告我一聲，我就去找他拚命。」紅鬍子一聽「白鼻仙」三個字，氣得吹鬚碌眼，目眦欲裂。

「紅鬍子，難道你不念往日結義之情嗎?」

「好呀，我明白啦，你這黃臉賊是受白鼻子所托，偸窺我的動靜來了?」紅鬍子恍然大悟：「怪不得你悄悄的來，連打黃色火熖箭也不打了。」

「紅鬍子，他究竟怎樣開罪你，你把實情相告，待我作個魯仲連如何?」黃髮叟溫和地說。

「他沒有告訴你的?」紅鬍子恨恨地說。

「有呀，那也不過是片言隻字，白鼻子一向愛好胡鬧，他的說話作不得準。」

原來白鼻仙一路跟着奔雷逐電兩長老，偸偸的聽他們說話，說要強逼紅鬍子回蒙古去做大酋長，白鼻仙心中好笑，不動聲色，要瞧瞧紅鬍子被逼時的怪模樣。

後來，他又聽見逐電一力主張，把余麗裳廢了，不把她廢了，碍於本族大法，紅鬍子的大酋長就做不成。奔雷唯唯否否，既不贊成，亦不反對。

白鼻仙心想，紅鬍子居然又去討一個老婆了，不亦怪哉，他討了一個阿媚，吃盡了苦頭，流乾了眼淚，女人嘛，天生出來就是禍水，萬萬惹她們不得。哈，他又

去討一個，豈不是自討苦吃?心中大大的不以爲然。

後來，奔雷逐電找到紅鬍子，雙方說僵了便動手，逐電乘機拿了余麗裳，一掌斃了她。

其時，白鼻仙雖然並不在場，無法相救。但他就算在塲，只怕也多半不肯出手相救。

後來，白鼻仙越想越不對，他不是愛惜余麗裳，而是怕紅鬍子記恨，責他一個見死不救之罪。

白鼻仙與逐電比賽輕功，兩人一溜烟也似追逐了數千里，到底還是逐電的輕功高一籌，鬥了兩天之後，鴻飛冥冥，他的人影也不見了。

白鼻仙頓足咒罵，喃喃自語，說要回家再練幾年。這時黃髮叟突然出現，兩人不見多年，此刻重逢，據黃髮叟說，他在長白山查得有一件天下至寶，要跟義兄弟們分享，他問紅鬍子在那裏。

白鼻仙腦袋亂搖，一隻奇大無比的怪鼻子擺擺盪盪，樣子十分滑稽，他神情却是緊張，叫一聲：「紅鬍子嘛?嘻嘻，我不知他在這裏，他剛剛死了老婆，我不能去找他。」說着飛一般走了。

黃髮叟大爲奇怪，聽白鼻仙說話吞吞吐吐，連忙去追他，白鼻仙輕功天下「第二」，一跑便連人影也不見那裏找他去。

黃髮叟無奈，只好到太原去碰碰他的運氣。

情知紅白兩人結了怨，而且還不過是最近之事，可是他們因何結怨，黃髮叟並不知情。

只見紅鬍子荷荷吼叫，大喝道：「白鼻子不是好人，你也不是好人，你們狼狽爲奸，害死我的阿媚。」

「阿媚?她不是已經死去了二十多年嗎?」

紅鬍子兇性一發，不可收拾，突然一掌向黃髮叟拍去，大叫：「我先把你殺了，然後再殺白鼻賊，看掌!」

黃髮叟側身一避，一陣淩厲之極的勁風，從他身邊掠過，險些兒中了一掌，這一掌，勁力十足，如果中了，黃髮叟縱然問武功再高，只怕也挨受不起。

「我的掌法在你之上，你不可不知，」黃髮叟大叫：「紅鬍子，你瘋了是不是，快快停手。」

紅鬍子雙眼火紅，一股怨氣無處發洩，對方縱然間是他的父親，也要拚他一拚。「颼」的一聲，他在懷中取出一件小物，迎風一展，變作一隻大漁網。

「我的掌法不及你，但這件武器如何?」紅鬍子手一揮，變作「網鞭」，連環拍擊，招數有如狂風暴雨一般攻過去。黃髮叟實在不想鬥，但對方凌厲之極的招數狂攻過來，就不能不接。

神州五惡的武功，各有所長，亦各有所短，在以前，紅鬍子的武功最低，還不及碧眼娘，青鬢黃髮白鼻等人，其實可以做他的師父。

但他在魔鬼島勤修苦練，鬼眼漁隱的武功，他習了一個九成，已非吳下阿蒙，今天武功，十倍於昔，他的大漁網施展開來，或鞭或棒，變幻無定，招數大開大闔，走石飛砂!

黃髮叟心中暗暗驚異，立刻展開他最拿手的招數，拚命抵擋。黃髮叟的一對「黃砂掌」浸淫了數十年，勁力非同凡响。兩人一拆便是百餘招，未分勝負。

「紅鬍子，我們再鬥三千招，也是一個平手之局，難道你還瞧不出來麼?」黃髮叟在狂風暴雨般的招數之下，驀地鑽了出來，退出老遠，住手不鬥。

紅鬍子神智清醒了一點，知道他的義兄所言非虛，也收招不鬥，說：「你我不鬥也罷，但可惡白鼻賊那廝，眼光光的看着我的阿媚被害，袖手旁觀，我就跟他誓不兩立，他在那裏?快快告我。」

「我們五人結盟歃血，發誓同生共死，就算他有多般不是，到底是你義兄。」

「如果我把你的老婆殺了，你當我是誰?」紅鬍子圓睜大眼，鬍子像鐵絲一般豎了起來。

「但他沒有殺你的老婆，你的老婆是別人殺的，你要尋仇，應該找眞兇才是。」黃髮叟說。

「話雖如此，但我仍然非找白鼻賊理論不可，你不贊成，你就是偏幫於他。」

「紅鬍子，你要找他理論，那也成，我提議會合了五惡，等齊了青鬢魔等輩，然後評一個理，你與他都是我的義弟，我決不會偏帮任何一個人。」黃髮叟提議說道。

紅鬍子哈哈一笑，說：「黃髮鬼，你說話好輕鬆，青鬢大哥遠在雲貴高原，碧眼娘不知躲在那裏，要找他們，難於登天，待得找到，我紅鬍子的一口寃氣，又怕發洩完盡了。」

「你不要說，我巳邀齊了青鬢碧眼，日間就在榆林集合，青鬢大哥碧眼妹妹，就快到了。」

「你邀集神州五惡，到底爲了什麼?難道你有未卜先知的本領，猜到我紅鬍子有難，特來相救麼?」

「這個倒不是，我剛才不是告訴過你嗎?我找到一件古往今來，天下間最寶貴之物件，我們一起去取，少一個人也不成。」黃髮叟說。

「既然如此寶貴，爲什麼你不能獨自去取，憑了你的本領，便是玉皇大帝的皇冠也可以手到拿來，何必興師動衆，如此費事?」

「我決不想一個人獨享，我要把這件寶物，跟大家分享，我黃髮叟就是講究義氣兩個字。」

紅鬍子一聽，半信半疑，但他堅持首先還得去找白鼻仙，打一個明白再說。

「白鼻子就在附近，你找他决不難，但他暫時不想見你，」黃髮叟說：「紅鬍子，你就不知道他是在暗中，曾救了你一命，你是恩將仇報。」

「什麼?」紅鬍子莫名其妙。

黃髮叟在懷中，取出一本小册子，塞在紅鬍子的小手中，說：「你瞧了就明白，你不要怪錯好人，他雖然不想你娶老婆，他雖然見了女人就討厭，但他决非見死不救之人。」再朗聲加上一句：「我先去了，你留意我們的聯絡訊號吧。」

黃衣飄飄，這位異人巳經不見了。

在茅舍的火光之中，紅鬍子展開那本小册子一看，但見封皮上大書「三分劍法」四個字。

紅鬍子暗吃一驚，這四個字，在他多年以來，一直記在心中，無日或忘。

他在魔鬼島秘密苦練「神網功」，腦子裏就常常想着這四個字，他重出武林，天天在留意也是「三分劍法」這四個字。

他急急在懷中摸出「神網功」這本武功經典來，翻開第九頁，上面這樣寫着：

「大漁網乃是天下獨一無二之寶，用時可剛可柔，既可收可放，亦可自守，如能熟練，當可無敵於天下，使用『盾』字訣之時，潑水難入，因其急轉張網成盾之故也。唯天下萬物，均屬無相尅制，金木水火土五行，相生相尅，水尅火，火尅木，武功亦如是矣。大漁網之唯一尅星，乃是三分劍法，凡我弟子，遇上使三分劍法者，均得謹愼提防，愼之愼之!」

正是鬼眼漁隱之手筆。

並有附言：「余曾苦思破三分劍之法，三十年來，毫無寸進，我門下弟子盡多英才，如誰能破三分劍法者，其成就在乃祖之上矣，勉之勉之。」

紅鬍子坐了下來，細心的閱讀「三分劍法」，越讀越驚，但是書中的每一招一式，均含有攻破大漁網之義。

看封皮時，又見「莫天虹自題」五個字。

紅鬍子自然知道玉柱指郭通天有一位師弟，叫做莫天虹，但他並不知道莫天虹練的正是三分劍法。

莫天虹武功極高，但他從來不肯下山，只在皋蘭山上養尊處優，所以武林中知道他的不多。

在小册子中，跌下了一張小字條，上面寫着：

「郭通天父子就在武威練着所謂三分劍法，嘻嘻，這三分劍法嘛，乃是天下間最平庸的劍法，莫說決不能破漁網功，就連普通的三流劍法也破不成，你是不信，你敢跟我打個賭麼?」

這張小字條的字跡，歪歪斜斜，正是白鼻仙手筆。

紅鬍子微微冷笑，把白鼻仙的字條放在懷裏，然後起程到太原去。

他在太原找了一個僻靜的地方，住了下來，每天十二個時辰，除了吃飯拉矢之外，便是研究三分劍法，暗想連鬼眼漁隱也抵擋不了的三分劍法，何況是我?

可是，鬼眼漁隱在思索着如何對付三分劍法之際，他手中未必有「三分劍譜」在手，憑空猜想，未及實際，現時，他手中持有的，正是如假包換的三分劍法，他的處境實在比鬼眼漁隱好得多了。

紅鬍子研究了半個月，自然頗有心得，在這半個月之中，外面毫無動靜，他的義兄義妹不見一個來。

「白鼻子那廝，太過小覰「三分劍法」了，這廝只會胡說八道，如果郭通天依譜修練，只須有六成功夫，就必可使我束手無策，如果莫天虹親到，我更非大敗不可。」

紅鬍子這樣想着。

他的想法對不對呢?應該是對的，但他那裏知道眞的「三分劍譜」巳經被白鼻仙掉了包呢。

那一天，白鼻仙在暗裏，瞧見了郭氏父子悄悄要去偷莫天虹的劍譜，目的只有一個，就是對付紅鬍子，白鼻仙心中暗罵，萬一眞的給郭通天練成了三分劍法，紅鬍子一命嗚呼。

他便上皋蘭山去做手脚，把預先寫好的一本假譜，掉換了眞譜，他手脚靈活，妙手空空，做了手脚，那位大員外莫天虹居然給瞞過了。

紅鬍子並不知道有這等回事，見白鼻仙的便條寫得離奇，一等他研究三分劍法巳有三分火候，便到武威去。

他巳然想出了一個破敵之計，此計十分簡單，想下却又可行。

這一天，他到了武威，查得了郭氏父子的下落，且不去理他，找得一家上等飯店，打尖住宿。

傍晚時分，他正想到大廳去吃晚飯，猛聽得一個聲音，說：「逐電長老，以你之意，咱們該當怎樣對付離雲?」這聲音雖則相隔了二十多年，他仍然十分熟識，正是四王子布魯多倫。

「逐電長老」這四個字一聽進耳中，紅鬍子不由暗謝一聲：蒼天有眼，我的大仇家元兇禍首不在裏面嗎?

門房是閉得緊緊的，聲音是說得十分細微，但紅鬍子何等樣人，雖然遠隔數丈，也一個字一個字的聽得清楚。

紅鬍子心中砰砰亂跳，連忙伏在走廊暗角之中，忽聽「呀」的一聲，原來早躲着一個人，紅鬍子出招如飛，點了他的穴道，此人却是偷懶大瞌睡的店小二。

紅鬍子細心聽了房子呼吸之聲，料想有三個人在內。

只聽逐電冷冷的聲音：「我們逼他一逼，他如果不答允，我們只好動手，把他幹了。」

「這，這怎麼成!」聽聲音，正是奔雷的又混濁又沉渾的聲音，充滿了猶疑與不決。

「奔雷長老，你究竟站在那一邊?」布魯多倫說。

紅鬍子就猜不透他的四哥，爲什麼忽然到中土來?

紅鬍子兄弟十四人，他排行第十二，爹爹臨終時，沒有指定繼承人，乃因他心臟病突發所致。因此，繼位就成爲一個問題。

長老會議也分成兩派，一派是執法離雲，主張到中土迎立布魯必札十二王子，一派主張擁四王子布魯多倫，以扶風逐電爲首，而奔雷却無定見，就成了一個爭持之局。後來經過多次推選，奔雷終於站在執法一邊，變成了多數。迎立紅鬍子，就此決定了。但布魯多倫心有不甘，暗中與扶風逐電勾結，排斥紅鬍子，紅鬍子不肯回國，對扶風逐電而言，正是求之不得。

當日扶風對紅鬍子下了殺手，正是此意，不料他傷紅鬍子不得，自己反而死了。逐電的黨羽弱了一人，可幸四王子親自來了，加强了陣勢。

四王子對於繼位，是志在必得。

他們威逼利誘，勸說奔雷，奔雷拘於形勢，也漸漸心動了，說道：「布魯必扎娶了漢人爲妻，於法不合，而且他自己也不肯回國，我看還是讓四王子繼承吧。」

「如此最好，識時務者爲俊傑。」逐

電哈哈一笑，說：「我們久等離雲回來，合力逼他一逼，如果把他勸服，執法也就無話可說啦。」

「全仗諸位鼎力襄助，我布魯多倫必有重謝。」

說話間，只聽房門開啓聲，不久，又聽得腳步回來聲，房門又緊閉了。

「這是我購下的山埃酒，在中國，最毒的便是山埃，離雲如果點頭，萬事皆休，如果不，我們騙他吃了這碗酒。」這是逐電的聲音。

「好！」這是四王子的聲音，「他對蒙古毒藥可以分辨，但對中國的只怕不能，此計太妙！」

半晌，腳步聲輕微，離雲飄然的回來了。

房中的爭吵之聲立刻大响，紅翳子聽得出來，無論逐電如何陳說，離雲兀立不動。

「好，好！」逐電說：「咱們不必再爭吵，回國之後再決定不遲，離雲，咱們不如吃三碗吧。」

「好極了，」這是離雲的聲音：「如果我們爭持不下，就召集一個全盟大會，公推酋長，這是本族的老規矩，到時如果布魯必扎不在場，那便無話可說，不過我拚了老命也得勸他回去。」

只聽斟酒的聲音！

紅翳子心中一跳，三個起落，搶到門前，一腳踢開房門，大叫：「離雲，此酒裏有毒，不能飲！」

「噹」的一聲，離雲的酒碗給紅翳子一掌擊落，只見地面上冒出一陣濃烟。

與此同時，逐電見機得快，一拳猛然向紅翳子拍去，喝一聲：「動手！」

離雲勃然大怒：「好哇，你居然胆敢下毒害我。」拔出彎刀，迎頭便砍，那邊奔雷一刀飛來，把他架開了。

「連你也害我來啦。」離雲怒不可遏，與奔雷拚命。逐電鬥了幾招，布魯多倫也動手了，他的武功在諸王子之中最高，當然，布魯必扎該當除外。他拔出彎刀，相幫逐電，鬥了幾招，紅翳子驀地大响一聲：「多倫，大酋長由你去做，我不反對，但你爲什麼要毒害離雲長老？」

「必扎，這是因爲他堅決擁護你，他如果放棄了成見，我們便不會殺他。」布魯多倫說：「你巳口口聲聲不肯回國，他却冥頑不靈，誓死不依，我們殺了他，乃是無可奈何，你明白麼？」

紅翳子叫一聲：「且住，我有話說！」亮出了大漁網，把衆人逼開幾步，說：「我沒有興趣跟你們討論什麼繼位問題，我只找他的晦氣。」

一指逐電長老，喝道：「你殺了我的阿媚，此仇不共戴天，你我決一死戰，動手吧，非死不休。」

逐電見過紅翳子的武功，自知不敵，突然手一揚，一枚暗器打將過來。紅翳子手指一彈，對準那枚圓形的暗器彈去，只聽「砰」地一聲响，火花四射，那枚暗器突然爆炸，碎片四射。

紅翳子乍不及防，大腿上中了兩片，布魯多倫逃避不及，也中了一片。

這是逐電長老最近發明的一種厲害暗器，暗器成小圓球，內藏火藥，一擲過來，誰人如果使刀劍架開，立刻爆炸，傷敵人一個措手不及。

成吉斯汗西征時，曾携帶攻城火砲，把敵人轟得落花流水，中國人發明火藥，回回人製成火炮，替成吉斯汗立下大功，蒙古人世代相傳，自然也會使用火藥。

紅翳子身子微一踉蹌，逐電一刀巳然砍到。離雲大驚，趕來搶救，人影閃處，奔雷布魯多倫左右夾攻，攔着去路。一個斗室之中，一場大混戰立刻展開，乒乒乓乓的鬥得十分激烈。

紅翳子的武功，不過稍遜逐電一籌，他大腿亦受了傷，走動不靈，立刻處於下風。離雲的武功，也不過稍勝奔雷，奔雷有布魯多倫爲助，當然佔了上風。

鬥了半個時辰，紅翳子一邊，形勢極爲危殆，逐電得意洋洋，叫一聲：「四王子，你怎樣說？」

布魯多倫應聲：「統統殺了，免除後患，中國俗語說得好：斬草不除根，明春芽復發，痛下殺手，宰了算啦。」

他正得意忘形之際，忽聽一個嬌媚的聲音：「紅翳子，你的腿傷怎樣？」笑聲瀝瀝，恍如出谷黃鶯。

衆人眼睛一亮，斗室之中，燈火明亮，綠影娜娜，出現了一位絕世美人，輕聲淺笑，露出了兩個深深的梨渦，兩排潔白如雪的貝齒。

她是誰？波斯公主碧眼娘康斯汀！

她一出現，室中五個男人，立時如痴如醉，激烈的戰鬥，立時停止，所有兵刄武器都垂了下來，五對眼睛，一齊注視着她，心中砰砰亂跳。

半晌，布魯多倫說：「你，你是誰？」他說話的聲音，居然顫抖。

碧眼娘微微一笑，並不答話，蹲了下來，替紅翳子拔下兩塊碎片，說：「四哥，你怎麼如此粗心大意，連蒙古人的霹靂彈也忘記了，此彈萬萬碰它不得。」

「是啦，我忘記了，」紅翳子低聲說：「五妹，不見你二十年，你怎麼還這麼年輕貌美？」

碧眼娘今年三十九歲了，駐顏有術，望之有如二十許少婦，顏容絕代，不減當年。

離雲見了他們以兄妹相稱，猛然省悟，大聲說：「是啦，原來你是碧眼娘。」

碧眼娘回眸一頭：「是呀，我正是碧眼娘，你也不必如此大驚小怪。」又轉頭對紅翳子說：「四哥，你要怎樣打發他們呀！」

紅翳子說：「一個仇家留下來，其餘的滾出去。」

碧眼娘點點頭，一指逐電，說：「你聽見麼？你留下來，最好是自行了斷，省却許多功夫，其餘的人，請自便吧，快走，別等我的四哥改變主意。」

「你當自己是什麼人，居然對我下命令來啦。」布魯多倫勃然大怒，在蒙古人習俗之中，女人全無地位可言，不過是男人的奴隸罷了。

一言未了，綠影閃處，「啪」的他巳吃了兩記耳光。逐電長老大袖一拂，一股袖風送出，攻向碧眼娘。奔雷在旁，突發一掌，先把她的退路封閉了。

碧眼娘微「噫」一聲：「原來你們的

功夫不壞，怪不得我的義兄吃虧啦。」在勁風之中，她在懷中一探，摸出她的獨門武器來，乃是一根玉簪，綠油油的發出淡淡綠光，玉簪用一根柔靭的金屬絲綫連着，手一揚，玉簪巳打到奔雷的鼻子。

「好快呀！」奔雷嚇了一跳，一記「鐵板橋」身形後仰，彎起成橋狀，玉簪堪堪的在他鼻端掠過。

碧眼娘的一招，餘勢未衰，手臂迴轉，打向逐電，逐電彎刀猛然砍下，要把絲綫砍斷，那絲綫只給壓成一條弧綫，並未給砍斷。

「我這根絲綫，乃是特種金屬打成，就算你使干莫劍也不能使它打斷。」碧眼娘微微一笑，收回玉簪。

紅翳子大喝一聲，身形暴起，大漁網舞動，抽撤連環，向逐電猛攻，奔雷要過來相幫，却給碧眼娘的玉簪連續不斷的打來，封閉了去路。

碧眼娘只站在一個角落，手腕連揮，一氣打了七八招，她的金屬絲綫富於展延性，可長可短，奔雷左閃右避，又進又退，却不能脫出玉簪的攻擊範圍，他的彎刀亂砍，既不能把絲綫削斷，亦不能擊中玉簪。

玉簪乃是細微之物，不易擊中，何況碧眼娘使出絕技，一根小玉簪在空中飛來飛去，就像一只小蜻蜓，奔雷武功雖然不弱，但如果硬碰硬攻，他還有一手，但要他對付一只「小蜻蜓」則大感吃力，這等「兵器」，他自嘆生平未見。

那邊逐電給紅翳子攻得四下奔逃，且戰且走，在斗室之中，並無迴旋之地，他一聲長嘯，猛然展身越過窗戶躍到院子裏去。

「你就算逃到天邊，我也追到天邊。」紅翳子躍到院子，他知道對方輕功天下「第一」，如果給他逃脫，鴻飛冥冥，以後要找他，決不容易，當下使出了「神網功」的所有絕招，把逐電困着。

人影閃處，房子裏的三個男人，一個女人，也接踵而來，變成了奔雷布魯多倫雙戰碧眼娘之局，她以一對二，仍然穩操上風，對方兩人，無論怎樣的閃避，也不能脫出玉簪的攻擊範圍。

碧眼娘決不會逼近去貼身肉搏，遠隔十餘尺，把玉簪一次一次的打去，一打出了，又收回，收回之後又打出，進退如意，靈活輕便，她把這套罕見的「玉簪功」，發揮得淋漓盡致！

布魯多倫趁碧眼娘的玉簪攻向奔雷之際，突然一掠而前，搶到碧眼娘身邊，彎刀狠命的一劈。碧眼娘皺皺眉頭：「你是活得不煩耐了！」

大袖輕輕一揮，袖風送出，別看她體態嬌弱，這一股袖風，好像「龍捲風」一般的威力，如給打中，布魯多倫勢非斃命不可。

「碧眼娘，手下留情！」這是離雲的聲音，身隨聲到，雙掌一推，抵擋了碧眼娘的袖風，但他來遲了半步，布魯多倫還是中了半招，慘叫一聲，摔倒在地。

「你一直不出手，就是爲了救他麼？」碧眼娘嫣然一笑，她雖然身在猛烈的戰鬥之中，仍然常孕笑容。

「不錯，四王子決不能死，死了本族就沒有酋長啦。」離雲一伸手，把重傷的布魯多倫提起來，摸了他的大脈，却仍在微微跳着。

「你難道忘記了剛才那一碗山埃酒麼？」碧眼娘說。

「他們雖然合力謀我，但我決不能放棄了我的責任，布魯必扎巳經決然不肯回去了，我沒有能力使他改變主意，但我仍然有能力扶立四王子。」

「布魯多倫如此可惡，難道你還立他做大酋長？」

「碧眼娘，你也是公主出身，你也久慣了宮廷的生活，爲了承繼大位，宮廷裏的勾心鬥角，互相殘害，不是司空見慣嗎？」離雲長老嘆了一口氣，說：「四王子雖然手段陰險，但總強過那些昏庸懦弱的人，咱鄂倫春族寧可扶立手段毒辣的梟雄做酋長，決不要連殺一頭母鷄也不敢的懦夫做酋領。」

「既然如此，你快滾吧，這四王子受傷還不致死，你總有辦法把他救活。」碧眼娘淡淡的說。

離雲再不打話，背了布魯多倫，展開大步便走。

他惱恨逐電奔雷下他毒酒，雖然眼見他們垂危，也不肯出手相助，他但求有人繼位，而其餘的問題，巳放在次要，他寬恕四王子，但並不等於說他肯寬恕奔雷逐電。

離雲走了，奔雷逐電孤立無援，碧眼娘的一根玉簪，早巳把奔雷困死，那邊逐電鬥不過紅翳子，中了兩記「漁網鞭」，他連忙發射霹靂彈，但這次紅翳子決不上當，一一避開。

逐電自知決然難以再支持下去，嘿嘿笑怪：「我鬥你不贏，難道不能一走了之嗎？」

灰影閃處，他人巳在數十丈之外，身形之快，眞是到了驚世駭俗的地步。那料暗裏突然飛出人影，哈哈大笑：「我巳等你多時啦。」此人身形之快，不下逐電，只見他手中白骨頭迎頭砸下，逐電舉刀一格，只聽「砰」的一聲响，這根白骨頭發出一陣青烟。

逐電只吸了兩口，立時天旋地轉，站立不牢。

「你會使火藥暗器彈，難道我的白骨頭裏面沒有東西？哈哈，你着了我的道兒啦。」那人大笑着說。

逐電背心一緊，給那人抓着了，向紅翳子擲去。

紅翳子大漁網揮舞成棒，猛力一擊，擊中了逐電的「天靈蓋」，這位一代梟雄，輕功聖手，就此一命嗚呼！

紅翳子情知是白鼻仙暗裏相助，也不肯去見他，亦不出言招呼，一轉身，便去夾攻奔雷。

奔雷眼見離雲出走，逐電被殺，早巳嚇得心胆俱裂，自知不敵，只好拚命，且戰且走，激戰中，他一連三次中了紅翳子的「漁網棒」，受了重傷。

「算了吧，他到底是你族中長老，你不必痛下殺手。」碧眼娘見奔雷滿頭大汗，一口彎刀，亂打亂劈，口中狂呼大叫，心中不忍，倒替他求情。

紅翳子點點頭，停止了攻擊。

五惡大會 所為何事

奔雷撿回性命，連滾帶爬，走了個不知去向。從此以後，他只好在中土流浪，不敢返蒙古去。

因為他怕離雲記仇，如果返蒙古，離雲怎肯放過他？但他到底是一代高手，在中土蹈光養晦，苦練武功，日後他倒還有一番事業，這是後話，不必再提。

「剛才打倒逐電的，不是白鼻仙嗎？」碧眼娘問。

「正是他，如假包換！」紅鬍子說。

「我不見三哥多年，我想見見他，咱們找他去。」

「五妹，你難道忘記了他的輕功嗎？他早已走得不知去向啦，他是怕了我。」紅鬍子一提起白鼻仙，心中還有餘恨，恨恨的說。

「我知道了，你的一切我知道了，是黃髮叟二哥告訴我的，紅鬍四哥，你對你的兩位阿媚，眞個是至情至聖，刻骨銘心，白鼻子不了解你，他是一個大渾蛋。」

「你，你是同情我了？」紅鬍子一聽見「阿媚」兩個字，眼睛立時紅了起來，獃獃的站着，剛才大戰奔雷逐電的雄風立時消逝，代替的是如水的柔情。

「是呀，我同情你，我了解你，因為我也是一個女人，我明白男人對女人的愛是多麼的重要，四哥，如果我有一天去嫁人，我希望我的丈夫像你一般的偉大，至情至聖。」碧眼娘柔和地、輕聲地說。

紅鬍子獃獃的望着她，她還是那麼的美麗，那麼的溫柔，說話的聲音，還是那麼的好聽，話中的詞句，還是那麼的動人。紅鬍子感動起來，突然跪在碧眼娘面前，吻着她的脚，泣聲說：「五妹，你是我的好妹妹，你是我的好知己，天下間，只有你一個人了解我，明白我，五妹，你就算叫我去死，我也甘心情願。」

碧眼娘一對柔荑玉手，輕輕的撫摸紅鬍子的頭髮，說：「四哥，你起來吧，我怎會叫你去死，我也不允許別人殺了你，你起來吧。」

輕輕的把紅鬍子扶起來，在他的面頰上吻了一下。

作為一名波斯異族女人，這樣子舉動，乃是十分自然的反應，異族女人比較漢族姑娘開通得多，她們就壓根根兒不知道「禮教」為何物。

「我們到那邊山洞去吧。」碧眼娘說道。

「山洞？為什麼？」

「我就討厭市區的喧鬧，我到武威五天啦，就只住在一個山洞裏，你跟我來，不要再住在這討厭的地方了。」

「好的，我永遠聽你的話。」

走到山洞裏，紅鬍子眼睛一亮，只見一個荒蕪的山洞，居然有床有蓆，有炊具，而且還有梳粧台，一面銅鏡，擦得光亮，這些傢具不知從何而來。

「五妹，你眞有一手，一個臭山洞，居然變成了香閨。」紅鬍子讚嘆一聲。

碧眼娘嫣然一笑，露出來兩排皓齒，兩個梨渦。

「不見二十多年，你的武功果然大進，而且，駐顏有術，你的美麗，就像二十年前一般，絲毫沒有改變。」紅鬍子又讚嘆一聲。

凡是女人，都喜歡別人讚美，尤其是讚美她的美麗。碧眼娘笑了一聲：「四哥，你別睹捧我，我可不及你的阿媚，呀，對了，你的舊阿媚我見過，確然美麗非常，你的新阿媚呢？」

「就十足的相像，她們兩個人，就好像一對孿生姊妹一般，如果她們兩人站在一起，你倒不易分辨誰是阿媚，誰是余麗裳，可惜她……她們都不存在了。」

紅鬍子眼睛一紅，幾乎又要掉眼淚。

碧眼娘撫撫他的頭髮，笑了一聲：「我瞧天下間只怕還有第三個阿媚，你不必頹喪，舊日之事，當成鏡中花水中月吧，不必再牽腸掛肚，我去找一點東西給你吃，吃飽了就去把那玉柱指郭通天殺了。」

說着，碧眼娘進去了。

這荒蕪的山洞居然還有個「廚房」。碧眼娘的烹調之術，不下於她的武功，片刻之後，她弄出了四式小菜，八道點心，一瓶美酒。

紅鬍子吃了一個飽，又是讚不絕口。

一宿無話，第二天起來，又是一頓豐美的早點，紅鬍子精神大振，走出洞外，練習他的「神網功」，而且仔細的參詳「三分劍法」。他練了一會，一拍大腿，叫道：「三分劍法果然是大漁網的尅星，如果……哈，白鼻賊這一趟，當眞是救了我一命，我是錯怪了好人。」

碧眼娘微微一笑：「天下間難道只有三分劍法才可以破你的大漁網？」

「什麼？」紅鬍子奇怪地。

「我說，天下間還有一種武功，可以破你的大漁網，你相信不相信？」

紅鬍子是絕頂聰明之人，一猜便中，大眼一睜，說：「難道是你的玉簪功？」

「不錯，你要不要試一試？」

「好！」紅鬍子凜然地大聲說：「在我未躲進魔鬼島苦練之前，你是勉强可以勝我，但現時嘛，只怕不大容易，來來，咱們比比看。」

「且慢，你先聽我說，」碧眼娘笑了一聲，在懷中緩緩的取出她的玉簪：「我們的比試，得有一個彩物，如果你勝了，由你說什麼，如果我勝了……」

「那便怎樣？」紅鬍子忙問。

「你先說！」

「好，如果你敗了，你得給我去找第三個阿媚，無論如何，你必須找到為止，你答應不答應？」

「這個嘛，說易不易，說難不難，我答應你便是。」碧眼娘似乎胸有成竹。

「如果你贏了呢？」紅鬍子又問。

「這個你不要忙，我現在想不起來，等我想起來了，便告訴你。」碧眼娘若有所思，說：「不過，我決不會叫你上刀山下油鍋，也決不會叫你去做你決不可能辦到的事情，你放心好啦。」

紅鬍子嘆道：「五妹，在咱們五惡之中，我最跟你合得來，你要我幹什麼，就算殺了頭也無妨呀！」

「這個我早知道！」碧眼娘幽幽的說，深深地看了紅鬍子一眼，含情脈脈地，靦靦覥覥地。

紅鬍子心中一跳，不敢多說，手一揮，亮出了他的大漁網，迎着朝陽，紅光奪目。

他搶先動手，揮網成鞭，先使軟功，向碧眼娘抽去，碧眼娘纖腰擺動，一閃就閃過，紅鬍子一口氣攻了十多招，碧眼娘並不還手，只見她腰肢擺動，也不見她如何奔跑作勢，蓮步姍姍，就把所有攻招一一避過。

紅鬍子又使了二三十招「鞭功」，大漁網「抽撤連環」一招未使完，第二招便立刻接踵而至，連環抽擊，呼呼的勁風，揚起了漫天烟塵。

說也奇怪，紅鬍子無論使出什麼絕佳招數來，均不能沾着碧眼娘的衣角，別說擊中她的嬌軀了。

紅鬍子一發招，最凌厲的功夫展開，連環撲擊，有時使「鞭功」，有時使「棒功」，而且又加以變化，使出了「刀功」，「劍功」來，一隻大漁網，在他手中，變化無窮，有時是「鞭」，有時是「棒」，有時却是「刀」、「劍」，甚至是「長槍」、「短戟」。

但無論他怎樣變化，均完全無效，一一給碧眼娘避過，她閃避之時，踏着細碎的步法，東走三步，西走兩步，或者橫移五步，後退六步，紅鬍子所有凌厲無比的軟招硬招，均一一落空。

鬥了二三百招，紅鬍子的招數越來越猛烈，但也越是不能奈何對方一絲一毫。

紅鬍子倒抽了一口涼氣，大叫道：「五妹，你這到底是什麼武功？哼，這像是打鬥麼？一個打一個避，你完全沒有發過一招。」

「四哥，我的『玫瑰舞步』，你難道忘記了？」

「呀，對了，我眞的忘記了。」紅鬍子恍然大悟。

在二十年前，碧眼娘還是波斯公主康斯汀之時，她的武功低微，萬萬及不上青鬢黃髮白鼻等輩，甚至連中土武林的二流脚色如常家兄弟（金口常閉常無言，愁眉常鎖常無樂，怒目常睜常無喜，笑口常開常無嗔）也鬥不過，但她有一項獨步武林的功夫：「玫瑰舞步」。

這套武功是她在波斯學來，是天下間最好的躲閃功夫，一展開了，進退趨避，脚步有如跳舞，體態輕盈，婀娜生姿，十分好看。

當然，也十分實用。

而且，這種「舞步」，只有女人才可以使。

二十年前，她還沒有練習純熟，二十年來，她日夜研究苦練，已把這種絕世武功，練到了最高的境界。

「對着你的『玫瑰舞步』，我的什麼功夫都不行，但還有一種『盾功』，你攻我試試看。」紅鬍子無可奈何，只好施展最後的一着。

「好，你小心了！」

碧眼娘揮動她的玉簪，迎着朝陽，一枚小小的碧綠玉簪，串着一根細如絲綫的金屬絲，也是綠色的，據說這根金屬絲是用鎢絲編成，非常柔靭，鎢絲本來是黑色，但給她染上綠色，配合她的玉簪。

紅鬍子舞網如「盾」，揮舞起來，眞個是風雨不透，碧眼娘的玉簪不住地飛打過來，初時是聲東擊西，在試探着，鬥了六七十招之後，碧眼娘突然叫了一聲：「着！」

綠光閃處，不知如何，她的碧玉簪破網而進，在紅鬍子揮舞得像一堵牆一般的「盾功」之中，穿過網孔，玉簪打到他的鼻端。

紅鬍子大叫：「住了！」急急收了大漁網，退後四五步，望着碧眼娘，呆呆的出神。

他自從練成了「神網功」之後，給人穿過網孔，還是第一次。他心中砰砰亂跳，凜然心驚，他幾乎不敢相信有這一回事，可是，這是鐵一般的事實呀。

「怎樣啦？」碧眼娘嫣然一笑。

「你贏了，你的玉簪好厲害，這，這是怎麼回事呢？」紅鬍子噓了一口大氣。

「我也不知道，大概五行相尅吧，天下間萬物互相尅制，我的玉簪，就像三分劍法一樣，天生下來就是大漁網的尅星。實不相瞞，我練玉簪功之時，心中常常在想，我的功夫，尅不了大哥二哥三哥，但似乎可以尅制你，現時，我的猜想給證實啦。」

碧眼娘把玉簪放回懷中。

「好啦，這回你要我幹什麼，任憑吩咐。」

「我要你以後要聽我的話，你必須永遠站在我身邊，愛護我，維護我，無論我吩咐你做什麼事情，即使此事違反了你的本性，你也得答應我。」

「違反本性，這是什麼意思？」

「你放心好了，我決不會叫你不去找第三個阿媚，也不會叫你跳進火焰山自焚，也不會叫你把閻羅王的頭顱砍了下來，我叫你幹的，都是你可以辦到的，你明白麼？」

「我還不大明白，違反本性嘛……」

「唉，」碧眼娘嘆了一口氣：「你怎麼如此蠢鈍，還是猜不透？總之，從今以後，你是我的天然盟友，你我聯手去對付敵人，這就是了。」

「原來如此，這個當然，我們神州五惡，一向是聯手去對付敵人，你不必鄭重的再提出來呀。」

「如果你我的敵人是白鼻仙呢？或者青鬢魔黃髮叟呢？」碧眼娘一字一頓的說着。

「怎麼會有這一回事呢？你說笑話來着！」

「好，算啦，日後你便知道。總之，你今天敗在我手下，應該付出彩物，不容你反悔。」碧眼娘笑了一聲，改變了語氣，溫溫柔柔的說。

紅鬍子猜想她必有隱情，但不敢追問下去。

忽聽一人哈哈地笑：「紅鬍子，你以為躲在這荒僻的山洞，我郭通天就找不到你嗎？」

兩個人笑着在山谷裏轉出來，正是郭通天郭匡父子。原來他們父子在武威練習「三分劍法」，一面派人打聽紅鬍子的下落，他神通廣大，非但知道紅鬍子到了武威，而且知道他打敗了蒙古五老，現時躲

在山洞裏。

「我已瞧見你多時，你這位老先生就是郭通天？」碧眼娘嫣然一笑：「你的三分劍法練好了不曾？」

「如果沒有三分把握，怎會找上山來？」郭通天大聲說：「我今天就大開殺戒，紅鬍賊是死定了，不過，我玉柱指向來有一個原則，永遠不殺無辜，你雖然與他結義，但如果你不帮他，免死了吧。」

聽郭通天如此自豪，碧眼娘不禁好笑，說：「多謝了，多謝你手下留情，我碧眼娘兩下不帮便是。」

「如此最好，像你這樣的美人兒，我爹爹怎會忍心殺你。」郭匡一見了碧眼娘，他自嘆如此美麗的女人，生平未見，即使是余麗裳，也有所不及，神魂顛倒，一雙淫眼，死盯着碧眼娘賊忐忐的說，嘻皮笑臉地。

「你這臭小子居然調戲於我，是活得不耐煩了。」

碧眼娘起了殺機，她向來不容許別人——尤其是她討厭的人，當面調戲於她，風言風語，但如果她心中喜愛的人，又當別論。

「好啦，動手吧，我沒有功夫跟你們耗下去。你們父子一起上吧，這是一塲生死的決戰，至死方休。」

紅鬍子知道對方練的是假劍法，自知這趟必勝無疑，心想，郭氏父子找上門來，那是最妙不過，在這荒山殺人，除了義妹之外，又有誰知道。

如此一來，也不怕眞「三分劍」莫天虹來尋仇。

郭匡把爹爹請到一旁，低聲道：「爹，這娘兒不壞，我要她，殺了紅鬍子之後，把她生擒，不可傷她性命，我失了表妹，也得找一個補償呀。」

郭通天笑罵一聲：「你知道她是誰？我郭通天縱然天不怕地不怕，也不敢娶神州五惡之一碧眼娘回家做媳婦，你我合力宰了紅鬍子，才是正經。」

父子兩人，當下不再打話，左右齊上，夾攻紅鬍子。三個人，於是在荒山之下，展開一塲生死的搏鬥。

父子倆使的，是掌中夾指，指中夾劍的功夫，即是說「玉柱指」加上「三分劍」，是兩種功夫合起來，本來是一種罕見的功夫，可是……

三人一鬥便是六十招，紅鬍子的大漁網，施展起來，開開闔闔，軟硬兼施。他對「玉柱指」並不恐懼，但是怕「三分劍」，然而，郭氏父子所使的「三分劍」，却沒有一招像樣。

半晌，只聽郭匡大喝一聲：「着！」當中長劍倏地閃電也似打向大漁網，這是他覷了一個準，滿以為一劍三分，必可穿網而進。

那料「喀嚓」一聲，他手中長劍，有如刺進一堵大石牆，大漁網勁力反彈，長劍居中斷成兩截，郭匡虎口流血，騰騰的倒退十多步，好像給一根巨木兜胸擊中，頭昏眼花，再也站不牢，一跤摔倒在地。

郭通天大吃一驚，只見紅鬍子微微冷笑，手中一揮，大漁網變成一面盾，郭通天長劍一抖，劍頭變作了五朶梅花，閃爍不定，突然大喝一聲，意圖穿孔而進，那料「喀嚓」一聲，他的長劍又是斷了。

郭通天畢竟是郭通天，左手一彈，中指發出，把大漁網鈎着，運勁一扯，大漁網變作一根長繩，與紅鬍子兩人爭持不下，他功力深厚，決不會給對方勁力壓倒。

以這招看來，他的「玉柱指」實在比「三分劍法」好得多。碧眼娘在旁觀戰，心中好笑，只見紅鬍子右手一伸一縮，飛高而上，左掌暴下，郭通天右手握着斷劍，左手鈎着漁網，無法抵擋，只好下撇漁網，一記「鐵板橋」，用脚跟把自己的身子向後推開五尺，避了這一掌。

紅鬍子吃吃大笑，揮網上前，又跟郭通天惡鬥起來，他不怕「玉柱指」，只忌「三分劍法」，可是不知怎地，郭通天的三分劍法使出來，竟然束手縛脚，滯窒不堪，他一劍打出，劍尖顫抖，看似可以抖出三朶梅花，那知出現的有時是兩朶，有時是五朶，有時甚至是十朶八朶，沒有一次是三朶。

而且劍尖歪歪斜斜，一劍打去，沒一次是破孔而進，偏偏打中了網繩，或是打中兩繩交扭的死結。

紅鬍子越鬥越順手，越鬥越得意，哈哈大笑：「天下間只有三分劍法才可以破我的網功，兩分劍不行，五分劍不行，十分劍也不行，你這老匹夫的三分劍法學岔了。」

郭通天一咬牙，拚命進擊，他使出了掌中夾指，指中夾劍的功夫，劍雖斷了，仍然可用，他的「指法」靈活，倒叫紅鬍子多多留神，假的三分劍，不值一哂。

突然間砰的一聲，郭通天一掌擊中大漁網，大漁網順勢張開，向他兜頭罩下，郭通天心中暗喜，頭一低，在網底下鑽了進來，出指如飛，便是一記「玉柱指」。

紅鬍子大笑道：「我等你多時啦。」手一抖，大漁網突合轉一個彎，脫手而飛，兜轉過來，大網張開，仍然把郭通天罩在網中。

原來郭通天苦戰不下，見自己的三分劍完全派不出用塲，聽紅鬍子譏笑，情知自己學得不對勁，他的武功原本極高，隨機應變，以變應變，鑽過網底，貼身肉搏，欲憑「玉柱指」取勝。

那知紅鬍子料透了他的心意，亦以變應變，使出一招「網底遊魂」，終於把郭通天罩着。

這一罩，自然不能把一名縱橫武林達二十年高手擒着的，他身形一縮，使出「遁甲大法」，身子從網裏鑽了出來，手一提，反而把紅鬍子的大漁網抓在手中。

郭匡這時痛止，爬了起來大叫：「好啦，爹爹已搶了敵人武器，我們贏了！」

他還未說完這一句話，突然一叫慘叫，又再摔在地上。這趟是碧眼娘出手，送他一攴玉針，此針無聲無响，悄悄的打中他的穴道。

凡是「針類」的暗器，不是金針便是銀針，但碧眼娘使的却是玉針，綠色的玉針。

紅鬍子微微冷笑，一言不發，郭通天是否贏了呢？連他自己也不敢說，大漁網罩着他，雖然只有一會兒，但他終於給罩着了，在高手而言，這是敗了一招。

他這時倒不是急於去殺紅鬍子，而是

去救兒子，飛步上前，叫一聲：「阿匡，你怎麼啦？」

沒有應聲，郭匡一動不動，郭通天心胆俱裂，把兒子扶起來。碧眼娘冷冷一笑：「郭老，你不必心急，也不要難過，你應該歡天喜地才是。」

「什麼，你在放什麼屁？」郭通天楞然。

「因為他已經死了，從此以後，再也沒有給你添痲煩，你也不必巴巴的去給兒子報仇啦。」

郭通天大吃一驚，摸摸郭匡的脈搏，果然已經停止了。碧眼娘這一針，眞是非同小可！

郭通天大喝一聲：「小賤人，你為什麼下這毒手？」

碧眼娘淡淡的道：「為什麼？哈哈，你不問他，問你的寶貝兒子呀。」

郭通天氣得目眦俱裂，身形一躍而起，便要向碧眼娘撲去。碧眼娘冷冷的一笑：「你也不是三歲孩子啦，你難道不知道你獨自一人，鬥不過我們兩個人嗎？你快滾吧，我不殺你。」

「還有一個！」這話突然在晴空中出現，說話之時，還在五十丈之外，這話一說完，人已在山中，却是如假包換「三分劍」莫天虹。

莫天虹先向郭匡的屍首大哭三聲，哭得一把鼻涕，一把眼淚。紅鬍子冷笑道：「莫天虹，你要報仇，動手吧，不要裝模作樣啦。」

莫天虹大聲道：「報仇？不錯，我要報仇！」

郭通天正感孤立無援，突見師弟到，不禁精神大振，一躍而起，拔出佩在郭匡身邊的長劍，大聲說：「師弟，你來得正好，我們兩人合力而為，你去鬥紅鬍子，我去擒這小賤人。」

莫天虹對他，理也不理，朗聲道：「報仇？不錯，我要給我自己報仇！紅鬍子，白鼻仙那惡賊在那裏？」

這話一出，大出衆人意料之外，白鼻仙這多時，避不見面，不知他躲在那裏。

「白鼻仙就在這裏！」

這話突然在晴空中出現，說話之時，身形還有百丈之外，這話一說完，人已在山中，但見他的一顆白鼻子，搖搖盪盪，樣子十分滑稽。

單以輕功而論，他的脚步比莫天虹快了一倍。

「白鼻子，你為什麼不打白色火焰箭，你嚇了我一大跳啦。」碧眼娘哼了一聲，笑罵着。

「我瞧見多時啦，這厮鬧着，要憑三分劍法破紅鬍子的大漁網，父子倆奔喪一般，又在武威像烏龜也似躲着，練此三分劍法，我日日在他身邊，瞧着他練劍，越瞧越好笑，哈哈，這一手三分劍法奇妙之極，大大升級，變為十分劍法啦。」

白鼻仙作弄郭通天，先給「三分劍譜」掉了包，又偷窺他練劍，而所練的，並不是「莫記劍譜」，而是「白記劍譜」，他瞧得呵呵大笑，大大的得意。

「你來得好極了，白鼻子，你居然作弄我，那一服催眠劑，害我睡了三天，好哇，動手吧！」

原來白鼻仙那一次，偷上皋蘭山，暗使毒藥，叫莫天虹睡了三天，他寫寫意意地完成了他的「傑作」，掉了包，後來給莫天虹查出了，氣了一個半死，四處去找白鼻仙報仇。此刻仇人相見，份外眼明，莫天虹抽出干莫劍，迎面便砍。

「你跟我有仇，但我跟你無仇，此仇不報也罷。」白鼻仙呵呵大笑轉身便逃。

「你放什麼屁？」莫天虹提步猛追。

「你要找我報仇是不是？哈哈，但我決不答應你的報仇，你報你的，我逃我的，老子一拍屁股，天下之間，再沒有人……」說到這裏，白鼻仙住了口，原來他跟逐電長老比賽輕功，敗下陣來，耿耿於懷，不敢再自吹輕功天下第一，只好改稱天下第二。

逐電長老死了，白鼻仙並不知情。

天空中一連串白色火焰箭打出來，他越跑越快，初時在附近，一刹那之間，已在數里之外。

莫天虹來而復去，郭通天大失所望，情知鬥紅鬍子不過，抱起郭匡的屍體，沉聲道：「紅鬍子，你要待怎樣？」

「你不是我的仇家，我不殺你。」

「三分劍譜呢？」郭通天伸出手來。

「你以為你練成眞的三分劍法之後，就可以打贏我嗎？」紅鬍子在懷中，取出眞的「三分劍譜」，擲給郭通天：「你回家之後，不妨細心再練，三年之後，咱們就在這裏見面，且看你練成三分劍之後又如何？」

「好，還有你，碧眼娘。」郭通天愛子慘死，悲憤莫名，恨不得一劍把紅、碧兩人殺死。他現時未有這等功力，將來有沒有呢？等着瞧！

「郭大爺，你千萬不可再錯練三分劍法了，這趟你未走火入魔，這算是不幸中的大幸，再見啦。」碧眼娘柔和地說：「還有，你以後千萬別再生孩子了，切記切記！」

郭通天面孔鐵青，再不打話，疾奔下山。他眞是大大的不幸，如果不急於上山報仇，仇人便祇有紅鬍子一個，現時却添了兩個，一個是碧眼娘，另一個正是他的師弟莫天虹。

莫天虹對郭匡之死，無動於中，郭通天越想越氣，如此無情無義之人，還算是師弟麼？師兄弟之情，從此一刀兩斷！

這夜，在山洞裏。

「五妹，你怎的忽然回中土來？是黃髮叟邀你來嗎？」紅鬍子吃了三杯，大讚碧眼娘的烹調手法之後，問。

「不錯，我是給他誘惑不得不來。四哥，你知道我在這二十年來那裏去了？」

紅鬍子搖搖頭：「二十年來，我一直躲在東海魔鬼島，與世隔絕，過着隱士般的生活，怎會知道？」

碧眼娘給他斟了一大碗美酒，夾了一塊紅燒兎肉，塞進紅鬍子口中，笑道：「你猜一猜？」

「波斯！」

「我怎會回去呢！我巳經是中土武林中人，在武林中稱孤道寡，不比在帝位上稱孤道寡强得多嗎？」

「對了，我的主張就跟你一樣，長老會議雖然强逼於我，但我死了也不依，大

曾長……哼，這是多麼討厭的一個名字。你說，如果萬一你回波斯去當女王，將會怎樣？」紅鬍子美酒呷光一碗又一碗，一口氣乾了十大碗。他的酒量跟從前一樣，雖則他的爲人大大的變了。

「也沒什麼，不過，一定給白鼻子笑個半死，他常常對我說，萬一我回去做女王，他也跟着到波斯去，決不回中土。」

「他想你封他做大宰相大將軍，是也不是？」

「不是，他說他會天天躲在皇宮，看我那一副做了女王之後的怪模樣，他說他一定會天天大笑十次，又說每天大笑十次，延年益壽，有益身心呢！」

紅鬍子一聽，哈哈大笑，說：「五妹，那你躲在那裏去了，一躲就二十年。」

「我聽說幾千年前，秦始皇爲求長生不老之藥，派遣大臣徐福，東渡扶桑三島，後來徐福一去不回，據說是他求不得寶藥之故不敢回朝，我大大的不服氣，徐福有什麼本領取藥，我嘛，大大的不同。」

紅鬍子嚇了一跳，他便連砍了腦袋也猜不到碧眼娘居然到了扶桑，而且目的是在求取長生不老之寶藥。

「我到了扶桑之後，四處找尋，所有名山大川去過了，凡是有點來頭的人，有點兒見識的人也會過了，我的足跡踏遍了整個扶桑三島，也會盡了扶桑三島武士道的首要人物，架打過不少，人殺過不少，苦也捱了不少，我受過三次傷，我……」

碧眼娘眼紅紅地，說不下去。

紅鬍子給她滿滿的斟了一碗酒。

「那邊武士道高手也眞有一手，有幾次，我幾乎給他們打死，他們打鬥，倒是一湧而來，決沒有單打獨鬥這回事。」碧眼娘呷了一口酒。

「你爲什麼要去找長生不老之藥，是爲了證明徐福的無能嗎？」紅鬍子問。

「你知道我今年幾歲了？」碧眼娘反問，帶着一點傷感，輕輕的在嘆氣。

「哦，原來如此，我明白了。」

他們結義之時，碧眼娘是十九歲，二十年後今天，她已經近四十歲了，女人嘛，最怕的是年紀大了老了，普通的庸脂俗粉固然如此，就算絕代的女俠也不例外，尤其是像碧眼娘這般美的女人。

她珍惜自己的年紀，珍惜自己的容顏，爲了自己長生不老，爲了自己永保青春，所以，她不惜冒着天下的奇險，到扶桑去找尋幾千年前秦始皇找不到的東西。

至於證實徐福無能，反在其次。

「你現在看起來，不但跟從前一模一樣，而且更加成熟了，比以前更美更動人，你一定是找到寶藥服食了，恭喜你呀！」紅鬍子說。

碧眼娘說：「不，我在扶桑二十年，幾乎把扶桑島翻了轉來，就是找不見。」

「原來如此，你是天生麗質，老天爺要你做絕代美人，自然要你青春常駐。」

「四哥，你不要再讚美我了，我仍然不大服氣，他日我還要去一趟，碧眼娘不能辦到之事，只怕沒有吧。」

「你給騙了，歷史上只怕沒有這個人，也沒有秦始皇要找長生不老藥這回事。」紅鬍子搖搖頭一笑。

「你以爲天下間有長生不老藥嗎？」

「這個嘛，我怎會知道？」碧眼娘笑了一聲，說：「黃髮叟邀集我們神州五惡，榆林大會，你知道他要幹什麼？」

「他邀請過我，瞧他樣子，神神秘秘的，據說，他尋得一件天下至寶，寶貝得不得了，他講究義氣兩個字，不敢獨吞，要跟我們共享。」紅鬍子說。

「是呀，你知道那是什麼寶貝？在咱們武林中人看來，金銀珍寶當作泥塵，皇帝之寶座視爲糞土，波斯公主蒙古大酋長算作什麼？唯獨長生不老之藥對我們才有用，你說是不是？」

紅鬍子跳了起來，叫道：「怪不得他說那是天下至寶，那是什麼寶藥，你快快告訴我。」

「那是一株三千年的人形何首烏，何首烏是大補之藥，吃了白髮童顏，永保青春，三千年的，更是天下罕有，獨此一株，寶貴非常，黃髮叟發現了此物，不敢獨吞，還算他有手足之情呀。」

碧眼娘雙眼放光，一副悠然神往之情，表露無遺，她到了扶桑，目的就在乎長生不老之藥，她在彼邦找不到，一聽黃髮叟邀約，他居然找到她日夕夢寐以求的寶貝，碧眼娘大喜過望，便連忙返回中土。

紅鬍子自然也想長春不老，青鬚白鼻之流，當然也同樣的垂涎欲滴，要知「神州五惡」的武功已到了天下絕峯的境界，他們爲所欲爲，要什麼有什麼了，要幹什麼就幹什麼，無人能加以阻止。他們可以控制了一切，主宰着整個武林，唯獨對於他們的生命，不能控制。「生、老、病、死」乃是人生必經的過程，算你內功練到高深之極，百病不侵但到頭來還得老死。八十歲吧，九十一百吧，一百五十歲又如何，終須一死。但是，三千年的人形何首烏，據說誰吃了就可以長生不老，活到五百歲以上。

紅碧兩人各懷心事，半晌無言。

碧眼娘又給紅鬍子滿滿斟了一碗酒，一字一頓，說：「四哥，你在日間說過的話，不許不算數。」

「你意思是什麼，但求明白見告。」紅鬍子知道碧眼娘的意思，但他故意不說破。

「你不是蠢人，難道你還不明白麼？」碧眼娘幽幽的說，一對美麗的眼睛，注視着紅鬍子。

「好吧，」紅鬍子也目不轉睛的注視着她，他吃了數十碗酒，有點醉意了，如此漂亮美麗的娘兒，就坐在他身邊，鼻子裏嗅到的是陣陣幽香，不由的心旌動搖，恨不得一把將碧眼娘摟着，吻一個痛快。

但他向來尊敬他的義妹，拚命的尅制着，額角上一點點汗珠流着，雙手也顫抖了，一顆心在砰砰的跳。

碧眼娘柔聲道：「四哥，如此至寶在眼前，無人不想獨吞，青鬚魔今年七十歲，當然再想活多幾百年，白鼻子黃髮叟又何嘗不如此，你嘛，嘿嘿……」

「你呢！」

「我不妨坦白相告，我確然想獨吞，不過我能力有限，我需要你的帮助，他日跟他們明爭暗鬥之時，他們獨自一人，我卻有一位天然盟友，最後的勝利，當然屬

於我啦。」

碧眼娘就有未卜先知的本領，她已經預料得到，一但三千年寶物到手，「五惡」必然互相爭奪，各想據爲己有，將來必然會發生了驚天動地的大鬥爭。

（作者按：神州五惡爲了爭奪三千年何首烏，爭鬥了數十年，大大小小的打鬥，不下百次，此事見本刋第一〇二一期拙作『劍裏乾坤』）

「有什麼條件？」紅鬍子問。「我一定帮助你，只要你的條件令我滿意。」

「我答應過給你去找第三個阿媚，這條件，你說好不好？」碧眼娘暈紅雙頰，低頭淺笑，輕聲地，柔和地、誘惑地說。

「好極了，這個條件正是我的所求，只要你給我找到第三個阿媚，我紅鬍子就永遠的聽你的話。」紅鬍子哈哈大笑，說：「可是，第三個阿媚呢？」

「她……她不是在你眼前麼？」碧眼娘這話，說得恍如蚊叫，粉臉脹了個通紅，低着頭，在玩弄衣角。

紅鬍子呵呵大笑，驀地把手中酒碗向外飛擲，再也把持不着，一把將碧眼娘摟進懷中，溫香軟玉，抱個滿懷。

紅鬍子閉上眼睛，一個長滿了鬍子的大嘴巴，狂吻着那一位抱在懷中的蓋世美人，額角、眼睛、鼻子、下巴吻遍了，最後停留在碧眼娘的兩片紅紅的櫻唇之上。

碧眼娘使勁抱着紅鬍子那結實的身軀，把頭偎倚在他那寬廣的胸膛裏，氣息咻咻，半閉着眼睛在享受一個男人的愛撫。

「你果然是男人，鐵一般的男人！」

青鬚魔爲人陰沉，惡毒與陰險，心腸毒辣，黃髮叟沉默寡言，喜怒不形於色，無甚主見；白鼻仙玩世不恭，老而不尊，最愛鬧事。在四名義兄之中，的確只有紅鬍子鐵漢一名，具有男人的本色！

紅鬍子大袖一拂，撲的把油燈打滅，山洞裏無聲無响，只除了紅鬍子碧眼娘輕輕的呼吸之聲。

第二天一早，兩人醒來，猛見不遠處，一朶白色火花爆處，紅鬍子叫道：「白鼻仙就在那邊，咱們快快找他去。」話猶未了，又見一朶青色火花，在空中出現。

「青鬚魔也到了，我們大可不必心急！」碧眼娘牽着紅鬍子的手，柔聲說。

「我有一事不明，依你說，我的義兄們對那件寶物，志在必得，謀求獨吞，黃髮叟却因何如此大方，而邀齊我們去分享呢？」

這是紅鬍子藏在心中的一個疑團。

「如果他可獨吞，他早吞了，此刻，那件寶貝還未到手，定是他知道單憑一人之力決難到手，所以不得不邀齊我們。」

碧眼娘的聰明機智，在紅鬍子之上，她既然這麼說，料想不會錯。

於是，他們兩人展開輕功，向聯絡訊號之處撲去。

那是一座小叢林，只聽兵刃交擊之聲，白鼻仙跟一個人打得十分激烈，那人使一口大刀，白鼻仙使用他的獨門武器——白骨頭。

一塊大岩石上，坐着青鬚魔，他手中提着一根旱烟管，一邊吞雲吐霧在吸烟，一邊細細欣賞這場惡鬥，不住聲的冷笑。

紅鬍子細看那人，身材瘦長，面色又黃又黑，六十左右年紀，一口大刀使得凌厲無比，跟白鼻仙打得旗鼓相當。此人十分面善，依稀在那裏見過。

那人一見紅鬍子，不由的面色大變，刀法立刻散亂，只要有可乘之機，白鼻仙那裏肯放過，立刻佔了上風，一根白骨頭，把那人逼着！

「呀，你不是易克志那惡賊麼？」紅鬍子終於認得他，他正是「鬼眼漁隱」的第二弟子，色狼易國仁的父親，色魔卓不凡的師兄，太乙道士的師弟易克志。

當日易國仁姦殺阿媚，闖了大禍，給紅鬍子所殺，易克志毀家逃難，失踪了二十多年，料不到他此刻突然出現，紅鬍子大驚之餘，喝一聲：「你來得正好！」亮出大漁網，便向易克志劈去。

青影一閃，青鬚魔出手攔着，沉聲道：「四弟，且慢動手，白鼻仙也退下，大家聽我說。」

紅鬍子大聲道：「你難道不知道這惡賊是我二十年前的大仇人嗎？」

「以前是，以後就不是啦，他是黃髮叟派來，找尋我們大夥兒一起到榆林去，白鼻子那厮，避過了莫天虹的追殺，也來找你，却是碰見了易克志，認得是你的仇人，便魯魯莽莽的動手，幾乎壞了大事。易克志，你自己說吧。」青鬚魔說。

當下易克志把事情說了出來，衆人一聽，不由的凜然心驚，面面相覷，心中砰砰亂跳。

原來武林中盛傳「鬼眼漁隱」巳死，把兩件寶物，大漁網與寒竹蓆遺下給門下弟子。其實鬼眼漁隱並沒有死，此刻仍然好好的活着。這多年來，他在武林中消失，無聲無息，乃是因他隻身渡扶桑之故。

他到扶桑幹什麼？找尋長生不老之藥便是，跟碧眼娘懷着同一的目的，而且，長生不老之藥，終於給他找到了，就是黃髮叟所說的那一株三千年人形何首烏。

「怪不得我在扶桑二十年，始終無法找得到，原來這寶藥在鬼眼漁隱手中，他武功深不可測，我不能望其項背。」碧眼娘凜然心驚，流出一身香汗，暗嘆離奇。

紅鬍子摸摸他的「神網功」拳譜以及大漁網，這正是漁隱的「遺物」，他所學的功夫，也正是漁隱所「遺下」的，心中也是惴惴不安，大嘆離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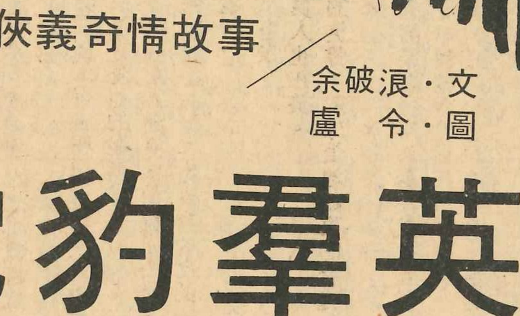
「鬼眼漁隱」的秘密，天下間只有易克志知道，易克志爲了跟紅鬍子解仇，便千方百計的找到了黃髮叟，懇他出頭調解，他自願獻出一個密秘，便是那一株三千年何首烏在他師父手上，他出賣師父，作爲解仇代價，黃髮叟一口答應了。

「如此看來，秦始皇派徐福去找長生不老藥，確有其事，而在扶桑三島，確然有這樣長生不老藥存在，便是那一株三千年的人形何首烏。」

紅碧兩人互望一眼心中同時這樣想。

「想鬼眼漁隱是什麼人物，只憑我們五惡中的一人，決然鬥不過他，即使我們五人聯手，只怕殺他也不易，黃髮叟的提議對極了，我們必須五人聯手，才能尋寶。好啦，我們起程吧，到榆林去。四弟，你的殺妻之仇，再也休提。」青鬚魔這樣說，於是，衆人便到榆林去。

（本節完・請留意本故事之三：青鬚魔）



兩期完俠義奇情故事

余破浪·文
盧令·圖

虎豹羣英（下）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不殺大師與其徒兒無肉和尚、入骨和尚以及方鳳豪正在寺內圍爐喝酒，吃狗肉。突聞寺外人聲鼎沸，便一同出外一看，原來是五靈觀百多個道士把該寺圍住，聲言要找方鳳豪算賬。蕭無恨越衆而出，却被無肉阻截，兩人便打了起來，蕭無恨不敵，正在危急之時，清賢道長即揮劍搶救，但被方鳳豪擋開，結果蕭無恨被無肉殺死。而方鳳豪又與清賢交上了手。這時，火鶴眞人與清緣道長突然而至，一見不殺大師，即聲言定要置方鳳豪於死地，但不殺大師毅然阻止，一僧一道，由口角而動武，而與此同時，方鳳豪與清賢道長之戰，也已經分出勝負……

武林羣英會 大破斷魂敎

天外來箭

（一）

一道血痕，自眉心穿過鼻樑、下顎、咽喉，接着斜向左方，直達心臟。

這是很快的一劍。

不但快，而且既準確，又可怕。

清賢道長就是中了這麼一劍。

這一劍當然致命，沒有任何人能中了這麼一劍還能活着。

方鳳豪的劍已入鞘。

清賢道長滿臉俱是驚駭絕望的神色。

他的確已絕望，而且也是他這一輩子最後的一次絕望。

× × ×

「精采極了！」無肉和尚撫掌大笑：「這一下子牛鼻子該心服口服了。」

入骨和尚道：「服也好，不服也好，反正這惡道已完蛋，杭州方鳳豪，又爲江湖除一大惡！」

方鳳豪淡淡道：「兩位小師父別把我抬得半天高，萬一摔下來可疼得很。」

清賢道長不但驚駭絕望，而且還氣得七竅生烟。

但他很快就平靜下來。

死人永遠都是那麼平靜，與世無爭。

但清緣道長却已無法再平靜下來。

他突然下令：「上！」

（二）

單打獨鬥，誰都沒有佔便宜。

但現在却不再是單打獨鬥，而是以多欺少的大圍攻。

難得的是：無肉和尚與入骨和尚雖然身陷重圍，但却仍然是那麼鎭定，絲毫沒有慌亂。

清緣道長初時好像毫不關心清賢道長，但清賢道長被殺之後，他却是滿臉悲憤之色。

幾十個道士，幾十把鋒利無匹的長劍，形成一股可怕的劍浪，不斷的向方鳳豪等人狂襲。

另一方面，火鶴眞人和不殺大師也已

殺得天昏地暗，彷彿連燈光也爲之黯淡下來。

混戰之下，傷亡自然在所難免。

不少道士躺了下去，但無肉和尚和入骨和尚也負傷纍纍。

不殺大師看見形勢不對，喝道：「你們速退！」

入骨和尚道：「不退，不退，徒兒可以死，決不能丟下師父。」

無肉和尚也道：「頭可斷，血可流，懦夫行徑不可爲！」

不殺和尚怒道：「兩個畜生，你們想氣死師父？」

無肉和尚道：「師父若給我們氣死，我們立刻自盡以謝天下。」

不殺和尚「呸」一聲道：「放——」

他只是說了一個「放」字，下面那一個字却再也放不出來。

方鳳豪臉色驟變，力退幾個向自己圍攻的道士，衝了過來。

不殺和尚慘笑一聲，道：「不必理會老衲，你們快走……」

方鳳豪的心在發冷。

只見不殺大師的背後，站立着一個戴着銀色面具的紅袍人。

紅袍人的手裏有一桿銀槍，槍尖下猶自在滴着鮮血。

那是不殺大師心臟裏流出來的鮮血！

（三）

方鳳豪很有錢。

他不但有錢，也很有正義感。

但這紅袍人絕不是個正義的人，最少他這一槍就已顯示出。爲了殺人，他可以不擇手段，在不殺大師的背後刺出一槍。

一槍就已得手！

一槍就已致命！

不殺大師頻頻揮手。

「你們別再負隅頑抗，你們絕不是他的敵手！」

他的話已經說得很明白，但方鳳豪和兩個和尚又怎肯聽他的說話？

入骨、無肉兩人簡直像是瘋了一樣，雖然兩人俱已受傷，但却比沒有受傷的時候還更勇猛。

紅袍人狂笑。

火鶴眞人也在笑。

他們的笑聲，就像是地獄裏的魔鬼。

× × ×

不殺大師雖然行事荒誕不經，但他毫無疑問，是一個值得尊敬的空門奇俠。

但他現在死了。他是給這個神秘的紅袍人暗算而死的。

方鳳豪的心雖然在發冷，但他的血却在沸騰，沸騰達到了頂點。

火鶴眞人盯着他，笑道：「姓方的，你以爲找到了不殺大師，就可以對抗本敎，現在你該知道，你是笨得很厲害。」

方鳳豪吸了口氣，大聲道：「誰是誰非，誰是笨蛋，將來自有公論。」

「不錯，將來自有公論，」紅袍人淡淡道：「只可惜無論後人怎樣評論，你都已沒有機會可以聽到。」

火鶴眞人獰笑着道：「因爲你很快就會死。」

紅袍人冷冷道：「他現在馬上就要死了！」

霍！

銀槍抖動，不殺大師的鮮血猶在槍尖之上。

方鳳豪咬着嘴唇，突然揮劍攻出去。

但他的劍才揮出，心頭就已一涼。

因爲就在這一刹那間，他聽見了入骨和尚發出了一聲淒厲的叫聲。

一把長劍穿過了入骨和尚的胸膛。

入骨和尚已再無生望，但他仍然竭盡最後一口氣，單掌力斃刺殺他的道士。

無肉和尚臉色大變。

他想上前援助入骨和尚，但無奈自己也已身陷重圍，正是泥菩薩渡江，自身難保。

局勢已很明顯，斷魂敎已取得絕大的優勢。

方鳳豪揮劍進攻，但却反而給紅袍人連消帶打，反擊過來。

這紅袍人武功極高，再加上火鶴眞人在旁虎視眈眈，方鳳豪要取勝，可說是難乎其難。

但他根本就沒有考慮到這一點。

他只覺得眼前一陣銀光亂閃，紅袍人的槍法虛虛實實，極難捉摸。

幸好方鳳豪的反應還算極快，否則恐怕早已死在紅袍人的槍下。

常言有道：「行家一伸手，便知有沒有。」

紅袍人的槍法極快，固然不在話下，而且槍尖力度貫徹，方鳳豪可說是從來都沒有遇過比他更厲害的槍手。

方鳳豪勉强接下對方十八槍。

但第十九槍他實在已無法接下，也無法閃避開去。

紅袍人這一槍刺的是他的眉心。

這一槍當然絕對致命。

但紅袍人這一槍還沒有刺下去，背後突然傳來一陣急勁的破空聲響。

那是一枝黃色的弩箭。

× × ×

無論這一枝弩箭是否有毒，只要給它射中背心，都是很要命的。

紅袍人根本就不知道從背後而來的是甚麼東西，他只知道這是一種很厲害的暗器。

他的銀槍已向方鳳豪刺出，他的去勢已老。

但他仍然能在最後一刹那間，把銀槍的去勢急速地改變。

叮！叮！叮！叮！叮！

一連串急驟金鐵碰擊聲響，紅袍人先後共擊落五枝黃色的弩箭。

但是緊接而來的，却是一顆黑色的彈丸。

紅袍人不敢把它擊落。

他身如怪鳥般高拔逾丈，彈丸內果然有古怪。

只見彈丸着地之後，立刻發出「波」的一聲，當場爆裂。

一蓬又黃又濁的毒霧迅速散開。

紅袍人退得更遠，他大聲道：「小心，霧中有毒！」

所有的道士紛紛退避。

情況很混亂，有人嗆咳，有人打噴嚏，有人流淚，更有人破口大罵。

這陣又黃又濁的霧，打亂了所有道士

的陣脚。

直到黃霧漸散之後，他們才發覺方鳳豪和無肉和尚已消失了踪影。

火鶴眞人怒道：「飯桶，飯桶，統統都是飯桶！」

戴着銀色面具的紅袍人却冷冷道：「他們若是飯桶，你就是比飯桶更飯桶的飯桶。」

火鶴眞人登時臉色灰白，許久都說不出話來。

× × ×

自從這一戰之後，斷魂教和五靈觀似是停止了所有的活動。

許多平時經常被斷魂教中人騷擾的地方，都忽然變得很平靜。

但這種平靜，益發顯示出山雨欲來風滿樓那種扣人心絃的氣氛。

斷魂教在江湖上崛起，本來就是註定要發生一場可怕的浩刦。

七指神尼

（一）

當黃霧瀰漫的時候，方鳳豪忽然昏倒過去。連他自己都不知道自己怎樣會忽然昏倒過去的。直到他清醒過來時候，他看見了一張古怪的臉。

其實這張臉並不古怪，古怪的只是臉上的那一隻鼻子。

這隻鼻子本來並不古怪，但現在看來却令人有一塌糊塗之感。因爲這隻鼻子已給打歪，而且現在還是血肉模糊。

方鳳豪吃了一驚。

因爲這人正是無肉和尚。

「是誰把你的鼻子打成這樣的？」

無肉和尚苦笑，不住的搖頭。

方鳳豪道：「你不知道？」

無肉和尚嘆了口氣，道：「不是不知道，而是知道得太多。」

方鳳豪一楞。

「什麼！知道得太多？我不懂是甚麼意思。」

無肉和尚苦笑道：「把我們帶到這裏來的，是一個尼姑。」

「尼姑？」方鳳豪了嚇了一跳。

無肉和尚道：「不是小尼姑，而是一個老尼姑，這個老尼姑的本領很大，尤其是對於暗器、火藥，就算是蜀中唐門都望塵莫及。」

方鳳豪眉心一聚，忽然脫口道：「莫非是七指神尼？」

無肉和尚點點頭，道：「除了七指神尼，世間上還有誰能把我們從斷魂教主手下救出來？」

方鳳豪吸了口氣：「她已多年沒有在武林中露面，怎會忽然跑到和尚寺去救我們？」

無肉和尚搖頭。

「這一點貧僧眞的不知道。」

說到這裏，忽然又道：「也許她是來找我師父算帳的。」

方鳳豪怔了怔，道：「算甚麼帳？」

無肉和尚道：「師父曾答應過她，不再吃狗肉。」

方鳳豪道：「你師父眞的答應了？」

無肉和尚又搖頭。

無肉和尚嘆息一聲，道：「師父雖然是佛門中人，但偶然也喜歡說說謊話騙騙人。」

方鳳豪也嘆了口氣，緩緩道：「要你師父不吃狗肉，實在比叫畫眉不吃草蜢還要難。」

「這可不是嗎，這個尼姑實在是有神經病。」無肉和尚嗟怨地。

方鳳豪直到現在，才開始注意四週的環境。

這裏是一間很乾淨的房子，可說是一塵不染。

他躺在一張竹榻上。

榻旁有一座茶几，几上還有一壺還在冒烟的茶。

方鳳豪忽然問無肉和尚：「你的鼻子是給七指神尼打歪的？」

無肉和尚點頭。

方鳳豪皺眉道：「她爲甚麼要打歪你的鼻子？」

無肉和尚嘆道：「因爲貧僧醒過來之後，立刻就急於要找斷魂教算帳，爲師父和入骨報仇。」

方鳳豪道：「這是你的事，七指神尼爲甚麼要打你的鼻子？」

無肉和尚又是嘆了口氣。

「她說貧僧的武功根本就不是斷魂教主和火鶴眞人的敵手，倘若忽然去找他們，無異是送羊入虎口，必死無疑。」

方鳳豪點點頭，道：「她的說話很有道理，以你目前來說，的確無法擊敗斷魂教主和火鶴眞人。」

無肉和尚道：「但當時貧僧完全不理會她的說話，硬要闖出去。」

方鳳豪微微一笑道：「結果如何？」

「唉！」無肉和尚頓足道：「這豈不是明知故問嗎？結果七指神尼在貧僧的臉上打了一掌，我的鼻子就變了形狀。」

方鳳豪道：「你的鼻子雖然給打歪了，總比給人打歪頸子好得多。」

無肉和尚哭喪着臉，不住的搖頭、嘆氣。

就在這時候，外面傳來敲門之聲。

無肉和尚上前開門。

門開啓，方鳳豪又給嚇了一跳。

因爲敲門的居然不是個人，而是一隻比人還高的巨猿。

這巨猿可說是「手長脚長」，猿臉上的神態簡直比最神氣的人還更神氣。

方鳳豪一怔。

「這是甚麼玩意？」

無肉和尚道：「牠是七指神尼所豢養的。」

方鳳豪大奇，道：「她養一隻巨猿何用？」

無肉和尚聳聳肩，道：「聽說牠是一隻孤兒，所以七指神尼把牠收養。」

方鳳豪瞧着這巨猿看了半天，巨猿也瞧着他看得目不轉睛。

人猿互望，方鳳豪終於笑了。

巨猿忽然「吱吱」聲怪叫，然後又一蹦一跳的走了出去。

方鳳豪問無肉和尚：「牠忽來忽去，是否不喜歡我在這裏？」

無肉和尚搔了搔脖子，答道：「貧僧又不是猿猴，牠心裏想甚麼，倒是無法可猜。」

方鳳豪道：「這巨猿很神氣，七指神尼是不是也同樣有神氣？」

無肉和尚沒有回答。

這時候，那巨猿又回來了。

牠手中捧着幾顆色澤鮮紅的菓子，交給方鳳豪。

方鳳豪「受寵若驚」。

「猿兄，你送給我吃？」

巨猿似懂人意，居然點頭不迭。

無肉和尚笑道：「看來牠似乎很喜歡你，這些鮮菓，不妨多吃。」

方鳳豪不客氣，果然捧着鮮菓大嚼。

這些鮮菓色澤鮮紅明亮，菓汁特多，甘香清甜。

方鳳豪雖然見多識廣，但竟然不知道這是甚麼果實。

他一口氣吃了三個，還有兩個。

「小師父，你也來吃。」他對無肉和尚說。

無肉和尚嘆息一聲：「實難下嚥。」

方鳳豪道：「滋味不錯，何以實難下嚥？」

無肉和尚忽然流淚。

方鳳豪吸了口氣，半晌才道：「大師與入骨和尚之仇，當然要報，但却萬萬不能草率行事，小師父身體要緊，憂能傷人，若因此病倒，復仇之事更是無法可以實現。」

無肉和尚揩乾淚痕，伸手取菓，一下子就把餘下來的菓子吃掉。

當他吃完菓子的時候，巨猿忽然又「吱吱」的在亂叫。

只見門外忽然又來了一個猴猿般相貌的婦人。

× × ×

巨猿本是「吱吱」亂叫，但這猴猿般的婦人忽然發出一聲叱喝。

「別吵！」

方鳳豪一愕，那巨猿果然乖乖住口，不再胡亂怪叫。

這猴猿般的婦人年紀約四十歲，嗓門極亮响，但當她低聲說話的時候，聲音却居然還算很動聽。

只不過她的語氣還是很不客氣。

「你姓方，叫方鳳豪，對不？」猴猿般的婦人簡直是在質問。

方鳳豪沒有生氣，只是緩緩的道：「區區正是方鳳豪。」

猴猿般的婦人又向無肉和尚道：「你曾否告訴他我是誰？」

無肉和尚搖頭。

猴猿般的婦人沉聲接道：「神尼已離開了中原武林。」

無肉和尚一怔：「昨天貧僧還看見她，怎麼她現在就已離開了中原武林？」

猴猿般的婦人道：「昨天是昨天，今天是今天，世事瞬息萬變，你懂個屁！」

她的說話不但不客氣，而且還很不禮貌。

無肉和尚吸了口氣，居然不敢再問下去。

猴猿般的婦人瞧着方鳳豪，道：「你現在好好的休息，十天之後再來見我。」

方鳳豪忍不住道：「妳是妳，我是我，我爲甚麼要再見妳？」

猴猿般的婦人却沒有回答，又向無肉和尚道：「你別再妄想離開這裏，否則小心你的鼻子！」

語畢，飄然離去。

她來的時候似是橫衝直撞，但她走的時候却是身法飄忽，好像一下子就已去到老遠。

這一手輕功，又不禁令方鳳豪爲之發怔。

「她是誰？」方鳳豪忍不住問無肉和尚。

無肉和尚却只是在嘆氣。

方鳳豪又道：「她是七指神尼的甚麼人？」

無肉和尚吸了口氣，終於道：「親妹妹。」

方鳳豪點點頭，道：「聽說七指神尼俗姓沈。」

無肉和尚點頭，道：「剛才那個猴子般的婦人，就是沈惡姑。」

聽見了「沈惡姑」三字，方鳳豪不禁長長的抽了口冷氣。

× × ×

沈惡姑在很年輕的時候，就已經是江湖上著名的女煞星。她嫉惡如仇，脾氣古怪而暴躁，對付敵人手段之狠辣，可說是達到了駭人聽聞的地步。

但近十年來，她却忽然在江湖上消聲匿跡，誰也不知道這個女煞星的下落。

想不到方鳳豪和無肉和尚，會在這裏遇上了她，端的是異數。

無肉和尚忽然對方鳳豪道：「雖然她兇惡非常，但對咱們並無眞正的惡意，你不必躭心。」

方鳳豪笑道：「我不躭心自己，只是躭心你的鼻子而已。」

無肉和尚不由苦笑。他笑起來的時候，鼻子彷彿有點搖搖欲墮的感覺。

虎豹十三式

（一）

十天並不是一段太長的日子。

這裏的環境很幽雅，方鳳豪與無肉和尚的精神似是越來越好。

還有那頭巨猿，牠每天都摘取不少美味的鮮菓給兩人吃。

今天已是第十一天，無肉和尚並沒有去找沈惡姑。他知道沈惡姑就住在不遠處的小湖之旁，但他沒有去找她。

他似乎已忘記了這件事。

但沈惡姑沒有忘記，她又來了。

× × ×

黃昏。

當方鳳豪和無肉和尚已經準備對奕一番的時候，沈惡姑忽然就出現在他們的面前。

無肉和尚訕訕一笑。

沈惡姑居然沒有罵他，只是淡淡的說道：「你爲甚麼不來見我？」

無肉和尚的回答很乾脆，他說：「貧僧忘了。」

沈惡姑冷冷道：「原來你的記憶不大好。」

無肉和尚道：「的確不大好。」

沈惡姑道：「你師父和入骨和尚被殺，你是否也已忘了？」

無肉和尚臉龐上的肌肉突然抽搐，指

骨也同時在勤勤作響。

沈惡姑冷冷道：「你不想爲他們報仇？你不想對付斷魂教？難道你可以容忍那些狐羣狗黨，不斷的在貽禍武林？」

無肉和尚面色大變。

他突然把桌上的棋子一手掃掉，大聲道：「不能！」

沈惡姑道：「還有七指神尼的血仇，你是否也能忘掉？」

「七指神尼的血仇？」方鳳豪吃了一驚：「妳在十天前豈非說她已離開了中原武林？難道……」

沈惡姑沉聲道：「她不是離開了中原武林，而是離開了這個花花世界。」

無肉和尚道：「神尼出了甚麼事？」

沈惡姑臉色變得很沉重，她說：「爲了要替你師父報仇，爲了要替武林除害，她悄悄的去找斷魂教算帳。」

方鳳豪心中一凉。

「結果怎樣？」

沈惡姑沉聲道：「結果她寡不敵衆，死在斷魂教的魔陣之內！」

方鳳豪胸膛起伏。

他的熱血在沸騰，但却知道憑自己現在的武功，休想能對付斷魂教。

無肉和尚頹然坐下。

沈惡姑却立刻喝道：「站起來，別頹喪如無家可歸的野犬。」

無肉和尚咬着嘴唇，喃喃道：「連七指神尼都已死了，我們還能幹些甚麼？」

沈惡姑冷笑。

她突然一脚就踢在無肉和尚的小腹之上。

這一脚力度不輕，無肉和尚立刻痛苦地在地上亂爬亂滾。

方鳳豪怒道：「妳爲甚麼要踢他？」

沈惡姑冷冷道：「本姑奶奶喜歡踢誰就踢誰，誰都管不着。」

「方某偏要管。」

沈惡姑冷笑：「憑你的武功，要管我，那是夢想。」

方鳳豪攔在無肉和尚面前，厲聲道：「妳再動手動脚，方某就算拚了這條性命，也要領教妳這個潑婦的武功。」

「你敢罵我潑婦？」

「拚將一死，何懼之有？」

方鳳豪準備不惜斷骨折手，也要和這沈惡姑週旋到底。

但沈惡姑却沒有動手。

她嘴裏兇巴巴的，其實却無動手對付方鳳豪之意。

她忽然掏出一本殘缺不全的書，道：「一年之內，你們若能練成書上記載着的武功，本姑奶奶就來和你們玩幾手，否則，憑你們現在的本領，根本就無法抵禦我一招半式！」

她的口氣聽似狂妄，又似另具深意。

方鳳豪不由怒道：「這種武功，誰稀罕？」

沈惡姑冷笑道：「你以爲這本書是我送給你們的？」

「不是妳是誰？」

「是七指神尼！」沈惡姑冷冷道：「她在去找斷魂教算帳之前，就把這本書交給我，要我把它送給你們。」

方鳳豪一陣發呆。

沈惡姑把那本殘缺不全的書交到他的手中，忽然一脚向他的小腹上踢去。

方鳳豪急急閃避。

但沈惡姑這一脚極快，連方鳳豪這等身手，也無法避開。

「噗！」

方鳳豪也和無肉和尚般，倒在地上。

但他沒有亂爬亂滾，只是額上冷汗涔涔而下。

沈惡姑大笑。

她的笑聲漸遠，她的人也很快消失了踪影。

（二）

給人踢一脚的滋味實在很不好受。

尤其是給女人踢一脚，那種滋味更是畢生難忘。

無肉和尚恨不得一頭撞向石上，讓自己就此了斷。

但他知道自己絕不能死。

師父和入骨和尚的血海深仇，他非報不可。

方鳳豪也給沈惡姑踢了一脚。

但他的頭腦却比無肉和尚清醒得多。

雖然，給女人踢一脚，可說是一種恥辱，但當年韓信連胯下之辱也捱過，那麼這一脚又算得了甚麼呢？

而且，自己的武功若比人强，就絕對不會捱上這一脚。

可以說，這是優勝劣敗的結果。

既然技不如人，又有甚麼好埋怨的？

他很快就冷靜下來，而且開始鑽研那一本殘缺不全的書。

×　×　×

書本上記載的，只有一套武功。

這套武功的名稱是「虎豹十三式」。

雖然這套武功合共只有十三式。

但每一式都最少蘊藏着七八種奧妙無窮的變化。

全書共分兩章。

第一章的名堂是「六虎連環」。

第二章的名堂是「一豹七擊」。

方鳳豪越看越是出神。

無肉和尚眉頭大皺，終於忍不住問方鳳豪：「這本書上的武功是否管用？」

方鳳豪沉吟半晌，道：「如果我沒有看錯，這套武功，練成之後，將會難逢敵手。」

無肉和尚道：「這是拳脚功夫？」

方鳳豪道：「其中還包括了兩種心訣，對於練武的人，可說有莫大的裨益。」

無肉和尚冷笑道：「既然這書上的武功如此厲害，沈惡姑爲甚麼自己不練？」

方鳳豪道：「虎豹十三式不適合女人練，而且這是七指神尼送給我們的，她又怎能從中竊取？」

無肉和尚一怔。

「如此說來，沈惡姑倒也不能算是一個很壞的女人。」

方鳳豪嘆道：「她本來就不是個壞女人，只是脾氣太暴躁一點而已。」

無肉和尚皺眉道：「你打算練這套武功？」

方鳳豪點點頭。

無肉和尚道：「既然如此，再見。」

語畢，掉頭就走。

方鳳豪沉聲道：「你不能走！」

無肉和尚道：「貧僧不願久留此地，所以告辭。」

方鳳豪道：「我不是這裏的主人，你要告辭，該去找沈惡姑。」

無肉和尚道：「貧僧不想見她。」

方鳳豪道：「小師父是否願意見她是另一回事，但你實在不能走。」

無肉和尚一怔。

「貧僧何以不能走？」

方鳳豪道：「你若走了，誰來練一豹七擊？」

無肉和尚道：「你練！」

方鳳豪嘆道：「虎豹十三式，虎佔六式，豹佔七式，一人同練，非花上十年八載時光不可。」

無肉和尚一呆。

方鳳豪接道：「倘若兩人分別練功，一年之內已有所成，而且威力更遠勝一人獨練。」

無肉和尚道：「你是要貧僧練一豹七擊，將來去對付那個沈惡姑？」

方鳳豪搖頭。

「我們要對付的人，並不是沈惡姑，而是斷魂教主。」

無肉和尚胸膛起伏，終於點頭道：「我練，我們一定要把虎豹十三式練好，去對付那個勞什子的斷魂教主！」

說到這裏，巨猿又來了。

牠的手裏又捧着幾隻拳頭般大小的鮮菓。

無肉和尚很快就吃了兩個。

方鳳豪沒有吃。

原來他已開始練習虎豹十三式的內功心訣。

×　×　×

時光荏苒，匆匆一載。

一年並不是一段很悠長的日子，但在這一年之內，方鳳豪和無肉和尚都已捱過不少苦頭。

練武功本來就是一件很吃苦的事，尤其是練虎豹十三式這套武功，其艱苦之處，更非局外人所能想像得到的。

方鳳豪爲了要練成「六虎連環」的最後一式，曾用一根繩子把自己倒吊三天，結果終於參悟出「倒懸飛虎鎖喉殺」這最後一式武功的竅訣。

無肉和尚更是勤練不懈，「一豹七擊」的威力，早已能發揮得淋漓盡致。

他們已準備離開這裏。

就在他們準備要走的時候，沈惡姑又來了。

×　×　×

這一次，沈惡姑並不是單獨一人而來的。

在她的身後，還有四個身材參差不齊的男人，這四人其中有一個是老和尚，另一個是老道士。

其餘兩人，一個是跛腿老叫化，還有一個則是華服高冠的中年人。

方鳳豪心中一凜。

這四人的身份絕不尋常。

那跛腿老叫化鶉衣百結，背上還有好幾個袋子。

一算之下，竟有九袋。

江湖上的人都知道，在丐帮只有帮主才能揹着九袋，難道這老叫化竟是丐帮帮主「獨脚神乞」苗化？

那華服高冠的中年人，方鳳豪也曾在長安與他有過一面之緣。

那是華山派的掌門清風劍客岳臨。

岳臨是華山派的掌門，身份是何等尊崇，想不到他居然會跟隨着沈惡姑，在這裏突然出現。

還有那一僧一道，方鳳豪雖然素未謀面，但看來也是絕不尋凡之輩。

只見老僧兩面太陽穴高高鼓起，顯然是內功修爲極深的高手。

那老道士雖然看來仙風道骨，但此人雙目烱烱生光，步履輕靈，顧盼之間另有一股逼人的威儀，顯見也是個武功極高的武林高手。

無肉和尚已認出了那個老僧，不由乾咳一聲，道：「想不到少林寺方丈大師，也會駕臨此地。」

方鳳豪吃了一驚。

這老僧原來是少林派掌門悔寒大師。

悔寒大師乃少林方丈，在武林中的名氣與地位，俱遠在岳臨和苗化之上。

至於那老道士，莫非乃武當派掌門？

但那道士却忽然道：「貧道勤能，乃青城第二十代掌門。」

方鳳豪吸了口氣。

原來這老道士，雖然不是武當派高手，却也是一派掌門的身份，青城劍法名滿江湖，當然也有其獨到之處。

勤能道長接着來的說話，却又令到方鳳豪爲之一驚。

「貧道想向方大俠討教幾招劍法，尚祈不吝賜教。」

鏗！

長劍突然出鞘，而且不由分說，一劍就向方鳳豪的胸膛刺去。

方鳳豪心中不由生出怒意。

勤能道長無緣無故就向自己動手，實在是很沒禮貌。

勤能道長劍出如風，但却被方鳳豪輕描淡寫的就閃避開去。

方鳳豪心中一怔。

他本就聽人說過，青城劍法，以劍勢沉雄快捷稱著，而勤能道長又是青城派的掌門，怎麼他的劍法，却僅是平平無奇而已？

其實，在別人的眼中看來，勤能道長的劍法已極其兇厲，但方鳳豪已練成殘書上的武功，本身武學修爲已在不知不覺中突飛猛進，雖然他現在還沒有使用「六虎連環」裏的招式，但對付勤能道長却是已綽有餘裕。

勤能道長連攻七十二劍！每一劍都絕不放鬆方鳳豪，但七十二劍之後，他却是連對方的衣角都未能沾着。

勤能道長的手忽然發抖。

「果然好身手！」

他畢竟是青城派掌門，久纏無功，再也不好意思再戰下去。

無肉和尚沉下了臉。「青城劍法，不外爾爾。」

勤能道長臉色一變，但却瞬即回復常態，沒有發作。

因爲他們並不是眞的要找方鳳豪和無肉和尚算帳，他們只是想試試這兩人的武功。

只聽得沈惡姑淡淡一笑，道：「方大俠武功蓋世，由他來負起盟主一職，一起去對付斷魂教，那是最適合的。」

方鳳豪一怔：「甚麼武林盟主？」

沈惡姑瞪了他一眼，道：「你可能就是新的武林盟主。」

方鳳豪道：「當今武林盟主，是五台派的鐵袖上人……」

「鐵袖上人已變成了**死人**！」沈惡姑截然道：「目下江湖各**大門派**，可說是四分五裂，毫無聯繫，在三個月前，鐵袖上人已給斷魂教主擊殺，武林盟主一職，至今還沒有人担當。」

方鳳豪大惑不解。

「按照規定，該職可以暫由副盟主充任。」

「副盟主？」沈惡姑冷笑：「副盟主勞必雄，是個有勇無謀之輩，他當然想成爲武林盟主，可惜他也和鐵袖上人一樣，同時死在斷魂教魔徒手上。」

方鳳豪吸了口氣，道：「大可以召開武林大會，另選新盟主。」

沈惡姑忽然嘆了口氣，道：「武林大會已召開過，但大會變成大混戰，新的武林盟主還未選出，就巳給斷魂教突襲，最有希望成爲武林盟主的人，俱被殺掉。」

無肉和尚怒道：「斷魂教敢與天下英雄爲敵，簡直是自取滅亡。」

他的話剛說完，一枝打狗棒巳幾乎敲在他的頭頂上。

動手的人是丐帮帮主獨脚神乞苗化。

苗化雖然出手，但他臉上却是笑嘻嘻的。

「小和尚，沈姑奶奶說你很有本領，本帮主特來一試……」

苗化雖然身爲一帮之主，但平時最喜歡說笑。他的三十六路打狗棒，火候十足，等閑之輩，恐怕連三棒都無法招架。

青池大會

（一）

三十六路打狗棒打的不是狗，而是和尚。天下間懂武功的和尚並不少，但能接得下這三十六路打狗棒的，却還算不出幾人。當然，若以少林寺方丈悔寒大師的武功，他要接下這三十六路打狗棒，那是絕無問題的。

但世間上又有多少個悔寒大師呢？

無肉和尚年紀輕輕，在別人的眼中看來，必然不是苗化之敵。

但苗化這三十六路打狗棒，却居然沒有一棒能擊中無肉和尚。

無肉和尚忽然跳開三丈，道：「這是甚麼棒法？」

苗化道：「你眞是不知道？」

無肉和尚笑道：「是不是丐帮的打狗棒。」

苗化道：「老叫化子是丐帮帮主，用的當然是打狗棒。」

「這就是了，」無肉和尚大笑：「你用的只不過是打狗的武功，但貧僧嘛，却是個宰狗的高手，自然比你更勝一籌。」

苗化一愕，道：「宰狗高手？」

無肉和尚道：「貧僧的師父喜歡吃狗肉，宰狗煮狗的功夫，俱由貧僧一手料理，當然是個宰狗高手。」

苗化一笑：「好一個宰狗和尚，有出息！」

轉身向其餘三人道：「本帮主巳決定，副盟主一職應由這位小師父担任。」

目光一掃，又道：「誰反對？」

沒有人反對。

「好極！」苗化道：「從現在開始，方大俠就是中原武林的新盟主，這位小師父就是副盟主，咱們各大派各大帮會，俱要聽令於正副帮主，一起對付斷魂教。」

他說話的時候，口沫橫飛，手舞足蹈，好像是個瘋子。

但他却是天下第一大帮會的帮主，就算他眞是瘋了，他的說話，還是極具份量的。方鳳豪和無肉和尚面面相覷，如在夢中。

方鳳豪忽然成爲了武林盟主，無肉和尚則是副盟主，這個轉變實在太大。

但無論如何，這都是他們向斷魂教報復的最好機會。

（二）

短短一年之內，斷魂教的聲勢，巳達到了驚人的地步。

不少帮會，都被斷魂教所毀滅，大有順我者生、逆我者亡之勢。

甚至八大門派，也直接受到了斷魂教的威脅。

連武林盟主都給斷魂教殺死，其兇厲的程度，實在是令人難以想像。

但現在，武林的形勢又有了嶄新的發展。

失踪了整整一年的方鳳豪，突然重現江湖，而且還成爲了中原武林的新盟主。

這是一件轟動江湖的事。

雖然不少人都在覬覦武林盟主這個寶座，但在此多事之秋，這個盟主也不是容易幹的。

常言道：「樹大招風」，尤其是在此等兇險的情況下，身爲武林盟主者，必然會成爲斷魂教所要擊殺的對象。

所以，當方鳳豪正式成爲武林盟主的時候，居然也沒有人反對。

他們不但不反對方鳳豪，而且還希望這一個新盟主，能帶引他們一起對抗斷魂教。

方鳳豪沒有讓他們失望。

斷魂教巳遭遇到羣雄的强力反擊。

最後，雙方約定，臘月初一在衡山青池決戰。

（三）

青池本是一個很熱鬧的城鎮。

但在三十年前，這裏發生過一場可怕的大火災，這個城鎮居然給毀了一大半。

這還罷了，在火災之後，又有强盜聞風而來，趁着混亂的形勢下，乘機搶殺刧掠。

那眞是禍不單行。經此一刦再刦，青池巳瀕於完全被毀滅的狀態中。

現在，除了幾十戶貧苦人家，依然在鎮中過着艱苦生活之外，昔日的熱鬧，繁華，巳是一去復返。

想不到三十年後，這裏又再呈現一片熱鬧的景象。

只可惜這種熱鬧，並不代表工商繁盛，而是意味着一場可怕的暴風，將會在這可憐的地方爆發。

× × ×

寒風急勁，天空是一片灰色的。

青池外的一片廣場，擠滿了來自各門各派的英雄豪傑。

他們今天面對的敵人，是斷魂教中所有高手。

方鳳豪穿着一襲色澤鮮明的長袍，很鎮定的坐在一輛馬車上。

這是一場足以影响武林今後百年內命運的決戰。

每一個人的心情都很緊張。

當然也有不少人希望能够用和平的方法，解決斷魂教與八大門派等人的糾葛。

但那僅是夢想而已。

斷魂教勢力日益强大，現在無疑巳達到顚峯的境界。

這一戰，他們若能取得勝利，將來中原武林，又有誰敢再與斷魂教再爭一日之長短？

斷魂教主是梟雄——一個充滿野心，手段極其高强的梟雄。

爲了要完成斷魂教稱雄武林的霸業，他的手段可說是無所不用其極。

在此之前，巳不知有多少英雄豪傑，死在斷魂教的魔掌下。

赴會羣豪，他們最少有三分之一的人，是懷着悲愴、激憤的心情而來的。

因爲他們的親人、朋友，都巳成爲斷魂教雄霸武林的犧牲品。

氣氛是肅穆，充滿仇恨的氣味。

不少人都在磨拳擦掌，士氣之沸騰，簡直出人意料之外。

就連方鳳豪都感到很意外。起初，他還躭心他們會缺乏戰意，或者是貪生怕死。但這一層顧慮現在巳證明是多餘的。

（四）

羣情汹湧，戰意如虹。

他們幾乎連一句話也沒有說，就向斷魂教的高手展開狂攻。

火鶴眞人帶領着五靈觀的道士，與丐帮和華山派的高手展開血戰。

火鶴眞人力戰丐帮帮主苗花，戰況更激烈。

方鳳豪仍然靜靜的坐在那輛馬車上，忽然看見一個相貌有如一個猿猴般的婦人，正在和那個蒙面的斷魂教主交手。

× × ×

那個猿猴般的婦人，可說是威猛絕倫，也兇惡絕倫。她正是沈惡姑。

沈惡姑雖然手上沒有武器，但她的掌法却令人有驚心動魄的感覺。

斷魂教主武功修爲極高，那是江湖中無人不知、無人不曉的。

但沈惡姑又豈是善男信女？

斷魂教主腰間有刀。

但他沒有用刀，只是以掌還掌，運起內力與沈惡姑週旋。

沈惡姑身形極快，連續閃開對方五招，忽然揚起右手，一掌劈向斷魂教主的左腰。

一股疾風掠過，銳猛無比。但斷魂教主身形變動更快，剎那間巳被他避過。

沈惡姑又是一聲疾喝，雙掌翻飛，直逼斷魂教主。

斷魂教主嘿嘿一笑，一掌拍出。

就在這一剎那間，斷魂教主袖中突然射出十二枚毒針。

沈惡姑掌勢急變，凌厲的掌風掃過，毒針彷彿泥牛入海，消失得無影無踪。

但斷魂教主的攻勢巳佔了上風。

兩人越戰越快，到最後簡直令人無法看得清楚。

這是極快速的一戰。

倏地，兩條人影終於分開。

沈惡姑臉如白紙，嘴角沁出了一絲鮮血。顯然，她巳受傷。

而斷魂教主的廬山眞面目，却也被沈惡姑揭露出來。

沈惡姑不認識他。

那是一個國字臉，唇上蓄着一撮小鬍子的中年人。

當方鳳豪看見斷魂教主的眞面目之後，登時目瞪口呆。

這人竟然是樂重陽。

（五）

沈惡姑忽然倒下。這個猿猴般的女人，巳死在樂重陽的掌下。

方鳳豪的心在發冷。他怎樣也想不到，斷魂教的教主，原來竟然是樂重陽。

鐵面神僧被人利用殺死梅庭之，這一切一切，都是樂重陽一手策劃出來的。

方鳳豪的額子脹紅，人如天馬行空，向樂重陽飛躍過去。

樂重陽臉上露出了微笑。

他的笑容看來是那麼和善，又有誰能想到，這個外貌看來正氣凜然的江湖名俠，原來竟然是個深藏不露的陰險魔頭。

× × ×

想起了鐵面神僧，想起了他的老朋友梅庭之，方鳳豪的眼睛不禁紅了。

「方大俠，久違了！」樂重陽悠然一笑，道：「想不到短短一年間，你竟然能成爲中原武林的盟主。」

方鳳豪沉着臉，冷冷道．「樂某也想不到，一直傳說被人逼害得很悽慘的樂重陽，竟然會是斷魂教的教主。」

樂重陽道：「世間上有很多事，本來就是很難看得透的。」

「人心難測，這句老話一點也不錯！」方鳳豪連指骨都巳發白。

樂重陽目中閃過一絲冷酷的光芒，道：「你我本來是朋友。」

方鳳豪冷冷一笑，道：「有一個你這麼威風的朋友，方某倒不枉此生。」

「彼此彼此，」樂重陽淡淡笑道：「若論威風，你比我更强，江湖上現在人人都知道你就是八大門派和丐帮的救星。」

方鳳豪不斷的冷笑。

樂重陽忽然亮出了他的刀。

方鳳豪道：「這把刀不好。」

樂重陽道：「那一點不好。」

方鳳豪道：「這把刀太邪惡。」

樂重陽道：「刀本是無知無覺之物，怎會邪惡？」

方鳳豪道：「刀雖然無知無覺，但它在你的手中，巳沾染了極邪極惡之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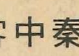
樂重陽道：「無稽之談。」

方鳳豪道：「我的說話也許很無稽，但總比無恥强勝千百倍。」

樂重陽突然一聲冷喝，刀光一閃，刀鋒就向方鳳豪的眉間劏去……」

這是絕不留情的一刀。

民族英雄軼事






秦良玉

秦中客

保國衛民，轉戰終身。

秦良玉，明朝末年四川忠州人，她是一個苗族的奇女子。幼年的時候專門喜好玩弄刀槍，騎馬射箭。等到長大之後嫁給石砫宣撫使馬千乘爲妻。萬曆廿七年，播州宣撫使楊應龍反叛，集合九個地方的生苗、黑鄉苗，進攻江津、南川、綦江一帶，盡量搶刦掠奪財物。明朝政府派李化龍總督四川、湖廣、貴州各路軍事，監督軍隊追殺。應龍趁着化龍還沒來的時候，先攻打綦江，城被攻破，燒殺得乾乾淨淨，遺留下的屍體滿江都是，河水都變成血紅色。化龍到了重慶，就用命令調各路軍隊趕來援救，良玉也率領了五百人跟着馬千乘出去打敵人，在鄧坎的地方和賊兵碰上。良玉騎着馬首先衝去，殺進敵人的陣隊中，活捉了賊兵先鋒楊朝棟，賊兵見了都嚇破胆。連續攻下桑木、烏江，河渡三關，乘着勝利進入婁山關，應龍親自率領苗兵來和良玉決鬥。良玉和千乘攻應龍軍隊的中央，其他官軍分別攻打賊兵的左右兩側，四面合力攻打，賊兵大敗；追到海龍，切斷了敵人打柴取水的道路，良玉領先登上城池，各路軍隊接着登上城池，應龍敗得很慘，上吊自殺死了，叛亂被平服。良玉丈夫千乘不幸也在這時候染上病疫暴斃而死，政府認爲良玉有功勞，就命令她承繼丈夫的職位。

自古以來女子較適合治理家務，專心作一個家庭內的賢妻良母，良玉却能打破這種傳統習慣，隨着丈夫出去作戰，以保國家安撫人民爲自己應負的責任，已非常地出衆，不同於一般的女孩；等到代替了丈夫的職位，尤其富有治理軍隊的能力。她有勇氣，有見解，善於騎馬射箭，又通曉詩詞文章；態度非常文雅，但是治理軍隊管理部下，就寬厚嚴厲並重；部隊對她非常地服從，紀律也非常的好。因此她的威望和聲名，竟然被遠近的賊人們所敬畏害怕。

那時滿清勢力很大，侵入遼東，明朝政府就命令楊鎬率領軍隊去攻打滿清，結果軍隊被打敗沒有任何成果，東北情勢非常危急。於是政府就下令要各路軍隊前去增援。良玉就先派他的兄弟邦屏、民屏帶着數千人軍隊前往北京去應政府的徵召。天啓元年，渾河一場戰役，邦屏戰死，民屏也戰敗了。不久秦良玉得到了這個消息，就親自率領着三千人軍隊到榆林關，很受兵部尚書張鶴鳴的讚賞。不久政府商議再徵召軍隊，良玉就趕回忠州去徵募軍隊。到家才兩天，忽然聽到永寧土司奢崇明的黨徒樊龍在重慶造反，並且派人來聯絡她。良玉立刻就把派來的使者殺掉，出發軍隊西上，到了南坪壩，把賊兵的回程道路封鎖，又埋伏軍隊襲擊兩河，放火燒賊兵的船，另外把軍隊分出一枝去防守忠州，很快地把命令傳到夔州，令緊急防守瞿塘峽的上下游，佈置與防守非常周全緊密，賊兵大爲困擾，每次打仗都打敗。不久奢崇明又圍困成都，攻下瀘州、遵義、與文、合江、納溪等地方，成都巡撫朱燮元急忙調良玉前往討伐。良玉率領軍隊西上，連續攻破賊兵，收復成都，直到成都城下。賊兵聽到援兵到了，就在晚上逃走，成都因而被解除包圍。這時候良玉帶領着輕騎十多人進入城內，百姓們不分老幼都焚香向良玉跪拜，向她歡呼不止。該城府官擺設酒席請客，酒喝過三杯後，府官竟然貪念她的美麗，起了不良的念頭，暗地伸手握住良玉的衣襟不放；良玉立刻起立，拔劍割去被牽住的衣襟，在場的每個人都非常驚駭，不明白她是爲了什麼緣故。良玉就回身進入座位，和沒有發生什麼事一樣說笑，這也是一個有趣味的小插曲。

良玉由成都率領軍隊回轉過來攻下了二郎關、佛圖關，於是重慶也被收復。良玉因爲她的功勞而被授予都督僉事，充任總兵官，良玉更加勤奮地爲國家效勞。後來接連攻破紅崖墩、青山墩、觀音寺等賊兵的巢穴，四川的賊人才被掃平。

崇禎二年，清兵由龍井關攻破洪山口，在遵化的地方，山海關總兵趙率教帶兵去援助守軍抵抗清兵，結果戰敗，全部軍隊都被消滅；清兵再經過薊州，攻破順義，並且將要進逼首都，首都大爲震驚；袁崇煥聽到了這個緊急的消息，就率領着大批軍隊入首都防衞，他並且請政府趕快下命令要各省派軍隊來保衞首都，良玉接到命令，就帶着軍隊連夜趕往北京，並且捐出了所有的財產，帮助充裕軍餉。良玉到了之後，清兵已經逼近到城池的下面，良玉不及把軍營安置，就下命令進攻清兵；良玉的部下，已經打過許多次的仗了，打起來特別地勇敢，良玉自己也舞弄着白桿槍，往返地在清兵中殺來殺去，就像瑞雪在飛舞一樣，就有如梨花分散一般，槍的鋒刄所到的地方，屍體倒下來就像牆倒下來一樣，清兵都散亂地逃開，因而得以進城去駐紮軍隊。崇禎皇帝派人帶酒肉來慰勞良玉的軍隊。並在平台召見，非常地嘉獎勉勵她。這時各路保衞首都的軍隊都來了，軍隊的威勢大爲增加，於是就上書給明朝要求和談，朝廷回書允許和談，清兵才退出關外，良玉率領軍隊由首都退回石砫原來駐防的地方。

從此以後，良玉就沒有再對外援助，專心追殺四川的盜賊。崇禎七年二月，流寇張獻忠突然流竄漢南這一帶，有些流寇甚至進入四川，攻下了夔州，包圍太平，良玉出兵抵抗流寇，賊兵才退到鄖陽。十三年張獻忠進入四川，與羅汝才的部隊正面遇上了，良玉派兵把汝才困在巫山；汝才又跑到夔州，良玉再追殺而去。隨後在馬家寨把流寇打敗，殺了許多流寇；又在留馬壩追上流寇並且把他們打敗，殺了賊兵的頭目東山虎，後來又連續在譚家坪、仙寺嶺等地方打敗了賊兵，捉到了副首領塌天賊。於是羅汝才的勢力才弱下來。

張獻忠進入四川的時候，每到一個地方就搶刦掠奪財物，殺了無數的人。重慶巡撫邵捷春防守重慶。全靠良玉和張令所率領的兵力爲他支持。有一天錦州知縣陸遜之辭官回家時，經過重慶的時候恰好有檢閱良玉軍隊的機會，看見她的軍隊非常整齊嚴肅，感到非常驚奇。良玉就對遜之說：「邵公不知曉軍事，我一個婦人，應當自己單獨戰死，今天我恨和邵公同在一起死！」遜之不了解她的意思，良玉解釋說：「邵公把我移到附近，離重慶只有三四十里，而派張令防守黃泥窪，失去了地利；賊兵佔據歸巫，低頭就可看見我的軍營，只要派騎兵由建瓴攻下，張令必定被打敗，張令被打敗就會影響到我，我要是敗了那還能解救重慶嗎?而且邵公不在這個時候爭奪山嶺險要的地方，使賊兵不敢擊我，反而留在這個地方防守，這是失敗的原因呀。」由此足以見得秦良玉的軍事謀略，的確在巡撫邵捷春之上。可惜良玉必須受巡撫的管理，沒有辦法施展她的才能。

同年張獻忠接連打敗官兵在觀音岩、三黃嶺，又在上馬渡渡河，良玉和張令在竹菌坪附守，破賊兵的前鋒。不久張令戰死，良玉趕去救援來不及，轉回去作戰又被打敗；她的軍隊三萬人全軍都被消滅。

良玉單人前往重慶去見邵捷春，請發兵二萬人，願意自己拿出軍餉，和賊兵繼續打下去。捷春不肯採用，於是非常失意地回去了。

崇禎十七年，張獻忠再次攻打夔州，良玉又趕去援助，因爲賊兵太多，又被打敗。不久重慶、成都都落在賊兵的手中，全四川遭到蹂躪，良玉不得已，只有退回保衛石砫家鄉，曾下召集部隊宣佈說：「我的兩個兄弟都爲國而戰死，我以一個婦人受國家的恩惠二十年，今天不幸臨到了這種地步，那裏敢用剩下的年歲去侍奉敵人呢?所以特別鄭重地宣告：服從敵人者殺掉而不赦！」於是就把軍隊分開去防守家鄉的四面，獻忠不敢侵犯。



誰說女孩子當中沒有英雄?像秦良玉，知曉軍事又善於打仗，勇氣和見識都很好，保衛國家安撫人民，一輩子都在作戰，可說是已經盡了她個人最大的努力。現代的女子，是不是心裏很羨慕她呢?

方鳳豪偏身閃開三尺，冷冷道：「切莫刀下留情，否則你將會噬臍莫及。」

樂重陽狂笑。「你放心，這一點本教主早已曉得。」

說着，又再狂攻十九刀。

這十九刀貫注着陰柔已極的內力，看似平平無奇，但刀鋒四周，都已掀起了一股足以致人於死命的刀氣。

方鳳豪雙掌翻飛，衣衫震盪得獵獵作響。

但樂重陽存心要殺方鳳豪，刀勢一招比一招毒辣，方鳳豪雖然使出「六虎連環」的絕藝，也是未能佔到絲毫優勢。相反的，他雙掌漸漸被樂重陽的刀壓逼着。

樂重陽臉上露出了得意的微笑。

「方大俠，你要對付本教主，還欠缺幾分火候！」

方鳳豪冷汗直冒，他敗象已呈。

但就在這時候，一人大喝道：「魔頭且慢得意，貧僧來也。」

樂重陽沒有把這人看在眼內，那只不過是個小和尚。

但這小和尚却像隻瘋狂了的野豹，「呼」的一聲忽然就撲了過來。

他用的是豹拳，一拳打出，勁力之強橫，大出樂重陽意料之外。

這小和尚當然是無肉和尚。

× × ×

無肉和尚加入戰圈，形勢頓然改觀。

樂重陽再也無法輕鬆起來。其實無肉和尚的武功，並不在方鳳豪之下。

但他練的一豹七擊，配合着方鳳豪的六虎連環，那種威力就突然陡增數倍。

樂重陽的臉色變了。他只覺得刀鋒上的壓力越來越重，一股無形的殺氣，竟使他連刀法也爲之被逼得緩慢下來。

他這一驚着實非同小可，立刻使用暗器，以圖謀自保。但他的暗器剛扣在手中，方鳳豪已一腳蹬在他的小腹上。

這一踢登時把樂重陽震飛三尺。

無肉和尚沒有放鬆，緊接撲前。

樂重陽咬牙狂吼，手中暗器有如飛蝗般飛射而出。

「小師父——」方鳳豪驚呼，但却已遲了一步。

無肉和尚根本不理會樂重陽，他是拚了同歸於盡之心。

「嗐……」樂重陽同時發出一聲悶呼，面頰上吃了一拳。

無肉和尚的拳頭，幾乎嵌進了他的臉龐內。

野心勃勃的樂重陽，立時氣絕倒下。

無肉和尚悽然一笑，臉上俱是一根又一根的毒針。

方鳳豪扶着他，道：「振作一點，小師父！」

無肉和尚笑了一笑，道：「這一次貧僧是死定的了！還好，火鶴眞人等那些混蛋道士，都已給貧僧一一解決，貧僧縱然歸登極樂，却又何憾？」

結果無肉和尚沒死，由少林寺一位高僧把他救治，只是臉上留下針孔的疤痕。

一場可怕的江湖浩刦，終於告一段落，十年後，無肉和尚更成爲武林盟主，而方鳳豪則歸隱大山泉林之間，過着清淡而瀟洒脫逸的生活。

（全文完）

兩月完中篇俠義故事

大漠屠龍

馬行空·文
盧令·圖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一羣武林人找到林中，見高揚和芝兒正和兩名自然門弟子打鬥，清風子道長喝阻了他們，高揚芝兒極力表明他們的身份，經多方解說，才使那羣武林人相信高揚芝兒並非龍堡殺手，而當高揚提及白雲天曾出手相助時，這羣武林人更相信他們，但當對方提出要高揚，芝兒加入他們一夥，並一齊前往龍堡時，高揚却堅決拒絕，因而又使雙方打起來，最後高揚，芝兒逃不出他們的重圍而被捉住，暫時留在南北盟長沙分舵……龍堡中，龍頭老大和手下正興高采烈，為他們陰謀成功而高興，但一聽說高揚，芝兒未死，心裏又一沉……

屠龍指日望

銀龍道：「一定老禿，清風牛鼻他們為何不殺了高揚石芝兩人呢？從雙方動手打鬥，雙方不似和好，也不像合作，唔，這裏面大有文章，令人奇怪。」

鐵龍道：「他們不殺高揚兩人，一定是高揚兩人答應帶他們來龍堡！」

金龍道：「不可能，因為他們點了兩人身上大穴，並將兩人關起來，如果高揚石芝肯答應帶他們找龍堡，他們怎會將兩人關起來，不待於上賓才怪！」

「如果高揚石芝兒不肯帶他們來龍堡，照道理是說不通的，這正是兩人的好機會，可惜他們之力來對付我們，他兩人應是求之不得，」銀龍頓一頓，道：「但如果照老二說來，確是不像兩人肯帶他們到龍堡來，這就奇了，究竟兩人打的什麼主意？」

銅龍道：「難道他兩人眞的不想那羣人對付咱們？」

鐵龍道：「無可能，他兩人明知咱們欲置兩人於死地而後快，如果有人願對付我們，他兩人怎會不答應合作。」

衆志可成城

四個人說來說去，都猜不出高揚打的甚麼主意。

一直沒有出聲的龍頭老大這時候從沉思中抬起頭，問金龍：「老二，南北盟分舵有咱們的人監視嗎？」

金龍道：「有，小弟回堡前，曾吩咐他們嚴密監視，一有動靜，立即飛報。」

點點頭，龍頭老大再問：「不知高揚石芝兩人關在南北盟分舵內那一處？」

金龍道：「關在一個小偏院的石屋之中。」

龍頭老大問：「防守如何？」

「日夜有八個人在小偏院內巡行。」

龍頭老大一咬牙道：「不管他兩人打的什麼主意，他兩人穴道被點，全無抵抗力，正好下手殺了他倆，永除後患，老二，你和老五再去一趟，各帶二十名殺手，在天亮前動手，殺了兩人，事不宜遲，明天立即出堡，老二，辛苦你了。」

金龍連忙道：「老大，不要如此說，小弟辛苦些有什麼要緊，老五，咱倆立即去挑人，明天立即出發。」

站起身就要走。

龍頭老大一把將他按坐在椅子上，笑道：「老二，急什麼，有的是時間，長沙離這有多遠，明天離堡前才挑人吧！來，咱們兄弟今晚喝個痛快。」

當先舉杯，四龍跟着舉杯，一碰，仰首盡杯。

× × ×

落霞滿天。

黃塵蔽道。

五騎五人，塵土滿身，縱騎飛馳，當先一匹黑馬鞍上，白衣飄飛，秀逸不凡，正是洛陽白堡少堡主白雲天！

隨後四騎，三男一女，都是青年人，男的英武，女的清麗可人。

五人正在急趕去長沙。

× × ×

白雲天在洛陽城外，十里長亭被兩殺手截殺後，已知情況不妙，從自己被截殺，不難想像到高揚芝兒兩人處境之險惡，加上回到白堡，聽說一定禪師，清風子等一羣人已追索到高揚兩人的踪跡，更是心急，連忙在洛陽城找到四個知心好友，一說，他們都是血性中人，立時答應。

五人都是洛陽世家子弟，年少任俠，最喜結交朋友，共尊白雲天為大哥，每事多聽他指點，一是白雲天年最長，二是白雲天見解過人，冷靜聰敏，故四人都敬服於他。

如今他新交的朋友有難，當然不容辭，加上白雲天，在他四人面前說出高揚兩人的出身來歷，及胸懷志氣，四人更是又好奇，又興奮，恨不得立時見到高揚石芝兩人，特別是被白雲天四人叫作五妹的，更是恨不得馬上和石芝手拉着手，說個通宵。

洛陽白堡雖然不管江湖中事，但畢竟是武林世家，對江湖上的人和事，仍然非常關注，消息自然靈通。

白雲天一進洛陽白堡，就聽到了消息，江湖上有很多武林人正一窩風趕往太行山區，尋找龍堡所在的秘谷，不覺大驚，他知道這可能是個陷阱，一個陰謀，他本想在洛陽多留兩天，找多些朋友幫手，這時也不找了，在洛陽家中住了一夜，第二天立時和四位好友，五人五騎，飛騎趕往長沙。

× × ×

五騎馳至湘江邊，已是入暮時分，江水茫茫，江岸人踪全無，極目所之，不見一只渡船。

奇怪了，天才黑，怎會人踪船隻皆無，白雲天當先一騎，沿江邊察看，五騎馬來到一處渡口，渡口無人，正有一船搖向江心，白雲天在馬上揚聲叫道：「船家，快靠岸，咱們要過江啊！」

那搖船的聽如不聞，繼續搖向江心，白雲天以為那船家聽不到，大聲再叫，怎知船行越快，刹那已到中流，往對岸搖了去。

這時四騎已到，見船已漸沒入夜色中，一個身材頎長，臉如傅粉的青年人奇道：「大哥，那船怎會越叫越去得快，莫非怕咱們付不起船錢？」

騎在一匹白馬上身穿淡藍勁裝的少女嬌聲道：「二哥，不要說笑了，只怕有些古怪。」

白雲天雙目沿江上下察看，說道：「五妹，妳說得好，只怕是有人不想讓咱們過江。」

身材頎長的青年笑道：「大哥總是幫着五妹的。」

另兩個青年人笑了起來。

被稱作五妹的人嬌嗔道：「大哥你看，二哥又欺負小妹了！」

三人更是笑得高興。

頎長身材青年人道：「五妹，大哥最怕你撒嬌，求求妳別向大哥撒嬌，免得大哥又怪我！」

三人又是一陣笑，其中一個背插雙戟的笑道：「五妹，有大哥在，咱們怎敢欺負妳？」

少女的臉上一紅，羞急道：「三哥，你……」

三人見少女那羞急的樣子，不由又是大笑。

他們就是愛開玩笑，特別喜歡開這少女的玩笑。

白雲天一回頭，沉聲道：「還開玩笑，你們人就是愛鬧，快想辦法，看怎樣才能過江吧？」

三人被白雲天說得吞回了笑聲，向少女一伸舌頭，扮了個鬼臉，少女看得不由「噗嗤」一聲，得意地輕笑起來。

白雲天對四人道：「這附近江面船隻全無，看來是不能在此渡江的了，咱們往下看看，如果再找不到船，只好另想辦法了，今晚一定要過江，情況看來，有點不妙。」

四人見白雲天臉色凝重，一齊點頭，五騎馬沿江奔下去。

奔了有里許路，夜色朦朧中，前面不遠處有燈光閃現，且有人聲，五人大喜，一催坐下騎，刹時奔到燈火閃現處，燈火在蘆蕩中閃現，蘆蕩中有人聲傳出，似在有人叱喝，白雲天一躍落馬，兩步奔到蘆蕩前，雙手一分蘆葦，向燈火閃現處看去，隱約見到有一小船，燈火從船艙中透出，船尾有兩人影，一個搖櫓，一個站在一旁，小船正衝開蘆葦，滑行出去。

白雲天一見有船，又喜又急，忙揚聲叫道：「船家，快回來，咱們有急事要過江啊！」

小船上搖櫓的人影聞言停了停，白雲天以為船家搖船靠岸，怎知聽聞一聲低叱，船尾有白光一閃，小船一停間，去勢更快，白雲天心內大急，也明白是怎麼回事了，那船家是被人脅迫着的，這時四人也來到了他身旁，他來不及多說，只道了聲：「你們在此等我。」

人已凌空躍起，半空裏一折腰，斜掠五丈有奇，雙臂一震，人再升空，再一掠，又是五丈遠近，身軀疾速一落，脚已點在艙篷上，還未看清船上情況，白光一閃，一刀已攔腰劈到。

這一刀迅速兇猛，白雲天疾忙一退步，落在船頭。

這時看清楚了，站在搖船人身旁的黑衣大漢，手裏拿着把晶晃晃的長刀，夜色中看來，分外耀目。

那拚命搖船的船家，正被黑衣大漢拿刀脅迫着，全力快速搖櫓，小船已快出蘆

蕩。

白雲天長劍出鞘，喝道：「什麼人，為何脅迫船家不載我們。」

船尾兩人皆不出聲。

船頭已出蘆蕩。

白雲天喝道：「船家，快停下。」

拿刀黑衣漢手中刀一揚，低喝：「你敢，快搖！」

搖櫓的船家一哆嗦，手中櫓搖得更急，船已出蘆蕩。

白雲天心內大急，這樣子，無可奈何，脚下一動，踏前一步。

黑衣漢沉喝道：「朋友，你再動，我就殺了船家！」

白雲天不動，却笑道：「你們將江這邊的船全搖到對岸去，目的是想將我和我的朋友留在對岸，不能過江，但咱們這樣僵持着，你將船逼過了江，我也過了江，我過了江，你們的目的就達不到了，我說的對不對？」

黑衣漢子先頭確是只想着脅迫船家，將船搖過江去，自己就完成任務，聽白雲天一說，可不是，船雖過了江，任務完成，但人也被帶過江，那後果不堪設想，他深知那羣人的手段，到時，自己非死不可，想到這，不由一呆。

白雲天一直仔細注意着黑衣人的臉上表情，雖說天色黑，但波光夜色下，距離又不太遠，仍能看清那人的表情，見黑衣人神色一呆，等的正是這一刻，疾忙一掌拍出，一股掌風擊向黑衣漢拿刀的右手。

黑衣漢子一急一呆間，掌風已擊到，忙側身相避，長刀已離開船家的身邊，白雲天想的正是這樣，疾喝一聲：「船家快跳水。」

船家聞言，此時不走，更待何時，一個倒翻，人已落入水中。

黑衣人怒喝一聲，長刀疾劈船家，已是慢了，劈了個空。

白雲天先前因担心傷到船家，故此才沒有敢上前動手，如今顧慮已去，飛身躍上艙篷頂，一劍兜心便刺向黑衣漢子。

黑衣漢子揮刀一架，「嗆」一聲，人差點被白雲天長劍震翻落江，幌了兩幌，才站穩，但長劍已指在他胸前，劍尖一縷寒氣透出，迫入他肌膚，不由機伶伶打了個寒顫，手一軟，長刀「嗆啷」一聲落在船板上，雙膝一軟，跪下連聲道：「大俠饒命，小人只是受人指使，這些不關小人的事。」

白雲天從一劍差點將那人震落江水，再見他這副窩囊相，不由一笑，知道這人只是小人物，長劍一收喝道：「何人指使你將江這面的船脅逼駛向對岸，快說。」

黑衣漢連聲道：「大俠，我也不知道，他們是什麼人，今天正午時份，他們找到小人和幾個混混說，只要將江這面的船全趕過對江去，就給咱們一百兩銀子，並先給了五拾兩，餘下的五拾兩事完再給，他們很兇，說如果小人們不幹，就將小人們殺了，小人只好幹。」

白雲天問道：「你可認識他們，有幾人？」

黑衣漢道：「小人不認識他們，從未見過，他們有四個人。」

白雲天知道這等人，只是受人利用指使，問也問不出什麼，手一揚，一指將他點倒，免他生事。望着波光起伏的江面，張口叫道：「船家，沒事了，快游回船上來吧！」

叫了幾聲，十多丈外，有水聲响起，一會已見到有人朝小船游近來。白雲天站在船邊，直待那人游近船邊，看清了是船家，才伸手將船家拉上船。

船家看一眼白雲天，濕淋淋的身子，這時江水仍寒，船家凍得咬着唇，道：「多謝大俠。」隨一眼見到倒伏在船尾的黑衣漢驚道：「你殺了他？」

白雲天一笑道：「沒有，他只是暈了，船家，快入艙換了衣服，搖回岸邊去，在下還有幾個朋友，等着要過江。」

船家低頭進入艙中換衣服。

船一靠岸，未等白雲天開口，岸上等得不耐煩的四人一擁上前，少女最是心急，關切地道：「大哥，你沒事吧？」

被喚作二哥的道：「五妹，大哥有事還能好端端的站在船頭嗎？」

其餘兩人被他說得一笑。

少女轉身要打二哥，被白雲天一手拉着，道：「不要鬧了，咱們立即過江，馬匹就留在這裏吧，叫那漢子明天帶過江送回給我們，快點下船吧！」

四人連忙躍落船中，白雲天到船尾，一掌拍開黑衣人穴道，對黑衣漢道：「今次饒你一命，快上岸，明天將岸上的馬送到長沙城，悅興客棧，聽到嗎？」

黑衣漢連聲應是，抱頭上岸，牽了五匹馬而去。

×　×　×

「義重如山」關天雲，一個人獨坐鴻賓酒樓靠門口的桌子在喝悶酒。

自從高揚和芝兒兩人被擒，關在南北盟長沙分舵內小偏院的石屋裏後，他總是覺得有點悶悶不樂，可能是人結人緣，自他一見高揚和芝兒後，就很喜歡這兩個年青人，覺得兩人有志氣，有立場，不會因一己之利而放棄初衷，他平生最佩服的就是這種人，所以在高揚被五人圍攻時，他沒有插手，一是自持身份。二是不值他們之所為，特別是用芝兒要脅高揚，更趁機背後下手制服高揚，他認為簡直有失身份，也不是俠義道之所為，故他自住進南北盟分舵後，自稱身體不適，很少和那班人見面，因為那班人特別是淸風子，太叫他失望了。

今晚他一早就走了出來，坐在這酒樓內喝悶酒，心裏在想着高揚兩人，他幾次都生出了股衝動，眞想將高揚兩人救出來，但是又有顧慮，只好嘆口氣，繼續喝其悶酒。

×　×　×

白雲天一行五人，進到長沙城後，就覺得有點不大對勁，長沙城四處可見武林人，不論客店酒舖，均有武林人的踪跡。

五人在長沙城的大小客棧，問遍了，也打探不到高揚石芝兩人的踪跡，不由暗暗心急，白雲天更是急，担心他兩人遭到意外，又不好隨便向武林人打探，恐怕未打聽到，已惹來了麻煩。

五人急匆匆再到城外打探，最後在江邊一家小客棧的掌櫃口中，打聽到高揚和芝兒確在這裏住，但午間出了店，到現在

還未回來。掌櫃的更告訴五人，黃昏時份，有一和尙，一道士帶了八九人，也到客店來打聽兩人有無在此住棧，他告訴了那羣人，說有，並告訴了高揚兩人可能在江岸那面，那羣人就匆匆趕去了，後來都不見回轉。

白雲天一聽，知客棧掌櫃說的一僧一道，定是一定禪師和淸風子，他們既已找到這小客棧來，高揚兩人又不見回轉，定是凶多吉少。匆匆別過掌櫃，五人趕到江邊，楓林，人影全無，立時又匆匆趕回城裏再打探。

打聽消息莫如酒樓飯館，橫豎他們也肚餓了，長沙城最大的酒樓是鴻賓樓，五人一逕走去鴻賓樓。

鴻賓樓可熱鬧了，大半是武林人，都是不認識的，由於他們五人很少離開洛陽，以白雲天的身份，江湖上認識他的也不多，多是只聞其名，未見其面。五人見樓下人多，便上二樓。

剛踏步上樓，驀聽有人叫道：「白少堡主，可還認識在下？」

白雲天循聲看去，見靠門處，坐着一年在四十上下的威猛漢子，相貌堂堂，正是天義堂主關天雲，年前他到洛陽，曾經到白堡拜會白世杰時，見過一面，忙回身抱拳笑道：「原來是關堂主，請恕在下剛才匆匆，不曾當面拜見。」

關天雲豪爽地一笑，道：「白少堡主不要客氣，如不嫌棄就在俺這裏坐吧！」

白雲天心頭一動，正想找人打聽消息，正好有個現成的，何樂不為，口裏却推辭道：「只怕打擾了前輩酒興。」

關天雲連聲道：「怎會，俺正一個人喝悶酒，來，快坐，見到你俺很高興。」

白雲天帶着四人，走到關天雲所坐桌前，逐一介紹，身材頎長，面如傅粉的年青人姓顧，名相如，背插雙戟的外號「雙戟賽溫侯」，姓裴，名然，背插雙槍的外號「雙槍小霸王」，姓李名飛，最後那位少女人稱「金劍無雙」蘇倩如。白雲天為四人介紹完，四人一齊抱拳見過關天雲。

關天雲哈哈笑道：「各位少俠不用多禮，快請坐！」

五人落坐，小二為五人添上杯筷，白雲天再要了酒菜，替關天雲斟了杯酒，道：「前輩因何獨自一人在此喝酒？」

一口喝干杯中酒，嘆口氣，關天雲道：「俺就是為了那個高揚和石芝被他們捉了，關起來而不樂。」

白雲天想不到這一問，就問到高揚兩人的消息，大喜，又替關天雲斟了杯酒，道：「是何人將兩人捉了，因何事故？」

關天雲道：「就是一定禪師，淸風子等人，先是懷疑兩人是十條人命的兇手，後來證明不是，是了，少堡主，那高揚還提到你，說少堡主兩次救了他兩人，可是眞的？」

白雲天笑道：「也是恰巧遇上的，前輩還沒有答我所問。」

關天雲道：「他們想高揚帶他們到龍堡去，高揚由於怕他們濫殺無辜，所以沒有答應，於是就打起來了，最後當然是兩人被捉。」

逐將楓林外的一切經過，細說一遍。

最後說道：「高揚那年青人眞有志氣，俺一見他就喜歡了。却是他們不要臉，羣攻之後，竟然來個背後偷襲，俺看不過，也為高揚兩人不值，所以經常一人出來喝悶酒。」

白雲天道：「前輩俠義胸懷，令人佩服。」

裴然問道：「前輩，那班人將高揚兩人關在哪裏？」

「就關在南北盟長沙分舵裏。」關天雲道：「各位少俠來長沙何事？」

李飛口快答道：「晚輩們聽聞長沙出了龍堡殺手，故此趕來看看。」

關天雲說道：「只怕不是如此簡單的吧？」

蘇倩如笑道：「然則前輩認為晚輩們來長沙另有目的了。」

關天雲哈哈一笑道：「難道不是？」

白雲天道：「前輩，暫不談這問題，晚輩想問前輩，高揚兩人關在分舵內那一處？」

關天雲壓低聲音道：「你們可是想救人！」

白雲天說道：「不敢瞞前輩，確是如此！」

關天雲道：「不怕俺告訴他們？莫忘了俺也是他們的一份子。」

白雲天道：「以前輩性情為人，晚輩不怕！」

關天雲一拍白雲天肩頭，低聲道：「少堡主，不瞞你說，俺也有幾次生出了要救高揚兩人的念頭。」

顧相如道：「前輩還未告訴晚輩高揚兩人關在分舵哪裏！」

關天雲一笑，低聲道：「關在分舵右手面，一個小偏院的石屋內，一並告訴你們，小偏院日夜有八個南北盟的手下看守，你們要小心。」

白雲天道：「多謝前輩相告。」

關天雲道：「不用多謝，只要你們能救出他兩人就好了！」

五妹蘇倩如道：「前輩，一定禪師，清風子等人，是否都在分舵內住宿？」

關天雲道：「為了恐防有閃失，所以他們都住在分舵內，俺也是。」

白雲天道：「前輩，咱們就此別過，待救了高揚倆人後，再當面多謝。」

關天雲笑道：「你們都是年少有為，一時俊彥，俺很高興能認識幾位。」

五人一齊謙道：「前輩過獎了，晚輩怎當前輩謬讚。」

五人站起身，抱拳一禮，別過關天雲，出門而去。

來到悅興客棧，要了五間上房，各人梳洗過後，齊集白雲天房內，興奮得很。

白雲天看了四人一眼，道：「咱們今晚救人，要小心行事，能不驚動他們最好，否則，單是一定禪師，淸風子等幾人已是難鬥，好了，你們先休息一會，我去南北盟分舵轉一轉。」

蘇倩如道：「大哥，我跟你去。」

顧相如道：「五妹，怎麼大哥去一會妳也要跟着，還是二哥我和大哥去吧！」

蘇倩如被顧相如說得臉上一紅，低頭嬌聲道：「二哥，你又笑人！」

顧相如和李飛，裴然見蘇倩如羞紅的嬌臉，不覺笑起來，蘇倩如不依，一跺脚

，向白雲天道：「大哥，你看，他們又笑我！」

那嬌態，看得白雲天也笑了，道：「好了，你們不要鬧了，二弟，我眞拿你沒辦法，五妹，大哥就和妳去。」

蘇倩如欣喜地抬起頭，一雙大眼睛含情脈脈地看了白雲天一眼，歡叫道：「大哥，這就去，咱們快走！」

拉着白雲天衣袖，就要出房。

顧相如扮了個鬼臉，笑道：「五妹，有了大哥，就不理我們三人了，好，以後大哥失踪，我們再不跟妳去找了。」

蘇倩如甜甜一笑，道：「二哥，以後如果你的未來妻子不理你時，小妹也不幫你求情了。」

顧相如裝做急道：「五妹，千萬不可，二哥我求求妳！」

引得幾人笑了起來，白雲天笑罵道：「二弟，眞拿你沒辦法。」

李飛笑道：「大哥，你幾時對五妹的撒嬌有辦法。」

三人又一陣大笑，笑得白雲天臉上也有點熱熱的，笑笑，道：「不和你們這三個淘氣鬼說了，五妹，咱們去。」

拖着五妹的手，出房去了。

×　×　×

南北盟分舵內，客廳上坐了十多人，目光迎着走進廳來的一定禪師，清風子首先急切地問：「大師，他兩人可答應？」

一定禪師坐下，答道：「任老朽說乾了嘴，他兩人就是不肯。」

赫連新怒道：「給臉不要臉，馮的，給點苦頭他們嚐嚐，看他們敢不答應！」

程重道：「赫連堂主，咱們怎能這樣做！」

赫連新憤憤道：「程兄，不這樣，有什麼辦法叫他們肯帶咱們到龍堡。」

程重道：「慢慢來吧，或許勸多幾次，他兩人肯答應。」

一定禪師看看衆人，問道：「怎麽不見了關施主？」

清風子道：「他一個人去了喝酒。」

「斷金手」蔣淡如道：「他倆不肯帶咱們到龍堡，各位，我看還是應承他倆提出的條件，就我們幾位去，其餘的就留在長沙，如何？」

易北山道：「蔣少兄，問題是萬一外面那羣武林朋友知道了，怎辦？他們一定不肯，他們很多都是爲了報仇來的，如今撇下他們，他們鼓噪起來，可不是玩的！再說就咱們這十多人能毀得了龍堡嗎？」

蔣淡如被易北山這一說，也認爲自己剛才所說，有欠考慮。

清風子道：「難道眞的就想不出別的可行辦法？」

趙少川道：「使次詐如何？」

衆人目光齊皆射向趙少川。

清風子問道：「趙施主請說。」

趙少川微一沉思道：「咱們可表面答應他，就咱們十多人去，但暗中可吩咐那羣武林朋友在暗暗相隨，到了龍堡再現身，到時他兩人也無話可說了，如何？」

赫連新首先叫好，衆人想想，都點頭，認爲這辦法可行，但一定禪師道：「如此做，豈不是有虧信義？」

易北山道：「只有這辦法可令兩人帶咱們到龍堡，大師，不要多想了，幹大事，當用非常手段！咱們是爲武林除害，無人敢說咱們的。」

一定禪師唸聲佛號，不再說話。

清風子看大家一眼，道：「時候不早了，各位歇息吧，明天就和兩人說，照計行事。」

各道晚安，各人回房休歇。

×　×　×

石屋內一燈如豆，芝兒無力地靠在高揚身上，幽幽一嘆，細聲道：「揚哥，江湖上的事太可怕了，我眞想不到，他們這些俠義道，名門正派，爲了一己之欲，竟會做出這等事來，咱們不肯帶他們去龍堡，是咱們的事，怎可用手段，關住咱們，迫咱們帶他們去！」

高揚安慰道：「咱們不答應，他們也莫奈何，剛才一定禪師來，勸說了好一會，咱們就是不答應，他也只好無可奈何走了。芝兒，咱們只要堅持着不帶他們去，白大哥他一定會來救咱們！」

望望窗外夜色，芝兒道：「不知白大哥到了長沙未？」

高揚充滿希望地道：「相信應該到了，或許今晚他就會來救咱們。」

芝兒亦滿懷希望地道：「那就好了，我眞不知如我們堅不答應，他們急怒起來，會怎樣對付我們。」

高揚道：「只要他們需要咱們帶路到龍堡，就不敢對咱們怎樣？」

芝兒道：「但願如此，此刻我所盼望的，就是白大哥知道咱們被捉，能快快來救咱們！」

高揚安慰道：「一定會的，白大哥一定會來救咱們的！芝兒，不要再想了，時候也不早了，咱們睡吧！」

芝兒無言點頭，高揚低頭在她額上一吻，輕輕扶起她，站起來，走到一張床舖，躺下來，閉起了雙目。

×　×　×

天黑有雨。

綿綿春雨。

白雲天五人已來到了南北盟分舵後院牆外。

白雲天低聲吩咐了四人幾句，拔身而起，如一落葉般無聲無息，落在牆頭上，許是落雨的緣故，圍牆院內靜悄悄的，既不見有人巡邏，打量一番，亦發現不到崗哨，只有那連綿春雨，下個不停，伏在牆頭再等了一會，白雲天才小心地躍落院內，一閃身，站在牆邊陰暗處，口裏發出一聲輕輕的貓叫，牆外四人聽得清楚，躍起，飄落，四人已無聲地落在院內地上。

白雲天一招手，四人閃到他身前，白雲天用手一指，顧相如三人一點頭，伏身彎腰，捷如貍貓，借樹木山石之遮掩，直往前院潛行而去。

白雲天一拉蘇倩如，兩人閃行在花木黑暗中，繞過一處假山，前面出現了一道小門，稍不注意，很難發現，因爲那道小門被一叢草樹掩了大半。

兩人蹲在一棵樹後，白雲天用手一指那些草樹，蘇倩如一點頭，從地上拾起一顆石子，輕輕拋出，石子落地，發出輕響，樹絲微動，又停了，兩人耐心地守候着，不大一會，草樹叢又微動，慢慢在夜黑

雨中，露出一顆人頭，雙目在黑夜雨中閃閃有光，看了一會，那顆頭又慢慢縮回，爲了不弄響動那草樹。

就在那顆頭縮回去的一瞬間，白雲天右手一指倏然彈出，那顆縮回去的頭如遭巨力一擊般，突的加快了速度，一閃而沒，草樹叢中，一陣枝葉輕響，白雲天身軀已如離弦箭矢般，一下標射到樹草叢前，一探手，已準確地捏住了樹草叢後一人的喉核，另一手在那人身上一點，然後，閃身鑽進那叢樹草中。

其實不用他再加一指，那人已被他剛才樹後彈出的指風擊中前額，暈死過去。

白雲天鑽進草叢中，黑暗中見除了那被他點倒的人外，另有一人早已被人殺了，心裏一驚，細一察看，發現那被殺的人衣着和被點到的人不一樣，被殺的人一身黃色衣褲，而被點到的人卻是一身黑衣褲，手拿長刀，很顯然那個被點到的黑衣人殺了穿黃衣褲的人，肯定了這點，他心內恍然，叫聲糟，怪不得剛才他們進來那樣順利，一個巡哨站崗的人也不見，原來是有人捷足先登，想到這，不由出了一身汗，從有人不讓他們過江，到這一切，分明是有人想置高揚兩人於死地，說不定就是這批先來的人。

他急忙一手伸出樹草外向蘇倩如一招，蘇倩如早已在樹後等得不耐煩了，見白雲天招手，一溜烟竄到樹草叢前，白雲天已閃出樹叢外，一拉她，兩人已站在那道小門後。

小門後就是小偏院，白雲天這時也顧不了驚動人，身軀一閃進入院內，蘇倩如一聳身，也躍上牆頭。

一進院，一上牆，牆上的蘇倩如一現身，早被站在石屋暗處的兩名拿刀黑衣發現，口一張，剛要喝叱，口是張了，聲卻發不出，身軀震一呆在當地。

原來兩名黑衣人被牆上出現的蘇倩如吸引了注意力，白雲天乘其不覺，立時出指，指風點中兩黑衣人的穴道，站着動彈不得。

蘇倩如躍落地上，白雲天已一幌身，貼身在透出燈光的窗旁。閃眼向內窺着，這一看，令他心胆俱碎，閃電般一指彈向窗內。

×　×　×

高揚雖是躺在床上，思潮起伏，怎也睡不着，在床上輾轉，又不敢起身走動，恐怕驚醒了芝兒，好不容易三更過後，才矇矓入睡，矇矓中似聽到四更鑼已敲過，人已將完全進入夢鄉，倏的被一下輕響震得心頭一跳，人在半昏睡狀態，神經特別敏感，卻沒有全然醒過來，迷矇中又聽到一聲響，眼睛一張，石屋門已開，閃進一名幪面黑衣人。

此人身材高大，露出黑巾外的雙目烱烱有光，比那油燈亮百倍，手拿一把刀身特別窄薄的長刀，刀鋒在昏暗的燈光下特別閃光耀目，高揚自見黑衣幪面人進屋，人已從半昏睡中驚醒，挺身坐起。雙目緊緊盯着那向床前走來的幪面黑衣人。

幪面黑衣人站在高揚床前，烱烱的雙目中兇殘之光大盛，手裏的長刀慢慢舉起，一寸，一寸，高揚的目光也不由隨着那舉起的長刀一寸一寸往上移。

幪面黑衣人目中有殘忍的笑意露出，手中刀舉起得更慢，高揚往上移的目光也跟着慢下來。

那情形就像一隻兇猛的黑貓，在戲弄着一隻難逃一死，已嚇破胆，驚呆了，逃又逃不了的老鼠一樣。

黑衣人長刀終於舉起，高揚的目光也抬得高高的，盯着那刀鋒，瞬也不瞬。

黑衣幪面人目中殘忍之意更深，手一動又停。

高揚卻連眼也不眨一下，就那樣不言不動。

他不言不動，幪面黑衣卻開聲了，壓着嗓子，嘿嘿一笑，幪面人道　「小子，今天讓你嚐嚐死的滋味，你以爲不言不動，就可以激怒我，哼，想錯了，我要你看着你的心上人先死！死在你面前，我要你跪下來求我，哈哈，你終有這一天！」

聽着他說，高揚還是不言不動，不過臉上已是一片蒼白。

幪面人看在眼裏，殘忍的一聲笑，一轉身，走向芝兒睡的那張床。

他動，高揚也動了，跳落床，奔行兩步，攔在幪面人身前。

幪面人伸手一撥，高揚像稻草人一樣倒在地上。

高揚全身大穴已被清風子所封點，眞力無法運行，全無抗拒之力。

高揚倒地聲驚動了入睡的芝兒，張眼看見倒地的高揚和站在床前的幪面人，不由驚叫一聲坐起身，雙眼驚恐地看着幪面人。

高揚站起身，憤怒地道：「人可以殺，不可辱，我已知你是誰。」

芝兒叫道：「揚哥，他是誰？」

幪面人啞着嗓子陰森一笑，道：「來殺你們的人！」

高揚毫不懼怕地走到床前，芝兒一把撲在他的懷裏，兩人緊緊地抱在一起，要死，也死在一起，這是兩人此刻心裏的信念。

幪面人啞聲道：「好親熱啊！咱就成全你們，讓你們死也死在一起！」

放下的刀倏又舉起，看了一眼窗外的夜色，點點頭，刀光一閃，斜劈向兩人腰身！

這一刀劈下去，摟抱着的高揚芝兒，立被劈成四段！

眼看那耀目的刀光如驚虹電閃，就要砍在兩人身上，高揚仍是瞬也不瞬，注視着那電閃而下的刀光，芝兒則埋首在高揚懷內，心裏已沒有懼怕，還怕什麼呢？生命雖然短暫，但兩人從沒分離過，也有一段短暫快樂時光，她眼前彷彿又出現了在塞外小鎮上那段寧靜美好的日子；如今死也在一起死，她已沒有什麼好遺憾的了，生而同歡，死在一起，還要求什麼，就算這一生如此短暫，她也滿足了，如今她的唇邊，有了一絲笑意。

黑衣人目中兇光畢露，長刀已砍在兩人身上，突的幪面人退步縮手，一縷勁風從他身前激射而過，好厲害！擊在石牆上，擊出一個寸許深的洞，石屑紛飛。

幪面人一退又進，刀光一起，仍然攔腰劈高揚石芝兒兩人！

驀的背後風生，驚敵自己也身亡，幪

面人當然不幹，一閃身，身軀橫移三尺，堪堪避過背後襲來的金光。

蠓面人身軀閃移開，一個俏生生的少女身形，已擋在高揚芝兒身前，手中劍在昏暗的燈光下，閃射出耀目的金光，來人正是「金劍無雙」蘇倩如！

窗外這時响起白雲天的語聲：「揚弟，小妹，你們沒事吧！」

那縷指風正是白雲天在窗外窺看到蠓面人長刀閃劈向高揚芝兒兩人，心胆俱寒下，彈指襲向蠓面人拿刀右手腕的，蠓面人猝不及防，只好退身縮手閃避，高揚和芝兒兩人也逃過了一刀分屍之厄。

高揚眼睜睜看着這一剎間的變化，幾疑自己身在夢中，也以爲自己眼花，及聽到白雲天的語聲，狂喜道：「白大哥，你們眞的來了，咱們沒事！」

芝兒閉着眼受死，這時聽到白雲天的語聲，忙睜開眼睛，見一少女擋在自己和高揚身前，蠓面人也退在三尺外，白雲天眞的來了，人在窗外，可以看到，不禁歡聲道：「白大哥，你們終於來了！」

蠓面人被背後襲來的少女迫得閃移開去，蘇倩如已擋在高揚芝兒之前，不由暴怒，目中煞光暴現，刀光又起，刀劈蘇倩如。蘇倩如見刀勢兇猛，本不想硬擋，但又怕自己退身閃避，蠓面人乘機傷人，只好咬牙運勁於右臂，金光一起，硬擋砍來一刀！

「嗆」一聲大响，蘇倩如嬌軀被震退二步，右臂痠痲，金劍差點把握不住，脫手飛去。

蠓面人一刀震退蘇倩如，刀勢一轉，弧形劈向高揚芝兒兩人腰身！

仍然想將兩人一刀砍死！

驀的白光彈閃，一點銀光，點射蠓面人咽喉！

蠓面人顧不了殺人，自保要緊，疾忙退身。

白雲天銀色軟劍挺起，站在黑衣蠓面人身前。

蠓面人悶喝一聲，右手一動，刀光大盛，刀與人暴進，一團刀光，照射得一室通亮，將白雲天全身裹在刀光裏。

白光與銀光交織在一起，「叮叮叮」連串聲响中兩，人門在一起。

蘇倩如連忙拉了兩人，退到屋角，擋住他倆，三人都緊張注視激門中的兩人。

倏的銀白光一分，兩人身形各退一步峙立着，白雲天臉色凝重，銀色軟劍挺得筆直，蠓面人長刀斜指，雙目兇光泛閃。

兩人對峙着，都不先出手，蠓面人却先開口，啞聲道：「你就是那白衣小子，好身手，但今晚也難逃一死！」

白雲天冷哼一聲道：「閣下是誰？以閣下之身手，何必藏頭露尾，不敢以面目見人。」

蠓面人嘿嘿一笑，道：「你們死了後，自會見到我的眞面目！」

高揚突然道：「我知道你是誰！」

蠓面人渾身一震，手中刀斜斜高起，冷冽的刀氣瀰漫全屋，目中殺氣大盛。

高揚道：「你就是金龍老二！」

未待高揚說完，刀光如虹，勢若雷霆乍發，長刀砍劈向白雲天！

白雲天軟劍如鋼，抬臂硬架長刀。

倏的刀光一斂，身形一晃，蠓面人已在石屋外，白雲天高揚還未明白蠓面人是何意思，屋門口已扔進黑忽忽一物。

白雲天喝聲：「不好！快躺下！」一揚袖，未待那物件落地，已將它捲飛向門口。

「轟隆」一聲巨响，只震得地動屋搖，四人伏在地上，只覺地皮震動，塵烟與碎石漫飛，不少碎石落在人身上，白雲天和蘇倩如還不覺得怎樣，高揚和芝兒可就慘了，穴道被封，身上全無抵抗力，碎石落在身上，痛得差點叫起來，咬牙忍受。

燈火已滅，烟霧瀰佈，目難視物，白雲天仍然站起身，壓低聲音，急促地道：「快衝出去，他只要再扔進一顆炸藥，咱們就會被炸死，快！我扶揚弟，五妹你扶小妹！」

一伸手，一把拉着高揚，一掌擊出，迫開霧烟，當先向有烟光處衝去。

門口大小石塊堆了一地，白雲天一把將高揚挾在腋下，聳身躍出石屋，蘇倩如也將芝兒揹在背上，躍出石屋外。

四人站在石屋外院中，看一眼石屋，不由出了身冷汗，用尺厚石塊砌成的石屋，門口已崩塌了一大幅，鐵窗亦震脫，威力令人咋舌，要不是白雲天手快，將那炸藥捲飛向門口，現在他們四人被炸得血肉橫飛，屍骨全無！

白雲天抹一把額上冷汗，急聲道：「揚弟，他們封了你身上穴道？」

高揚道：「正是，白大哥，快替我和芝兒解穴。」

說着將身上被封穴道說出，白雲天手掌微含內力，一一將他身上的穴道震開。

蘇倩如也替芝兒解開了被封的穴道。

小偏院中只有他們四人，石屋不時有被炸鬆的石塊「隆」聲滾落地上，在靜夜中聽來，震人心弦。

活動了一下手脚後，高揚催促道：「白大哥，咱們快走！」

白雲天奇道：「怎麼這樣大的爆炸聲，不見有人來查看，眞奇怪，莫非他們也出了事？」

雖是奇怪，照計這一聲巨响，肯定會驚動一定禪師、清風子他們，也會驚動了顧相如三人，必會前來察看，但却人影也不見一個，連那蠓面人也不見了。

白雲天道：「咱們去看！」

正想躍起，不知怎的院中已出現了一羣黑衣人，大約有拾多二十人，手拿長刀，將四人呈半扇形圍擋着，爲首的仍是那個手拿一把刀身窄長的蠓面人。

蠓面人陰笑一聲，道：「想不到你四人如此命大，連霹靂子也炸你們不成，好，今天就叫你們死在刀下！」

高揚道：「金龍老二，你在作夢，先前那樣好的機會，你也殺不了咱們，現在休想！今晚不知鹿死誰手！」

白雲天道：「江湖傳說，龍堡如何神秘，如何可怕，也不過爾爾，又說只有死人才能見到堡中人，閣下，咱們全都是活生生的見到了你們！」

黑巾蠓着臉，絲毫看不出他面上的表情，不過從他眼睛，可以看出有點激動，蠓面人却壓抑着，語聲深沉道：「等會你們就是死人！」

蘇倩如嬌笑道：「閣下口氣眞大，剛才只不過炸得咱們一身塵土，難不成你還想用霹靂子來對付我們？」

蠓面人不答。

白雲天笑道：「閣下既讓揚弟識穿了身份，你不除下面巾，讓咱們見識一下龍堡第二號人物，金龍老二的面目呢？」

蠓面人喝一聲：「上！」

黑衣長刀人羣起而攻，長刀一出，織成一道刀幕，罩向白雲天，蘇倩如，芝兒三人。蠓面人長刀匹練般兜胸疾刺高揚。

仍然是想先殺高揚！

白雲天也知道這點，銀光一閃，迫退身前五把長刀，身軀躍起，撲救高揚，但被逼退的五人，也跟着躍起，五把刀罩着白雲天全身，金鐵交鳴聲中，硬是將白雲天逼落當地！

攻向蘇倩如的七把長刀，被蘇倩如金劍一蕩，全部蕩開，但是一開又合，七把長刀如驟雨暴風般刺向她全身，蘇倩如逼得一短身，金劍一劃，刺向七人小腿。

七人一退又進，四上三下，劈削蘇倩如全身。

蘇倩如金光暴閃，密不透風，護着全身上下。

七名黑衣人皆是使刀高手，這一下來，將蘇倩如逼得處在下風。

攻向芝兒的五把長刀，刀勢剛猛，芝兒不敢硬接，嬌軀連閃，堪堪避過劈來五刀。

五刀一過，又是五刀，連綿不斷，芝兒全身已被刀光籠罩，有幾次差點臉被長刀劈中，仗着身形巧妙，一一避過。

芝兒連避五十刀，身上已有幾處衣破，驀然嬌喝一聲，短劍出手，五名黑衣人以爲芝兒被擒，兵器必然被搜去，却不知芝兒短劍藏在袖中，當日和易北山等人動手，也沒有出劍，只以空手對敵，被擒之後，由於她是女孩了，他們都不便搜她身，是以雙劍沒有離身。五名刀手被芝兒這猝不及防下出劍，雙劍如毒蛇出洞，飛削五人手臂，五名黑衣人只好收刀閃退。

芝兒關心高揚，轉頭向高揚看去，只見黑衣蠓面人刀光如波翻浪湧，一刀接一刀，連綿不斷，斬向高揚，高揚連連閃避，身形已將退到院牆處。

原來高揚長劍早被一定禪師等人收了，沒有兵器應敵，全仗身法閃避，蠓面人也看出了這點，所以絕不放鬆，一刀快似一刀，刀刀不離高揚要害，只想將高揚一刀斬斃。高揚一開始就處於下風，蠓面人刀勢一展開，就只有捱打閃避的份兒，全無還手機會，不要說還手了，只要他閃避慢一點，就會橫屍當地！

高揚已閃無可閃，退無可退，因爲這時高揚已被迫得退到了院牆前，蠓面人一刀又到，逼得高揚將背緊貼着牆，才勉强避過一刀，蠓面人一刀劈空，第二刀又到，簡直不容高揚有喘息的機會。

高揚背緊貼牆上，退無可退，望着那斜斜劈落的耀目刀光，不禁面色也變了！

蠓面人斜劈的刀勢更快，雙目中閃露出兇殘的笑意，在他想來，高揚絕不能躲過這一刀！必死無疑！

刀鋒已砍落高揚肩頭，高揚的身軀突然比劈落的刀勢更快幾分，順着劈落的刀勢，斜撲在地，由於刀勢太猛，刀尖將院牆劃裂，仍然收勢不住，差點砍在蠓面人腿上，幸是他及時彈身，才避過自砍雙腿之厄！

但刀尖劈落時，還是傷到了斜撲在地上的高揚，在高揚肩臂處劃了道血痕。

高揚這一着簡直是賭命，只要他身軀斜撲落地慢那麼一點點，蠓面人刀勢再快幾分，此時的高揚，已是屍身兩截！

蠓面人被自己收不住的刀勢逼得彈身而起，高揚也恰在這時，身如跳蚤般彈跳而起，雙拳如風，左十七，右十八，一共三十五拳，追擊蠓面人小腹！

蠓面人身在空中，高揚雙拳已到，好快的刀，不知怎的，蠓面人長刀已迴斬向高揚擊來的雙拳！

高揚逼得收拳落地，蠓面人臨空一刀，當頭劈落。

高揚身子衝前，雙拳疾擊蠓面雙膝。

蠓面人雙腿忽動，曲腿疾踢高揚的雙目！

高揚一矮身衝到蠓面人背後，蠓面人已反手一刀，劈向他頭頂高揚只好退身。

背後風生，高揚直待那尖風刺背才猛一將身軀側閃，一把長刀緊貼腰旁刺過。

高揚怎肯錯過這個機會，五指一落一抓，已抓住背後偷襲黑衣人拿手腕脈，五指一緊，身後人一聲悶叫，長刀脫手，高揚手一鬆一抓，已放開背後人手腕，將長刀握住。

蠓面人恰在這時一刀又砍到，高揚一抬手，長刀連架，「噹！」聲响，高揚被震退一步，長刀也被震起！

蠓面人乘勢一刀仍然劈落。

高揚一旋身閃開，蠓面人刀到半途，突的一頓一轉，隨着高揚旋開的方向，攔腰一刀又到！

好快速可怕的刀法！

高揚忙不迭退身，一退再進，長刀暴展，一刹那劈出十五刀！

蠓面人長刀驟起，連擋十五刀，再攻二十一刀。

高揚亦力擋二十一刀，刹那兩人門在一起。

這時芝兒已背靠着蘇倩如，兩人合手，抵擋那如波濤般湧襲來的刀光，兩人還不時出手還擊，不過守多於攻。

白雲天被五名刀手逼着，幾次想下殺手，皆被五人那配合巧妙的刀陣所牽制，發揮不出，只好纏門下去，這時他也有點了解龍堡的厲害了。

如若纏門下去，時間一久，吃虧的肯定是他們，特別是芝兒蘇倩如兩人，兩人畢竟是女孩子，體力有限。

白雲天現在只盼顧相如等三人趕快來帮手。

× × ×

顧相如，李飛，裴然三人，和白雲天分手後，摸到前院去，守候着，這是他們分配好的任務，白雲天和蘇倩如去救人，他們三人負責守着前院，萬一白雲天兩人暗中動手不成，被發現了，明着幹，他們三人就要盡力抵擋趕去小偏院救援的人，任務不輕，所以他們三人到了前院後，都隱在暗處，監視那一排烏燈黑火的房屋。

他們三人只盼白雲天能快些救出高揚

倆，但等了一個更次，也聽不到白雲天發出撤退的訊號，正等得焦急，猛聽「轟隆」一聲巨响，小偏院方向衝起一股硝烟，三人大驚，不知白雲天他們出了何事，正想撲身向小偏院從去，長沙分舵內各人已被那聲巨响震得驚醒了，首先衝出房的是胡三，見三人正要縱去，大喝一聲道：「什麼人，不要走！」

他這聲大喝，令到驚醒的人更加速了出房的速度，一霎時，不下十多人，已衝到了院中，紛紛撲向三人。

眼看是走不了，三人雖然心懸白雲天等人安危，但也沒有忘記自己的任務是擋住這些人，一轉身，三人一字排開，擋在這些人面前。

奔出的人是胡三，一定禪師，清風子，趙少川，程重，關天雲，蔣淡如，「鐵爪鋼拳」沈如山等八人，另有幾個南北門盟門下。

一定禪師等人衝出，見小偏院中硝烟衝騰，知道出了事，暗道一聲不好，清風子人如灰鶴衝天，就要趕往小偏院看個究竟，他實是担心高揚兩人安危，如他兩人死了，豈不是全功盡廢。

怎知他人在空中，另一人也已在空中，却是顧相如，長劍一送，硬是刺向清風子前胸！

清風子那有心機和他相鬥，手中拂塵一掃，束絲如棒，「叮」聲蔽在顧相如劍葉上，人已斜標出。

顧相如怎容他走，長劍雖被拂塵蔽偏，手一回，疾刺清風子脇下。

清風子被迫只好一沉身，身形落下半丈，又前掠，怎知顧相如長劍脫手飛擲向他背後，快如飛矢流星，清風子無奈只好拂塵倒轉，塵絲已捲住長劍劍身，手一抖，長劍箭矢般射回顧相如前胸。

顧相如人在半空，一個空翻，避劍接劍，一氣呵成，姿勢美妙。

清風子被一逼一阻，一口濁氣在胸，只好飄落地上。

顧相如這時也飄落地上，面對着清風子。

夜色中看不清清風子的臉色，但肯定不會好看。

這時胡三巳和李飛打起來。

衆人正想不顧一切，將眼前三人解決了，趕去小偏院，猛聽一聲慘叫自前面大廳傳出，衆人皆是一驚：前面又出事了，看來今天晚上來了不少人，照顧自己人要緊，一定禪師，關天雲，蔣淡如三人，巳自撲向前面大廳，救援易北山等人。

清風子手中拂塵微揚，塵絲如鋼針般豎起，一指顧相如道：「你們是何人？敢夜到南北盟分舵擾亂！」

顧相如輕笑道：「在下三人麼？哈，說出來你也不知道，又何必說呢？」

趙少川道：「說出來聽聽，你們敢夜闖分舵，定然不是等閒之輩！」

顧相如一指自己道：「在下顧相如，正在打鬥的是我四弟李飛。」一指裴然道：「他是我三弟裴然，各位可認識麼？」

衆人皆是從未聽過這幾個姓名，當然不識。

趙少川不愧公門出身，問道：「你一定還有同來的人，可是在那裏？」用手指向塵烟起處。

顧相如笑道：「前輩猜對了，在下確有人在那裏。」

清風子道：「剛才那聲巨响，是你同來的人弄出來的嗎？」

「這我倒不清楚，在下也想去看看。」顧相如道：「不過照在下猜想，不會是在下同來的人攪出來的。」

清風子喝道：「你們今夜來，想救走

盲眼拳師的武功

嚴霜

中國功夫特別古怪，有些人武功精湛，就算盲了一雙眼，仍然可以運用上乘的功夫，出手傷人，最有名氣的一名盲眼拳師叫做蕭崑山，他本來一雙眼並非生下來就是瞎子，不過因爲他在一次酒後爭風，當時花艇裏面有一個名妓叫做肖紅，跟他相好，那晚縣大人的少爺到花艇上面迫肖紅賣身，他看不過眼，相鬥起來，出手太重，一拳把大少爺打落水中，就此溺斃，事後縣大爺抓住他，要殺人塡命，因爲他的父親蕭翁，富甲一方，花了幾萬両銀子，買通縣大爺的寵妾替他求情，然後改爲剜眼之罪。那晚在獄中讓他飲醉，然後派出專門剜眼的人入獄把他的一雙眼割去，他慘叫一聲，覺醒便即昏迷，後來他給人救活，並且給蕭翁接回家裏，悉心靜養，替他治療，然後能够活下去，此後蕭崑山就變成了瞎子。

因爲他從小到大都是喜歡練武的，沒有變成瞎子之前，武功巳經極爲出色，變了瞎子，亦不會因此減弱，並且愈練愈精，此後他就逐漸有了更進一步的成就，後來他的家道中落，父親死後，財產蕩然無存，他就迫於到江湖賣武，憑着那一枝棍，以及非常靈活的拳脚，就算在江湖上面行走，仍然可以得到練武之人的賞識，賺些銀両度活。

另外一個盲眼的拳師就是廣東十虎之首王隱林，他的武功認眞出色，六十歲過後，一雙眼發青光，距離一尺過外的物件都看不出來，只好聽聲辨影，憑着他卓越的武功，亦能跟高手過招，有把握取勝，他打贏高手的招式全是憑他苦練出來的一套鐵綫拳，這套拳脚相當古怪，剛剛交手，自管自的打出，第一招必然是左手握拳，衝向前面去，先行以霸王敬酒這一招由下邊衝到上邊去，跟着劈落，又再進馬發拳，以右拳出擊，不管打中對方與否，便即轉身，招式變化極多，拳打脚踢，俱是一個人從頭打到尾的，不管對方是否中拳，同樣的打出，打完再打，俱是如此，由於那一套鐵綫拳能够打盡四方，前後左右兼顧，等閒之輩，無法對抗，高手亦畏忌幾分，他能够保存一條老命，以終天年，完全是他這種輝煌的拳脚所賜。

北方亦有一個盲眼拳師，姓張，單名一個鼓字，張鼓此人從小就非常喜歡練武，還聘幾省最出色的拳師回家苦練，精於

五形拳，內功外功都非常出色，每次到外邊去，俱是拚命苦鬥的，傷了許多人，幾乎每月都有人到他的家裏投訴，索償湯藥費，甚至迫他賠錢，否則索命，終於有一天，他到妓院尋芳，喝了一杯酒，爛醉如泥，覺醒了就巳經廢了一雙眼，因爲有人在他醉後用石灰放在他的眼中亂擦，故此變成瞎子。

幸而他的家中兄長甚衆，又是富戶，盲了眼睛後不必担心生活，且又因爲他沒娶親，更加毫無牽掛，靠近四十歲，他巳經得到上乘的功夫，漸有修養，父母雙亡之後，他就索性開設一間拳館，授武爲生，門外掛着盲翁拳館的招牌，相當刺眼。

有一名拳師姓李，喚做李江，江西人，他喜歡到處遊蕩，結交江湖的朋友，養了一頭高大的猴子，沿途表演雜技謀生，穿州過省，他的拳脚極硬，兼且能够飛簷走壁，輕功乃係他的擅長武藝，有一天，他到了京都北門之外的一處茶寮閒坐，偶然聽到附近有一個盲眼武師喚做張鼓，居然無法張開一雙眼，仍然可以教授拳脚，未逢敵手，他的好奇心油然而生，索性喝了一杯茶之後，便到張鼓的拳館拜候。

張鼓的一雙眼睛雖然無法看清楚外邊有甚麼人，可是，來人自稱姓李，沿途賣藝，顯然是個江湖人的賣武漢子，便即輕視幾分，相談不久，李江認爲他太不賞臉，忽然對他說：「我的本領有限，跟我同來的一個朋友比我更强，牠是個猴子，希望你跟他過招玩玩。」

李江以爲那隻猴子本身靈活，兼且懂得打功夫，張鼓盲了一雙眼，一定無法抵抗，故此放心讓猴子騷擾他，怎料猴子把張鼓的棉袍撕破，張鼓勃然大怒，一掌拍下去，其快如風，猴子來不及閃避，拍的一聲，腦漿溢出，當堂喪命。

李江趨前說：「猴子是我的命根，我靠猴子協助沿途賣武，你打死了我的猴子，必須賠償白銀一千両，否則，我就要你跟猴子同樣的腦破身亡。」

張鼓哈哈大笑，說：「你究竟有何本領向我索取銀両呢？」

李江說：「我不管能否把你擊倒，總之，你不肯付錢，就要一決雌雄。」

張鼓說：「我們兩人比試武功，我非常樂意奉陪，不過要聲明這一點，如果你贏了我，我就照數賠給你的猴子，否則，休想索取我一分一毫，再者，假如你給我打傷，也絕不能追究，我給你打死也不投訴。」

李江聽了，欣然點頭，兩人便即走到戶外空曠之處，落場交手。

李江認爲對方只是盲了眼的中年人，就算武功精湛，相信他的身手一定比不上自己那麼靈活，在空曠地方交手之際，他一個箭步飛躍過去，便即發招，但却不是每招打到盡，只是繞着張鼓身邊來來往往的走動，使對方分心，然後伺機出擊，殊不料張鼓的眼睛雖然盲了，耳朵却很靈敏，任由他跳到那一邊，必然是把臉孔朝着他的，李江大吃一驚，決心跟他硬碰硬的過招，大喝一聲，便即以極快速的火箭拳出擊，跟着下邊踢七脚，說也奇怪，不管他如何硬碰硬的出招，張鼓仍然可以抵擋得住，後來他發覺到張鼓的步法十分古怪，經常能够避開他的攻勢，心裏暗想，如此作戰，未必能够打贏他，必須另想辦法，突然一聲不响，運用提氣的功夫，雙脚僅有脚趾壓地，渾身輕如落葉，緩步走到張鼓的背後，又再放輕了一隻手，把手掌緩緩伸出，快要伸到張鼓的後心僅有半尺距離，然後一掌打出，他苦練多年的這一掌就是非常有名氣的穿心掌，即使在極短的距離發招，仍有很大殺傷力，他以爲這一掌必然把對方擊倒，不死也受重傷，怎料那一掌剛剛打出，接觸到張鼓背脊，竟然發覺到對方背後的肌肉好像棉花似的柔軟，掌勁完全無法施展出來，這不算奇，奇就奇在張鼓背後蝴蝶肌兩塊背脊由左右兩邊往中間伸展，夾住他的右掌，使他不能動彈，跟着痛澈心肺，他知道自己絕對不是張鼓的對手，只好放軟了語聲哀求，張鼓鬆了手，他還跪下來，不但懇求張鼓饒恕他魯莽之罪，還想拜師。

一來張鼓很需要一個開眼的人助教，二來他覺得李江的態度誠懇，而且武功根基甚穩，索性點頭答應，叫他站起來，於是李江就在張家居住，並且在拳館教授武功，三年之後，學會了張鼓的內功外功各種絕技，然後告退。

後來李江對武林中人稱述，自認他傾全力學習，苦練不巳，最多能够學到張鼓的武功百份之七十，相差甚遠，這句話大概屬實，由此可見張鼓雖然是個瞎子，武功確是非常出色。

高揚石芝兩人？」

「正是！」顧相如語氣平淡。

「作夢！」淸風子急了，拂塵聚絲如鋼，尖尖如尖錐，直插向顧相如胸前！

程重，沈如山，趙少川三人也齊動手了，再不顧什麼身份輩份了，三人中兩個攻向裴然，一個攻向李飛。

胡三一見三人，不理三七二十一，衝前就動手，李飛也是性急之人，正合心意，還着胡三兩人硬碰二十七拳，拳頭碰拳頭，根本不講招式，一個是粗漢，一個是硬漢，二十五拳後，兩人誰也佔不到便宜，胡三性起，吼一聲，突地身形如旋風暴捲，直捲衝向李飛，雙拳隨着捲進的身形疾連發出，刹那但見身形和拳頭合一，只見無數拳頭，不見身形旋捲着擊向李飛！

胡三巳使出了他的壓箱底本領：「旋風無影拳」！

分不出拳出先後上下，但見拳頭如風柱般捲向李飛，拳未到，拳風巳帶着股極强捲吸之力，硬將李飛身形捲扯近去，那情形，就像一股龍捲風，將地上的落葉塵沙，旋捲進去一樣！

煞是厲害！李飛身軀一幌，差點被其帶動，忙不迭吸口氣，穩下身形，不動如山！

胡三旋捲的拳頭，裹着身形，巳捲到李飛身前，李飛如山的身形仍被一股强大的勁風扯動，身形不覺旋轉迎向那千百道拳影。胡三心頭大喜，暗道：「好小子，今番你不死也要重傷，讓你知道胡爺的厲害！」

（未完）

恐怖武俠小說

妖



黃鷹・文
盧令・圖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楚輕侯在大殿中力戰一羣白衣殭屍，並引火燃燒大殿，白衣人見火害怕，不少被燒掉，有些見火退却了，楚輕侯乘機奔逃，迎面又遇上胡四公子的殭屍，楚輕侯與他惡戰一番，終於讓胡四殭屍掉進水中，楚輕侯和楚安失魂落魄奔向海邊，一葉小舟擱淺在那裏，兩人立即划舟亡命逃去……火龍寨周圍戒備森嚴，寨中一座小樓是蕭紅葉的居處，這夜，海上突然出現五色帆，而一道慘綠色的光芒如烟霧般籠罩小樓，蕭紅葉失了神似飄逸而去，小婢芸兒呼叫着，追趕着，直至奔到一座古刹前……

邪魔顯徵兆

「一種不祥的感覺。」蕭十三收起了笑臉。「每當危險迫近的時候，我就會有這種感覺。」

楊天沈宇疑惑的望着蕭十三。

「方才坐在鄉間店子裏，我原是準備狂歌痛飲，那種喝酒的心情一下子忽然全散了。」

「我方才也發覺大哥與往日不一樣，只是一想並無任何事情發生。」沈宇雙眉皺得更深。「原來只是一種感覺影响。」

「這種感覺已救了我幾次的性命。」蕭十三長吁了一口氣。

楊天忽然又笑了起來。「我們雖然沒有大哥這樣奇異的感覺，但周圍數百里有什麼不妥，相信還瞞不過我們的耳目。」

沈宇接說道：「可不是。」

事態不尋常

楊天沉吟着又道：「會不會，只是這一場突然的風雪的影响？」

蕭十三抬頭一望，喃喃道：「亦未可知！」

楊天目光一落，忽然「嗯」一聲。「雪地上怎麼有脚印！」

蕭十三循聲望去。「是女人的脚印，這眞是有點奇怪。」

沈宇接着道：「好像是通往那邊的古刹。」

楊天詫聲道：「那可是一個亂葬崗？一個墳地，早就沒有人居住。」

蕭十三沉聲道：「過去看看。」一聲叱喝，放馬奔了過去。

楊天沈宇左右齊上，緊護在蕭十三左右。

× × ×

脚印在古刹前終止，蕭十三三人還未走近，已看到倒在石階下的是芸兒。

她的臉朝下，蕭十三他們對芸兒雖然很熟悉，那下子却沒有想到芸兒這方面。

芸兒深夜走出來，倒於這古刹之前，在他們來說，根本是一件絕沒有可能的事情。

所以到他們下馬，扶起了倒在那兒的小姑娘，一看竟就是芸兒的時候，齊皆嚇了一大跳。

「芸兒——」蕭十三叫起來。

「這是怎麼回事？」沈宇雙眉已打結。「她怎麼這個時候跑到這裏來？」

楊天的面上亦沒有笑意，他雖然亦不知道是什麼一回事，但亦知道事情並不尋常。

芸兒一向侍候蕭紅葉左右，現在竟然在這裏出現，本就是不可能的事情。

蕭十三一隻右手隨即抵在芸兒的後心上，一股內力透了過去。

芸兒蒼白的臉龐陡然一紅，終於悠悠醒轉，蕭十三急不及待的反手抓着芸兒的肩膀，搖撼着追問：「芸兒，到底發生了什麼事？」

芸兒目光迷濛，突然一清，說道：「大爺——」

「快說，是什麼事？」

「小姐……」芸兒語聲顫抖。

「小姐怎樣了？」蕭十三連聲催促。

「說——」

芸兒顫抖着手一指那座古刹的大門。

「小姐在……在……」

蕭十三不等芸兒將話說完，一個箭步搶前，一脚將門踢開。

那扇門戶立即片片碎裂，蕭十三目光及處，當塲怔住。

楊天沈宇雙雙撲上，同時發出一聲驚呼。

× × ×

進門是一個寬敞的院子，却到處都是墳墓，有些簡單，只是一個土堆。

有些却極之華麗，那種華麗當然已褪色，已成爲過去。

院子中一片銀白，冷月下，白雪皚皚的散發着一種凄冷的光芒，令人深深的感覺到那種冰天雪地的寒意。

那些墳墓碑石亦積滿了白雪，死亡的氣味也就更重了。

東牆的前面，有一塊石龜背着的墓碑，雖然已殘缺不全，看來仍然極具氣勢。

高冠古服的東海留侯也站立在那塊墓碑上，混身青螢螢的，一張嘴唇却鮮紅如火焰、如鮮血。

風吹起了他的衣衫，驟看起來，他就像是一隻奇大的蝙蝠，隨時都會飛入漆黑的夜空深處。

侍候在他左右的月奴與香奴更顯得飄忽，晶瑩的胴體若隱若現，若有若無。

是那麼窈窕動人，也是那麼的妖異。

她們的臉龐亦是青螢螢的有如飛舞着幾隻螢火蟲在其中，那種美絕非人間所有，亦不是任何的說話所能够形容。

蕭紅葉就躺在東海留侯的懷中，衣衫飄忽，黑髮如水中的海藻，無聲的飄動。

她的眼蓋闔上，彷彿已失去了知覺，

面色有些蒼白，神態却一些變化也沒有，是那樣平靜。

那種平靜却彷彿已接近死亡！

香奴雙手輕托着她的頭，月奴却捧着她晶瑩的雙脚。

留侯的臉埋在她的頸間，好像被門扉破碎的聲音驚動，緩緩抬起來。

蕭十三震怒，大喝：「什麼人將我的女兒弄來這裏？」

東海留侯一笑，那笑容比月光還要凄冷，以蕭十三的勇武，竟然亦爲之心寒。

沈宇楊天雙雙護着蕭十三，沈宇劍柄在握，楊天的右手亦按在刀柄上。

蕭十三突然伸手，伸向楊天，五指勾曲了起來。

這種動作已經很久沒有出現過，可是楊天仍然立即就有了反應。

表面上他似乎什麼都沒有在意，但事實蕭十三的每一個動作他都非常留心。

尤其是這一個動作。

這之前，只要一伸手，楊天就會迅速將刀送到蕭十三手上。

這之前却已是四五年之事。

但現在，楊天那雙手仍然能夠在蕭十三右手伸到的同時，將那個錦緞包袱解開來。

裹在包袱之內的就是一柄刀，那柄刀與一般長短，刀身却差不多半尺寬闊，套在一個紫鯊皮鞘內，刀柄一些光澤也沒有，給人一種極沉實雄厚的感覺。

那柄刀也就是蕭十三的兵器，但他很少用，值得他動用那柄刀的人也實在太少，這四五年以來已簡直成了一種裝飾品。

可是刀仍然不時打抹，對於這件工作楊天已成了習慣，他就像最初追隨蕭十三闖盪江湖的時候一樣，在蕭十三需要那柄刀的時候絕不會令蕭十三失望。盡量將那柄刀保存在最佳的狀態。

他外表看來雖然笨拙，但動作却靈敏非常，在蕭十三的右手伸到來的那刹那，已經將刀柄送入蕭十三的右掌中。

蕭十三立即拔刀。

「嗆」的一聲驚破天地的靜寂，月光斜照在刀鋒上，反射出一道令人心寒的冷芒。

楊天沈宇的刀劍幾乎同時出鞘。

天下間值得蕭十三動手的人並不多，值得他們三個人聯手夾攻的人更少。

東海留侯並不在那些人當中，他們甚至對東海留侯一些印象也沒有。

蕭十三動到那柄刀，只因爲蕭紅葉落在東海留侯的手中，突然緊張起來。

楊天沈宇却完全因爲蕭十三的關係。

留侯無動於中，只是冷笑。

蕭十三拔刀在手，人更顯得威猛，暴喝道：「說你的姓名。」

留侯應道：「東海留侯。」

蕭十三目光左右一掃，楊天沈宇一齊搖頭，他們的確從來沒有聽說過這個人。

「不管你是什麼侯，快將我的女兒放下。」蕭十三振刀大叫。

東海留侯笑問：「蕭紅葉是你的命根子。」

蕭十三厲聲道：「她若是有什麼損傷，我誓將你們三人挫骨揚灰。」

留侯又一笑，雙手突然一揚，蕭紅葉從他的懷中飛起來，蝴蝶般凌空一轉，飄然落下。

蕭十三驚怒，箭一樣射出。

他身形之快，實在難以想像，半空中霹靂一聲暴喝，一刀疾劊了出去。

人刀過處，地上的積雪被激得疾飛了起來，閃電一樣的刀光直射向石碑上的三人！

留侯即時蝙蝠般振袖飛上半空，香奴月奴亦左右飛了開去。

蕭十三人刀立即一旋，凌厲無比的刀勢突然變得飛靈變幻，凌空連斬十三刀！

留侯刀光中飛舞，蕭十三刀雖狠快，竟然沾不到他的衣衫。

蕭十三心頭大震，在此之前，他還沒有見過一個輕功這樣高强的人。

楊天沈宇同樣吃驚。

沈宇的劍毒蛇一樣向香奴進攻，連刺十多劍，亦始終連衣角也劊不下一角。

香奴簡直就沒有骨頭也似，飄忽在空中，最後甚至以沈宇的劍爲軸，風車一樣旋轉起來。

沈宇看到香奴的笑靨，也看到香奴緞子一樣輕盈的身子不停的旋轉，可是，任他的劍勢怎樣變，始終都不能夠刺在香奴身上。

楊天的情形比沈宇好不了多少。

他那柄彎刀與一般的刀迥異，所用的刀法也是，變化雖然不太多，但每一個變化都非常詭異。

月奴的身形更詭異，簡直就是隨着楊天的變化而變化，與刀鋒之間始終保持三寸距離。

就差那三寸，楊天的刀始終劊不到月奴身上，月奴却沒有向他還擊。

蕭十三眼觀四面，耳聽八方，看見楊天沈宇的情形，心頭更驚駭。

這三人的身形變化簡直就前所未見。

蕭十三看不出，也想不透，手中刀却沒有停，一刀急一刀，寸步也不敢離開蕭紅葉。

東海留侯面露微笑，在刀光飛雪中飄忽，突然一退，貼着那塊馱着石龜的石碑直往上拔！

蕭十三搶前，暴喝，左掌疾拍在石碑之上。

霹靂一聲，石碑片片碎裂，環射了開去！

東海留侯並沒有停下，也彷彿完全不受影響，繼續往上拔，越拔越高，竟然拔高了五丈過外。

香奴月奴同時拔起來，斜向留侯靠近去，亦越拔越高。

楊天沈宇一齊拔起出擊，但是都追不及。

眼看着，香奴月奴與留侯靠在一起，飛雪般往古刹外飄去。

蕭十三刀一翻，插在地上，身形一欺，雙掌一拍，將旁邊老大一塊石碑拔起來，凌空疾擲了出去！

「轟」一聲，石碑在半空四分五裂，激射了開去，積雪與石屑霧一樣散開。

留侯與兩婢在積雪石屑中迷離，到那塊碎裂的石碑一片片落下的時候，已經消失。

蕭十三長嘶聲中，掠上了古刹的高牆

，縱目望去，一片空蕩，只有遠處漆黑的林子之前，彷彿有螢火三點幽然飄前去。

——這是什麼輕功？

蕭十三瞪着眼睛，突然省起蕭紅葉，凌空一個倒翻，落回原地。

沈宇楊天二人守候在蕭紅葉身旁，不敢離開，一見蕭十三下來，忙迎上去。

沈宇從來未有的緊張，搶着問：「大哥，怎樣了。」

蕭十三搖頭，一脚將插在地上的刀挑起，楊天那邊手一擺，「叮」的那柄刀正好落在鞘中。

「那三個也不知是什麼東西，一眨眼，竟然遠離十數丈之外。」

楊天的面上毫無笑容。「江湖上誰有這麼好的輕功？」

蕭十三冷笑。「以我所知，一個也沒有。」

沈宇目光落在劍上。「他們簡直就沒有骨頭的，簡直就不像是個人。」

楊天脫口問：「那像是什麼？」

沈宇一個「鬼」字已到了咽喉，却沒有說出來，蕭十三看見，搖頭。「別胡思亂想。」

「可是……」沈宇欲言又止。

楊天摸着鬍子。「那三個的確是很邪門。」

蕭十三雙手握拳。「不管怎樣他們還不敢與我們打下去，到底是旁門左道。」

沈宇道：「大哥，看紅兒怎樣？」

蕭十三混身一震，俯身抱起蕭紅葉。

「紅兒，你醒醒……」

蕭紅葉沒有反應，蕭十三手背往鼻端一探，發覺還有氣，放下心，再一探腕脈，眉頭不由又皺了起來。「脈搏跳動甚微弱，不過相信還沒有什麼危險。」

也就在這時候，楊天突然驚呼起來。

「看她的脖子！」

他的語聲從未試過這樣的尖銳。

蕭十三一呆，急忙望去，只見蕭紅葉雪白的脖子上，赫然多了兩個洞。

那就像是給什麼野獸咬出來，猶有血往外流。

「怎會這樣的。」蕭十三倒抽了一口冷氣。

「好像是牙齒印。」楊天瞪着眼。

沈宇詫聲道：「莫非方才那個小子就是在咬紅兒的脖子。」

「爲什麼他要這樣做？」楊天追問。

蕭十三鐵青着臉，沒有作聲，沈宇沉吟着接道：「難道那個小子就是在吸紅兒的血？」

蕭十三叱道：「胡說什麼。」

楊天忽然道：「大哥，看情形不是沒有可能。」

蕭十三怒問：「吸血幹什麼？」

楊天道：「也許是在練一種邪門的武功。」

蕭十三又是一怔。

沈宇道：「那若不是武功，那三個只怕就大有問題的了，大哥，這件事可不能忽視。」

蕭十三冷然點頭，緊抱着蕭紅葉。「紅兒若是有什麼不測，我誓要他們粉身碎骨。」

楊天道：「大哥，現在可不是說這些話的時候。」

沈宇亦道：「紅兒衣衫單薄，此地風寒，我們還是回去再說。」

芸兒這時候亦已經走進來，方才的一塲惡鬥亦看在眼內，已嚇得目定口呆。

到現在她才懂得移動脚步，踉蹌着走到蕭十三他們面前。

蕭十三急問：「芸兒，小姐怎會走到這裏來？」

「我也不……不知道。」芸兒驚魂未定。

「告訴我是什麼回事？」蕭十三一面抱着蕭紅葉往外走去。

芸兒的說話並不多，她所以昏倒，只是因爲看見香奴月奴一前一後捧着蕭紅葉一飄一飄的飄向蝙蝠般高立在石碑上的東海留侯。

那刹那她依稀記得好像看見兩具骷髏骸骨飛舞在雪地之上，其中的一具彷彿還在回頭對她笑。

蕭十三聽得怔住，楊天沈宇也不例外，事情的詫異更在大出他們的意料之外。

蕭紅葉一直都沒有甦醒。

× × ×

長夜終於消逝，火龍寨亦回復正常，所有人就像是從睡夢中醒來，完全不知道發生了什麼事，看見那一地的冰雪，都無不大感詫異。

這的確是一件反常的事情。

大多數的人都將昨夜的酣睡歸咎這一塲大雪的降臨，只有趙五丁傑兩個小嘍囉知道其中可能有問題，他們看見了五色帆，看見了那個東海留侯，那道怪異的碧芒，原是打算回去報告，可是走不了多遠，就感覺一種難以言喻的疲倦，竟走回屋子裏，倒頭就睡。

那刹那在他們的感覺，沒有什麼比睡覺更重要的了。

一醒來，他們立即省起了那件事，望着屋外的積雪，一股寒意直湧上心頭。

他們慌忙去禀告沈宇。

聽罷沈宇並不表示意見，立即帶了兩人趕去見蕭十三。

趙五丁傑所說的那個王侯裝束的人絕無疑問就是他們昨夜所見到的那一個。

那三個竟是由胡四相公的五色帆載來，當然更就不尋常的了。

× × ×

蕭十三這時候正在蕭紅葉的房間內，蕭紅葉亦終於悠悠甦醒。

「紅兒——」蕭十三急急的呼喚。芸兒一旁亦緊張了起來。

蕭紅葉緩緩張開眼睛，看了看周圍，又看看蕭十三，有些茫然。

她方待坐起，又給蕭十三按住。「你臥着，不要亂動。」

「發生了什麼事？」蕭紅葉奇怪，對於昨夜的事她彷彿一些印象也沒有。

蕭十三看着她，不由問：「紅兒，你覺得怎樣了？」

「怎樣？」蕭紅葉眨着眼睛，輕抬右手，按住額角。「有些暈眩。」

——那是因爲失血太多。

蕭十三心中明白，却沒有說出來，只恐驚着了蕭紅葉，口中安慰道：「只怕是天氣突然轉冷，不習慣之故。」

蕭紅葉茫然應道：「今天的確冷得多了。」

芸兒輕聲道：「昨夜下過雪。」

她的語聲在顫抖，蕭紅葉聽說一怔。「雪，這時候怎會有雪？」

看樣子，對於昨夜的事情她竟然一無所知，芸兒反而傻了臉。

蕭十三心中一樣疑念重重，詫聲問：「紅兒，你完全不知道昨夜下過雪？」

蕭紅葉淡然一笑。「爹問得也是奇怪，女兒睡着了，又怎會知道。」

蕭十三苦笑，芸兒接又道：「昨夜那場雪下的眞大，上山經過的那座古剎，也給蓋得白白的。」

「哦？」蕭紅葉詫異。「你怎麼知道的？」

芸兒正不知如何回答，蕭十三已道：「是我跟她說的，昨夜我下山喝酒，回來時大雪封山，一片銀白，完全就是另一個世界。」

蕭紅葉坐起半身，道：「我這就出去看看，這時候難得下雪。」

蕭十三道：「你還是多些休息。」

「怎麼了，我又不是有病。」蕭紅葉忽有所覺。「你們怎麼這樣奇怪的望着我呢？」

「沒有啊。」芸兒忙否認，這之前，蕭十三已經一再叮囑她不要胡亂說話。

蕭十三勉强笑道：「別說傻話，大家都是要你好。」

「爹，你忘了，女兒也是一個練武功的。」

蕭十三搖頭。「爹像是那種沒有記性的人？」

「那就是了，堂堂火龍寨主的女兒竟然會怕冷，那傳了出去，豈非要教人笑掉牙？」

蕭十三只有苦笑！

芸兒仍然在打量着蕭紅葉，目光不覺落在蕭紅葉左頸那兩個牙齒洞之上！

蕭紅葉突然在意。「你在看什麼？」

芸兒慌忙搖頭：「沒……沒什麼？」

蕭紅葉笑問：「你什麼時候學會了說謊？」

芸兒不住的搖頭，蕭紅葉亦搖頭：「你瞞不過我的，只看你的眼睛我便已看出來。」

芸兒以求助的目光望着蕭十三，蕭十三笑道：「紅兒你不要胡思亂想，芸兒沒有瞞你什麼。」

蕭紅葉笑了起來：「爹，你不要幫着她說話，我看你也是在說謊，你們到底瞞着我什麼？」

蕭十三連聲否認：「沒什麼，你看一切不是都很好，那有什麼不妥的！」

蕭紅葉道：「你們却是以這種目光望着我，爹，你快說，否則我可不依你。」

蕭十三乾笑兩聲：「紅兒，你不要胡鬧。」

蕭紅葉轉向芸兒：「芸兒，你還是老實跟我說，否則我不再要你跟我的了。」

芸兒大驚：「小姐——」

蕭紅葉道：「這些年來，我就當你妹妹一樣，現在分明出了事，你却是瞞着不肯對我說，既然你的心目中已沒有我的存在，還跟着我幹什麼？」

芸兒慌忙搖手，看着蕭十三，一面哀求之色，幾乎流下淚來，蕭十三看在眼內，不由歎了一口氣，說：「紅兒，你莫怪芸兒！」

蕭紅葉急問：「爹，你們到底瞞着我什麼？」

蕭十三又歎了一口氣：「昨夜在你的身上，發生了一件匪夷所思的事情……」

「是什麼事情？」蕭紅葉追問。

蕭十三反問：「我在告訴你之前，你先告訴我，昨夜你曾經到過什麼地方，見到什麼人？」

蕭紅葉搖頭：「我不是一直留在這兒睡覺？」

蕭十三苦笑：「看來你眞的什麼也不知情。」

「爹，你說，你說啊。」蕭紅葉連聲催促。

蕭十三無奈將昨夜的事情詳細的說了一遍！

蕭紅葉越聽越奇怪，由奇怪而恐懼，最後伸手按在頸上的牙齒洞上，張着嘴，却是一個字也說不出來。

她完全不像裝模作樣，難道對於昨夜的事情，竟眞的懵然不知，一些感覺也沒有！

芸兒卑縮在一旁，驚訝的望着蕭紅葉，對於這件事，她突然感覺到另一種更尖銳的恐怖。

蕭十三從來不相信鬼神之說的，現在也不由生出了那種念頭。

他開始懷疑昨夜那三個人的身份，那三個所施展的那種身法亦一一凝視眼前！

然後他突然發覺，那種身形已絕不是「武功」這兩個字所能夠解釋。

——一個人怎能夠像飛鳥一樣飛舞在空中？

——還有，一個人縱然是輕功絕頂，亦未必能够在彈指之間，飛掠十數丈之外，那種速度，絕無疑問已超越一個人的體能。

蕭紅葉的深夜步行出寨外，可以說是一種所謂離魂病，但那些珠簾的揚起，又怎樣解釋？

那一夜大雪的突然落下，是不是亦非常奇怪？

芸兒絕不像說謊，他們雖然喝了很多酒，也絕對相信自已絕不會醉眼昏花。

蕭十三沉吟着走到窗前，折下滴水飛簷垂下來的一條冰柱！

觸手冰冷，冰柱緩緩化成水珠在他的手中滴下，一切看來是如此的眞實！

蕭紅葉看見蕭十三芸兒那樣，打了一個寒噤，移步到銅鏡之前，細看頸上那兩個牙齒洞！

她的面色更蒼白，身子開始顫抖，就像是勁風中的弱草，是那麼的軟弱，那麼的不能自主！

芸兒忙過去扶着！

蕭紅葉目光一垂，輕聲問：「芸兒，你眞的沒有說謊？」

芸兒點頭，一陣委屈，眼淚流下。

蕭紅葉輕歎一聲，輕拍芸兒的肩膀：「我不是不相信你，只是這種事，是不是太難令人置信？」

芸兒流着淚點頭。

蕭十三那邊緩緩轉過身子來，那條冰柱亦已經不存在，變成一灘水！

他歎息着道：「你們都不要担心，這件事雖然不可思議，但我絕不相信是什麼鬼怪作祟，這可能是一種人爲的把戲，是我們的仇家的一種恐嚇手段。」

語聲一落，他突然放聲大笑起來：「他們若是以爲那就可以令我恐懼，令我就範那就錯了。」

芸兒忙問：「爺，眞的不是那種東西嗎？」

蕭十三道：「昨夜你看見的也許只是一種幻覺，一種錯覺。」

蕭紅葉接問：「可是這兩個牙齒洞又怎樣解釋？」

蕭十三笑道：「要弄出那樣的兩個牙齒洞還不容易？這絕無疑問又是另一種手段。」

「爲什麼要這樣做？」

「以你爹爹的財勢，一般的手段，肯定已起不了什麼作用。」蕭十三捋鬚笑道：「這種手段却雖然特別，其實亦沒有太大的作爲，我們到底已不是小孩子。」

他的面上雖然有笑容，內心却並無任何笑的感受，只是裝出來，要令蕭紅葉放心。

芸兒的面上亦有了笑容，只是這種笑容，並不難瞧得出並不眞實。

蕭紅葉看看蕭十三，看看芸兒，忽然笑起來：「你們不必安慰我，昨夜的事情，我雖然不知道，亦想得到不尋常。」

蕭十三苦笑！

蕭紅葉接道：「是眞的也好假的也好，我都不害怕，不担心。」

她笑顧蕭十三。「有爹在這裏，有誰還敢對我怎樣？」

蕭十三只有點頭，蕭紅葉又道：「爹也不必太憂慮，即使這件事不是人爲，邪不能勝正，女兒自問從未做過什麼壞事，又那怕邪魔外道作祟？」

「這句話最合我心意。」蕭十三又大笑起來，這一次總算有些歡愉味道。

也就在此際，沈宇匆匆的走到樓外，在門上敲了三下，說道：「大哥請出來一趟。」

蕭十三皺眉，道：「芸兒好好侍候小姐，我出去一轉，立即回來。」

芸兒頷首，蕭紅葉接道：「爹儘管放心，光天化日之下，就是眞的有鬼，也不敢出來。」

她竟然說出這種話，蕭十三一呆，點頭：「好，好女兒。」轉身走出去。

沈宇恭候在門外，見蕭十三出來，忙迎了上去。「大哥，有件事不大妥當。」

「又發生了什麼事？」蕭十三緊張起來。

「後山巡夜的弟子來報告，昨夜發現胡四相公的五色帆在附近海上。」

「胡四？」蕭十三有些奇怪。「這小子與我們可是從來都沒有來往，將五色帆駛來這附近幹什麼？」

「最奇怪的却是他們看見一個王侯裝束的人與兩個女子站在船頭之上。」

「哦？」蕭十三瞪大了眼睛。

沈宇沉聲道：「根據他們的陳述，那只怕就是我們昨夜遇上的那東海留侯。」

蕭十三大喝：「快叫他們來見我！」

× × ×

趙五丁傑的口才並不好，也所以他們對於昨夜的事情並沒有特別誇張，有多少說多少。

蕭十三聽得出，聽罷，沉默下去，沈宇楊天看着蕭十三，亦沒有作聲。

好一會，蕭十三才一揮手。「你們兩個有沒有對其他人提到這件事？」

趙五丁傑搖頭，蕭十三摸了摸鬍子。「很好，這件事，你們留在心裏，不要宣揚出去。」

「是——」趙五丁傑看見蕭十三那種表情，亦知道事態嚴重。

蕭十三接吩咐沈宇。「你就去傳我命令，說發現胡四相公五色帆昨夜接近大寨，似有所作爲，叫各人提高警惕，入夜後更加倍巡邏。」

沈宇說道：「這是必會引起他們的懷疑。」

楊天插口道：「胡四雖然海上稱雄，在陸上却是怎樣數也數不到他，與我們火龍寨相比，更就不是東西，若說是爲了他而加重防衛，的確是有些小題大做。」

沈宇道：「何況這些年來兒郎們都習慣了安定的生活，也知道火龍寨的勢力，在目前來說，還沒有其他帮派能够相比，更不是胡四那種小角色所能動搖得來。」

「這是事實——」蕭十三一皺眉。「但除了這樣，我實在想不出還有其他什麼辦法……」

「告訴他們昨夜的事情又怎樣？」

「絕無疑問，一定可以引起他們的注意，那也一定會引起不必要的騷動恐慌。」蕭十三一頓一歎。「最重要的是，我們到現在爲止，也還未清楚那到底是什麼一回事。」

沈宇不能不點頭

「你暫時就依我的話去做。」蕭十三又考慮一下。「到需要說實話的時候，我們才說實話。」

沈宇再點頭，帶着趙五丁傑走了出去，蕭十三又陷入沉思中。

他在院子裏來回巡了好一會，很突然的停一下腳步，楊天亦步亦趨，同時停下來！

蕭十三回頭望了楊天一眼。「你向來善解我意，這一次……」

楊天笑應道：「大哥是必在考慮，那東海留侯三個萬一是那種東西又怎樣？」

蕭十三伸手摸着楊天的肩膀。「昨夜那三個的身形步法，實在是前此未見。」

楊天沉吟着道：「不瞞大哥，小弟不以爲那是一種輕功，一個人縱然能够高躍五丈，亦不能够在空中飛鳥般飛翔。」

蕭十三歎息。「也許眞的有某種方法能够使人突破體態極限，可是我們都沒有見過。」

楊天笑接道：「那種東西的存在雖然不少人都言之鑿鑿，對我們來說，亦一樣的不可解。」

「這之前，我們到底還沒有見過。」

「沒有見過不等於沒有存在。」

「不錯，」蕭十三鬆開了手，踱了出去。

楊天摸着鬍子。「大哥是不是想起了

那個人？」

蕭十三一轉身，笑了笑。「你到底沒有令我失望。」

楊天道：「那個人一向都相信那種東西的存在，大哥豈非也就是因爲這一點而有時與他言談上發生衝突。」

蕭十三苦笑。「知道我是因爲這原因找他，你以爲他會怎樣？」

「只是笑一笑。」楊天又摸摸鬍子。

「而且包管不會笑得太難看。」

蕭十三點點頭。「他畢竟是一個大法師。」

楊天說道：「大哥也到底是他的好朋友。」

蕭十三伸手。「刀給我，你立即與我走一趟請他到來。」

楊天忙將那個錦緞包袱送到蕭十三手上。「小弟一定盡快回來。」

蕭十三將那個錦緞包袱往肩上一擱。

「這個老小子近來苦研佛經，足不出戶，希望現在還是。」

「大哥放心。」楊天一抱拳，急急奔了出去！

蕭十三目送楊天走遠，緩緩的又將那個包袱卸下，以指將錦緞挑開，手接握在刀柄上。

「我是眞的能够放心就好了。」他歎了一口氣，將刀拔出來！

刀鋒在白天更閃亮，蕭十三目光落在刀鋒上，喃喃道：「刀呀刀，你伴我出生入死，創下了火龍寨現在的基業，這一次也千萬要助我保住紅葉的性命。」

院子裏現在就只有他一個人，也許就因此，他才說出這樣的話來。

若是只聽到這些話，沒有見到蕭十三，不難會以爲說這些話的是別人。

這種沒有信心的話本就不是蕭十三這種人說的。

蕭十三也不是一個輕易被人嚇得倒的人，所以變成這樣却不難解釋。

蕭紅葉對他實在太重要了。

琵琶大法師

沒有陽光，冰雪嚴寒。

一夜之間，竟變成這樣，的確令人難以置信，但事實却擺在眼前。

楊天牽着兩騎健馬要離開火龍寨的時候，命令已傳開，火龍寨的人亦開始忙碌起來，每一個人的面上都透着詫異之色。

胡四雖然在江湖上也很有名，還不值得火龍寨的人如此緊張。

比較聰明的人都已想到事情絕不會這樣簡單，當他們看見楊天不替蕭十三捧刀，匆匆要離開的時候更就肯定了。

到底出了什麼事？難道胡四找來了什麼厲害的助手，眞的要侵犯火龍寨？

儘管疑惑，沒有人敢截下楊天問清楚，只是工作得更起勁！

雖然已平靜了這麼久，他們的武功並沒有放下，對於火龍帮的忠心，也沒有冷却。

—火龍帮絕不容輕侮！

動念間熱血就沸騰，步伐變得更急速，各自去準備他們應該做的防範工作。

未出寨門，楊天已上馬，沈宇迎面起來，看見楊天騎着一匹馬牽着一匹馬，已知道要趕程去什麼地方，忙奔了過去。

「老二，去那兒？」

「白雲深處。」

「去白雲館找琵琶大法師？」沈宇有些意外。

楊天點頭，沈宇苦笑。「看來大哥也不是完全不相信，已有些懷疑那三個是那種東西。」

楊天歎了一口氣。「不懷疑才怪。」

沈宇一搖頭。「我也絕不以爲還有人能够在我們三個的夾擊下逃出去。」

說到那一個「人」字，他的語氣特別加重，從他的說話聽來，他顯然早就肯定那三個是那種東西的了。

楊天目光一遠。「希望白雲館那位館主不會令大哥失望。」

沈宇道：「從外表看來，那位大法師應該是有幾下子的。」

「嗯，館主的確不像是那種呃神騙鬼混飯吃的人。」

「的確不像。」沈宇往鞍旁一拍。「老二，速去速回，不要躭擱。」

楊天頷首，策馬奔了出去。

沈宇目送楊天去遠，嘟喃道：「琵琶大法師數十年苦修，這一次應該可以大顯身手的了。」

白雲深處白雲館，琵琶大法師到底又是怎樣的一個人？

× ×

白雲館的確就在白雲深處。

那是一間很奇怪的屋子，不很高，重重叠叠的不知有多少進。

屋子的附近，有幾株古松，最大的一株，籠罩着幾乎有一半屋子的瓦面。

屋子的所以令人覺得奇怪，重要還是所用的並不是現在的建築方法。

那種結構，已只有在古畫中，才能够見得到，在那株蒼松的襯托之下，更充滿了古味。

古松再過，是一條奇大的瀑布，在千萬仞高嶺之上奔瀉下來。

一折再折，接連九折，那條瀑布匹練也似，又像神龍入水，氣勢雄偉。

瀑布轟轟發發的直冲進一個大水潭，激起了漫天水烟。

風一吹，水烟就像是雲霧一樣披向那座白雲館，縱使是沒有白雲，白雲館也彷彿在白雲之中。

水潭周圍，分佈着無數大石，潔白得也像是白雲一般。

還是拂曉，一切看來都是那麼迷茫。

一陣清越的琵琶聲也就在這時候响起來，一下一下直响入清天白雲裏。

彈琵琶的是一個鬢髮俱白的老翁，坐在水潭旁邊的一方巨石之上。

瀑布雖然「轟轟發發」，震人心弦，可是竟然蓋不過那琵琶聲。

老翁手指靈活，輕描淡寫，看似不甚用力，奇怪竟能够發出那麼响亮的琵琶聲响來。

他的年紀看來已很大，又好像並不大，雖然坐在那裏，又好像隨時都會化成輕烟一縷，飛入白雲中。

風吹起了他的鬢髮，也吹起了他那一身白衣，總算沒有將他吹起來。

這樣的一個人，簡直就不存在的也似，可是，很多人都知道他的確存在。

沒有人知道他的姓名，甚至蕭十三，也是像別人一樣稱呼他做琵琶大法師。

有的人說，那是因爲他擅彈琵琶，愛彈琵琶，亦有人說，他根本就是琵琶的化身。

至於到底是不是，相信就只有他自己才知道了。

他很少外出，尤其是近這幾年，他結交的朋友也不多，蕭十三是其中的一個。

對於蕭十三他好像有一種特別的好感，很多時都自動去找蕭十三。

他很多時跟蕭十三談禪，談一些似是而非，似非而是的道理，至於蕭十三懂不懂，他却似乎並不在乎。

蕭十三每一次開始的時候，都是很有禮的招呼這個大法師，但談到了一半，就變得很無禮的了。

大法師却從不在乎，火龍寨的人從未見過他生氣，蕭十三也沒有。（未完）

柳森嚴徒得虛名

麥海雲

南北武術界當中，顧汝章可以說是一流高手，他在湖南國術訓練所掌教，憑着那一手鐵砂掌，一掌拍下去，二十個紅磚就此裂開，看到這種凌厲的掌法，沒有人敢跟他較量，只就除了由北方到中原來的一個高手柳森嚴。

柳森嚴當時究竟學會了甚麼呢？無人知曉，有人問他究竟如何學習，他隨意回答：「年輕的時候，到崑崙山，碰着一個老和尚，由他教授。」

大概他這番話說得不盡不實，故此，查問的人也就無從知曉，只好勉强把它稱做崑崙派，後來他獲悉此事，當面糾正，自稱他的武功由仙人指點，絕非崑崙派，免得混淆，究竟他的武功是否很精湛呢？那就不得而知，不過他的聲譽非常响，他原籍就是湖南省，凡有外人到湖南教授武藝，他一定先行暗中調查對方的虛實，有了把握，然後登門挑戰，故此，有許多拳師在湖南站不穩，敗在他的手下，至於他本人，却教授拳脚，閒來無事，穿了一件白布長衫，夾着一把油紙傘，來來往往的行走，有如江湖閒人，究竟他何以這樣打扮呢？是否有人暗中給他銀兩，他可以自由自在的過活呢？那就不得而知了，後來有人透露，他爲了謀生，當然是有一門絕技的，使他獲得豐衣足食，到處遊蕩的一門學問，不是技擊，而是睇風水，柳森嚴曾經替若干大戶找尋名山大穴，把仙人骨石下葬，那些大戶感激他，便暗中送給他一些銀兩，他根本上孑然一身，無牽無掛，久而久之，便即習慣了到處行走，有如浪子一般，至於他本人喜歡武功，與生俱來，他發覺到有甚麼拳師名不符實，便即登門挑戰，亦是他性格上的一種表現，無論如何，他是一個好勝之人，因此，顧汝章座鎭湖南國術訓練所，教授幾百個門人，柳森嚴看了覺得很不順眼，他想跟顧汝章過招，却又不知道顧汝章是否有眞才實料，索性暗中派了兩個得意的門人，走到顧汝章主持的國術訓練所之內習技，而且暗中研究顧汝章如何發招，顧汝章教授高級門人的招式時有甚麼特徵，記在心裏，晚上回到柳森嚴居住的一間廟宇之內，很詳細的禀告，柳森嚴就把做特務的門人所說各種資料，細心研究，認爲有辦法拆開顧汝章所擅長的北少林拳，才登門挑戰。

顧汝章早就聽說柳森嚴是個好勝的人，很喜歡跟外來的拳師過招，那時看見姓柳的走進門來，向他瞪了一眼，說：「柳先生，我擅長的鐵砂掌非同小可，一掌拍碎二十個紅磚，如果你想跟我過招，你自問捱得起這種鐵砂掌才好。」

柳森嚴早已知道他擅長鐵砂掌，同時知道他教授的拳脚最喜歡的是那一種招式，研究得很清楚，自問有把握取勝，然後到來，因此聽了這些話，絕不退縮，說：「如果我給顧師傅一掌，拍碎內臟，死而無怨。」

既然他這樣說，顧汝章只好跟他在拳館裏面過招，當時有許多人在場欣賞。

柳森嚴的確暗中練過拆招之術，然後斗胆登門挑戰，料不到顧汝章跟他搏鬥，並非施展平時教授門人的招式，還有更加凌厲，並且無從捉摸的一些拳脚施展出來，柳森嚴難以招架，却又不想罷手，百忙中他還要到處閃避顧汝章的鐵砂掌，更加尷尬，苦鬥多時，看來他必然屈居下風了，湊巧當時湘省的主席何健偶然因事進門找顧汝章，看見兩人搏鬥，立刻喝止，這才挽回危局，使柳森嚴不至於丟臉，顧汝章亦拱手爲禮，說：「柳師傅的拳脚確是天下無敵，佩服佩服！」

柳森嚴心知肚明，自己確是鬥不過顧汝章的，只好苦笑點頭，循例說幾句客套話，隨即離去，此後他就不敢再跟顧汝章交手了，不過，國術訓練所裏面，除了顧汝章，還有另外一名太極高手，教授太極拳，這位先生就是吳鑑泉。柳森嚴早已聽到吳鑑泉的大名，看見他的招式奇特，出手緩慢，但却頗爲有勁，很想向他挑戰，却又不敢魯莽，索性再派另外兩個門徒潛入太極拳訓練班偷師。

那兩個門人暗中偷師，夜裏偷師，八個月之後回報柳森嚴，說明太極拳練習雖慢，眞的搏鬥，出手甚速，而且能够打贏一般硬派的拳師。

柳森嚴勃然大怒，立刻跟這個門人分別交手，不料他一拳打去，對方閃避，隨即進馬一脚，柳森嚴就此跌跌撞撞的向斜裏退後幾步，然後站穩，柳森嚴大吃一驚，跟另外一個曾經苦學太極拳的門徒再度交手也是輸的，他長嘆一聲，以後就不敢再萌挑戰之想了，不但沒有再向吳鑑泉提及比武，甚至別的拳師他也不敢開口，大概他有自知之明，懂得自己的功夫有限，並非大門派的功夫可比，獻醜不如藏拙，故此不敢輕舉妄動。

自此之後，柳森嚴就不敢隨便向別的拳師挑戰，他在湘省居留了一個時期，曾經南下，在廣州太平路有如浪子似的逛了幾晚，便即離去，不知所終。

俠義中篇故事

龍乘風・文
盧令・圖

七龍傳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七郎驚聞師父被害的噩耗，不禁怒憤填胸，立刻要去爲師報仇。但龍在田乃勸他暫時忍辱負重，不可輕舉妄動。可是七郎不聽忠告，拂袖而去。當他穿過竹林時，突然有一塊巨石凌空跌在他面前，阻住他的去路，繼而神龍張掠至石上，聲言不准七郎通過，於是雙方發生爭執，終於打起上來。七郎爲了自衞，把神龍張打死，七郎因小故而失手殺人，甚感負疚，乃挖一坑將他埋葬，豈知土坑挖好，神龍張的屍體已不知去向，及至他四下找尋不着再回到土坑時，却發現神龍張已躺在坑內，根本就沒有死……

七郎何處去　白馬是繩索

（四）

神龍張沒有死。

他不但沒有死，而且臉上的神態，比任何活人都還更神氣得多。

雖然他躺在坑裏，但却好像比躺在美人腿上的大亨還更寫意。

他笑瞇瞇的盯着七郎，道：「這裏很舒服，躺下去連胃口都會變得很好。」

七郎哭笑不得。

「所以你連我的手掌都想吃掉？」

「不錯。」

「但你只是咬了一口，沒有眞的把它吃進肚子裏。」

「原因很簡單，」神龍張仍然躺在坑裏，慢條斯理的說道：「你的手掌既不嫩滑，而且由於挖坑的關係，弄得手上滿是泥土和血汚，所以我才吃不下去。」

「你的說話往往都很有理由。」

「錯，」神龍張搖搖頭，道：「我的說話往往都很不講理，但妙處却在無論我的說話是不是有理，你都不能不接受。」

七郎道：「假如我不接受呢？」

神龍張淡淡一笑，道：「你若不接受我所說的理由，心裏就得有個準備。」

「甚麼準備？」

「準備再給我咬一口。」

七郎道：「不必了，你很有理，剛才那一口咬得很好。」

神龍張笑了笑，道：「你也很好。」

七郎道：「我有甚麼很好的地方？」

神龍張淡淡的說：「剛才我抓住你的脚，你急起來就給我一掌，但你又在最後關頭把功力收回三成。」

七郎默然。

「但那一掌仍然很兇，」神龍張悠然道：「就算不能開碑裂石，最少也可以把十來塊豆腐打個稀巴爛。」

七郎道：「你不是豆腐。」

神龍張道：「我當然不是豆腐，豆腐絕不會咬人。」

七郎道：「那麼你是甚麼？」

「我是神龍張！天下獨一無二，連龍在田也怕我三分的神龍張！」

七郎一怔。

「龍老先生爲甚麼會怕你三分？」

神龍張還沒有回答，龍在田的聲音已忽然在他們的耳邊響起。

「非但老夫怕他三分，就算是天上的玉皇，地下的閻王，再加上海裏的龍王，統統都要怕他三分。」

七郎更是莫名其妙。

他看來看去，都看不出神龍張爲甚麼會有這麼大的「威力」。

龍在田又出現了，他那滿是皺紋的臉龐又再堆滿笑容。

他走到七郎身旁，忽然慢慢的說道：「因爲這個混蛋不喜歡洗澡！」

神秘而又美妙的聲音

（一）

七郎沒有再想逃出這座竹林。

龍在田和神龍張最少已讓他明白了一件事。

——憑他現在的本領，根本就不能在江湖上立足，要找仇人算帳，更是無異送死。

他痛恨自己的武功不好。

但痛恨又有甚麼用？

他自幼就和衞翔鶴失散，根本就不知道自己還有一個哥哥。

直到一年前，孤星老人憑他們父母遺下來的遺書，終於找到了衞翔鶴，而且證實了他們的確是同胞兄弟。

七郎很高興，他興奮得簡直可以從地面上飛起來。

衞翔鶴在丁獵那幢古老的屋子裏住了一個月。

他們相貌極相似，而且都是資質極佳的練武之材。

但在一個月之後，衞翔鶴走了。

他是個學劍的人，雖然他和自己的弟弟相逢，但仍然沒有忘記自己當初學劍的志願。

他要憑着掌中劍，在江湖上闖出一番事業。

可惜，他的事業還沒有闖出來，却已闖了一個萬刦不復的殺身大禍。

他是死不瞑目。

七郎是他唯一的親人，也只有七郎願意甘冒粉身碎骨之險，也要爲他報仇。

但他現在却連殺衞翔鶴的人是誰都不知道。

× × ×

又是一個冷風凜冽的清晨。

龍在田又煮了一鍋粥。

他似乎與粥結下了不解之緣。

但神龍張看見了這鍋粥，却是眉頭大皺。

龍在田瞧了他一眼，冷笑道：「你覺得老夫煮的粥不好？」

神龍張搖頭：「不是不好，而是我向來都不喜歡吃粥。」

龍在田冷冷道：「既然不喜歡吃，就別吃。」

神龍張又搖頭。

「吃得也吃好不。」他的說話又倒轉來說了。

龍在田眉頭打了個結，道：「爲甚麼

不好吃也得吃？」

神龍張自己去盛了一大碗，道：「如果現在連粥也不吃，可不死餓非。」

龍在田怒道：「在老夫面前，何必說話顛顛倒倒？非餓死不可就是非餓死不可，怎麼偏要說成『可不死餓非』？」

神龍張悠悠道：「我高興怎麼說就怎麼說，着不管你！」

龍在田睜目怒道：「老夫偏要管，你再說一句顛倒過來的說話，老夫就給你好看！」

神龍張冷冷一笑，道：「的媽他！」

龍在田臉色一變，喝道：「你是越來越不像話了，看掌！」

說着，呼的一掌向神龍張身上劈了過去！

神龍張隨手把手中的熱粥向龍在田右掌潑去！

但那些熱粥還沒有沾着龍在田，就已給激烈的掌風震飛。

這時候，七郎距離他們最少有八九丈之遙。

但那些燙熱的粥，居然能射到他的身上。

七郎立刻上前勸道：「兩位前輩別打了……」

但龍在田和神龍張却連睬都懶得睬他・依然激烈的拚掌。

七郎忽然對龍在田道：「龍老先生，你的年紀已有一大把，怎麼還是那麼大的火氣？」

龍在田怒道：「正因爲我還年輕，才七十多歲，所以火氣還是很猛烈！」

七郎苦笑，又對神龍張說道：「張大俠……」

神龍張立刻道：「我不是張大俠，是神大俠。」

七郎一怔，繼而笑道：「也不是神大俠，對才俠大神是！」

神龍張大笑。

「對！對！你說得對極了，俠大神是我！」

龍在田「呸」的一聲：「瘋了！連你這混球小子也一併瘋了！既然如此，你何不拜這瘋子爲師？」

神龍張大笑着，道：「你是瞧不順眼？這小子是塊千古難逢的練武奇材，比起孤星老人的弟子衞翔鶴還勝兩籌，他若拜在我的門下，不消三五年，就可以成爲江湖上的一流高手！」

龍在田冷冷一笑，道：「你別的本事不行，倒轉來爬路的功夫倒是天下無敵，無論是誰學了這種本事，他的腦袋却勢必腫脹幾倍！」

神龍張冷笑道：「我的腦袋可沒有腫脹！」

龍在田哼的一聲：「你簡直是個怪物，有甚麼好說的！」

神龍張怒吼一聲，叱道：「掌看八王老！」掌上勁力陡增，與龍在田拚搏得更是激烈。

七郎站在一旁，無法勸解，只好站在那裏乾着急。就在這時候，他忽然聽見一把很細小的聲音，在他的耳畔輕輕响起。

「別吃驚，我是來帮你忙的。」

七郎正想轉身向後望去，那清脆而細微的聲音又道：「別東張西望，我躲藏的地方你是無法看得見的。」

七郎暗自悶納，却也眞的不再轉身向後望過去。

「你是想他們停手，對不？」

七郎輕輕點頭。

「這兩個老怪物一旦纏鬥上，七八個時辰都未必可以分勝負，恐怕你睡醒一覺，他們仍然僵持不下呢。」

七郎一聽，既是發怔，又是發愁。

看他們你一拳，我一掌的，你來我往，你去我來，眞的很難分出勝負。

那清脆而細微的聲音又悄悄的响起，道：「這兩個都是當今武林最頑固，最不可理喻的怪物，跟他們講道理，那是浪費氣力。」

七郎又是輕輕的點頭。

「別點頭點腦的像個楞子！你只管聽我說，不必表示些甚麼。」

七郎正想再點頭，總算及時制止住。

那人似是吃吃一笑。

七郎越聽越是出神，這聲音非但出現得神秘，而且還清悅甜美得令人出奇。

「現在唯一可以讓他們停手的辦法，只有一個。」

七郎靜靜的聽着。

「你現在立刻就往後跑，用盡你一切的力量，把他們拋離越遠越好！你一跑，他們就不會再打啦！」

七郎猶疑着。

「不必怕，我知道你的輕功萬萬及不上他們，但我會帮你，快跑呀！」

七郎還在猶豫不决。

那聲音忽然變得有點憤怒：「原來你根本就不相信我的說話，既然你不走，我走——」

七郎立刻大聲道：「不！我走！」

他說完這三個字，人已如怒矢般向後飛射出去。

（二）

七郎忽然說走，而且說走就走，龍在田和神龍張都是感到很意外。

同時，他們更不明白，七郎臨走前那個「不」字是甚麼意思？

他們果然立刻停手。

龍在田用一種奇怪的目光盯着神龍張道：「這小子是不是眞的給你弄瘋了？」

神龍張沉着臉，道：「就算他眞的瘋了，也絕不只是因爲我才瘋，你最少也該負上一半的責任。」

龍在田道：「現在不是談論責任的問題，這小子天賦異稟，資質極佳，放過了他那是咱們的損失。」

神龍張冷冷道：「你這人看來老老實實，其實一直暗懷鬼胎，眞不是好人！」

龍在田「哼」的一聲：「老夫只是想收個做徒弟，又不是要把他抓而宰之，宰而吃之，爲甚麼不是好人？」

神龍張瞪了他一眼，道：「別在這裏宰之吃之的老是胡說八道，快先把他追回來……」

他只是說到這裏，龍在田已比他更快一步向前追了出去。

神龍張不禁又罵句：「猾巨奸老！」

（三）

天氣雖然晴朗，但迎面而來的北風却

還是那麼清冽寒冷。

七郎用盡自己所有的力量，帶着莫名其妙的心情向前狂奔。

他的輕功本來不錯，但比起龍在田和神龍張這些高手，却變成了一個只有三歲大的小孩子。

七郎甚至已聽見了神龍張的怪叫聲。

其實，七郎並不是存心要逃避這兩個江湖異人，但那神秘而美麗的聲音，却有一種難以言喻的誘惑力，使他在莫名其妙的情況下，向前不斷的狂奔出去。

本來龍在田和神龍張已追了上來，他們已經停手不戰，七郎的目的已經達到。

他本來已可以停下來。

龍在田和神龍張並不使他感到討厭，相反地，他已漸漸對這兩個脾氣怪異的江湖奇人產生了好感。

但他却在這個時候離開他們，而其理由又不是爲了要去爲師父、師兄和哥哥報仇。

他實在連自己都不明白自己。

其實，人，本來就是這樣子的。

要完全明白一個人，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要完全明白自己的一切，也是同樣的不容易。

× × ×

七郎的氣力漸盡。

他已盡了一切的力量，總算奔出了好幾十里。

但龍在田和神龍張的聲音也漸漸更接近。

就在這時候，那神秘而美麗的聲音突然從他背後响起。

「別回頭望！」

七郎吃了一驚，難道這人一直都在自己的背後？

他不能不回頭望，因爲他已無法禁制自己的好奇心。

但他的頭剛轉過一半，就已脅下一麻，再也動彈不得。

他甚至連雙腿也不能再移動分毫。

七郎又是大吃一驚。

那聲音似是輕輕一笑：「看你一貌堂堂，怎麼胆子却是這般細小？」

七郎只覺得自己好像已忽然變成了一隻小鷄，而且還給一隻蒼鷹揪了起來，騰雲駕霧似的越過山林而去。

七郎幾乎昏倒過去。

他不是因爲驚惶而要昏倒，而是因爲他在生氣。

他不是生別人的氣，他只是自己生自己的氣。

雖然他一直都沒有看見背後那人是誰，但他已幾乎可以肯定，那是一個年紀和自己不相上下的女孩子。

雖然彼此的年紀差不多，但武功方面，却是相差何止十萬八千里？

七郎眞的快要氣昏了。

自己堂堂男子漢，竟然給一個女孩子舞來弄去，實在是太不像話。

雖然他並不是個心高氣傲的人，但今天的遭遇，却令他畢生難忘。

（四）

龍在田和神龍張自負輕功比七郎高猛幾籌，雖然七郎忽然逃走，他們一點也不担心他會跑掉。

他們已快追上七郎。

但就在這時候，他們忽然看見一個穿着紫藍長袍的女孩子，把七郎的穴道點住，然後像老鷹揪着小鷄似的向前直竄。

龍在田和神龍張都是一驚。

神龍張說：「這小妮子的輕功，似乎不在你我之下！」

他一開口說話，眞氣略洩，又比龍在田慢了一點。

但龍在田也說話，他說：「她輕功雖佳，但耐力必不及咱們兩人。」

神龍張點頭。「不錯，而且她還揪着那個小楞子，負重之下，必然更不是我們的敵手。」

龍在田道：「這小妮子說不定是來殺他的。」

神龍張怒形於色，道：「她若敢動小楞子一根毫髮，段萬屍碎她要我！」

龍在田罵道：「這混球又瘋了！」

× × ×

龍在田是老江湖。

神龍張雖然年紀比龍在田細小二十多歲，却也是個老江湖了。

這兩個老江湖却有一份自信，他們相信這女孩子一定無法把七郎搶走。

他們的推算也沒有錯。

這女孩子的輕功雖然很快，但內力一定不及龍在田和神龍張。

她的內力不如人，耐力也自然不及這兩個老江湖。

而且，她還揪着七郎，負重而逃，當然更無法比得上龍在田和神龍張。

可是，他們却算漏了一件事，而且這件事是他們做夢也想不到的。

中原六條龍

（一）

兩老兩少你追我逐，來到了一座不算太高，也不算太矮的山崗。

當龍在田和神龍張奔到山崗上的時候，他們都看見山崗下有一座八角亭。

八角亭下，拴着了一匹高大神駿的白馬。

龍在田、神龍張互望一眼，都已察覺到事情有點不妙。

龍在田急道：「咱們快追，那匹馬是雪王子。」

聽見「雪王子」這三個字，神龍張也爲之大吃一驚。

「你有沒有瞧錯？」

龍在田搖頭道：「絕對錯不了，明年賽馬大會，最有希望擊敗丁獵那匹黑豹子的，就是這匹雪王子！」

神龍張道：「這匹雪王子是沙漠熊王施布尊的愛駒，怎會在這裏？」

龍在田道：「施布尊算在沙漠上威風凜凜，但到了中原就變成了一個不折不扣的混球。」

神龍張道：「難道他連這匹馬都保不住？」

龍在田道：「在兩個月之前，這匹雪王子給人盜走，弄得天翻地覆。」

神龍張道：「倘若給他們騎上了這匹馬，咱們可追不上啦！」

話猶未了，那穿着紫藍長袍的少女，

巳揪着七郎騎在馬背之上。

龍在田和神龍張又追的甚是接近。

紫袍少女策馬奔馳。

初時，龍在田和神龍張越追越是接近，但那匹白馬的速度也是漸漸加快，雙方仍然保持着一段的距離。

龍在田和神龍張雖然輕功了得，但終究是人，耐力又怎能和這匹罕世難逢的良駒相比。

他們終於趕不上，只能徒呼荷荷。

「這匹果然是雪王子！」

「不是雪王子，咱們一定追得上。」

「這個當然。」

「但現在可糟了，這個資質極佳的楞小子巳給人抓去！」

「抓去還好，只怕他落在仇家之手，那才要命！」

「倘眞如此，咱們可沒有面目去見孤星老人。」

「混球！孤星老人巳經死掉，你是不是現在也想去看看他？」

「唉！就算現在不去，將來總是要去的……」

「別廢話，咱們沿着蹄印追上去，好好歹歹也要把七郎救回來！」

「不錯，倘若咱們找不着七郎，人爲不誓！」

（二）

風吹樹梢，落葉片片飛舞。

葉落的聲音，不是令人覺得有詩意，就是令人覺得有點傷感。

幸好這裏不但有落葉，也有燦爛盛開着的菊花。

七郎喜歡紫菊。

這裏有紫菊。

但七郎却不知道這裏是甚麼地方。

他唯一知道的，就是這裏巳距離洛陽城很遠，而這裏是一座很幽靜的山谷。

× × ×

山谷深處並不冷。

山谷深處有小橋、流水，還有幾幢很雅緻的房子。

這裏本是一個很美麗，很值得瀏覽的地方。

可惜七郎直到現在爲止，還是給人揪着，連手指頭都不能轉動。

這實在是太沒趣的事。

「你放心，待一會兒見了姥姥，我一定會把你的穴道解開。」

七郎忍不住道：「妳爲甚麼不能現在就把我的穴道解開？」

「我不想你現在就看見我的樣子。」

「妳……很醜陋？」七郎故意氣她。

「你說對了，」背後的女孩子吃吃一笑，「你曾否見過禿鷹？」

「當然見過。」

「我的樣子就像隻禿鷹，模樣嚇人極了，而且連一根頭髮也沒有。」

「妳……妳是個尼姑？」

「不！」背後的女孩子說：「我是個小癩痢，一個又醜又恐怖的小癩痢，你若看見我的臉孔，你會連昨天吃過的東西都吐了出來。」

這時，白馬踏過一條小橋。

橋下有河，河水清澈如鏡。

七郎無意間向河水望去，不禁嚇了一跳。

因爲他在淸澈如鏡的河水裏看見了自己，也看見了背後的她。

（三）

菊花幽香。

背後的女孩子却是香氣如蘭。

蘭香怡人。

蘭香却更醉人。

倘若七郎在河水中看見一個像禿鷹般醜陋的女孩，他絕不會嚇了一跳。

因爲他本來就巳相信了她的說話。

但七郎在河水中看見的，却絕不是一個連頭髮都沒有的醜女郎。

最先映入七郎眼簾的，居然是一蓬漆黑得發亮的長髮。

他又看見了一張雪白而美麗的臉。

她眼睛秀麗，鼻樑高挺，臉龐上帶着嬌憨動人巳極的笑容……

最可恨的却是那匹白馬。

牠沒有在橋上停下，那河水中的影像，七郎只是瞧了一眼，就巳消失。

但他的心跳，却巳忽然加快了不止兩倍。

× × ×

渡橋後，他們來到了一幢小樓外。

樓高兩層，門外有一雙彫刻精緻，栩栩如生的黑龍。

這一雙黑龍，比那匹神駿的白馬還要高上半尺，可說是氣勢懾人巳極。

當白馬停下來的時候，樓內就有兩個彩衣婢女迎了出來。

「小姐回來了。」左邊一個說。

「這位公子是……」右邊一個盯着七郎，臉上的表情似乎感到有點意外。

紫袍少女嫣然一笑，道：「妳們把他帶去勤修堂，待會兒我會和姥姥一起到那裏。」

兩婢齊聲道：「是。」

於是，七郎就像是一塊木頭般，給這兩個婢女「抬」到勤修堂。

給人「抬起」的滋味，實在很不好受的。

尤其是給兩個婢女「抬起」，那更是難受之極的事。

（四）

勤修堂很寬敞，而且四週空蕩蕩的，置身其中，不禁有一種渺小的感覺。

尤其是對於一個被制住穴道的人來說，這種感覺就更加强烈。

幸好他們沒有等得太久。

那個穿着紫袍的女孩子又出現了，但她却把臉龐用一塊紅布，連頭頂上也一併包裹着。

這一次，她並不是單獨出現，在她的身旁，還有一大羣女孩子。

除了這羣女孩子之外，還有一個老太婆。

當七郎看見這個老太婆的時候，心中不期然的打了一個寒戰。

× × ×

老太婆的手是枯瘦而頎長的，就像是她手中的一根龍頭枴。

這根龍頭枴杖漆黑得發亮。

但更烏亮的却是老太婆的眼睛。

她臉上的表情很嚴肅，就像是衙堂內準備審案的官府大人。

七郎初時一陣不寒而慄，但接着却是心中有氣。

他想：「我又不是犯人，妳這副樣子算是甚麼意思？」但他的目光，很快就被那個穿着紫藍長袍的女孩子吸引着。

他忽然嘆了口氣，暗自忖道：「妳雖然是用布包裹住臉孔，但我巳知道妳不是個禿頭怪物，而且還漂亮極了，但妳爲甚麼要這樣子對付我呢？」

他心裏正在這樣想，但老太婆忽然說道：「你就是七郎？」

七郎點頭。

老太婆仔細的看了他好一會，也點了點頭，道：「不錯，你果然就是孤星老人的徒弟。」

七郎一怔。

「前輩認識我？」

老太婆點頭，道：「早在三年前，我就曾經見過你一次，但那時你巳熟睡。」

七郎苦笑：「原來如此，那麼是前輩見過我，而我却從來都沒有見過前輩。」

老太婆道：「你說得對。」

說到這裏，忽然對紫袍少女道：「妳還不把衞公子的穴道解開？」

七郎暗暗吸了口氣。

這老太婆原來還知道他自己姓衞。

紫袍少女立刻上前，把七郎的穴道解開。

七郎道：「妳爲甚麼不願以眞面目見我？」

紫袍少女道：「我早巳說過，我是個很醜陋的人。」

七郎道：「我不相信。」

紫袍少女道：「你是否相信，那是你的事，我偏喜歡把自己的頭包着，除了婆婆，誰都管不着。」

老太婆忽然沉聲道：「苑莊，別太無禮。」

紫袍少女道：「太無禮當然不可，但小小無禮，却是無妨。」

老太婆兇不起來，只是嘆道：「妳偏就是這麼頑皮，妳父親若知道，一定又會很不高興。」

紫袍少女道：「爹就是那麼嚴肅，所以我才不喜歡和他在一起。」

「別再胡鬧了，」老太婆又再沉着臉，聲音也嚴厲了一點，「別在衞公子的面前鬧笑話。」

七郎站在那裏，倒像是變成了一具木偶。

老太婆忽然瞧着七郎，道：「看你現在的樣子，一定是很飢餓了，咱們且去吃點酒菜……」

紫袍少女又插口道：「婆婆喜歡吃齋菜，所以你也一定要吃齋菜。」

老太婆橫了她一眼。

「這次妳可錯猜了。」

「猜錯了？不會罷？」

「我今天偏就不想吃齋菜，妳若沒有興趣，可以退下。」

「不！」紫袍少女立刻說：「我想吃肥鵝、嫩鷄、燒鴿、魚魚肉肉，一律都歡迎。」

老太婆道：「妳可得聽話一點，否則一會兒妳也許只能吃鵝頭、鷄尾、鴿脚和魚骨！」

紫袍少女立刻閉上了嘴巴，一句話也不再說。

× × ×

七郎的確餓了。當他吃飽之後，老太婆就告訴他有關於這裏的一切。

原來這老太婆，就是江湖上人稱「中原六條龍」之一的「黑龍姥姥」甘碧齡。

當七郎知道她就是甘碧齡的時候，不禁一陣發呆。

因爲他巳知道「中原六條龍」之中，其中也包括龍在田和神龍張在內。

假如龍在田和神龍張知道黑龍姥姥的孫女兒把自己帶到這裏，將會有甚麼後果呢？七郎沒有再想下去，因爲他知道就算自己怎樣想法，都是多餘的。

× × ×

陰溝裏翻船的滋味，當然沒趣，簡直比吃着一顆又霉又苦的花生還更沒趣。

龍在田和神龍張都是老江湖了，却沒想到竟然會栽在一個黃毛丫頭的手上。

龍在田不禁有點埋怨神龍張。「都是你不好，七郎若有甚麼閃失，咱們怎對得起孤星老鬼？」

神龍張眉頭一皺。「你怕甚麼？七郎的事，儘管包在我的身上，無論怎樣，我一定會把他找回來。」

龍在田道：「那小妮子輕功奇高，却不知道是甚麼門路？」

神龍張道：「別的不提，就以她揪着七郎那手功夫說來，就巳很像武當派的『提狠手』。」

龍在田搖搖頭，道：「不像，一點也不像，倘若她用的是『提狠手』，七郎恐怕巳經給她捏死。」

神龍張目光一閃，道：「她騎走的那匹馬，是沙漠熊王施布尊的雪王子，咱們不妨在這一方面調查，也許可以有一點眉目。」

「多餘！」

「何以多餘？」

「施布尊的馬給人盜走，連他自己都查不出是甚麼人幹的，咱們是局外人，又查得出些甚麼花樣？」

「那可不一定，」神龍張說道：「施布尊查不出來，咱們去查出來，倘若能把雪王子原璧歸趙，說不定他會給咱們三幾箱金子。」

「三幾箱金子，嘿嘿！」龍在田冷笑，「你甚麼時候變得這樣貪錢的？」

神龍張也冷冷一笑：「我從一歲開始就巳很貪錢，到了現在更貪錢，爲了貪錢，我說不定立刻就會把你斬開一塊一塊，拿去當豬肉賣給肉販！」

龍在田道：「你最好馬上動刀，你不敢殺我就是烏龜王八！」

神龍張忽然掏出一把一尺二寸長的尖刀，大吼道：「好，我現在就斃了你！」

說着，刀光一閃，向前閃電般刺出。

但龍在田並不是站在他的面前，而且站在他的左方。

所以，他這一刀根本就不是對付龍在田的。

只見尖刀忽然又向路旁一株大樹後繞刺過去，樹後立刻一人大叫道：「別動刀子，我只是一個又窮又臭的小叫化！」

—未完—

神州奇俠故事之四

溫涼玉・文
盧令・圖

英雄好漢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柳隨風與莫艷霞被和尚大師，地眼大師，天目神僧，孟相逢，孔別離，蕭雪魚等人圍困，和尚大師當先出手攻向柳隨風，柳隨風自知衆寡懸殊，難以突圍，於是當和尚大師攻來之際，迅疾制服蕭雪魚，作爲人質。和尚大師見蕭雪魚被對方要挾，只好停止攻擊，聲言要讓對方離去，但柳隨風此時不僅不退，反而要求與和尚大師單打獨鬥，一決勝負。在這種情形之下，和尚大師也只好答應。於是，柳隨風便點了蕭雪魚的穴道，交由莫艷霞看管，然後恭謹地說與和尚大師較量。利那間雙方交上了手，由於兩人的武功造詣甚高，故一時未分勝負……

劍廬大會戰　血染浣花紅

大肚和尚禁不住「啊」了一聲，一不留神，自樹上跌了下來，摔了一屁服泥。

就在這時，刀巳刺在和尚大師身上。

一剎那間，刺了三十六刀。

二十七刀刺中。

九刀命中。

然而柳隨風飛起，神情巳有一絲不安了。

他凜然的眼睛望着和尚大師，手裏還執着他的刀。

他的刀刺在和尚大師的身上，就像手摸在苔青上一般，一觸，又被溜滑過去。

他的刀劃破和尚大師身上九處衣襟，却劃不傷他任一寸肌膚。

和尚大師微笑，但慈靄的目光裏巳沒有一絲笑意。

一點笑意也沒有。

他巳肯定這青年是他平生勁敵，如果他不是熟習「易筋經」三十八年，只要稍稍大意一點，只要「易筋經」的武功稍不收發自如一點，只要自己失神於一瞬……

今天自己便巳喪命在這青年人手上。

× × ×

他們交手僅兩招。

和尚大師沒有回頭，但他伸手，道：

「棒來！」

地眼大師立即遞上一根禪杖，和尚大師拎着禪杖，連舞數十圈，驟然間狂風大作，竹葉如急雨，柳梢如亂鞭，片刻間柳隨風瘦逸的身影，巳被杖風所籠罩。

更可怕的，是柳隨風心裏的感覺。

不再是青天白日，不再有藍天皚雲，那杖是舖天蓋地的大網，更可怕的是，竹葉是一道道凌厲的暗器，柳絲是一條條歹毒的鞭子。

他巳被包圍，猶如十面埋伏中的楚人，衝不出重圍。

圍觀的人吊起一口大氣，也不敢稍舒，天目，地眼二人更知道方丈巳十二年來未用得意的「伏魔杖法」，今日居然爲了一個江湖後輩而出動了。

柳隨風身形挪動，和尚大師企圖以大

自然的力量，來摧毀他，他就化作了大自然。

柳條原化作了鋼鞭，可是柳隨風的人，也化作了柳絲飛絮，杖激飛，他的人也飄起。

就在這時，和尚大師的「伏魔杖法」又變了。

「伏魔杖法」至剛至猛，忽然變成至柔至陰。

杖風激厲，並不殺人，但它帶起的周圍所有的事物，却絕不可活。

和尚大師至善積德，道行修爲，自然巳登峯造極，但一個純然善行的人，一旦爲惡，也特別怙惡不悛，和尚大師此刻發揮出來的杖法，由佛家至善，到了蒼生無命，至絕至殺！

這是「伏魔杖法」的「殺」字訣。

柳五本巳無生機。

但他忽然黏在杖上。

整個人貼在杖上，附在杖身。

杖所帶出來的，是死。

所以杖是生的。

柳五黏在杖上，全身輕似柳。

但他活着。

他的青叉巳伸了出來。

和尚大師棄杖。

杖飛十七丈遠，再呼地插在地上，九尺九寸禪杖，入土八尺七！

柳隨風就在禪杖離開和尚大師的手掌剎那，巳掠了出去！

往扔杖的相反方向掠出。

等於向和尚大師撲去！

和尚大師宛若游魚，忽然一縮。

一縮即退七丈！

「易筋經」的武功，本就匪夷所思。

但是柳隨風一經撲出，也不再追，但臉色全然白了。

他用手捂住胸口，人扶着柳樹：

但眼睛裏閃亮着神光——

就似小孩子玩一塲認眞的遊戲，他玩勝了一般。

和尚大師退出了七丈，勢巳盡，但沒有停。

他仰跌下去。

衆人失聲驚呼，他又直挺挺地扳了起來。

這時，和尚大師慈靄的臉孔，忽然裂了。

眼角裂了，鼻孔裂了，嘴角裂了，耳孔裂了……全身在一下子間，全都裂了。

只聽他嘶聲道：「你……你是……同門……的什……什麼人！」

說到「人」字，他雙目就凸了出來，而且滾落了下來，全身腫脹，嘴巴「呀呀」地，巳說不出一個字。

待他全身裂開前，他巳氣絕了。

天目、地眼飛身過去，只見和尚大師心中插有一支鏢。

一支很普通的鏢。

沒有雕花，沒有刻字。

和尚大師的血，自鏢口流出。

血不是紅色的。

竟也不是黑色。

而是無色的，淡淡如柳青。

這些「血」，有些流到草地上，滲入了土裏。

有些流到了溪水中。

綠草青青。

溪水無波。

三個月後，錦江望江樓這一帶，忽然寸草不生。

雨水沖過此處的痕跡，凡是流過的，連隻蚱蜢也沒有。

而錦江河裏，半個月後還有人叫了一條魚，大叫一聲，伏地而歿。

而殺那魚的人，淡那碟子的人，撈那魚的人，無一不被毒斃。

這是什麼毒，如此厲害？

這是什麼暗器，竟殺了和尚大師？

別離良劍・相見寶刀

柳五喘息。

他發出了那一擊，雖殺了和尚大師，但他要調息。

他們交手僅僅三招。

這卻是柳隨風出道以來，最險的一役了。

和尚大師的禪杖，兀自在土上嗡動不巳。

× × ×

火勢愈來愈猛，俄頃間蕭秋水等便得葬身火海。

就在這時，他忽然想起一些不該在此時想起的東西：

——人將死時，是不是都會想起一些他不該想起而又偏偏想起的東西？

蕭秋水想起的東西，居然是：——花瓶。

就是那隻受帮助的人所送來的花瓶。

蕭秋水臨走時匆匆，是要殺出重圍請援，他臨走時，因捨不得劍廬，上上下下都看過一遍，才甘心離家而去的。

而他清清楚楚的記得：——那時這大廳上的花瓶，沒有插花。

自從發生了秭歸鎮與權力帮的鐵腕神魔衝突後，唐柔的死，使蕭秋水沒有心機買花或携花回家。

這不是插梅花過年的時候，蕭雪魚也不在家，所以瓶裏一直沒有花。

而今這些紙花是蕭夫人親手做的——正如蕭秋水的衣服，也是蕭夫人親手裁的，那就是特殊的布疋跟紙料。

然而蕭夫人不做紙花，已兩三年，——浣花劍派日益壯大，蕭夫人助夫成事，那還有當日做女紅時的閑情逸緻。

但是現今的紙花是蕭夫人親手裁做的——蕭秋水離開時，權力帮巳十面埋伏，蕭夫人且受了傷，怎會有可能還有心思做花？

這說明了只有一個可能——紙花裏有秘密。

蕭秋水心中一明，搶步過去，拎起了花。

衆人都知道，這年輕人確有過人之能，且看他作什麼來着？

唐肥却頗不順眼地調侃：「嘿，大火中還要看花，難道看花可以救火不成？」

鐵星月怒叱：「妳少說話！」

唐肥冷笑道：「你少吃我的飯！」

鐵星月一時瘂然——他沒有錢，確是常常白吃唐肥的飯餸。

這邊蕭秋水也不理會，折開花瓣，趨

近端詳——

花瓣中果然寫有字：

「左旋花瓶。」這正是蕭夫人親寫的字。

蕭秋水立刻旋轉花瓶，發現花瓶緊貼石桌。

三次旋轉後，石桌忽然「戛戛」移開，出現了地下一黝洞。

洞口極狹，但洞深不知何止。

這時火舌已捲至，衆人無及多慮，望向梁斗，梁斗道：「可是蕭夫人手筆？」

蕭秋水道：「是。」

這時火勢已至，衆人緊貼站在一起，已無進退之地。

梁斗道：「我們下去再說！」

當先躍下，只聽「噗」地一聲，已着了實地，只聽梁斗仰首叫道：「下來。」

聲音空空地傳了開去，衆人方知洞穴看似高狹，但裏中甬道頗多，才得傳音回聲，故相逐躍落。

衆人脚踏實地後，地穴雖比外觀寬大，但仍覺擁擠，左右各有狹穴一綫，必須俯身貼膝方得行，梁斗問：「這地方你可曾來過？」

蕭秋水惶然答：「我還是第一次知有此穴。」他自小好玩，但父親極其嚴峻，幼受庭訓，不敢玩到大廳上來，而今憑穎悟得到此地，還是平生首次，不知做了個該不該的事。

梁斗怕黑暗中遇伏，但久留於此，空氣燃盡，在穴中也必致死，於是道：「我先去探探。」

當下向右邊狹穴推進，齊公子不放心，道：「我也去；」又怕衆人跟來，道：我們呼喚才跟上來。」隨手一幌，拿出火摺子，照看前路，向前爬行。

這下唐肥可慘了臉，原來她身軀極是肥碩，剛才她擠下穴口時，已甚是不易，穴口也被她擠破了些許，但穴口乃以水泥舖上，以飾耳目，唯今之地穴乃堅硬地底岩石，根本不能運功推開，這下她可進退維谷了。

過了一會，只見火光漸亮，梁斗，齊公子又退了出來，兩人一臉濘泥，顯然爬行得甚是不易，林公子好潔，早已皺眉，問道：「怎樣了？」

齊公子搖首嘆氣，梁斗苦笑道：「唯有寄望另一端了。」振起精神，又要推進。蕭秋水連忙叫道：「梁大俠。讓在下前往。」

梁斗本要拒絕，回心一想，也是好的，因爲蕭秋水畢竟是浣花劍派的人，一旦遇上，可免誤傷，而且他年輕，身體伸縮較自如，於是笑道：「好是好，但不要叫我大俠，叫我老哥哥便可。」

衆人見他身歷險境，猶如此氣定神閒，不禁暗裏佩服，原來梁斗雖是一方大俠，但在別傳寺中一役，惺惺相惜，已在丹霞結爲兄弟，故梁斗不許蕭秋水稱他爲「大俠」。

蕭秋水當下蜷伏前往，唐方正在勸勉唐肥，不要心存恐懼，林公子本怕髒，但一見蕭秋水冒險犯難，便搶過齊公子手上的火摺子，前往探路。

鐵星月，邱南顧也搶着要去，梁斗知這兩人忙多帮少，當下制住。

蕭秋水，林公子爬入穴中，伸展手臂以火摺照亮，只見前面圈圈連連，都是石壁，看來甬道甚長，只怕得匍伏而行一段時間，前面不一定有出路，兩人心中俱是惶然。

兩人爬了一陣，後面鐵星月等吵架聲漸遠，又過一會，反似從前面傳來，蕭秋水心下惴然，以爲又回到原來之所在，後才知是石穴中的迴音作用所致。

又過一陣，石壁漸寬，而且壁頂豁窩，上面形形式式的鐘乳石，千奇百怪，各形各狀，蕭秋水等知有出口，甚是喜歡，正想回去叫人，忽「叮噹」一聲，踢到一物，用火摺子照近一看，悚然一驚，「突」的一下，火摺子已燃盡，熄了，四下登時一片黑暗。

林公子摸遍衣襟，再也找不到火摺子，倒是摸到衣衫上一團又一團濕黏黏的泥濘，他素有潔癖，不禁有些惶急，却聽秋水竟然抽泣起來。

他素來服膺蕭秋水，武功雖高，但十分敬重這敢作敢爲的老大，而今聽蕭秋水竟嗚咽起來，是不大可能的事，大爲錯愕，駭問道：「老大……什……什麼事？」

隔了半晌，蕭秋水哽咽才告暫時平息，只聽蕭秋水忍悲地道：「那是家慈的飾釵！」

說着「花」地一聲，亮起了一把火摺子，林公子初見蕭秋水滿臉淚痕，再趨近一看，只見一婦女飾物用的金釵，想必是蕭秋水睹物思人，而且推測出父母雖所圍困，但從此處遁出，心中悲喜交集，一時竟哭了。

蕭秋水抹去眼淚，因手板沾泥甚多，一時臉上塗得花黑黑的，振眉精神道：「我們再往前尋去。」

林公子點點頭，旋又猶疑道：「後面人會担心，還是先叫他們過來。」

蕭秋水頷首道：「也好，」心知林公子也担心自己，笑道：「我哭歸哭，如此節骨眼上不會有事，也不敢生事端的。」

林公子這才比較放心。

蕭秋水尋親心切，繼續往前探索。林公子返後喚人過來，不一會大家都齊集了，獨有唐肥塞在洞裏，進退不得，要勞鐵星月在後面推，邱南顧在前面扯，才勉強推進了一些。

出得了窄穴，唐肥幾乎被擠得變了形，氣喘呼呼。

大家跟蕭秋水會集在一起，洞穴較大，又闊又奇，石壁有千奇百怪的石乳，可容三四百人齊聚，過數處，脚踝浸水，原來地穴斜傾，穴中都灌了水。

而且水流是流動的，顯然還有出處。

蕭秋水等繼續推進，水流漸已及腰，渾身透寒，不住抖哆。

水流向那裏呢？

大家浸在冰一般的寒水裏，跟剛才在烈火邊沿的情形，又大不一樣，誰也沒有多說話。

就在這時，洞壁又漸漸下降，洞穴又漸合攏，狹小，唐肥的恐懼感又來了，大呼大嚷：「這死地方，這鬼洞穴，我才不來呢……我才不走！我死也不要走！」

話未說完，「吱呱」一聲，撫服跳了起來，衆人嚇了一跳，原來她屁股還纏了

條水蛇，蛇仍啗住她的股肉不放，鐵星月一把抓住，把蛇弄死，幸虧這蛇毒性不大，唐肥功力又深，自無大礙。

唐肥氣吁吁不住咒罵，曲暮霜，曲抿描勸慰，她都不聽，左丘超然，看不過眼，陰森森地加了句：「這裏恐怕不止有蛇呢……」

唐肥瞪着銅鈴般的大眼，問：「還有什麼？」

左丘超然拉長着臉，眼睛向上一翻，舌頭一伸，怪聲道：「還有鬼唷！」

唐肥一聲「我的媽呀，」忙跟着諸人走，原來她天不怕，地不怕，最怕的就是鬼，曲家姊妹，也甚是害怕，相偎着往前走，怕誰是走最後，會被妖魔鬼怪拎走。

這下急行，洞穴更窄，衆人俯首而行，忽地頭頂「哧」地一聲，一物刺下，「噹」地激起水花，衆人四散，護身戒備，却見那物並不移動，定睛一看，原來是禪杖杖身，刺入土中，杖尾及水面，鐵星月怒道：「好哇，竟敢暗算老子……」

梁斗搖首道：「不是暗算。」

齊公子以手掌拍拍壁頂泥岩，道：「這泥岩相隔頗厚，對方聽不到我們在這兒，若施暗算，也不會如此失算，毫無作用的。」

梁斗道：「那麼以禪杖貫穿至此的人，功力之高，非你我所能及。」

齊公子臉上憂戚，但因火燭昏黯，看不出來：「正是。」

邱南顧問道：「那上面的人，爲何無端端插下這禪杖下來了？」

齊公子苦笑道：「我不知道。」

梁斗笑道：「既想知道，何不掘下泥土，冒上地面去瞧瞧？」

衆人知能重見天日，十分欣喜，七手八掌，敲擊撥落，意圖破土而出。

× × ×

和尚大師的禪杖，不再嗡動，而變回硬冷的生鐵，僵死在那裏。

正如和尚大師的生命。

柳隨風的喘息已平伏。

他的淡若春水的眼睛，忽然熾熱起來，像傲扨不可一世的諸侯，在攻陷城池時高舉干戈的那種狂熱。

他的人高傲，但又冷淡。

而今却完全變成了入世的狷狂。

這一戰，他知道，已足以名動江湖。

李沉舟最名動武林的一役，是同時間搏殺魔教教主「鬼手十八翻」江燒陽，以及白道武林盟主「談笑一劍」高幸傷，那一役奠定李沉舟牢不可破的地位與名聲，從此無人敢奪其鋒！

今天他却殺了南少林的第一流高手：和尚大師。

柳五此刻不是想到了名、利、地位、權勢……

而是想到了李沉舟的一雙眼睛：

……帶着淡淡的倦意，輕輕的憂悒，宛若遠山含笑迷濛，但又如閃電般動人心魄……

——那感情的、無奈的，而又空負大志的一雙眼神！

× × ×

事情發生得太快，待已定局時，已無可挽救了。

天目神僧和地眼神僧，就是這樣的感受和心情。

他們倆都同時跪下來：和尚大師死了。他們身爲福建少林監護長老，居然眼睜睜看着他死。他們心裏都有着同一種感覺：血海深仇！

× × ×

莫艷霞說話了，她是柳隨風一手栽培出來的人，自然懂得這個時候該她說話：

「和尚大師死了，柳五公子已戰勝。你們不是聽他親口答應過的嗎？」

莫艷霞笑笑又道：「若你們想以車輪戰術，那也是可以。」

天目、地眼二人一時不知如何是好，他們是出家人，而掌門人的確答應過僅與柳五一戰，其餘人不得干涉；要報仇呢？還是不報！守約呢？還是不守！

柳五却笑道：「不必了。諸位的深仇大恨，還是一併來料理罷。」

——他本來用話穩住和尚大師，萬一搏殺之後而負重傷，即求退身。

——而今局勢已不同了。

——他沒有受傷，只是發出了那殺手，內力大耗而已。

——他的自信心，已至巔峯，自信還再殺得了兩名老僧中任何一人；而另一僧人，可叫莫艷霞絆着。

——劍廬已焚，火王、劍王、鬼王等即將趕到。

——至於孔別離、孟相逢、大肚和尚和蕭雪魚，他根本不放在心上。

——他決定就在這錦江樓畔，把少林實力，瓦解於盡。

× × ×

天目神僧恨聲道：「既然如此，納命來吧！」

雙目一睜，柳五如遭電殛，全身一悚，天目神僧的「無相刦指」，十指倏揮，源源而出，每指都是凜厲的殺着。

柳五飛閃騰挪，在剎那間變幻出七種身法。

七種身法俱衝不出天目神僧的指法。

就在這時，柳隨風竟忽然完全不閃躲了。

指風襲入柳五要穴，但柳五身子，似腐朽了一般，又似柳絮，强力的勁風打過去，不過激起盪盪而飄，全失去効用。

柳五的神情與身影，也如韋叡臨陣，輕袍緩帶，乘輿坐椅，輕舒慢撚，是武學中至高境界：以緩趕急，以慢打快，以後奪先，以靜制動。

天目神僧的指風，一時受挫，但另兩道指風，却令柳五不再從容。

地眼大師的「參合指」。

地眼以食指代天，中指代人，無名指代地，打出「參合指」，專破內外家罡力的「無相刦指」，遇到柳隨風毫不着力的「柳絮奇法」，也許無用，但「參合指」却斷絮續玉，柳五也不敢硬受一指。

他想用正宗內外家功力相接，又怕「無相刦指」的截斷眞氣、鎖斷命脈的指力，一時間兩面應付不過來，甚不討好，左絀右支，漸落下風。

莫艷霞原是要截住地眼大師的，但她已受傷。

她根本截不住這少林高僧。

而「東刀西劍，別離相見」兩人却截住了她。

莫艷霞的長髮披了下來，她的臉靨如花。

她的劍光也如花。

她一劍七招，一招七式，一式七變，一劍刺出，足有三百四十三個可能，而她每次出手，至少七劍。

白鳳凰莫艷霞在江湖上，有人稱「白衣觀音」，又有人叫她做「千手百臂毒觀音」，便是因她的劍法而起。

孟相逢一劍架住了她的劍。

孟相逢的劍就叫「別離艮劍」。

莫艷霞發出一劍，他也發出一劍；莫艷霞發出很多劍，他也發出很多劍。

總之他的劍都是相逢的，每一劍都與白鳳凰的劍碰上了頭，而架住了她。

而孔別離就趁此狠命攻擊。

他的刀是分離的，一刀砍下去，手中、手斷；腿中、腿斷，劍中、連劍也斷爲二。

孔別離的刀就叫做「相見寶刀」。

「別離艮劍」是爲相見，「相見寶刀」乃因離別，所以寶刀艮劍，一旦配合，天衣無縫，而且纏打周密，無瑕可襲。

莫艷霞若在平時，她武功遠不在紅鳳凰之上，但也決不在宋明珠之下，自輕易可以取勝，但而今受內創，力不從心，身法騰挪大受阻滯，別離艮劍一劍行似一劍，隨影附身，相見寶刀，刀刀斷斬，白鳳凰大感吃力。

大肚和尚見劍廬火光冲天，心裏惦念蕭秋水等之安危，相同蕭雪魚也担心家裏情勢，見大局稍定，即往聽雨樓奔去。

大肚和尚走得幾步，蕭雪魚連忙叫住：「喂，和尚，抄小徑走。」

大肚和尚原是蕭秋水至友，交誼最深，情份最久，曾數次到過劍廬，蕭雪魚自是認得，於是喚之打從小徑趕到劍廬。

他們却不知道，蕭秋水等人，就在他們的脚下。

× × ×

柳隨風在少林兩大高手間遊鬥，天目、地眼二人，一時還奪之不下。

他一共有三招殺着。

這三招殺着，柳隨風極少使用過。

連李沉舟，都不知道柳隨風的殺着是什麼；他曾跟柳五笑道：若能知道你三式絕招，我願拿半壁江山跟你換。

柳五自然不敢換。他答：「我不要江山，却要跟大哥一起打江山。」他素稱李沉舟爲「大哥」。

適才殺死和尚大師，就是其中一道殺手。

和尚大師已瞧出蹊蹺，但未及說出端倪。

他還有兩道殺手，但是一直未能出手——天目神僧的「無相刦指」，地眼大師的「參合指」，一直逼殺住他的精氣神，甚至侵襲到他身體上每一個機能。

他一定要騰出機會。

——既然沒有機會，他就要創造出機會。

——這兩名老僧，決不能讓他們活回去。

——連殺少林三大僧，加上今日親手刄太禪，實在是人生快事。

他突然之間，人向天目神僧撲去。

天目神僧見來勢如長空搏兎，一驚，全力出手。

就在這時，地眼大師也看見柳五向自己飛撲而來，鷹擊長空。

地眼大師的「參合指」也全揮出。

但是柳隨風既沒有左攻，也沒有右襲，他人還在原地，他以天竺的「九影無行法」攻襲二僧，自己却蓄勢發出必殺的一擊。

——這一擊成或敗？

他已沒辦法知道。因爲就在這一刹那，他的雙脚，被人扣住。他的雙足如釘子一般，牢吸在地上，但地面上却驀然伸出一雙手，抓住了他的脚。

柳五立時躍起、拔起、跳起，又運力彈出、踢出、踹出，但是那一雙手的功力，竟是深沉不可知的，就似鋼箍一樣，跟大地同袤闊，而要開啓也只能浩歎恨地無環。

柳五被扣住。

就在這時，刀光一閃。

平凡刀光。

青衫白襪黑布鞋。

刀快，人平凡。

柳五也聽過「大俠梁斗」這名字。

他手裏淡青一揮，那淡若黛眉的刀光，立時迎了上去。

平凡的刀芒立即黯淡。

但白玉般的劍芒大現。

柳五閃電出手，食、中二指，挾住劍光。

但在同時間，三道光芒同時打到。

一道準、疾、狠：鄧玉平的劍鋒。

一道急、奇、快：林公子的劍尖。

一道如花的東西，在他面前展開——唐肥的唐花。

在這一刹那間，柳五居然把這三件無可抵禦的武林絕門武器都擋下了。

但他已無法接得住「無相刦指」與「參合指」。

在這瞬息間他一共中了九十一指。他仆倒下來，就看見拿住他的脚的人。

他知道一定會見到這個人，可是沒想到那末快，而且是在這種情形之下。

他也沒料到這人給他造成的壓力有那末大，有那末快，而且那麼致命的壓力，全是他一手造成的。

那人當然就是蕭秋水。

從浣花到峨嵋

錦江之水葬唐朋

柳五苦笑了一下，問道：「你是蕭秋水？」

蕭秋水剛冒出地面，就看見柳五千變萬化的身形。

柳五那時正聚精會神，對付天目、地眼兩大高手，平時精細的他，也沒料到地上會無端端冒出個人來！

蕭秋水便用自己的一雙手，緊箍住柳隨風的脚踝，加上唐肥、林公子、鄧玉平、梁斗、齊公子等人配合攻襲，天目、地眼二人的指攻方才奏効。

柳五一說話，最驚駭無已的是天目和地眼。

他們的「無相刦指」和「參合指」，普天之下，中得一二指者，不死者鮮矣，而他們趁柳五失神之際，連中九十一指，柳隨風到現在還笑得出，也說得出話來。

蕭秋水看着柳隨風，好久才道：「我暗算了你。」

柳五道：「沒有關係。」

蕭秋水道：「若不是暗算，我抓不住你。」

柳五道：「本來就是。」他額上汗珠涔涔下，但淡笑間不稍變色。

蕭秋水道：「我們是仗着人多，否則也打不倒你。」

柳五笑道：「我倒了麼？」他笑了笑又接道：「也許我現在是倒了，不過一會兒又爬上來呢。」

天目神僧怒目一睜，道：「今日老僧要超渡你，以祭掌門。」說着凸出中指，屈第一節，緩緩按下，向準柳五的「眉心穴」，指及一半，全掌通紅，唯有中指白如冰封。

柳五笑道：「這是阿難陀指。」神色不變。衆人一聽，却大吃一驚，因「阿難陀指」，只要觸中一下，無論是鐵甲金剛，也是無用，必死無疑。內力上睥睨天下的鐵騎、銀瓶二位眞人，也曾在「阿難陀指」上吃過虧。唯「阿難陀指」十分難練，天目、地眼二人，內力渾厚充沛，苦練五十年，也只不過把指法練成，但出招無法快迅，一急則失去効力，所以在急遽之對敵戰中，幾乎無用。

而今天目神僧要用「阿難陀指」，顯然已生了斃柳五之心。

蕭秋水難過地道：「你……」

柳五道：「你不必難受。我殺太禪，也是暗算，一報還一報，也沒什麼遺憾的；」柳五淡淡一笑道：「何況……我畢竟還沒有死！」

天目怒叱：「那你就死吧！」中指已對準柳五的天庭捺了下去。

就在這時，柳隨風的臉突然全無血色，煞白一片。

他一張口，一口血箭，打在天目的臉上。

天目眼前一陣模糊，柳五飛起，淡青的刀光，一刀割斷了他的咽喉。

然後他力已竭，氣已盡，倒下，地眼大師厲吼出手。

就在這時，一道劍光飛刺地眼大師背後。

地眼大師唯有回援，一出手挾住了長劍。

那人棄劍，又換上一柄劍，劍刺地眼大師臉門！

地眼大師心頭一凜，又挾住。

也就在這時，側來一團大火，迎臉焚到！

地眼大師急退，袍袖一拂，大火都反捲了回去。

三人緩得一緩，地眼已看清前面兩人，一三綹長鬚、神貌俊瞿；一光頭大耳，虎目虬髯。

正是「劍王」屈寒山與「火王」祖金殿。

齊公子一見勢頭不對，立即出劍攻柳五！

他的四指神劍，出名的快，就在這時，白影一閃，齊公子的劍，直刺入了那白影的胸膛。

那白影正是白鳳凰。

她一見柳五危急，奮不顧身闖去，但孔別離、孟相逢一刀一劍，死纏不放，莫艷霞借力打力，忽然棄劍，孔、孟二人招勢一空，莫艷霞藉此衝近，但齊公子已下殺手，莫艷霞來不及制住，銀牙一咬，以身軀擋住這一劍。

齊公子一呆，莫艷霞雙指一戳，已奪下齊公子雙目，足踝飛踢，踢在齊公子下陰裏。

齊公子慘嚎，仆跌狂滾。

林公子失驚叫：「齊……」他只叫了一個字，已出了七劍。

他七劍都被人架住，架住他的人也是使劍的。

烏衣帮帮主單奇傷。

梁斗本來不想在此時搏殺柳五，但此時也顧不得許多了，他的刀出手。

他一道刀光劃成半孤形，「登」地擋了他的刀。

天殘教教主司空血的細刀。

佘殺等五人，跟郎一朗和古濃、許郭柳交戰起來。

唐肥、唐朋、唐方同時發出了暗器。

莫艷霞白色衣衫上都染了血、她一一代柳五接下，接不下的就以身子擋住。

鐵星月、左丘超然、歐陽姍一、邱南顧，忽見一人大吼一聲，飛拳捲至，正是「大王龍」盛江北。

鄧玉平一見伕中大亂，他一矮身，閃電般迅遊入人叢中，一劍就要結束柳五，孔別離和孟相逢也是同一心思。

他們三人却發現在這大白天裏，有一樣陰灰灰的東西，不但接住了他們三人的攻擊，還反攻了他們三道腥臭的陰風。

三人退避躍開。就在這時幾件事情同時發生了：

柳五忽然不見了。

蕭秋水、曲暮霜、曲抿描撲向齊公子，扶住，齊公子却已死了。

莫艷霞全身浴血，倒地身亡。

——這時全場之中，無一不在戰役或救助裏。

——最令人怵目驚心的，是權力帮爲救柳五的前仆後趨、捨死忘生！

× × ×

柳五在劍廬，一殺太禪，就飄然離去，不再關心部屬的生死。

——也許他是認爲大局已定，勝利在握，已無需多費心思，亦不必爲已逝者傷悲。

可是而今這些人，却拋頭顱、洒熱血的爲他拚命，這是爲了什麼？

蕭秋水不瞭解！

× × ×

柳五去了那裏？

——莫艷霞却是爲了他而死！

這時局中情勢甚是混亂，但是明顯的，權力帮佔盡下風。

天目神僧咽喉雖斷，但居然未死，跳

了起來，一指打了出去！

火王與劍王，兩人聚精會神，苦戰地眼，天目一指打到，火王一條火棒似的手臂一格，「喀」地一聲，肘踭骨骼被天目神僧一指打碎。

但火王祖金殿的火也噴到天目神僧臉上！

天目神僧倒地時，臉孔已被烈火燒焦了。

地眼大師的「參合指」源源而出，又打斷屈寒山一柄劍。

天目倒地而歿，地眼怒急攻心，一口氣連攻數指，劍王火王齊被逼退，地眼大師扶起天目，天目已然斃命，而屈寒山與祖金殿也藉此時機而遁。

林公子的「刀劍」，一劍快過一劍，一刀快過一刀，單奇傷那裏是他的對手？司空血的緬刀又毒又狠，加上他殘缺而練成的奇招，但被梁斗一一化解；盛江北轉眼已氣呼喿喿，鐵星月跟他硬拚硬，左丘超然却不住以擒拿困住，歐陽姍一，邱南顧二人却乘虛夾擊！

最慘的是郎一朗與許郭柳古濃三人，他們的對手共有五人，是「朱大天王」的重部：佘殺、苗殺、蘇殺、龔殺和敖殺。

郎一朗外號「千手螳螂王」，但他早先已被少林龍虎大師震傷，他的螳螂拳法，最重腰馬脊勁，而今因傷，大打折扣。

郎一朗一心只想殺出重圍，但勢不可能，他們原本衝入救人，一念柳五曾在權力幫替他們說情，有不殺之恩，二是想救柳五以立功，以爲「火王」、「劍王」、「鬼王」三大天王在，局勢必穩得下來，誰知黠子扎手，那淡青衣衫的人（梁斗）、白衣年輕劍手（鄧玉平）、刀劍交加的兩名中年人（孟相逢與孔別離），那痴肥的女子（唐肥）等人，都是高手，郎一朗悔不當初，早知不來也，使出「百步螳螂拳」，想脫困而出。

對付他的是佘殺和敖殺二人。佘殺是「六掌」中老大，最是精明，焉有不知？敖殺年紀最輕，但十分慓悍，他們四掌交錯，就是不放行。

郎一朗大急，改而施展「八步螳螂拳」，想作近身搏擊。

本來「八步螳螂」，可以制住扣住佘殺飄忽的殺着，敖殺凌厲的殺手，可惜郎一朗使到一半，受創處劇痛，滿天星斗，力不從心，勉强以「八步螳螂拳」的步法閃躲，再打一陣，見許郭柳已被蘇殺與苗殺殺死，方寸大亂，喊叫道：「別打、別打……」

叫得幾聲，佘殺和敖殺全不理會。郎一朗大嚷道：「我投誠了，我脫離權力帮……」這時見「火王」祖金殿受傷，章法大亂。

佘殺冷沉着臉，倏然住手，道：「好，停手。」

敖殺也陡地住了手。郎一朗氣吁吁地道：「我……我本就不屬權力帮的，只是大……大勢如此……不得不！」

話未說完，佘殺驀然動手！

郎一朗想要擋架，但敖殺已乍地按住他雙臂，雙膝頂住他雙腿。

郎一朗慘叫一聲，他的鮮血隨着慘呼噴出。

這時古濃剛剛被龔殺和後來加入戰團的蘇殺和苗殺殺死。

郎一朗捂胸想說話，但又中了兩掌。

他臨死時才想到，乃向佘殺等投誠，毫無用處：因爲「六殺」根本就是朱大天王的部下，並不是什麼各門各派，或白道中人的高手。

朱大天王要的是毀滅權力帮，並不是鼓勵或接受權力帮的人放下屠刀、甚或改邪歸正！

所以落在佘殺等手裏，只有被誅殺。

只聽佘殺、蘇殺、龔殺、苗殺、敖殺五人各喝一聲「殺」字。

「殺殺殺殺殺。」

朱大天王這身邊的「六掌六殺」，本來每次殺人後，必各喝一聲：「殺」。共「殺殺殺殺殺殺」六個「殺」字，然後同時齊叱：「殺」，這七個殺，刻在鋼牌上，便是當日震動武林，聞風色變的：

「七殺令」。

而今這六人不再發令，而命令到了朱大王的手下。

朱大天王才是一個眞正殺人的魔王。

× × ×

「大王龍」盛江北這時已氣喘如牛。鄧玉平、孔別離、孟相逢却苦拚「鬼王」陰公。

陰公以飄忽詭奇之「活殺十八手」，東打西點的，却仍闖不出這三人合擊的手裏。

「鬼王」的武功，力戰鄧、孟、孔三人，可以說能平分秋色，但是陰公眼見權力帮來援的人，死的死，傷的傷，逃的逃，降的降，他心中大慌，出招也亂了起來了。

更可怕的是唐家三姊弟，已走了過來掠陣。

他打着打着，忽然一閃身，青竹輕搖，鬼王忽已不見。

衆人大感震訝。唐方眼光何等明利，眼見鬼王一幌時，竹葉簌簌，一出手，「雨霧」撒出！

只聽啾啾鬼叫，陰公「呼」地自竹樹上飄出，打出一把迷迷濛濛的粉末，衆人掩眼屏息轉過，鬼王竟又不見。

原來「鬼王」陰公有一種極奇怪的功力，如動物中的蜥蜴，變色龍等，可以隨環境事物的色澤而改變，只要附于任何一物上，身體的顏色就與之十分接近，可教人無從分辨，而給他脫逃，或遭之毒手。

這一下子，「鬼王」又不見了。

唐肥叱道：「不要給他逃了！」

蕭秋水回望，只見一株柳樹，無風而略動，喝道：「注意！」猛衝近，就是一抱！

「鬼王」陰公就附身在這棵樹幹上，他與蕭秋水交過手，知道他的功力，大吃一驚，就要閃躲，但已來不及，驀然頭頂零零星星百數十莖亂髮，驟然射出！

這些亂髮，原來都不是頭髮，而是暗器，就叫做「鬼毛」！

唐家的人眼快，一看就知道是淬毒而且毒性奇强的暗器。

這時蕭秋水全力衝出，閃躲已來不及，他的功力高，武技却不好，要閃已遲，就在這時，唐方不顧一切，叫道：「小心

！」人已飛出。

唐門年輕子弟中，唐方武功，暗器並不怎樣，然輕功至高，她後發而先至，一觸蕭秋水，藉蕭秋水衝力往右前側一撲一伏！

這下可謂險到極點。但部份「鬼毛」依然打到。唐方變成在蕭秋水前面，眼看要中，蕭秋水稍緩得一緩，也及時出掌，他渾厚的掌力，終將「鬼毛」盡數打落。

兩人見面迄此，一直未有機會敍舊相談，此刻又在生死一髮中併肩，眞是千言萬語，都化作了無聲。

「鬼王」一擊不中，知行藏已露，他是何等人物，即刻便逃：衆人担心唐方和蕭秋水，一見兩人無事，唐肥向柳樹打出十枚鐵蒺藜，但柳樹上已無「鬼王」踪影。柳樹一中暗器，片刻即全枯萎。

曲暮霜一聲尖叫，用手指着，只見江中一道伏波，翻翻滾滾向江中潛盪而去。

這時蕭秋水與唐方，都恍如夢中，再世爲人，一時間覺得只有兩人在一起是好的，任由竹風吟嘯，江水滔滔，兩人只覺情意長，而沒有了旁的。

這在唐朋心裏十分切痛。他在唐門，一直暗底裏傾慕唐方，就在此刻，他瞥見蕭、唐二人眸子裏都是深遠的情意，他原本聰明、精警，而今受創於心，只覺天和地間，都無可泣訴，一時間失却了理智，飛掠而起。

他的輕功，在唐門中也是數一數二的，否則昔日他化名「漢四海」，在古嚴關那裏可以一飛而過？此刻他悲恨在心，無處可訴，長嘯一聲，掠向江中。

他人未掠過，臉色全白！

唐肥一見，大驚：「不可——」

話未說完，唐朋已掠了出去。

人在半空裏，劈手已打出「子母離魂鏢」。

「子母離魂鏢」，原本就是極耗眞力的暗器——唐門年輕一代的高手中，也僅有唐宋，唐絕，唐肥三人能使，唐朋內功本來不足，體質又極差，但他憑聰悟才智，居然能使「子母離魂鏢」，已很不得了，可是每次出手，大傷元氣，他在漓江前戰屈寒山，已因眞力耗盡而遭毒手，在大渡河上一次出手，也是導致暈倒。

這次他居然凌空出擊，唐肥知道用此暗器的挫傷，但要阻力，已來不及。

只聽一聲狂嘯狂叫，河水裏翻翻滾滾，水花濺中，一人狂嚎翻起。

水裏却是血。

「鬼王」中鏢。

但唐朋人在半空，已無法使力，落了下去！

唐肥輕功不好，來不及救，但她的唐花已發了出去。

就在她「唐花」射出去的同時，「嗖」地一聲，一條纖細的身影，也迅即掠了出去。

唐肥知道唐方的時候，一顆心幾乎跳了出來。

她爲了救急，所以發出了「唐花」。

「唐花」是唐門三大絕門暗器之一，唐肥發出去，連她自己都不能够控制「唐花」的威力。

像一柄寶劍，飲盡了仇人的血，一旦出鞘，連生死也不再是執劍者所能把握的事了。

可是唐方却縱了過去。

「唐花」會不會傷了唐方？

唐肥不禁驚呼出聲，像失手打落一個心愛的花瓶，又來不及去檢撈，眼看就要砸碎了，心裏又多希望它不破——

× × ×

唐朋落下。

「鬼王」十隻手指，分別插入他左右脇骨中。

他整個胃囊抽搐，痛得沒有了知覺，陰公一張口，兩隻足足三寸餘長的犬齒，滴着血向他右頸的大動脈噬來。

唐朋沒有掙扎。

就在這時，唐方三枚蜻蜓，一齊打進「鬼王」陰公嘴裏。

也就在此時，唐花到了。

這一朵奇詭的花，忽然膨脹百倍，迎頭罩下。

這一朵「花」籠罩了兩人的死穴。

「鬼王」陰公和唐方都逃不出去，「唐花」的奇艷，照怖陰公凄厲的峥嶸的臉，也照亮了唐方俏麗而失驚的面容。

就在這時，唐朋動了。

他擋在唐方身前。

他看見了唐方在「唐花」下清如流水的臉，而他擋在身前，在「唐花」下白無血色。

然後他就沉下去了……

沉，沉，沉……與「鬼王」陰公，一直沉入了江之底，冲到了無盡無涯的地方去……

× × ×

江裏只剩下了唐方……

唐方哭喚：「朋弟……」

× × ×

就在這時，林公子忽刀忽劍的兵器，突然一刀。

左手刀，右手劍。

他的兵器原來就是刀劍合併，必要時又可以分開來用。

然後慘叫一聲，單奇傷也被分開了。

他的腰中刀，胸中劍。

單奇傷死的時候，梁斗已點倒了司空血，回首向鐵星月、邱南顧等叫道：「別殺他！」

盛江北雖是權力帮中「九天十地，十九人魔」中之一，但他原本是武林道上的好漢一名，作惡不多，梁斗正有心要保存他，盛江北本來奮戰，一聽梁斗說不殺，一時覺得萬念俱灰，驀然停手，長嘆一聲，一掌往自己天靈蓋上拍落。

梁斗一手挽住，笑道：「盛老師，勝敗乃兵家常事，何況盛老師是以寡敵衆，何必想不開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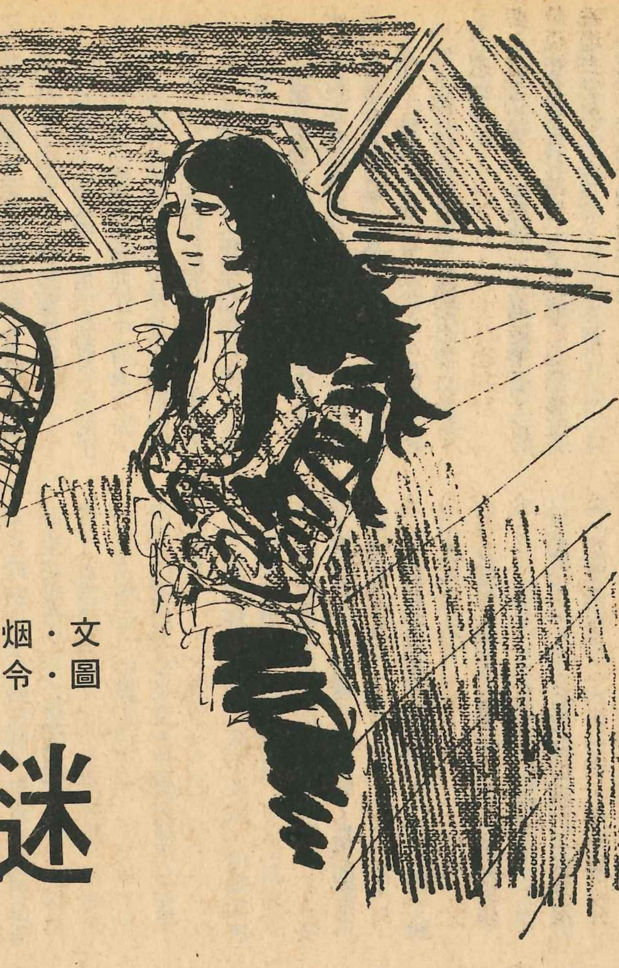
盛江北慘笑道：「我已老邁，不是看不開的問題，而是覺得這樣活下去，也沒有什麼意思……」

梁斗笑道：「那麼盛老師何不重新活過？」

盛江北喃喃地重覆了一句：「重新活過？」惘然若失，但眼睛却似暮色點燃的燭火，在夜晚來時越來越亮。

這時大局已定。

（未完）



東方四女俠傳奇故事

司馬紫烟·文
盧令·圖

謎中謎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陳秀蓮等去追捕大虎克不獲，於是回航小島，這時，朱麗，馬佳琍，劉嫂已乘坐女神號到來。朱麗便把在香港得來的消息告訴陳秀蓮等，原來葉長青駕來的直昇飛機被大虎克刦去，在大鵬灣附近失事，機上兩名罹難者被火燒焦，面目全非，無法辨認其爲何人，朱麗以爲是陳秀蓮等，因此趕到島上來一探究竟。陳秀蓮聽罷，認爲大克虎之死，乃係蘭寧有計劃的故意造成這次意外失事，使大虎克死無對證，無法揭露他的陰謀。但亞李夫婦及寇文之被大虎克謀殺，又難向警方報案。這些事情，一時使陳秀蓮無法處理，現在她們正在商量中……

神秘古堡　羣魔亂舞

朱麗說道：「不行！二姊，妳沒有證據，倒過來反而會被他反咬一口，說妳誣謗！」

葉長青道：「蘇菲就是一個人證，指證他剽竊研究所得……」

蘇菲笑笑道：「我雖是受害者，却對他一點辦法都沒有，因爲他早就把一切都安排好了，如果能够揭發他，我也不會被送到天堂島上去了！」

葉長青恨恨地一拳擊在掌心上道：「這樣一個老奸巨猾，難道就此讓他逍遙法外不成。」

陳秀蓮道：「那當然不能放過他，不過必須要想個法子才行，那些都是以後的問題，現在妳先打個電話跟報館連絡一下，報告妳安全的消息，讓伯父母安心。」

「關於直昇機的事，我怎麼說呢？」

陳秀蓮笑笑道：「那還不簡單，直話直說，就講在潛水俱樂部內被人偷開走了，而且妳還可以提供其中一個人的名字，就是那家俱樂部的職員。這些是隱瞞不了的，警方也會查詢到那兒去。」

「另一個大虎克呢？」

「一字不提，說妳根本不就知道他是誰？」

事實上也祇好如此了。葉長青萬分不情願地打出了電話後道：「直昇機是投過保險的，這次倒霉的是保險公司，不過我也感到稍微出了口氣，投保的公司是寇文的岳父開設的，蘭寧是其中的大股東，這筆損失畢竟還是要他們負担的。」

陳秀蓮笑笑道：「妳感到高興，我却認爲這是他們的運氣，如果是別家公司投保，不甘心遭受損失，還會從竊機者的身上追查下去，說不定還可以爆出一點內幕，現在他們只要願意賠償，這件案子反而不了了之。」

葉長青一怔道：「我倒沒想到這一點，不過沒關係。他們不查，我們可以查下去。」

陳秀蓮道：「不行，案子已經移交給保險公司，我們無權追查的，而且我想在

那兒也查不出什麼的，最多查出那家潛水俱樂部與他們有關，那又能如何呢，一個職員的偸竊行爲，是由那個人本身負責，什麼都影響不了，就算查到是蘭寧爵士主持的，也無法構成對他任何的責任的。」

每個人都蹩了一肚子氣，却又無可奈何。

而且她們還要趕快行動，把屍體處理掉。以免警方追來，引出更多的枝節。

把亞李夫婦跟寇文的屍體都搬上了女神號。葉長青請龍伯和亞龍亞虎兄弟倆，暫時照料着別墅，就上了女神號啓碇出海了。

船到了公海中，葉長青傷感地道：「亞李夫婦倆孤苦伶仃，沒是其他親友。他們曾經立下了遺囑，說是一旦身死，不希望葬身海中去餵魚，要求把他們的積蓄，爲他們營建一座像樣的墳墓，另外的一部份，成立一個獎學金，每年資助男女學生各一名，條件是發放獎學金，一定要在清明的那一天，在他們夫婦的墳墓前發放，領受獎學金的人，要在他們的墓前叩頭祭掃。」

朱麗道：「這倒是一個很好的打算，他們雖然沒有子女，却可以使墳墓不致荒蕪，年年有人祭掃，有人紀念他們。」

陳秀蓮道：「他們有多少積蓄呢？」

「他們在我家服務已經是十多二十年了，兩口子生活很簡樸，沒有什麼花費，薪金積蓄起來，已經有十多萬港幣了，祇是現在我感到很爲難，又不能把他們移到香港去安葬……」

陳秀蓮道：「我們不能違反死者的遺言，尤其是他們遭受意外，完全是我們引起的。」

葉長青道：「可是我們現在該怎麼辦呢？」

陳秀蓮道：「自然是爲他們營造一所像樣的墳墓，而且我再撥贈十萬元美金，成立李氏夫婦獎學金，這樣子加起來，每年的利息差不多有一萬元美金了，分發給兩名學生也相當可觀，可以使他們接受較爲瑣碎的安排了。」

葉長青道：「問題是安葬的地方，錢不是問題，我把事情對我爸爸說了，他也願意再拿出一筆錢來充實獎學金的，可是把他們葬在什麼地方呢？」

陳秀蓮想了一下說道：「我有一個地方。」

朱麗道：「任何地方都不允許私自埋葬死人的，我們一定要取得合法的認可手續……」

陳秀蓮說道：「我的地方不用那些手續！」

魯薏絲道：「我知道了，那一定是天堂島。」

葉長青道：「在天堂島當然不需要那些手續認可了，可是那兒築墓方便嗎？」

馬佳琍道：「那兒是大姐的私產，只要大姐說好，誰也干涉不了。」

葉長青道：「我是說那兒合適嗎？尤其是以後每年還要到那兒去當面發放獎學金……」

陳秀蓮道：「我的目的地是天堂島沒錯，但不是妳們說的那一個，而是龍之介他們隱居的第二天堂島！」

「那兒不是更遠了嗎？」

陳秀蓮道：「遠一點沒什麼關係，現在交通工具很發達，來回也不過是一周的旅程，將來我可以把女神號在那段時間撥出來專作這個用途，全速進行五天就可以來回了。」

「大姐，爲什麼妳要想到那兒呢？」

「因爲那兒有現成的建築材料，現成的人工，最難得的是那兒遺世獨立，很適合這一對夫婦，他們生前就不喜煩囂，爲他們找到一個這樣淸靜的歸宿之地，也略表我一點歉意。」

她頓了一頓道：「最重要的一點，我要到那兒走一趟，調幾個人出來，帮助我們進行這一場對抗邪惡的鬥爭。」

「大姐，妳要調用那兒的人手？」

「是的，蘭寧現在已經提高了警覺，他身邊還有一批職業兇手保護着，要想對付他……」

魯薏絲道：「我們的人力足够了！」

陳秀蓮道：「不够的，而且這還不是人力多寡的問題，而是我們的行動不方便，每個人都跟對方照過面了，根本無法接近他們！」

葉長青道：「大姊，妳要幹什麼，跟他們來硬碰硬的？」

「不，我們也打偸襲戰，龍之介那批人都受過這方面的訓練，非常適合！」

「大姐，這不太適合吧？」

陳秀蓮嘆了口氣道：「我也知道不適合，可是循法律途經奈何不了他們，如果容忍他們這樣猖狂下去，不知有多少人會受害？」

朱麗正了正臉容道：「大姐，我覺得妳似乎走火入魔了，蘭寧他們的行爲固然可卑，但是妳的做法跟他們又有什麼差別呢？」

陳秀蓮道：「當然有差別，我們是除害。」

朱麗嘆了口氣道：「當然，在良心上講是不錯的，不過我們當初組織偵探社的目的是在維護法律的尊嚴，大姐現在却在主動地破壞法律了，龍之介那批人原來是屬於胡可爲的，胡可爲的那一套理論在本質上也沒有錯！」

陳秀蓮的身子一震，想了一下才道：「不錯！朱麗！妳說得對，我是太衝動了一點，幸虧妳够理智，攔住了我，沒讓我胡鬧下去，不過我還是要把龍之介他們調出來！」

葉長青也反對陳秀蓮的做法的，因此愕然道：「大姐，老三的話既然有理，妳怎麼還要調他們呢？」

陳秀蓮笑笑道：「一樣運用，兩種目的，就會不一樣了，原來我是打算用那些來以牙還牙，也用暗殺的手段去對付蘭寧的！」

葉長青忙問道：「那麼現在呢？」

陳秀蓮笑問道：「現在也還是這個做法。」

葉長青大惑不解，朱麗却笑道：「二姐，大姐既然已經懂得了事情的嚴重性，她做起來就會有分寸的。」

葉長青道：「我還是要問問清楚，否則我無法安心。」

陳秀蓮道：「妳也對的，這是我們行

事應有的態度，一件事必須對它的是非了解十分透澈，然後再決定是否應該去做，這樣才不會鑄成大錯！我現在說明我的策略。我要調用龍之介他們，對蘭寧展開反擊，這個原則不改變，因爲在目前，這是唯一能對付他的方法，只是在運用的技巧上，必須加以修改，以前我要他一死以謝罪，現在我要他自己出來，爲他的所爲而認罪。」

「他肯那麼做嗎？」

陳秀蓮道：「他當然不肯乖乖地自動就範的，可是我們不斷地施以心理精神的壓力，逼得他低頭。」

「怎麼樣對他施壓力？」

陳秀蓮笑道：「他喜歡使用暴力，我們就叫他自己嚐嚐威脅的滋味，比如說，他正在唱歌，忽然手中的酒杯破了……剛要出門，忽然憑空丟來一個鐵罐，裏面是一張字條，叫他趕快放棄一切，否則下次就是一枚炸彈了……」

「那能嚇得了他嗎？」

「應該能的，他迷信權力，以爲能主宰別人的生死，現在他自已時刻都受到死的威脅，一定會比別人更爲恐懼，這樣子連續幾天，他的意志就會崩潰了。」

葉長青道：「要做到這些並不易！」

「那當然，但是龍之介他們是專家，再加上我們的協助與設計一定可以做得到的。」

蘇菲道：「要暗殺一個人容易，存心找機會，總會遇到一次的，如果恐嚇一個人，就難上幾倍了，一次得手後，第二次就會使對方提高警覺，加强戒備！」

陳秀蓮笑道：「我知道，所以恐嚇比實際殺人更有效，當他在嚴密的保護中，仍然無法避免一次又一次的災禍時，他就會崩潰了。」

蘇菲道：「以蘭寧爵士的性格而言，他是受不了這種威脅的，因爲他最怕死，以前他到那裏，都要帶幾個隨員，名義上是秘書，實際上都是私人保鏢；不過要他自首認罪，恐怕是做不到，他對於自己的名譽與爵位更爲重視，叫他放棄這些，他寧可選擇一死了。」

陳秀蓮笑道：「我也並不眞想他會出來接受法律制裁，而且我也知道那是不可能的，除非我們能掌握住確實的證據，將他繩之以法，不過這樣子做至少可以使他心慌意亂，失去了鎭定，然後才會亂了手脚，暴露了他的缺點，進一步再去掌握他的犯罪鐵證。」

蘇菲忍不住道：「這才是好辦法，一個罪惡組織的黨魁如果失去了自制力，這個組織就會不攻自亂而瓦解了，祇是執行起來恐怕不容易就是了。」

陳秀蓮充滿信心地道：「我知道不容易，但我有絕對的信心可以成功，而且我將盡最大的努力來做成這件事，因爲它的意義太大了，如果能瓦解亞青聯盟以及其他那些附庸的組織，對我們服務社會的價值而言，遠超過破獲幾千幾萬件罪案。」

她的信心，也鼓舞了每一個人的鬥志，使得每個人都充滿了信心，精神抖擻，去接受一次從所未有的艱難的挑戰了。

× × ×

這是一所很有歷史的古堡式的別墅，高高地峙立在山頂上。高高的塔尖上裝的避雷針，就像是一柄刺向天空的劍，堡前面的路是曲折的，不過也相當寬廣。

那是爲了必須要通行汽車的緣故。

除了這條路，就再也沒有別的辦法可以到達古堡了。

堡壘還是十八世紀的建築，巨大的石塊雖經風霜的剝蝕，却仍十分的堅實。

古堡是孤零零的，因爲它在海邊的山上。

因爲它下面的海灘沒有一寸的平地，潮來時浪花衝擊着山壁，潮退時露出尖利如刄密排如犬牙的岩石。

這不能算是風景區，離市區又遠，豈獨附近沒有居民，連遊人也絕足不前。

這個地方以前是私梟們最常出沒的地方，倒還經常有警方人員在附近活動。

可是，自從物業換了業主之後，連私梟們也不敢在此活動了，倒是省了不少的事。

因此，這一個角落幾乎就成了完全被人所遺忘了。

古堡的環境巳經够隱僻了吧，但是在古堡的周圍仍然起了十五公尺高的圍牆，插上高而尖的鋼叉，拉上通電的電綫鐵刺網。牆上到處都懸了「有電、危險勿近」的警告牌子。

其實不加警告也沒人會去接近，鐵絲網上常年響着嗬嗬的聲音，明擺着有高壓電。

由山下到古堡，有五公里的山路。

入口處就豎着一塊牌子，用至少五種世界文字寫着「私人業物，禁止入內」。

平時唯一能進入的只有送牛奶跟送電報的人。

他們自己發電，不用電力公司。

他們自己有地下深井，抽水使用；有貯水池，自己淨化處理，所以跟電力公司沒關係。

信件在郵局有專門信箱，他們自己會派人去取。

只有喝的牛奶，他們沒有養牛，必須要人送去；只有外地拍來的電報，才准由電報局派人送去。

這是一個完全獨立的世界，很少有人知道它的主人，因爲人家也不關心這個地方。

日本人佔領香港時，曾經用這裏作爲特務機關，審訊犯人的地方，裏面不知有多少屈死的寃魂。

再加上這屋子在白天看來都陰沉沉的，夜晚更是行人絕足了，而今夜却很例外，陳秀蓮居然把車子開向了那條私人的道路。

她的車子才到路口，裏面早巳發現了，所以當她走了半公里停在第一道關卡前面時，那個看門的大漢巳經拉着五六頭高大的狠犬在等着她了。

目光是冷冷的，而那些狠犬却一條條張大了嘴，露出尖牙，狺狺地朝着她，有兩條的前脚巳經踏上了她的車子，隔着玻璃極不友善地望着。

在陳秀蓮右邊的是魯薏絲，今晚她們就是兩個人來的，似乎更爲過份，一頭狠狗把鼻子伸進了窗子，要去聞她的臉。

如果是別的女子，一定連魂魄都嚇掉

。

但是魯薏絲却不是一般的女孩子，她橫起右掌，一記掌刃劈出來，砍在狠狗咽喉處。

狠狗嗚咽悲呼，立刻倒地不動了。

牽狗大漢臉色大變，連話都沒說，就把手裏的皮帶放鬆了，讓十幾頭狠犬一起上來展開攻擊。

那的確是很壯觀的場面，十幾頭狗圍攻一輛汽車。

魯薏絲火很大，立刻掏出了手槍，在車窗上就要發射，陳秀蓮却冷冷地道：「魯薏絲！把窗子搖起來！」

「大姐，妳看牠們多可惡……」

「把窗子搖起來！」

聲音中巳薄有怒意，魯薏絲嚇了一跳，以爲自己犯了多大的錯。連忙把按鈕按下去。

這輛車子一切都是自動的，連搖車窗玻璃都只要按一下按鈕，就行了。

玻璃上升了，升得很快，一頭狠狗才把嘴伸進來，就被上升的玻璃夾在車門上，嗚嗚哀嗥。

陳秀蓮的聲音仍是冷冷的：「快把牠弄出去！」

這倒很乾脆，魯薏絲對準那個狗鼻子，倒過手槍，用槍柄狠狠地敲了一下。

半截狗嘴出去了，是被那一下重擊打出去的，玻璃上升到頂，狗却在外面瘋狂的叫着，跳着。

魯薏絲的那一擊，至少把鼻骨全打碎了。

其餘的狗在車外瘋狂地咬着、撞着，用尖利的爪子抓着，那聲音跟聲勢是很驚人的。

好在這輛車子是能够避彈的，屬於陳秀蓮擁有的私人特殊裝備，她按下了一個按鈕。

只聽見一陣嘶嘶的輕響。

大概祇有兩三分鐘的光景，那些瘋狂的狗羣忽然安靜了下來。靜止了跳躍叫囂，安安靜靜地躺了下來，像是一大堆馴服的小貓，躺在車子的四周，然後全身倒在地上。

那個大漢本來在一邊惡作劇地欣賞着，而且還不時發出呼喝的聲音，鼓勵那羣狗攻擊。

這時他發現不好了，跑進了他的小屋子，拿了一支獵槍出來，瞄準她們的玻璃前窗。

魯薏絲道：「不好，這是獵槍，裝有達摩彈頭的，可以獵象，我們的車子恐怕架不住！」

陳秀蓮只冷冷一笑：「那我可發財了，因爲賣車給我的廠商担保的，只要有槍彈能把玻璃表面打碎一點，他們就會賠償一億美金！」

魯薏絲道：「大姐，難道妳的錢還不够，一億美金買不回妳的生命呀！」

陳秀蓮道：「一億美金雖然買不回我的生命，却能使他們的公司破產，人家如果沒有絕對的把握，不敢作這種保證的，因爲這種保證不是口頭的宣傳，而是經過律師的存證載明在合約裏的！」

說着只聽見砰的一響，然後是車窗的擋風玻璃上起了一個白白的淺印。

這證明了玻璃的絕對防彈性，在如此重口徑子彈的射擊下，表現了它性能的優點。

但是陳秀蓮臉上的怒色更濃，她突地一推排檔，把車子對準那個大漢撞去。

大漢的臉色變了，又開了第二槍，在玻璃上添了第二道白印，然後却看見了那個大漢驚恐的神色，以及被撞得倒下後，車輪輕輕的一跳。

陳秀蓮把車子又倒了回來，再度輾過大漢的一條手臂，大漢巳經痛昏過去了。

魯薏絲從來也沒有見過陳秀蓮這樣生氣過，看看倒在地下的大漢道：「他巳經死了？」

陳秀蓮道：「沒有！我第一撞很輕，主要是把他撞倒時，好壓過他的腿，後然再廢了他的右手！」

魯薏絲一驚道：「大姊！妳是準備上門來打架的！」

陳秀蓮道：「我沒有這個意思，但是我最痛恨輕易就動手殺人的人，所以一定要給他一個嚴懲，正如那些狗一樣！」

「那些狗怎麼了？」

「死了！那是一種窒息瓦斯，在五分鐘內，如果不作急救，就能破壞腦細胞而造成死亡。」

「五分鐘內，那怎麼來得及？」

陳秀蓮道：「就在平座底下有一個急救箱，包括一具注射筒與五支針劑，可是我並不打算在這些畜牲身上浪費。」

「大姐，妳以前從來也沒有這麼殘忍過！」

陳秀蓮道：「是的，以前我也沒有遇到過這種殺人狂的人，那些狗都是未經訓練的猛犬。除了那個拉住牠們的人，見人就要咬的，而這個漢子更是該死，見了我們連話都沒說，就放狗來咬人，然後就任意開槍……」

魯薏絲道：「這傢伙的確是該死，幸虧是遇上了我們，要是遇上別的人呢！」

陳秀蓮道：「也是一樣，據我所知，巳經有幾個人在這兒被猛犬咬傷了，那個看門人是個虐待狂者。」

「大姊！妳都打聽清楚了？」

「是的，蘭寧以爲他這個地方很機密，其實我早就知道了，只是以前沒注意而巳！」

「奇怪！大姐，妳怎麼會知道這個地方的？我在出發前，還問過青青，她是記者，都不知道蘭寧爵士的落脚處，所以妳說要來拜會，我還在納悶呢。」

陳秀蓮笑了一笑：「她當然不知道，整個香港，恐怕也只有我一個人知道，連警署都不知道這個地方呢。」

「妳是怎麼知道呢？」

「胡爾夫的筆記上寫的。」

「胡爾夫的筆記？」

「就是那個粉紅色的色狠的製造者，也是最後一個犧牲者，妳還串演過一次名門淑女。」

「哦！就是那個古怪的心理學女博士呀！」

「對！她也是蘭寧爵士的資助者之一，也就是在那一次我們才跟蘭寧爵士打交道！」

魯薏絲用手一指道：「又有人來了，

我們是否再開過去?」

陳秀蓮笑道:「看情形再說,不過我想用不着了,這裏發生的一切,上面必然是知道的。」

一輛黑色的房車由裏面開出來,到了門前停下來後,出來了一個衣冠楚楚的英國紳士。

可是後面却又跟着兩個孔武有力的大漢。

他們先開了閘門,那紳士到了她們的車前一鞠躬:「鄙人叫包爾伐,是這所宅子的總管,請問二位女士有何貴幹?」

陳秀蓮遞過一張名卡。

包爾伐看了看笑道:「原來是大名鼎鼎的陳小姐!」

陳秀蓮道:「這是我的助手,魯薏絲小姐,相信妳是知道的!」

包爾伐只有笑笑。

「幸會!幸會!陳小姐,這些狗跟這個人……」

陳秀蓮冷笑道:「假如你在閉路電視裏還沒有看清楚,我可以補述一遍,我們的車子才在門口停下,他就放狗來咬人,然後又不問青紅皂白就開槍殺人,為了自衞,我們只好採取反擊,那個傢伙還沒死,可以對證的,否則的話,我車上也有小型攝影機,錄下了全部過程……」

包爾伐只有發出一串乾笑道:「這傢伙眞該死,怎麼能對兩位女士如此魯莽呢,鄙人相信這一切的經過完全如陳小姐所說,只有陳小姐要您原諒他,他是個又聾又啞的人。」

陳秀蓮眉毛一掀道:「你們用一個又聾又啞的人來守門?」

「是的,所以才要許多狗來帮助他,彌補他聽力的不足,那傢伙的腦子有點糊塗……」

陳秀蓮冷冷地道:「這樣的一個人,跟一羣未經訓練的猛犬,都是具有危險性的,那會影響到公共安全。」

包爾伐微笑道:「不過阿吉很有分寸,從來也不會走到範圍之外去,在這私人物業內,他不會危害到公衆安全的。」

「你們是這樣對付闖入者嗎?」

包爾伐道:「在外面的路上,我們已經樹立了禁止入內的招牌!」

「可是你們並沒有標明有狂人跟猛獸的危險招牌!因此他傷人,你們就要負完全責任。」

包爾伐雖然能言善道,但是遇上了陳秀蓮只有自認不如了,因為她不但反應快,而且還法律精熟。

包爾伐只有連連抱歉地道:「是!是!以後我們會注意的,不過我們這兒謝絕訪客,一般說來是沒有多少問題的。」

陳秀蓮冷笑道:「可是你們到現在為止,已經連續發生了十一次有紀錄的縱狗傷人事件,沒有紀錄的還不在此內,雖然你們靠着特權把事情壓了下來,那也只有你們運氣好,沒有傷到一個不避權勢和金錢買不到的人。」

包爾伐的神情有點不自然了:「陳小姐,妳怎麼知道得這麼清楚的?」

「我是個私家偵探,自然是對某些事情特別敏感和注意的,尤其是我準備要上這兒來,自然更要了解得清楚一點。」

「哦!陳小姐是專誠到這兒來的?」

「不錯!雖然你們謝絕訪客,但是對我這個訪客,你們却是無法拒絕的!」

包爾伐更為不自然了,吶吶地道:「陳小姐有何指教?」

陳秀蓮道:「拜訪你們的主人。」

包爾伐一笑道:「陳小姐,妳知道本宅的業主是誰嗎?」

「上議院參議員,勒里爵士……」

包爾伐一笑道:「陳小姐既然知道,便也該知道勒里爵士很少在此地居住,這兒僅是他的物業而已!」

陳秀蓮道:「我也知道他患了半身不遂症,一直在倫敦休養,五年來都沒有離開過倫敦。」

包爾伐笑了笑道:「陳小姐對本宅實在是很了解,那就知道勒里爵士是無法接見妳了?」

陳秀蓮笑道:「我是拜會主人的,不是來拜訪勒里爵士。」

「本宅的主人是勒里爵士。」

陳秀蓮道:「包爾伐先生,你只是管家,並沒權利代你主人決定見不見我!」

包爾伐道:「是的!可是陳小姐明知道勒里爵士在倫敦!」

陳秀蓮沉下臉道:「包爾伐先生,你不是一個很稱職的管家,否則你就應該請示一下了!」

包爾伐道:「陳小姐!我實在不明白妳是什麼意思!」

陳秀蓮道:「我已經來到此地,要求拜訪此間主人,我想你應該明白我的意思了,如果你再提什麼勒里爵士,那你就是個很愚蠢的人了!」

包爾伐剛要開口,陳秀蓮道:「如果你能够代表的話,你再說一遍,這兒的主人是勒里爵士,現在在倫敦作為對我的正式答覆!」

包爾伐傲然地答道:「這本來就是事實!」

陳秀蓮冷笑道:「今天我還是友誼的訪問,如果那是你們的待客之道,下次我再來拜訪,就不是這個樣子了!」

包爾伐道:「陳小姐準備以什麼方式再來呢?」

陳秀蓮冷笑道:「我會邀請警方人員,新聞傳播人員,以及各部門的有關人員,在這兒作一個重要的宣佈……」

包爾伐臉色一變,但還是冷笑道:「陳小姐,這是私人的物業,我可以告妳非法侵入!」

陳秀蓮一笑道:「很好,我現在就接受你的控告,我們再見了。」

她拉開自己的車門,準備要上車了,魯薏絲却突然飛起了一脚踢向一個大漢的手臂,不但把他踢得倒退兩步,而且剛從袋中掏出一半的手槍也被踢落在地。

陳秀蓮更簡單,她只微微一揚手,一道閃光出去,插在另一個大漢的手臂上,而他的手也剛插進口袋中。

魯薏絲的動作很妙,踢完人後,就地一滾,已經拾起了那個大漢的槍,笑道:「在女士面前要拔槍的話,應該在禮貌上先通知我們一聲!」

她含笑把槍倒過來遞給那個被他踢中的大漢。大漢接過來,瞄準她就扣上了扳

機。

但是沒有聲響,也沒有子彈射出。

魯薏絲笑道:「對不起,我忘了告訴你,我已經替你把保險掣推上了,你要射擊前該先檢查一下保險掣的!」

那個漢子一聲不響,居然伸出拇指去推保險掣,也不過這片刻的工夫,魯薏絲的拳頭擊了出去!

結結實實落在大漢的太陽穴上,大漢平倒出去,再也爬不起來了。

魯薏絲拍拍手笑道:「你們這兒的人都有殺人的習慣——」

另外一個大漢傷了手背,再也沒法子把槍拔出來,老實地站着,包爾伐的臉都嚇白了。

陳秀蓮一笑道:「胡爾夫說的不錯,在這裏的人都是精神不太正常,和神經不太健全的,包爾伐先生,你跟這羣人生活在一起,實在很危險!」

包爾伐張大了嘴,不知如何回答。

忽然在他身上那件燕尾服的鈕子上發出了的的聲音,而且還一閃一閃地在發光。

包爾伐連忙從口袋中掏出一具通話器,彎着身子,很恭敬地道:「先生,請問您有何指示?」

通話器傳出一個低沉而憤怒的聲音:「包爾伐,你是個蠢材!」

包爾伐立正而恭敬地道:「是的!先生。」

「你那兩個手下更是蠢材,看門的阿吉更是蠢材,只有你這種蠢材管家,才會用那種蠢人,從現在起,減你百分之二十年薪!」

聲音繼續咆哮着,包爾伐的臉色更為蒼白了,只有唯唯稱是!

「請二位客人進來!你懂得我這個請字的意思嗎?」

包爾伐連忙道:「懂,懂!先生。」

「你懂個屁,我從來也沒有要請人進來過,你又知道怎麼請嗎?」

包爾伐連連地用袖子擦汗。

「這意思就是要你恭恭敬敬地接引二位女士進來,不要再鬧任何笑話了!」

包爾伐道:「是的!先生。」

聲音嘆了口氣。

「當然!這不能全怪你,像今天這種情況是你從來也沒曾見過,這樣的客人也不是你能接待的,現在把通話器交給陳小姐!」

包爾伐恭恭敬敬地把通話器交給了陳秀蓮。

陳秀蓮才接到手,通話器已經響起一連串的法語:「很抱歉,陳小姐,剛才所發生的一切,絕非我的本意,我也不知道是妳,因為我正在進行着一個很重要的實驗,直到妳跟人衝突起來,才有人向我報告……」

陳秀蓮笑了一笑,也用法語回答:「我相信,因為你是個有理性的人,至少不會用這種愚蠢的方法來接待我的!」

「有一點我要向妳說明,他們並不知道我的姓名,在這兒,我的稱呼就是R先生!」

陳秀蓮笑笑道:「我想像得到,所以我也從未提及你的姓名!」

「這使我很感激,妳能找到這兒,尤其使我佩服。」

陳秀蓮笑道:「你很客氣!」

「我跟妳說法語是因為他們聽不懂,等一下見面時,希望我們也用法語交談一些私人的問題!」

陳秀蓮笑笑道:「用那一種語言都沒關係,我知道你是怕別人聽見,但是我却不希望有你的人聽見!」

「陳小姐,這會有點困難,妳上來後就明白了!」

「好!那我們見了面再談吧!」

「我會用最隆重的儀式歡迎妳!」

「我將受寵若驚了,但希望不是門口的這一種。」

「不會的!我向妳保證,你們是我們最歡迎和最美麗的客人!」

她把通話器交給了包爾伐。

包爾伐的態度改變得很恭敬,拉開了黑色房車的車門,彎着腰道:「請二位女士登車!」

陳秀蓮笑笑道:「對不起,我希望乘自己的車。」

包爾伐臉有難色。

陳秀蓮沉聲道:「我堅持如此,你不妨再請示一下!」

包爾伐隔了一下,才把通話器打開,裏面已經傳出一連串的咒罵。

不但換了個聲音,而且這是美國紐約區黑社會的腔調與語氣。

「包爾伐,你這狗娘養的,先生已經告訴你怎麼做了,把兩位小姐當作你的媽,她們說什麼你就聽什麼,少用你那個瘟豬頭腦出餿主意。」

包爾伐連忙關上了通話器,顯得十分尷尬。陳秀蓮笑了一笑,自己上了車,包爾伐要過來。

魯薏絲伸手一攔道:「我們不坐你的車,也不歡迎你坐我們的車。」

包爾伐道:「可是我要指引路。」

魯薏絲道:「你可以開你的車,如果你不會開車,就在我們前面跑步都行。」

包爾伐無可奈何,終於把傷手的那個大漢叫了來,要他勉強駕車前行,看來他是的確不會開車。

房車走得歪歪斜斜的,可是那傢伙一隻手受了傷,所以開得不怎麼正常。

陳秀蓮笑道:「妳該要他上我們的車的。」

魯薏絲說道:「我想我們要談一下,不要他在旁邊,大姐,這裏面好像問題重重。」

陳秀蓮道:「這不要妳說,這裏本來是一座魔堡。」

「剛才第二個講話的人不知道是何方神聖?」

陳秀蓮笑道:「妳應該聽得出,那是哈林區的黑話。」

「是的!這種話我都很熟,但是哈林區的黑社會頭子都是黑人!」

「為什麼妳會以為是白人?」

魯薏絲一怔。

陳秀蓮道:「現在是黑權抬頭的時候,為什麼大犯罪家裏就不准有黑人呢?」

魯薏絲笑了起來道:「我是鑽進牛角尖裏去了,總以為蘭寧爵士即使要找犯罪

的伙伴，也該挑些有學問的。」

陳秀蓮道：「亞青聯盟是個世界性組織，現在是以羣衆爲實力基礎了，而黑人在犯罪這一行業中已是大多數了。」

魯薏絲道：「這裏可能是亞青聯盟重要的聚會地。」

陳秀蓮一笑道：「你怎麼會有這個想法的？」

魯薏絲道：「第一、是蘭寧要求有些問題以法語交談，妳表示要私下一談時，他居然表示有難言之隱。像他那樣一個驕傲的人，祇有在一羣狠角色面前才如此委屈，第二，是那個哈林區的聲音在咆哮，只有一個特殊的情形才會發生……」

陳秀蓮笑笑道：「不錯，妳的思考力越來越進步了。」

魯薏絲一笑道：「我本來就不笨，何況我是黑社會出身的，判斷別的案子，我或許不太靈，但是接觸這個圈子，我就比較敏感了。」

陳秀蓮笑道：「這就是我今天只邀妳一個人作伴的原因，因爲妳對那種場面較爲有經驗。」

「大姐，這麼說妳事先已經想到這地方可能遇見的是些什麼人了？」

「不錯，我有七分的把握。」

魯薏絲道：「大姐，難道妳眞有預言家的能力嗎？居然能猜得這麼準！」

陳秀蓮道：「那倒不是，所謂預言，不過是邏輯的判斷而已，我們最近遇到的一連串事故，對方的行動都是大規模的，絕不是一個人能負起失敗責任而倉促作決定的，所以我知道他們必將有一個核心的會議了。」

魯薏絲道：「所以他們要在這座古堡集中，而且門禁如此森嚴，因爲裏面都是全世界犯罪的精英。」

陳秀蓮道：「妳該說全人類的毒瘤與癌細胞。」

魯薏絲笑了一笑，幾公里的山路終於走完了，車子停在古堡的門口，却由另外一個人來接迎她們！

那赫然是她們的熟人，羅拔楊！

他堆着一臉笑容道：「歡迎，歡迎，陳小姐，魯薏絲小姐，我們又見面了！」

陳秀蓮笑道：「在此地能看見老朋友，眞是一件好事，羅先生，你在這裏是什麼身份？」

羅拔楊笑道：「在二位面前，我算是主人，在裏面那些人面前，我又是客人了，究竟是什麼身份，我也不知道！」

他放低聲音又道：「二位，妳們眞了不起，居然把組織裏的大頭兒們都引來了，在裏面集會呢，本來也要想去請陳小姐來一會的，就是不知道陳小姐是否肯賞光，那知道陳小姐居然自己來了，那就太好了。」

陳秀蓮冷笑道：「可是在門口給我的待遇可不太好。」

「陳小姐，很抱歉，請妳來跟妳自己來到底不一樣，所以有些沉不住氣了，幸虧R先生知道了立刻制止了他們，否則還會更不愉快呢！」

「更不愉快的是你們而不是我，我既然來了，自然是有相當的把握的，不是猛龍不過江，這你應知道！」

「知道，知道，我是已經領教過了，絕不敢在太歲頭上動土，只是有幾個土包子不知道，但是就憑二位在門口那一手也够他們服氣的了。」

陳秀蓮笑了一笑，羅拔楊又說道：「看樣子陳小姐似乎已經知道R先生是什麼人？」

「不錯，我們是熟人，老朋友，也是老對頭。」

「能不能告訴我他是誰？我們有大多數的人都沒見過他，不知道他是何方神聖呢，所以都很好奇。」

陳秀蓮一笑道：「羅先生，在你這一行業而言，好奇是一種很容易送命的壞習慣，我倒不怕告訴你，但你有胆聽嗎？」

羅拔楊臉色一變道：「不！不！我不敢，剛才只是說着玩的，我是被推出來迎接二位的，而且R先生也要我先向二位致個歉意，得罪客人是很不文明的，尤其是他們的談話，如果有什麼得罪的地方，希望二位多多包涵，他們是習慣了。」

陳秀蓮一笑道：「別客氣，這一點我早已有了心理準備，這個場合，本不是淑女該來的，我自然也不會把自己當作淑女的。」

羅拔楊在前面戰戰兢兢的帶着路，走上了台階，裏面隱約傳出了樂聲，陳秀蓮笑道：「裏面像是在開舞會。」

羅拔楊道：「今天是萬聖節。」

陳秀蓮笑着道：「我把日子過忘了，原來是羣魔亂舞的日子。」

他推開了厚而重的桃心木門，音樂聲更爲響亮了，其中還雜有男男女女的嬉笑聲。

奇怪的是廳中却見不着半個人影。

客廳是十四世紀的裝設，燈光雖是用電，燈泡却做成蠟燭燄形，在大大小小的燭管上發出光亮。

看起來，客廳裏好像有幾十支蠟燭在點着，但仍然顯得很暗，那是因爲廳堂太大了。

樂聲，喧笑聲，就從客廳中飄送而出，似乎非常之近，就迫在眉睫，但却不見人影！

這情形比寂靜更加恐怖，使人感覺到如同置身在一羣隱形的鬼魂之中。

陳秀蓮倒不怎麼樣，因爲她是在東方環境中生長的，雖然知道萬聖節的由來，却沒有太深的觀念。

魯薏絲就不同了，萬聖節就是西方的鬼節，跟中國的中元鬼節差不多。

據說這一天是地獄中魔鬼向魔王朝拜的日子，也是羣王集會朝聖的日子。

陳秀蓮說這是羣魔亂舞之日，果眞一點不假。

現在她們置身於這樣一個魔堡之中，耳中聽見洶湧的人聲，彷彿就在身前，但是却不見一個人影，怎不令他感到毛骨悚然。

她問身旁的羅拔楊：「這是怎麼回事？人呢？」

羅拔楊也是一臉恐怖之色，吶吶地道：「我……我也不知道，這地方我也第一次來到，比妳們早幾小時而已。」

「什麼？你也是第一次到來？」

「是的，我也是最近才被拔升到地區

聯絡代表，够資格來到這裏開會，可是我實在不明白，人到那兒去了，我離開這裏的時候還在擧行着派對……」

陳秀蓮笑笑道：「好像派對還在擧行着？」

「是……是的，可是人到那兒去了，我却不知道！」

廳中喧鬧聲突然停了下來，一個充滿權威的聲音：「歡迎……歡迎……歡迎兩位美麗的客人，羅拔，爲什麼不請客人進來！」

聲音就在他們不遠處，却看不見人。

羅拔楊的嘴唇都發青了，顫聲道：「是！是！歇夫！」

陳秀蓮聽得這是一個完全陌生的聲音，不禁道：「歇夫！你們的歇夫不是R先生嗎？」

「是的，R先生是萬聖會的總裁，歇夫是本次會議的主席！」

「怎麼又跑出個萬聖會來了，今天不是你們亞青聯盟的會期嗎？」

羅拔楊道：「亞青聯盟只是萬聖會中的一個組織而已，萬聖會却是個綜合性的組織！」

陳秀蓮笑道：「萬聖會又是那些成員呢？」

羅拔楊道：「當然都是一些有權力的組織！」

陳秀蓮知道所謂有權力，就是黑社會或犯罪組織的代名詞，不由得一笑道：「看來這是另一個聯合國了？」

羅拔楊道：「比聯合國有力量多了，聯合國根本就是個空架子，沒有一點實權，而萬聖會却有絕對的權力，凡是大會中決定的事情，會員都必須遵守，否則必定會受到嚴重的制裁！」

歇夫的聲音又響了起來：「羅拔！你不請客人進來，還在說那些廢話幹什麼呢，難道你不知道，洩漏組織的機密是違犯的。」

這時羅拔楊倒沒有那麼畏懼道：「歇夫，我在出去接待陳小姐的時候，曾經得到總裁的指示，對陳小姐不必隱瞞，有問必答。」

「胡說，我不信，總裁會下達這種指示？」

「歇夫，這是眞的，不信你可以去問總裁去。」

廳中響起了另一個聲音：「李門，我的確對他這樣指示過。」

「哦！總裁！這使我不明白了！」

那聲音笑了一聲道：「李門，想必你知道，陳小姐是位不同尋常的貴賓，我們對她不必太守秘密，否則我們根本就不必請她進來。」

那個叫李門的人道：「可是總裁，這樣做妥當嗎？」

「不妥當，不過你們也別忘記，陳小姐是自己來的，不是受邀請而來的，她來到此地，就表示我們這次聚會，已經不妥當了，所以現在是在不妥當中求妥當。」

李門像是被說服，R先生又道：「我們當然希望陳小姐能够成爲我們的一員，至少也希望跟她消除一些誤會，所以我對羅拔下了那個指示，因爲羅拔所知道的那些，根本還稱不上是絕對機密，陳小姐，歡迎你們參加我們的萬聖聯歡會。」

談話的聲音就好像在目前，但是仍然不見人影，魯薏絲實在忍不了這種壓力，忽地拔出手槍，對準廳中砰砰地放了兩槍，然後大聲叫道：「你們在攪什麼鬼，爲什麼不敢堂堂正正的出來見面。」

槍彈尖銳的跳嘯聲夾在砰砰聲中鑽入耳中，但是廳中却不見一絲異狀。

魯薏絲還待擧槍，陳秀蓮笑道：「魯薏絲，不要鬧笑話了，這是防彈玻璃，妳只是浪費子彈而已。」

「什麼？是防彈玻璃？」

「不錯，而且是面不透明的反射玻璃，我們看見的形像，只是從別的地方反射過來的虛像而已。」

她從門旁的大花瓶中，拔取了一朶鮮花，筆直地丟過去，花朶只丟過十多尺，就被一道無形的牆給擋住了。

連羅拔楊都顯出無限驚奇的形相：「原來是這麼回事，我正在奇怪，我離開才一會兒工夫，怎麼會使整個廳堂裏的人都搬走了！」

陳秀蓮笑道：「你說這個客廳本來就是這個樣子的？」

「是的！只不過廳裏正在擧行派對，又加上了幾張小圓桌子而已。」

陳秀蓮道：「什麼樣的派對呢？」

羅拔楊道：「萬聖聯歡會，現在是聯歡酒會時間，等到午夜十二時正，正是諸神聚會的時間，總裁就會現身，商討全年的重要事項。」

陳秀蓮一笑道：「那我想派對還正在擧行，他們都還在這一方玻璃幕後面，你問問總裁，是準備怎麼樣招待我們？」

他們先前在談話時，廳中已經靜了下來。

事實上從魯薏絲發槍之後，已經變得寂靜無聲了，但是就在陳秀蓮說完這句話之後，廳中燈光驟熄，陷入了一片黑暗之中。

魯薏絲不由自主地靠近了陳秀蓮。

陳秀蓮抓住了她的手笑道：「魯薏絲，別怕，這是主人打算跟我們見面，撤去僞裝而已。」

魯薏絲道：「可是他們如果趁這個時候暗襲呢？」

陳秀蓮微笑道：「我想R先生不會做這種傻事情，我們這次是公開地登門拜訪，若不是我的手中握有王牌，我也不會如此輕易涉險的。」

黑暗中響起了一個極具權威的聲音，正是那個所謂的R先生總裁。

「陳小姐，妳的見識與胆識都叫人不得不佩服，尤其是妳能找到此地來，更叫我們領略到妳手段的厲害。」

陳秀蓮鎭定地道：「R先生，那是你太過獎了，你能掌握這麼大的組織，也是我沒想像到的。」

「好說！好說！現在我想知道一下妳的底牌？」

「R先生，請問你有看我底牌的資格嗎？」

R先生乾笑一聲道：「當然有的，我發現最可怕的是妳這個人，如果妳的底牌不足以威脅到我的時候，我會考慮除掉妳這個人的！」

「R先生，你認爲這是一場牌局？」

「是的，一場『梭哈』，而且已經到了最後亮底牌的時候了。」

陳秀蓮笑笑道：「R先生，你不是一個高明的賭徒，否則你不會說這種幼稚的話，儘管這是我們最後的一場賭博，但是還沒有亮最後底牌的時候？」

「哦！請教現在是什麼時候？」

「現在最多祇是發下了第五張牌，還需要一次加價才能看底牌呢！」

一陣沉默後，R先生又道：「我承認錯誤，現在我要看看妳的第五張牌發進的是什麼，那是必須亮出來的。」

「至少，你應該先看看自己發進的是什麼牌，在牌面上是否有跟我一爭的價值，如果我的四張牌就贏定你了，看不看底牌都是一樣。」

「好！我的第五張牌發進的兩管機槍，槍管對準了你們，我一按手指就可以解決了！」

陳秀蓮道：「我的第五張牌發進的是一個叫龍之介的日本武士。」

R先生忍不住哈哈大笑道：「這個人可以對我發生威脅嗎？」

陳秀蓮沉穩地道：「這個人不足以構成你的威脅，但是他手中也有一個按鈕，只要按一下，兩枚載着小型核子彈頭的飛彈就可以把這座古堡炸爲粉碎。」

「我不信，那種武器的性能我知道，不是隨便可以發射的。」

「對，一定要個小型的發射台！」

「妳並沒有把這種發射台帶來，否則我一定會知道的，爲了要開萬聖聯歡會，我們對人口出入，比警方還要仔細，那怕是一隻蒼蠅進來，我都會知道。」

「龍之介前來你怎麼不知道？」

「我不知道，但是我相信他不可能已經來了，因爲水陸空三路，包括偷渡的路綫在內，我都掌握住了。」

陳秀蓮一笑道：「你漏了一個地方，水底下──」

「什麼？水底下？」

「是的，你知道胡可爲曾經有一艘小型潛艇，那上面的火力裝備足可毀掉一個都市的，你這座古堡又靠近海邊，地處孤立，位置突出，是個最好的瞄準目標。」

「妳把那艘潛艇開來了？」

「我把兩艘潛艇都開來了，龍之介單獨駕一艘小型的，李昆還帶了一批天堂島鬥士，開了一艘大型的，就是以前天堂島用來載運遊客的那一艘……」

「我……我不相信妳會這麼做。」

陳秀蓮笑道：「我不但讓你看了這第五張牌，也告訴了你，我的底牌是什麼，相不相信是你的事，賭梭哈的刺激就在這兒，當然我可能是偷鷄，但是你敢看底牌嗎？」

又經過一陣沉默，R先生一嘆道：「陳小姐，算妳厲害，我放棄！」

陳秀蓮一笑道：「你很聰明，因爲你知道我一向都是穩打穩紮的，尤其是我想到光靠法律的力量，不足以對你構成威脅時，一定要掌握有充份打擊你的力量，才來跟你攤牌的。」

燈光突然亮了。

廳中的陳設照舊，但是可以看見有兩片玻璃幕，緩緩地向兩邊縮進牆中去。幕是從中間接合的，所以漸漸看見幕後的情形。

跟先前幕上所呈現的畫面略有不同的是當中放了兩條長形的餐桌。

餐桌上是十四世紀的銀製餐具以及許多色香味俱佳的美餚。

一團穿着古裝的樂隊奏起了迎賓的樂曲。

這是一個絕對古曲式的宴會，只有在電影的銀幕上才可以看到。

差不多有四五十位古裝的宮廷美女，穿着坦胸露背的大晚禮服，頭上戴着假髮，臉上貼了花鈿，手中還搖着精美的象牙摺扇。

餐廳的中央空出了一大片，是作舞池用的。

不過現在舞池中是空的，那些盛妝的仕女們都坐在她們的舞伴旁邊，以驚愕的而又嫉妬的眼光，盯着這兩個不速之客！

兩個亦是錦衣的小黑童，推着一捲紅色的天鵝絨地毯，一直伸展到她們的脚前來。

面無人色的羅拔楊這時才禮貌地一鞠躬，伸出一隻手道：「陳小姐，請！」

陳秀蓮伸出一隻左手，搭在他的手背上，右手仍然握着魯薏絲的手。

雖然還有一個西方男子過來，準備接待魯★絲的，但是陳秀蓮却不敢把她的手交出去。

因爲她的手心冰凉而潮濕，滿是冷汗，那是先前在黑暗中因緊張而流出的。

魯薏絲是一直跟陳秀蓮在一起的，她知道陳秀蓮雖然是把李昆和龍之介跟那批天堂島鬥士召來了。

也確實是用那條潛艇運來的，但是絕沒有什麼核子飛彈，陳秀蓮老早就把那些裝備拆除了。

如果那個R先生胆子大一點，剛才下令開槍，她們除了被打成馬蜂窩之外，幾乎全無倖理。

要不是陳秀蓮拉着，魯薏絲一定撲倒向地，準備要奪門而出了。

地毯延展到大廳的一端，那兒也是兩排餐桌，只是桌上的菜都沒有動過。

羅拔楊把她們送到右邊的餐桌前，那兒有三把法國宮廷式的椅子，看樣子是專爲她們設立的。

陳秀蓮一面走，一面打量那些客人，她很失望，因爲那些男仕們都戴了面具，擋住了整個的臉，根本就看不見面目。

不過他們的服裝倒是現代化式的，每個人身上都佩着一塊金質的胸章，由一些英文字組成。

那些英文字只是一些地名，像巴黎，紐約，倫敦，雪梨，羅馬等。

陳秀蓮看了心中暗驚，她知道那些地名，就代表了那個地方的黑勢力！

像那些大都市，黑勢力自然不止一個，但每個地方至少有一個是屬於這個組織的。

而且被他們所網羅吸收的，自然也一定是具有相當實力的組織。

看來這個萬聖會的組織力量，比陳秀蓮想像中還要大得多。

因爲他認出主動找上她們作對的亞青聯盟，是以UYA三個字母爲代表，只不過佔了三個名額而已。

羅拔楊把她們送到後，鞠躬告退到廳的尾端桌上去了，他的西方籍妻子琳達來了，穿着宮廷貴婦裝，看來她們的地位的確不高。

琳達在接到她的丈夫時，立刻緊緊地握住羅拔楊的手，頻頻用手絹擦眼淚，竟是喜極而泣的樣子。

這表示了她們先前所處的境地確是艱險萬分，R先生的確是有意思殺死她們。

魯薏絲欲言又止，陳秀蓮低聲道：「有話妳放心說好了，低聲一點就行，這兒不會有竊聽器的，因爲在座的都是些三山五嶽的英雄好漢，他們很不歡迎那種設備的。」

魯薏絲吁了一口氣：「大姊，剛才實在危險，妳怎麼一點都不緊張？」

陳秀蓮笑道：「我不必緊張，那些話是我早就構思好的，我也知道他一定會屈服的。」

「萬一他不屈服呢？」

「那我們只有認命了，不過妳放心，龍之介也一定會替我們報仇的。」

「龍之介他們並不在這兒呀！」

「在的，就在滬岸外的海底下，我跟他用電波信號隨時保持連絡的，如果有意外，他們立刻可以趕到支援，我絕不會如此大胆到敢於孤軍深入的，只是我沒想到今天會趕上如此盛會。」

魯薏絲這才輕嘆了一聲：「大姊，妳什麼時候安排的，我一點都不知道。」

「我不能讓妳們知道，尤其是朱麗、青青她們，一定會反對的，那究竟是不合法的，她們有父母，有事業地位，必須要考慮一點，所以我這次沒要她們前來。」

「那麼蘇菲呢？大姊爲什麼不要她來呢？」

「蘇菲是學院出身的女鬥士，不適合參加這種場合的，她會很激動，而激動是最容易誤事的。」

魯薏絲感到有點慚愧，因爲她剛才也很激動，也差點誤了事。陳秀蓮又道：「妳對在場的人認識幾個？」

「他們帶了面具，我怎認得出呢？」

陳秀蓮一笑道：「不用看到面貌也可以判斷的，比如說先知道他們的地區，然後才進一步地思考當地的黑社會人物，不必想最大的，在第二三流的圈子裏想，那一個頭子的身材比較適合，這樣就差不多了。」

魯薏絲想了一下道：「照妳這麼一說，我倒是可以認得一些了，那個羅馬的代表，矮矮胖胖，一定是西尼。」

「西尼是屬於那一個組織？」

「平克黨的二號頭子，包辦了一些暗娼跟地下賭局，勢力排在第三位。」

「這就差不多了。」

「大姐，爲什麼不從第一大勢力去想呢？」

陳秀蓮一笑道：「黑社會圈子裏，沒有人甘願屈居人下的，每一個地區穩居首位的組織，絕對不會肯加入這個組織，太小的，又不够資格，因此只有排在第二三位的，才需要外力的援助，一方面穩固自己，一方面求擴展。」

（未完）

練功秘訣之四

(四) 龍爪功

龍爪功亦稱擒拿手，與點穴法相似，先以五指扣物，用抽縮之勁，使全臂之力，完全聚於手指，然後更由手指而貫入敵人之肌膚，當之者如着利刃。筋骨鮮有不因之拘攣者。初練之時，用一小口甕。重約十斤以內者，用五指撮之，向上提起，初因滑澤之故，不易應手上提，迨數月之後，即可隨意升降，然後每練十日或半月，加清水一碗，由漸而深，至甕滿爲止，然後更易水以鐵屑，更進易鐵屑爲水銀，至水銀滿甕而亦能升降自如時，則龍爪功强半已成。然後棄甕而凌空練習之，每日清晨，張五指向日，作拉抓之狀，蓋手指着物時，其力實。爲陽剛之勁，憑空作勢時，其力虛，爲陰柔之勁，陰陽相生，故先習陽而後練陰。剛柔相用，故練柔而濟剛，憑空爲之正所以避其陽剛之氣，而生陰柔之勁也，練至剛勁全脫時，則龍爪功完全成就，此時即飛鳥過空，伸手作勢抓之，鳥如中矢，輒能應手而墮，劣馬相隔數丈之外，作勢挽之，亦如絲韁在手，可以隨意左右矣，若以抓人血氣之穴，無不應手而閉，惟此法着人雖傷，不至有性命之憂，不若硃砂掌陰拳等之甚也。

新派中篇武俠小說

秦紅·文
盧令·圖

武林大奇案

前文提要：

上回書至月家掌門月展翼半夜在林中和五個蒙面人打鬥，蒙面人中了月展翼的梅花針之後，疑爲有毒，遂即紛紛逃去。次日，月展翼又到鞏家，並查看了鞏家五個孩子胸口並無受傷，證實昨夜所遇五名蒙面人並不是鞏家五子，正要離去之際，忽見鞏慧龍慌慌張張跑來，鞏鳳翔見狀，覺得有異，急忙喝問，但鞏慧龍却慌張逃去，鞏鳳翔命令五子追去，却找不到他蹤跡……鞏慧龍跑到附近一間仙女廟，廟祝正詢問他爲何如此慌張，突見他父親鞏北金和五叔鞏北錫前來，鞏慧龍急忙躲進廟裏……

投身小姑廟

次日，鞏慧龍以一張醜惡的面孔離開了仙女廟，取道南下，當天渡過長江，入夜抵達鎭江，投宿於一家客棧。

重臨「江南第一家」的所在地，他頗爲心驚肉跳，一直躲在房中不敢出去。

——月家現在作何打算？

——他們死了兩個小孩，當然一定不肯善罷甘休，很可能會在這幾天之內對「江北第一家」大興問罪之師！

——那樣一來……唉！我該怎麼辦？我該怎麼辦啊？

這天晚上，他澈夜未眠，一直想到天亮，他終於有了個決定，決定不去靑溪小姑廟，決定去月家見月展翼說個明白！

於是，他結帳離店，往「江南第一家」行來。

眞巧，才走到半路上，迎面撞見月展翼由江口那邊走來，看他滿臉風塵的樣子，分明是剛從江北渡江回到鎭江，正要回家。

家破猶不知

鞏慧龍不期然心頭一震，但他已下定決心，當下强迫自己迎了上去，拱手一揖道：「請問，尊駕可是江南第一家的掌門人月展翼？」

月展翼一怔住足，凝目打量他問道：「老弟何人？有何貴幹？」

鞏慧龍道：「鞏家三少爺想見你，要在下來請你去。」

月展翼聞言面色一變，目放精光，急問道：「他在何處？」

鞏慧龍道：「在城外一個地方。」

月展翼沉聲道：「哪地方？」

鞏慧龍道：「他希望與月掌門人單獨相見詳談，月掌門人若是願意，就請隨在下一行如何？」

月展翼想了半晌，把頭一點道：「好，請帶路！」

於是鞏慧龍領他出城，來到城西一處僻靜的郊外，一看四處無人，便停下道：「好了，就在這裏吧。」

月展翼懷疑是陷阱，一直很注意四周的情況，這時見他住足，而附近似無埋伏

，這才相信了他的話，立刻問道：「鞏慧龍在哪裏？」

「在這裏。」

鞏慧龍用手在臉上一抹，把臉上的易容抹掉，恢復了本來面目。

月展翼一呆，這倒是他沒有料到的事，想都沒想到鞏慧龍竟敢現身露面和自己相見，而這一見面，眞所謂「仇人見面分外眼紅」，他面上登時起了憤怒的痙攣，道：「好小子，你胆量不小！」

鞏慧龍誠懇地道：「月掌門人能否冷靜的聽小可解釋一下？」

月展翼欺上一步，似欲立刻動手將他擒下，厲聲道：「你還有理由解釋麼？」

鞏慧龍點頭道：「有，只要掌門人肯聽。」

他態度很沉着。

月展翼一哼道：「好，你說。」

鞏慧龍道：「半個月前，小可原擬去杭州遊湖，那天經過府上門口，剛好看見月下香從裏面出來，她……她長得很標致，小可從未見過那麼美的小姑娘……不覺……不覺爲她的姿色所迷……」

說到這裏，面上一陣發熱。

月展翼面上掛滿冷笑，道：「說下去啊！」

鞏慧龍吶吶然道：「當時小可看得呆了，而她發現小可在看她時，就對小可嫣然一笑。她……她好像有事要上街去，小可忍不住跟了上去，鼓起勇氣與她搭訕，問她可是月府之人，她答稱是的，說她叫月下香，小可便自我介紹，她一聽小可是江北第一家的人，很驚奇，也好像很感興趣，便與小可攀談起來。」

月展翼冷笑道：「之後呢？」

鞏慧龍道：「我們愈談愈投機，後來她去買了一些絲綫，在回府上的路上，小可大胆的問她能不能再和她見面……」

「她怎麼說？」

「她起初不說話，後來經不住小可一再要求，才叫小可夜裏去後花園等候。」

「你去了？」

「是的，我們在貴府後花園偷偷幽會達九次之多，後來……後來……」

「後來你就佔有了她的身子，然後脅迫她殺害我們月家的孩子？」

「不！不是這樣！小可與她並無踰越的行爲，我們一直是發乎情止乎禮。」

月展翼冷笑一聲道：「月下香的遺書，你祖父和你父親都看過了，你知道月下香的遺書上怎麼寫的麼？」

鞏慧龍嘆道：「小可聽說過了，眞不明白她爲何要那樣寫……」

月展翼道：「你的意思是：你沒有佔有她的身子，沒有脅迫她殺害小孩？」

鞏慧龍道：「是的！」

月展翼道：「既然如此，她爲甚麼要殺害小孩？爲甚麼要上吊自盡？」

鞏慧龍搖頭道：「我不知道，我不明白這是怎麼回事，在那上吊自盡的前一天夜裏，我們還在後花園會過一次，當時她心情十分愉快，沒有一點點的異樣，所以……我懷疑……」

月展翼道：「懷疑甚麼？」

鞏慧龍道：「貴府那兩個孩子不是月下香殺害的，月下香的死也不是自殺！」

月展翼面色一變道：「哦？」

鞏慧龍道：「月下香極可能是被人謀殺而已的，兇手殺死她的目的是要她作代罪羔羊！」

月展翼顯然不大相信他的陳述，面上起着憤怒的痙攣，道：「照你這麼說，兇手竟是我們月家的人了？」

鞏慧龍忙道：「不，小可不是這個意思。」

月展翼道：「月下香是前天早上在她自己房中上吊自殺的，外人能够在光天化日之下侵入我們月家殺人而能不被我們發現麼？」

鞏慧龍道：「這……」

月展翼面容一沉，冷笑道：「不可能，是吧？」

鞏慧龍點點頭道：「是的，這不太可能……」

月展翼揚揚眉毛道：「那麼，月下香如非自殺，豈不表示兇手是我們月家的人了？」

鞏慧龍不敢接腔，因爲他知道這是一個很嚴重的問題，說錯了可不得了。

月展翼冷冷道：「鞏慧龍，我原以爲你跟我見面是要坦白承認你的罪行，想不到你竟然倒打一鈀，我且問你一個問題：你認爲我們月家的人，會殺害自己的孩子麼？」

鞏慧龍道：「虎毒不食子，天下最殘酷的人也不會殺害自家的孩子。」

月展翼道：「再問你一個問題！昨天你回家見到我時，爲何掉頭就跑？如果你沒幹那椿事，爲甚麼要畏罪潛逃？」

鞏慧龍囁嚅道：「這……小可因知此事跳到黃河裏也洗不清，害怕我爹一怒之下殺了我，一時心慌才跑的。」

月展翼一哼道：「你很會狡辯，不過我倒相信此事非你一人所爲，你個人應無殺害我們月家孩子的理由，而是你祖父或你父親授意的，對吧？」

鞏慧龍苦笑一聲道：「小可早已料到月掌門人會這樣想……」

月展翼道：「我們江南第一家垮了後，你們江北第一家不是可以稱雄天下，君臨武林了麼？」

鞏慧龍歛眉一嘆道：「月掌門人請勿侮辱我祖父和家父，我們江北第一家之有今日，並不是靠耍卑鄙手段得來的！」

月展翼突然雙目一瞪，厲聲道：「侮辱？事實俱在，鐵案如山，你還說我侮辱你們？」

鞏慧龍默然有頃，又嘆道：「月掌門人請息怒，小可推斷此事必是歹人所爲，目的是想挑起貴我兩家火併，以便坐收漁人之利，希望月掌門人冷靜處理此事，免中歹人之計，造成無謂的傷亡。」

語畢，深深一揖。

月展翼又一瞪眼道：「你要走？」

鞏慧龍道：「是的，此事牽連到我祖父的聲譽，照說小可應一死以平兩家的衝突，但小可縱然死了，也不能使眞相大白於世，所以小可不想死，小可要爲月下香報仇，雪寃！」

語聲一頓，拱手又道：「小可請月掌門人到此相見，所言句句是實，希望月掌門人暫息雷霆，給小可一些時間，以便追

查眞相，把那眞兇抓出來。」

月展翼斷然道：「不，你跟我走！」

鞏慧龍原以爲自己能以誠取信對方，一見斷然拒絕，不禁一怔道：「您……不相信小可說的一切是事實？」

月展翼冷笑道：「當然不相信，就憑這幾句話就想將一切推得乾乾淨淨，沒這麼簡單！」

鞏慧龍道：「掌門人意欲何爲？」

月展翼道：「我們月家的兩個孩子不能白死，殺人償命，欠債還錢。」

鞏慧龍道：「小可聽說您是最通情達理之人，請您想想看，小可若是殺人兇徒，豈敢自找麻煩現身與您相見？」

月展翼冷冷道：「這是你們鞏家的詭計！」

鞏慧龍道：「月掌門人若是這樣說，那——」

月展翼突然聲色俱厲地道：「小子，你跟不跟我走？」

鞏慧龍搖頭道：「不，死有重於泰山，輕於鴻毛，小可不能死得不明不白。」

月展翼目光一寒，挽起衣袖，準備動手了。

鞏慧龍連忙倒退三步道：「慢著，小可還有話要說……」

月展翼不理，舉步欺了上去。

鞏慧龍忽然舉手一指他身後道：「看，有人來了！」

不是哄的，眞的有人來了！

來的是五個黑衣蒙面人！

這五個黑衣蒙面人突然在附近的野地上出現，正以輕靈快捷的身法向這邊飛撲過來。

月展翼一眼就認出他們是昨夜在江都城外攻擊自己之人，不禁哈哈大笑道：「小子，我早就料到了，你騙我到此，爲的就是想殺死我！」

話聲中，搶步疾上，探掌便向鞏慧龍的面門抓去！

他是「江南第一家」的掌門人，身手之高可想而知，此刻一掌抓出，快逾電掣，所含蓄的力道足可穿壁裂石！

鞏慧龍不敢招架，斜肩往旁飄開。

月展翼正待變招再攻，五個黑衣蒙面人已於此時撲到現場，其中一人適時振劍橫刺而至，阻止月展翼繼續出手，同時開聲道：「三少爺，你快走，這裏沒你的事了！」

鞏慧龍驚問道：「你們是誰？」

那蒙面人喝道：「別問，快走！」

語聲異常嚴厲，誰聽了都會以爲他是鞏慧龍的長輩。

鞏慧龍經他這麼一聲吆喝，也就產生了錯覺，認爲他們是爺爺派來的人，當下不敢再問，轉身拔脚便跑……

× × ×

這一跑，就跑到了青溪小姑廟。

此廟地處偏僻，好像當初籌建此廟之人並不期望有人前來膜拜，目的只爲藉此遯世隱居而已。

鞏慧龍一脚跨入廟殿，就有一種「邪氣」之感，好像走入幽冥之地，正感疑惑不安之際，忽聽身後有個女人發出一聲銀鈴般的脆笑道：「無量壽佛，小施主是來上香的麼？」

鞏慧龍回頭一看，只見身後站着一個道姑，好美好美的一個道姑！

這道姑年約二十七、八歲，明眸皓齒，膚白勝雪，美得令人眼花。

她手執一柄拂塵，含笑站在門內，乍見之下，眞似一位從天上下凡的仙子！

鞏慧龍連忙轉身拱手行禮道：「請問，這裏可是青溪小姑廟？」

道姑微微頷首道：「不錯。」

鞏慧龍又問道：「有一位道號『太眞』的仙姑可在此處？」

道姑微笑道：「貧道便是。」

鞏慧龍愕然道：「哦，妳就是太眞道姑？」

他感到很意外，絕末想到太眞道姑竟是如此年輕，如此美麗！

這使他連想到「長恨歌」裏的「忽聞海上有仙山，山在虛無縹緲間，樓閣玲瓏五雲起，其中綽約多仙子，中有一人字太眞，雪膚花貌參差是……」等句，覺得這青溪小姑廟雖非「樓閣玲瓏五雲起」，眼前這個道姑却正是那位曾在長生殿與唐明皇山盟海誓的太眞！

太眞道姑含笑道：「小施主貴姓大名，何方人氏？駕臨小姑廟有何貴幹？」

鞏慧龍便將仙女廟那位女廟祝的信取出，雙手遞給她道：「仙姑請看此信便知端的。」

太眞道姑拆信閱讀，看完之後，臉上浮現盈盈笑靨，道：「原來小施主是『江北第一家』的鞏三少爺，貧道有緣識荊，眞是三生有幸！」

語畢，行了一禮。

鞏慧龍連忙還禮不迭，拘謹地道：「好說，好說，但願小可今日之來不致打擾仙姑的淸修才好。」

太眞道姑笑瞇瞇道：「小施主別客氣，仙女廟那位女廟祝是貧道的師姐，你到小姑廟來，就當是在仙女廟好了，千萬不要客氣。」

說到這裏，忽然揚聲道：「金姑、銀姑，妳們快出來見客！」

聲落不久，便見另兩個道姑從裏面姍姍走出，這兩個道姑年齡約在三十之間，容貌雖不如太眞之艷麗，却也相當標致，而且模樣兒有些風騷呢！

太眞道姑便爲鞏慧龍介紹道：「這兩個是跟着貧道修行的，我們小姑廟就只我們三個人。」

鞏慧龍拱手爲禮，當與她們四目相對之時，不禁心頭一蕩，竟覺有些神魂顚倒，心旌搖盪起來。

直到現在，他還找不出爲何一定要到這青溪小姑廟的理由，在來此的路上，他曾幾次想轉投他處，但最後還是來到了此處，因爲他已走投無路，無處可以棲身，他不敢回家，也不敢去投奔親友，在這種孤立無援的情況之下，只有接受一個沒有「交情」的女廟祝的好意，到此暫避風浪了。

現在，當他發現這青溪小姑廟的三位道姑竟是如此年輕貌美時，心中不禁有點惶惑，覺得情況有些古怪，因爲在他的想像中，道姑應該都是上了年紀的女人，如此年輕貌美的姑娘，幹麼出家斷送一生青春呀？

此外，出家人舉止應是端莊肅穆，六根淸淨的，而這三位道姑怎麼看來有些輕佻妖冶？

太眞道姑似知他在想甚麼，立刻收斂笑靨，肅容說道：「小施主只管在此住下，我們這裏景色雖非絕佳，却是十分淸幽之地，平時很少有人來打擾，你可以暫時拋開一切煩惱，安安心心的在此住上一些日子。」

鞏慧龍稱謝不已。

太眞道姑接著便吩咐金姑去準備膳食，又吩咐銀姑去打掃一間雲房供鞏慧龍住宿……

就這樣，鞏慧龍在青溪小姑廟住了下來。

由於她們表現得很誠摯有禮，招待無微不至，使得鞏慧龍心中疑慮盡去，反而有「賓至如歸」之感。

然而，他的情緒並末就此穩定下來。

他仍然感到愧對父母和爺爺，心中惴惴不安，覺得自己這樣一走了之絕不是辦法。

這天晚上，他在雲房吃過金姑送來的晚膳後，便走出雲房四處蹓躂，這才發現青溪小姑廟除了後面有一排雲房之外，再後邊還有一座花園，園內有幾間精舍，環境頗爲淸靜優美。

鞏慧龍看到這座花園，不禁欣然而喜，當即信步走了進去。

園中共有三間精舍，其中一間透出一片燈光，顯然精舍裏面有人住著。

鞏慧龍猜測住在那裏面的必是太眞道姑，他恪於「男女授受不親」的古訓，不敢貿然進入。

於是走到距精舍的還有十幾步遠的花徑上即停下來。

正躊躇間，忽見精舍裏面燈光倏滅，旋聞銀姑在屋裏說道：「是哪一個呀？」

鞏慧龍頗爲困窘，也頗爲驚異，暗忖道：「原來是銀姑，這位姑娘好靈敏的耳朶……」

爲了避嫌，他原想轉身走開，但轉而一想，覺得這樣反而不好，乃開聲答道：「是我。」

精舍裏的銀姑笑道：「原來是鞏小施主，你還沒歇息啊？」

鞏慧龍道：「小可信步至此，不知道姑在此靜修，多有打擾，幸勿見怪。」

精舍裏的銀姑道：「不要緊，貧道也還沒睡着，小施主進來坐坐吧？」

鞏慧龍道：「不，小可回房去了。」

銀姑道：「小施主。」

鞏慧龍一刹脚步，問道：「道姑有何賜教？」

銀姑道：「你身上可有火摺子？」

鞏慧龍一怔道：「沒有，道姑需要火摺子麼？」

銀姑道：「正是，貧道房中的燈熄了，却忘了火摺子放在何處，可否麻煩小施主去殿上拿一個來？」

鞏慧龍不便拒絕，只得答應道：「好的，小可這就去拿。」

他快步來到殿上，在供案上找到火摺子，隨即回到花園精舍外面，說到：「道姑，火摺子拿到了。」

精舍裏的銀姑道：「貧道怕黑，不敢出去，可否再麻煩小施主進來爲貧道點上油燈？」

鞏慧龍雖覺不宜，仍覺不便拒絕，只得硬着頭皮推門而入。

精舍裏一片漆黑，只隱約看出迎門是一間小客廳，廳後有一道珠簾……

鞏慧龍運目搜索油燈，一面問道：「道姑，油燈在哪裏？」

珠簾後面傳出銀姑的聲音：「在這裏面，請進來吧。」

聲音好嗲！

鞏慧龍猶豫了一下，才舉手撩開珠簾走入裏面，但見裏面更爲黑暗，幾乎伸手不見五指，他不敢深入，住足道：「燈在那裏？」

銀姑的聲音就近在眼前：「請向前三步。」

鞏慧龍依言走上三步。

「右轉三步。」

鞏慧龍又依言右轉走上三步。

「伸出你的左手。」

鞏慧龍伸出左手，立即碰到了一座粧台。

「摸到了沒有？」

鞏慧龍道：「摸到了甚麼？」

銀姑道：「粧台呀！」

鞏慧龍道：「摸到了。」

銀姑道：「就在粧台上。」

鞏慧龍在粧台上摸索到一盞玻璃座燈，便使用火摺子點琉璃座燈！

燈光一亮，整個房間的情景立刻清晰的呈現於眼前，也頓時使他嚇了一大跳。

因爲，他看到的是一幅旖旎風光！

銀姑水蛇般歪躺在一張精美的軟榻上，只穿著一襲薄如蟬翼的輕紗，雪白玲瓏的嬌軀若隱若現，說多撩人就有多撩人！

這樣的場面，鞏慧龍還是第一次見到，不禁爲之目瞪口呆，失聲道：「銀姑！你……」

銀姑蛾眉一挺，嫵媚的笑道：「怎麼啦？」

鞏慧龍想斥責她大胆無恥，但又覺得沒有客人罵主人的道理，當下惱然一拂長袖，轉身便走。

銀姑沒有拉住他，任他離去，只在軟榻上吃吃的輕笑起來。

鞏慧龍落荒而逃似的跑回自己的雲房，坐在床邊上直喘氣，心中暗罵道：「眞是無恥！虧她還是一個出家人，太不像話了！」

「小施主，你怎麼啦？」

驀地，黑暗的角落裏，響起另一個女人的聲音！

鞏慧龍冷不防之下又驚得跳了起來，駭聲道：「誰？妳是誰？」

火光一閃，一盞油盞被點亮了。

太眞道姑手拿油燈從角落裏走出，含笑道：「別怕，是我！」

鞏慧龍瞪目驚望她道：「妳……妳怎麼躲到我房裏來了？」

太眞道姑將油燈放上桌子，隨在一旁坐下，抿唇一笑道：「小施主，貧道只是進來探望一下，怕你沒蓋被子着了凉，怎麼說貧道躲在你房裏呀！」

鞏慧龍知她說謊，只不好意思戳破她

，便假裝相信了她的話，點點頭道：「原來如此……」

太眞笑着道：「你好像受了驚嚇，是麼？」

翬慧龍道：「沒……沒甚麼。」

「你剛才哪裏去了？」

「去花園散步了。」

「看到甚麼可怕的事麼？」

「沒有。」

「那爲甚麼嚇得臉色都白了？」

「沒有吧。」

「你別騙我，你是不是被銀姑嚇着了呢？」

「妳怎知道？」

「她道心不堅，情慾仍在，有時……唉，貧道眞是拿她沒辦法！」

「她穿得很少……」

「有沒有勾引你？」

「那倒沒有。」

太眞輕輕透了口氣道：「她若敢勾引你，貧道絕不原諒她，量她也沒有這個胆子。」

翬慧龍吃驚地道：「她曾勾引過男人麼？」

太眞搖搖頭道：「沒有，不過平時常有放蕩的行爲，不像是個出家人罷了。」

翬慧龍開始後悔不該到這青溪小姑廟來，不覺低頭默然。

太眞很注意他情緒的變化，微笑道：「其實你該同情她才是，她的出家並非出於自願，而是小時候被父母送來的，算命的說她命帶尅星，必須出家才能長命。」

翬慧龍聽了這話，對銀姑的嫌惡立刻去了大半，反生同情道：「那些江湖術士最會胡說八道，隨口胡謅，就這麼斷送了一個姑娘的青春，實在可惡！」

太眞道：「可不是，如今她想還俗都不行了，眞是害人不淺。」

翬慧龍問道：「爲甚麼不能還俗？」

太眞說道：「因爲她父母巳亡故，幾個兄弟又不知去向，沒有一個可投靠的人呀！」

翬慧龍嘆道：「這是造化弄人，不過小可認爲她仍可還俗嫁人，這樣總比……」

太眞點點頭道：「貧道了解小施主的意思，但還俗嫁人並不容易，只有看她的造化了。」

翬慧龍道：「小可在此借住，對妳們三位道姑似乎不大好，明天——」

太眞忙道：「不，小施主只管在此住下，銀姑雖然行爲不知檢點，但絕不敢對小施主怎樣，小施主放心好了。」

翬慧龍總覺自己不該逃避到此，可是想到自己闖下的滔天大禍，如果回家去承担一切，只怕會死的不明不白，爲此一直猶豫不決，徬徨無主。

太眞見他不說話，以爲他尚未回心轉意，又道：「小施主要是不放心，貧道可以把銀姑攆走，叫她到別處去。」

翬慧龍連忙搖頭道：「不可，她其實也沒有甚麼不對，你要是把她攆走，那就是小可造的孽了。」

太眞笑道：「好，不談這個，你能不能告訴貧道你遭遇了甚麼困難？」

翬慧龍道：「沒甚麼。」

太眞很誠懇地道：「我師姐的信上說你遭遇了困難，不敢回家去，你不妨把事情說給貧道聽聽，也許貧道能替你出個主意呢。」

翬慧龍正徬徨於十字路口，確實需要人指點帮助，於是便從自己認識月下香開始說起，把月家發生的巨變一五一十說了出來。

太眞大爲震驚道：「眞可怕，你確實沒有唆使月下香殺害月家的兩個孩子？」

翬慧龍道：「沒有，我們『江北第一家』和他們『江南第一家』雖然在武林中形成對立抗衡的局面，但在此之前並無任何衝突，就算我們有獨霸武林的雄心，也沒有殘殺小孩之理。」

太眞驚疑的追問道：「那麼，月下香個人有殺害月家小孩的理由麼？」

「我想也沒有，她是個心地善良的女子，絕不會幹出那種傷天害理的事。」

「既然如此，她又爲何而畏罪懸樑自盡？」

「我不相信她是畏罪而自殺的，也許她被兇手謀殺，利用她爲代罪羔羊。」

「這件事可不得了，攪不好你們翬家和他們月家將反目成仇，勢成水火了。」

「正是。」

「你有沒有向令尊說明眞相？」

「沒有。」

「爲甚麼？」

「因爲沒有機會，我爺爺脾氣很不好，我怕他不問青紅皂白就把我殺了，妳想想看，我認識了月下香，而她竟在月家兩個小孩被殺當天上吊死了，這叫我怎麼解釋呢？」

「你錯了，這件事一定要解釋清楚，否則，你家人和月家都會認定你是畏罪潛逃。」

「是的，我自知太糊塗，當時我一見月展翼和我爺爺等人坐在廳上，自覺百口莫辯，一時心慌，轉身便跑，等想到不該跑時，巳經太遲了。」

「嘻，偸情的少年心虛！」

「唉……妳說我該怎麼辦？」

「現在不能回去了。」

「爲甚麼？」

「事情發展到這地步，雙方誤會巳深，說不定你們翬家和他們月家巳然兵刄相向，你若是要回去，就得提出有力的證據，證明你沒有唆使月下香殺害小孩，否則只怕會白白送了性命。」

「可是，我覺得應該先向家人解釋清楚才行！」

「對！你可以修一封家書，把眞實情形告訴你爺爺和你父親。」

「找誰替我送信？」

「我叫金姑送去。」

「然後呢？」

「如果月下香不是殺害月家小孩的兇手，那麼眞兇殺人必有目的，絕不可能只殺害兩個小孩爲滿足，他必定還會有次一步行動，在此期間，你可明查暗訪，把眞兇逮住，交給月家處理。」

「好，我來寫信。」

× × ×

金姑帶着信來到了江都。

可是，當她到達「江北第一家」的大

門口時，她不禁呆了。

原來，翬家的大門敞開，地上一片零亂，一眼望入，裏面巳成一堆一堆的焦炭，全宅巳被大火夷爲平地。

火場中，還有一些焦炭在冒烟，看情形，翬家遭回祿還是前一兩天的事呢。

× × ×

巳是三更時分，太眞尚未就寢，她和銀姑一樣只穿着一襲輕紗，嬌慵慵斜躺在牙床上，雖然手上拿着一卷書，却是心不在書，不停的望着房中的一扇紙窗，好像正在等待甚麼人似的。

她的容貌和胴體都比銀姑美得多，隆胸細腰，羊脂白玉，身段苗條極了。

如果說銀姑是個美女，那麼她是屬於天姿國色的一代尤物！

窗外一直沒有動靜，所以她的視綫又回到書卷上，嘆而吟道：「尋尋覓覓，冷冷清清，悽悽慘慘戚戚……」

「篤篤篤！」

忽然，窗外有人輕敲三响！

太眞精神一振，急忙扔書下床，跑過去道：「誰呀？」

「是我。」

一個男人的聲音。

太眞大喜，立即開窗道：「好人，你好幾天不來是哪個野女人把你迷住了？」

一個白衣人越窗而入，一把摟住她，嘴如雨下，一面笑道：「這幾天很忙，所以沒空來，妳沒有紅杏出牆吧？」

他年約三十出頭，修眉朗目，鼻端唇朱，是個相當英俊的美男子。

但他的「英俊」却沒有一點親切感，整個面部死板板的，就連笑的時候，也給人一種皮笑肉不笑的感覺。

太眞啐了他一口，嬌嗔地道：「甚麼紅杏出牆？打從認識你到現在，我是大門不出，二門不邁，貞節得很呢！」

白衣人將她抱到牙床上，與她一起滾倒，哈哈笑道：「好，今夜我——」

太眞趕忙掩住他的嘴巴，輕聲道：「好人，你小聲一點成不成！」

白衣人一怔道：「怎麼啦？」

太眞道：「怕被人聽見嘛！」

白衣人目光突盛，精芒迸射道：「怎麼？妳的青溪小姑廟有客人？」

太眞說道：「是的，來了一個少年客人……」

白衣人怒道：「好啊！我只不過幾天沒來，妳就另結新歡了？」

太眞道：「別胡說，人家可是個規規矩矩的少年，他因情緒不好來此借住，銀姑試了他一下，他都嚇得落荒而逃，那樣的雛兒，我才不感興趣呢！」

白衣人問道：「他是誰？」

太眞道：「城裏一個有錢的少爺，他因一點小事與家人鬧蹩扭，負氣離家出走，跑到我這裏來暫住幾天，過兩天就會回去的。」

白衣人道：「他住在哪裏？」

太眞道：「前面的雲房中。」

白衣人起身道：「我去看看。」

太眞拉住他道：「不，別去管他，他可能巳經睡着了。」

白衣人道：「我不喜歡有第二個男人住在妳這裏，這對我是個威脅！」

太眞含笑道：「不會，他對你絕對沒有威脅，因他再不敢到這花園裏來了。」

說到這裏，便把他拉倒在床上。

白衣人却巳興趣缺乏，冷冷道：「我告訴妳，我眞的不喜歡有外人在此……」

太眞大施嫵媚道：「你放心，萬一被他撞見了，你臉上戴着人皮面具，怕他怎的？」

白衣人一呆道：「妳……妳怎麼知道我戴着人皮面具？」

太眞笑道：「好人，咱們好合巳有一年之久，我又不是瞎子，怎看不出來。」

白衣人目中閃動銳厲精芒，道：「這麼說，妳巳知道我是誰了？」

太眞搖搖螓首道：「我只知道你戴着人皮面具，並不知你是誰，我也不想知道你是誰，反正我所需要的是個男人，而你是個男人……」

白衣人凝視着她，乾笑一聲道：「妳不想知道我是誰麼？」

太眞道：「我當然想知道，你願意告訴我麼？」

白衣人道：「我叫白雲飛。」

太眞噗哧一笑，說道：「這個名字，是你初來那一天告訴我的，只怕是個假姓名吧？」

白衣人道：「不，是眞姓名。」

太眞往他身上一趴，發出淫蕩的輕笑道：「好了，是眞是假我都不在乎，我說過了，我要的是一個男人！」

白衣人反應冷淡巳極。

太眞從床頭上拿下一卷書冊，笑道：「好人，這本如意君傳裏面有一段妙文，我唸給你聽……」

她翻出其中一頁，就唸道：「當后之幸敖曹也，情濃於酒，異聲甚厲，响如八馬灘於泥，后恐宮奴匿笑，乃於每進寢宮時，必令宮女奏樂於戶外，以亂其聲也——哈哈，好個八馬灘於泥！」

白衣人聽出興趣來了，就接過那本「如意君傳」來看，笑道：「這寫的是武則天麼？」

太眞笑道：「正是她呀！」

白衣人唸道：「情濃於酒，異聲甚厲，响如八馬灘於泥——哈哈哈，這跟妳一樣啊！」

太眞掄起秀拳打了他一下道：「胡說，我要是這樣，那不被遠在數十里外的城裏人都聽了去？」

白衣人扔掉那册如意君傳，大笑道：「今夜我是敖曹，妳是武則天！」

正要有所行動，忽聞精舍外面有人敲門！

白衣人吃了一驚道：「哼，莫非是那小子找妳來了？」

太眞急急起身披衣，一面開聲道：「誰呀？」

「是我。」

是金姑！

太眞一聽是金姑，這才鬆了一口氣，走出房間去開門，把金姑迎了進來。

金姑看見白衣人在床上，連忙施禮道：「原來白爺在此，貧道多有打擾了。」

白衣人看出她是從外地回來的，便問道：「妳那裏去了？」

太貞連忙使眼色阻止，但金姑沒看見，答道：「貧道前天動身去了一趟江都。哎呀，可不得了啦，想不到『江北第一家』就這樣垮下來了！」

白衣人目光一注道：「哦，妳去江都幹麼？」

金姑訝然道：「白爺還不知道？」

白衣人轉望太貞冷笑道：「看樣子，妳對我隱瞞了不少事情，是麼？」

太貞笑了笑道：「你吃甚麼飛醋，我說過他是個規規矩矩的少年——」

白衣人跳了起來道：「快說，他是不是『江北第一家』的鞏慧龍？」

太貞點點頭。白衣人顯然很吃驚，道：「他怎麼跑到這裏來了？」

太貞道：「你也知道他闖了禍？」

白衣人道：「是啊，他勾引月展翼的一個使女月下香，唆使她殺死月家的兩個小孩，此事已在江湖上傳開了——快說，他怎麼跑到這裏來了？」

太貞便將經過說了一遍，最後道：「他聽從我的意見修了一封家書，我就叫金姑帶去——金姑，妳說『江北第一家』垮了，是怎麼回事呀？」

金姑說道：「江北第一家被大火燒掉了。」

太貞驚問道：「誰放的火？」

金姑道：「除了『江南第一家』的人還會有誰，還死了不少人呢！」

她打聽到的消息是這樣的：六天之前，月展翼遭受到五個鞏家人的圍攻而受傷，月展翼逃回家後的次日，就發動眉月門的精英前往江都夜襲鞏家，一場激戰的結果，鞏家五金死了鞏北金（鞏慧龍之父）鞏北鐵、鞏北錫三個重要成員，此外鞏家男女老少也死了十幾個，後來月展翼又下令縱火把鞏家燒掉……

太貞大驚失色道：「鞏老爺子呢？」

金姑道：「不知去向。」

太貞道：「江北第一家的重要人物是鞏老爺子的五個兒子，現在『鞏家五金』死了三個，這個打擊實在太大了。」

金姑道：「聽說鞏慧龍的兩個哥哥也在那一夜力戰而亡，大火延燒到第二天下午才被撲滅，後來官府派去的仵作在火場找到十八具屍體，都已被燒成焦炭，認不出是誰了。」

太貞問道：「其餘的人呢？」

金姑道：「聽說跑了，我四處打聽，沒有一人知道他們的下落。」

太貞又問道：「月家人到底有沒有傷亡？」

金姑道：「聽說月展翼兄弟五人中只有月玉象受傷，不過『月門六絕劍客』也死了三個。」

太貞不禁抽了一口冷氣道：「眞可怕；鞏慧龍要是知道這件事……」

白衣人接口道：「不能讓他知道！」

太貞道：「爲甚麼？」

白衣人以嚴肅的口吻道：「他若知他們鞏家受到如此重大的傷亡，一定會去找月家的人拚命，那樣一來，他的小命就不保了。」

太貞連連點頭道：「不錯，還是暫時瞞着他爲佳，但要金姑跟他怎麼說呢？」

白衣人道：「就說信已交給他們鞏家人就行了。」

太貞乃轉向對金姑道：「那麼，妳先回去歇息，明天再告訴他好了。」

金姑含笑應了一聲，轉身走了出去。

太貞跟去關上精舍之門，隨即回房向白衣人說道：「好了，鞏慧龍曾對我指天發誓並未唆使月下香殺害小孩，我相信他說的事實，所以月家兩個小孩的遇害必有內情，很可能是歹人的嫁禍之計，目的在挑起他們兩大武林世家的火併，使他們兩敗俱傷，你以爲如何？」

白衣人頷首道：「嗯，可能正是如此，只不知陰謀者爲誰……」

太貞道：「鞏慧龍眞可憐，糊裏糊塗的蒙上了天大的寃枉，你可不能把他躲在這裏的秘密洩漏出去，害他丟了性命。」

白衣人道：「不會。」

太貞又在他身邊躺下，笑道：「好了，這事其實與咱無關，就此一腳踢開！」

白衣人笑道：「正是，各人自掃門前雪，莫管他人屋上霜。不過，我倒想帮他一個忙……」

太貞道：「怎麼帮他忙？」

白衣人道：「他不能住在這裏，萬一被人發現，對他更爲不利，明天妳介紹我與他認識，我帶他到一處更爲安全的地方去……」

× × ×

第二天，太貞帶白衣人和金姑與鞏慧龍見面，金姑告訴他信已交給鞏家門房，並指白衣人說是自己的胞兄，昨夜跟隨自己一起來的。

（未完）

新派武侠奇情長篇故事

無憂公主

蕭逸・著
盧令・圖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風來儀的座船在航行中，遇到葛白翎率衆前來找碴．要强邀朱翠而去．但他技不如人．結果被風來儀打敗．於是頹然逃走．座船繼續前航．抵達石榴海時．海上礁石嶙峋，嫣紅一片，肖如大小石榴，星羅棋佈，漂浮海面，景色壯麗美觀．風來儀偕同朱翠，青荷，步出甲板眺望海景之際，突聞號角嗚嗚而鳴，旋見一艘快艇風馳電掣而來，朱翠正感驚異，來船已靠近，原來是不樂島派出的巡邏快艇，前來接應．侯騰掠上座船，向風來儀報告之後，風來儀即爲他引見朱翠，並命侯騰前行開道，侯騰奉命即行告退……

離巢燕歸來　呢喃語所遇

侯騰說完話退後一步，緊接着身形一個倒折「嗤！」的一聲，有如金鯉穿波似的巳回身到來船之上！

朱翠暗裏打量這個侯騰，見他四十上下的年歲，矮黑的個頭兒，生得濃眉巨眼，孔武有力，一看上去即可猜知是練有橫練功夫的人，然而見他來去身段，敢情輕功也是不弱，由此心忖不樂帮裏果然能人輩出，大是不可輕視。

眼看着不樂島巡海快船消逝之後，風來儀這才命令開船，是時旭日東昇，海面上泛染出萬頃紅光，附近海面上魚羣剝刺更爲奇觀！

朱翠與風來儀併坐船頭，面浴海風，目覽奇景，只覺得神清智爽！

青荷停立在朱翠身後道：「公主，妳可喜歡這裏？過了石榴海，再走上半天，也就到了！看樣子我們正好趕上回去吃午飯呢！」

風來儀看了她一眼，笑道：「怎麼早飯剛吃過，又想着午飯啦！到時候別忘了把我們剛才抓的那些螃蟹大蝦子拿到厨房，要他們弄點新鮮的吃吃！」

青荷笑着答應了一聲！

說話的當口，只聽見身後亦响起了「嗚嘟！嗚嘟！」的海螺聲。

青荷跑過去，由一名船上人手裏拿過來一管千里鏡，抽開來看了看，遂又回來向風來儀道：「是我們的船，大概是巡海隊上的！」

風來儀道：「傻丫頭，這巳是我們的地面了，還能有什麼外來的船麼！」

青荷吐了一下舌頭笑道：「不是三娘娘提起，我還忘了呢！可不是麼！誰敢來這裏撒野！」

朱翠嘴裏不說心裏却由不住暗自忖道：「這個不樂帮敢情眞是勢力龐大爲所欲爲，居然霸海封疆，顯然一方稱雄，看來連當今朝廷也莫可奈何他們了。

這麼一想，心裏倒舒泰了一些，才明白爲什麼大內曹羽以次的那些鷹爪子，竟然眼睜睜的看着他們把自己全家刦走而無可奈何了！

是時艷陽高張，南海冬暖，時令雖巳是到了寒冬，但這裏却不曾帶出一些兒寒意！海風拂面，只是令人有說不出的舒泰感覺！

緊接着身後的那陣子海螺聲響，四面八方都跟着有了回音，一時此起彼應相互有了聯繫！

風來儀笑向朱翠道：「不樂島的規矩是從來不接待外賓，不怕妳見笑，島上至今爲止，除了你們這家人家之外，還沒有住過外人，第一次接待貴賓，看起來顯得興奮過度，也有些雜亂無章！」

朱翠知道她這話雖是出自玩笑口吻，可是多半却係實情，對方既然主動提起，少不得要探探內情！

「那我可是眞有點受寵若驚了！」朱翠笑了笑，接下去道：「我久聞不樂島並非無客，而是客人來得去不得，不知可是眞的？」

風來儀哼了一聲點點頭道：「這話倒也不假，只是這些來客先自居心叵測，也就怪不得我們特別的待客方式了！」

朱翠微微一笑沒有再說下去。

風來儀道：「不樂島如果不是這麼緊緊的看守着門戶，早已自絕江湖，哼！就拿剛才的那個老東西來說吧，妳以爲是好打發的麼！」

朱翠道：「這都是因爲我而起……這與前輩妳扯不上什麼關係……」

風來儀冷冷一笑道：「這話要看怎麼說了，以前我管不着，現在妳是我們不樂島的客，情形就另當別論，不樂帮如今勢力龐大，不要說武林中那股烏合之衆，就是當今那個昏君，我們也不把他看在眼裏，所以……姑娘妳大可無憂的住着，我倒要看看誰敢把妳們怎麼樣！」

朱翠當然知道，不樂島之所以破格收留自己母女家人，顯然並非基於武林道義，定是另有隱情，只是權衡眼前趨勢，暫時居住在這個島上，實比在江湖上處處涉險的好，況乎此行更負有秘密使命，對整個不樂島進行破壞傾覆工作，自然是不能略露痕跡了！

爲免讓風來儀心中起疑，她不及多思的點頭笑道：「這可不是我故意給妳們添麻煩，實在是盛情不可却，只怕以後你們這個島上太平的日子不多了！」

風來儀微微一愕，遂冷笑道：「那倒不見得……我就不信什麼人能有這個胆子，不樂島雖然不是火海刀山，却也沒有這麼便當容人隨便進出，就算他曹羽勢力强大，當的是皇差，也叫他來試試看，哼！姑娘妳只管放心的住下來，我倒不信誰敢來强迫妳們出去！」

朱翠一笑道：「風前輩這麼說，我倒是放心了！」

說話間，只聽見兩側水响，兩艘銀色鐵甲快舟，在左右兩側各距離十丈的距離處，忽然放慢了下來，配合着大船前進的速度保持一致，繼續前行！

朱翠因聽剛才的侯騰報告，知道這些船隻俱是不樂島所派出的巡海快船，這時暗中打量，果然頗具氣派，放眼望去，更見有點點風帆，點綴在碧海青天之間，由這些船隻的外面打量過去，似乎都是一般模樣，都是比較小巧靈活的；首尾翹起的那一型，風帆的顏色，也是一致的那種藍白顏色——

這些船隻顯然都是漁船，這時在艷陽高張下，紛紛撒網捕魚，看上去倒也是樂融融！

朱翠用眼睛看了身側的青荷一眼，後者立刻會意上前一步笑道：「公主可是奇怪這些漁船是那裏來的？——這都是咱們島上的百姓，除了我們島上的人之外，這裏是不允許外船進入的！」

遠處海面上現出了一片淡淡黑色陸地影子！

風來儀手指着那個方向道：「那就是不樂島了，以我們現在船行的速度，大概再有兩個多時辰也就該到了，這一段路波浪很大，姑娘還是到艙裏去歇歇吧！」

朱翠正有此意，點點頭站起來道：「好吧，我們回頭見了！」

說罷起身離開，步入艙內！

——她心裏一直惦念着隨行的那個單老人，是以一進來即刻走向箱籠——箱蓋揭開，除了箱中衣物之外，並不見老人踪影！

「噹——」

一聲輕笑傳自身側。

朱翠猝然一驚之下，驀地轉過身來。

單老人赫然大刺刺地凭窗據案而坐，面前放着一只杯子，另有一個白瓷的酒甕，敢情他單個兒獨斟自飲的渴了起來。

朱翠一驚，趕忙回身將艙門上鎖——

「老前輩，你的胆子也太大了……這酒是那裏來的？」

「自然有人孝順！」

一面說，單老人高高舉起酒甕道：「大姑娘妳過來嚐嚐，味道還眞不差呢！」

朱翠走過去一笑坐下道：「我明白了，你老人家一定是偷偷進入到船上厨房裏去弄來的吧！」

單老人嘿嘿一笑，翹起了紅通通一雙少足的斷腿：「那還用說……大姑娘妳不要忘了，我才是眞的不樂島的主人，這些兔崽子不應該孝順我又孝順誰？我現在已是酒足飯飽，倒有點想瞌睡瞌睡了！」

他一面說時，兩手伸天的打了一個呵欠！

朱翠這才注意到他兩眼通紅，說話時酒氣熏天，敢情是眞的醉了，再向地上一看，嘿！竟然堆着六七個空的酒罐，另有許多吃剩的魚肉骨頭兜在一個布包裏！——看來非得自己爲他善後不可了！

不過眨眼的工夫，椅子上的單老頭已然打起了鼾來，一顆大頭仰垂向後方，滿頭亂髮垂散着，那副樣子看起來簡直像是一個鬼！

朱翠心裏頗是責怪單老人的糊塗，這樣魯莽任性，豈能担當大事！

當下匆匆將一干酒具以及吃剩的骨頭等物隔窗抛向海裏，所幸船行甚速，朱翠擲罐時眞力內注，雖是空罐亦深入水內，海水一經貫入，俱皆深沉海底不再現出！

單老人打了一陣子鼾，忽地仰身坐起來！

朱翠才鬆了口氣道：「你可算是醒了，你當這是那裏？要是被別人聽見那還了得？算了，等到了不樂島以後，你老人家還是躲着我遠點，我們各行其事，免得被你牽連。」

單老人嘿嘿笑了一聲，兩隻胳膊往天上一伸，只聽見全身骨節克克一陣子响。

「這是我近十幾年以來，第一次喝醉了，姑娘多多担待，以後保證我是再也不會了。」

一面說，向窗外細細注視了一番，一驚道：「已經到了星星海了，再有個把時辰也就到了。」

朱翠原以爲他此番酩酊大醉，保不住睡上一天，還要鬧出多少驚險，却想不到他竟然說醒就醒，腦子還異常清醒，倒也始料非及，當下心情略放寬鬆，微笑道：「我還指望着你老人家今後多照顧我呢，千萬別再貪杯誤事了。」

單老人哼了一聲道：「信不信由你，我老人家原是滄海之量，就從來不知道什麼是喝醉的滋味，想不到這一次……唉，當眞是歲月不饒人，看起來我可眞是老了，老了。」

朱翠冷笑道：「你如果還有意收回不樂島，便不能服老，否則這一趟你是白來了！」

單老人似乎被這句話說得一陣愕然！

「對！我是服不得老的，」他吶吶的道：「我是服不得老的，大姑娘，妳說得好，這些話總要時常說給我聽聽才好。」

說完話神色間一片黯然，向着朱翠點了一下頭：「時候還早，我要到箱子裏去好好睡一會去。」

身子向下一縮，極其迅速，像是一條蛇似的已隱身箱籠之中。

朱翠目睹他進出之功，心裏大爲折服，如果以此柔軟功力而論，只怕當今天下無人能出其右，不禁想到今後雖然自己處身虎穴，到底還有此人暗中接應，如果兩者能够密切配合，倒也不容忽視，若然海無顏再能配合來島，何愁大事不成？

心裏這麼想着，不禁把暗中的憂慮之情，爲之減輕了不少。

當下走到了箱子面前，笑向箱內道：「對不起，你老人家在裏面好好睡吧，我可是要上鎖了！」

一面說，遂即把箱子上的鎖鎖好，她知道單老人已擅閉息之術，就算完全沒有空氣，短時之內也休想悶得死他，這一點可望無慮。

心裏盤算着母親弟弟的即將見面，確實是有一份難以抑制的激動！

一個人前思後想的琢磨了好一陣子，看看已是日頭偏西，這才在榻上調息運神，耳邊上却聽見嘟嘟的海螺聲自四面八方傳過來，感覺到自己下榻的這艘大船忽然間慢了下來，倒是波浪較前變得大多了，整個船身動盪得十分厲害。

朱翠心裏思索着莫非是地方到了？

揭開窗簾向外看看，才見眼前來到了一片海彎，高高的椰子樹在和風裏搖曳出一派南海風光，耳邊上却聞得「轟隆隆！」連聲的炮响，不禁使得他嚇了一跳。

是時，門外傳來了「篤篤！」一連串的敲門聲。

青荷的聲音道：「地方到了，三島主請公主到外面說話。」

朱翠答應了一聲，順手拿起了一領披風披上，又把長劍佩好，這才開門步出。

門外的青荷是時亦加罩了一件猩猩紅色的長披，滿臉笑容，一團喜氣，見面笑道：「大概島上已得到了消息，特別鳴炮歡迎呢！」

說話之間只聽見隆隆炮聲越加淸晰震耳，當下隨着青荷來至船頭，只見風來儀直立前艙，看見朱翠來到，遂含笑道：「過來瞧瞧熱鬧吧！」

朱翠道：「正要瞻仰！」

是時炮聲較前更响，空氣裏飄散着濃重的磺硝氣息，一團團的火光閃自海峽兩岸石壁間，朱翠看了一眼，心裏已是吃驚，暗忖這怪不得多年來無人敢與向不樂島侵犯，原來這裏防守如此嚴謹，只是這兩排岸炮，就使得來者不敢輕易犯境。

眼前只是往空鳴炮以誌歡迎之意，設若這些炮管更是集中火力向泊近的來船實彈發射，情勢如何，當是可以想知。

原來這處海口，正是不樂島唯一進入的入口，兩面峭壁高達千丈，左擁右抱，獨獨空出來正中三十丈方圓的一片海彎腹地，最先進入處的海峽之口，不過十來丈寬，亦是眼前朱翠等座舟行進之處，眞正當得上「天險」之地。

全島面積究竟有多大，眼前尚難全窺，大約可見的是四周圍皆是高聳的高山峭壁，除此海峽入口別無入路，以此而忖，這處海島多半是個天然的盆地了。

設若不是朱翠這次親眼看見，眞不敢相信在此南海之濱，竟然會有這麼一個天險的城堡存在！

兩岸石壁間的岸炮一陣對空發射之後，遂即在兩列八艘銀甲快舟的接引之下，徐徐向海彎駛入。

驀地一艘平頂金漆快船迎面駛來。

風來儀向朱翠點點頭道：「接我們的船來啦，這就過去吧。」

話聲才住，即見對船上驀地騰起了一條身影，其快如矢，閃了閃已落在了大船之首。

朱翠看時，見是一個年過七旬皓首紅顏，身材略胖的壯叟，這人身材不高，一身紫紅衣袍，質料頗是講究，滿頭白髮挽了一個道士似的道髻，却在髮中間插着兩枚牙籤，再看這人面相，生得濃眉大眼，鼻隆嘴方，端的是一副魁梧相貌。

只憑這人簡單的一式過船身法，已使朱翠心裏怦然爲之一驚，暗忖着對方老人好俊的身法，越加的使她相信到不樂島可眞是「臥虎藏龍」之地，實在是能人輩出，今後可要萬分仔細了。

是時，這個陡然現身的緞袍老人，呵呵大笑着上前幾步，向着風來儀拱了一下手，道：「老朽迎駕來遲，三娘娘路上可好？」

一面說，那雙微微凸出的烱烱瞳子，向着一旁的朱翠掃視過去道：「這位想必就是聞名已久的無憂公主了？失敬……」

風來儀領首，微微笑道：「你猜對了，」一面向朱翠介紹道：「我爲妳介紹一下，這位是人稱『神劍霹靂手』的劉老爺子。」

朱翠心裏一怔，老實說，「神劍霹靂手」這個外號她的確還是第一次聽過，不過前此由青荷嘴裏獲知島上有「劉公」「劉嫂」這兩個人，想來眼前這個人就是那位總掌不樂島一切庶務的「大管事」劉公了。想着遂即抱拳還禮叫了一聲：「劉老前輩！」

這聲稱呼使得劉公大爲開心，一時呵呵大笑道：「不敢當，不敢當，姑娘一路辛苦，這就請上岸歇歇去吧，府上各人還在盼望着姑娘來此團聚呢！」說着又向風來儀抱拳道：「三娘娘請，請！」

說完轉身一擰，平地一朶雲似的已飄向來船之上。

風來儀、朱翠、青荷亦相繼縱身而起，輕飄飄的落在了來船之上，這艘迎賓快船，在劉公擧手示令之下，遂即直向島岸邊上靠近過去。

朱翠隨着風劉二人來至船頭落座，這才看清不樂島入口的一個全貌。

兩列十丈高下的椰子樹左右把着，地區上顯著的分出青黃二色，黃色是濱水處的大片沙地，青色却是稻田與草地，這黃青二色事實上也正是整個島岸的分野，看上去極爲醒目，很是舒服！

迎賓快船把一行人帶到了濱海而建的一座石樓旁邊停下來！

這裏早已聲樂大起！

即見兩扇金漆大門敞開來，一行人邁步疾行而出。

爲首的這個人，一身灰色絲質長衫，中等身材，蓄着長髮，長長的一張瘦臉，下巴上留着五六寸長短的花白鬍子，看年歲約在六十上下。

使朱翠一眼認出他來的倒不是他的面相，而是那一隻輕若無物垂下來袖子——敢情他只有一條膀臂，那一隻手竟是齊根而斷。

這個形象，加深了她的印像，使她立刻就認出了對方是誰——宮一刀——也正是不樂島當今的二島主。刀上功力出神入化，這一點由於朱翠曾經目睹過他與潘幼廸溪上決鬥，留有極深刻的印象。

風來儀等一行數人是時已捨舟登樓，踏上鋪有五彩斑斕的細草草墊！

宮一刀一行對面迎上來，老遠向着風來儀揚手招呼，風來儀快步上前，二人交談了幾句，宮一刀才又隨着她轉向朱翠面前走過來！

「姑娘久違了，路上辛苦了吧，令堂令弟與府上各人早就盼着姑娘見面呢！」

一面說，這個斷臂的老人仰頭呵呵笑了起來。

朱翠想起昔日對方力邀自己來島，自己堅持不允，以致於雙方武力相向，設非是潘幼廸在場相助，自己萬非其敵，想不到如今自己仍然是來了，雖然說來是出於自己自願，但到底迫於無奈，這時聽見宮一刀的笑聲，倒像是暗含有譏諷之意，朱翠一時不禁羞紅了臉。

風來儀見狀冷冷一笑，向宮一刀道：「這位姑娘是我好不容易才請來的，是我們不樂島的貴客，二兄要是膽敢開罪，休怪我反臉無情。」

她雖是面向宮一刀發話，那雙眸子却把在場每一個人都照顧到了，顯然也有暗示各人之意。

宮一刀聆聽之下笑道：「三妹這句話顯然多餘了，朱姑娘以公主之尊，閤府屈駕，住在咱們這裏，咱們歡迎尚且不及，那一個還敢得罪，果眞有這樣事，我就第一個饒他不過。」

「二島主這句話又說錯了，要是眞有這種事，我老婆子第一個就饒不過他。」

——說話是一個瘦容黃臉，表情木訥的老婆婆，一面說一面迎面走來。

這婆子手上拄着一根怪樣的籐拐，黃髮蝿面，模樣甚是驚人。

風來儀一笑道：「劉嫂別來可好？」

黃臉婆子點點頭道：「托二娘娘的福，身子好得很，越老越硬朗。」

一旁的劉公大聲笑道：「我這老婆子身體好的很，足可活上一千年。」

「劉嫂」聽後繃着臉道：「老不死的，你這是在咒我，我活一千年，你就活一萬年。」

所謂「千年王八萬年龜」，他們夫婦這麼彼此一鬥口，倒是把大家給逗笑了。

朱翠因爲前此由青荷嘴裏聽說了這麼兩個人，知道他們夫婦雖然在不樂島名份爲僕，事實上三位島主却不敢以家僕視之，除了三位島主之外，劉氏夫婦在不樂島的權力最大，舉凡島內一切，事無巨細他們都可當得上半個家。

除了劉氏夫婦之外，另有郭、李、張、曹四位「管事」，看來也都不是易與之輩。

一行人穿過了濱海而設的這座迎賓石樓，却有一道五色斑斕石子所築的長長甬道，直通向內，道旁種植着高聳的椰子樹——間以各色奇花異卉，人行其間，眞有說不出的舒泰，洋洋暖風，更給人以置身江南之春的感覺！

朱翠一面行走，一面四下裏打量着島內的形勢，心裏禁不住暗自驚嘆。

敢情這個不樂島事實上眞的就是一個由三面崇山峻嶺所形成的盆地，整個島內的面積並不大，不過三數百畝見方，可是建築開發得巳臻十分完整，除了正中核心一系列的高大建築，畫棟雕樑，碧瓦飛簷，有如深宮禁院，即使外圍的島民居處，也看來整齊乾凈，青一色的黃石建築，間以青陌，黃沙，碧海，眞個好一處蓬萊仙島！

朱翠才又注意到，自己等一行所踏行的這條五彩斑斕石子甬道，其實並非僅有的一條，只不過是同樣式樣的十二條甬道其中之一！

十二條同樣格式的甬道，呈放射狀的向四面分開來，核心總結處，却是一座高大的紅樓。

好雄壯氣派的大樓！

陽光之下，樓面炫耀出一片五彩奇光，也不知其上鑲嵌着些什麼物什，反映出來的光彩，五彩繽紛，點點晶瑩，令人不敢逼視。

朱翠心裏其實早巳激動莫名，想到了離別經年的母親弟弟，眞恨不立刻見面，互話別情，只是她却不願在風來儀宮一刀面前現出這番渴望！寧可把這番激動深壓心底！

風來儀自然知道對方心裏的感觸，當下望向劉嫂道：「朱姑娘的住處可安置好了？」

劉嫂點點頭，道：「這還用三娘娘關照麼？」一面向朱翠道：「姑娘請跟我來吧！」

朱翠點點頭道：「有勞！」說時目光視向風來儀！看看她有什麼話說沒有！

風來儀微笑道：「妳們家人分別日久也該好好聚上一聚，劉公劉嫂負責一切，有什麼事只管與他們兩個商量就是，過兩天我們再設筵與妳接風！」

朱翠道：「這就不敢當了。」

當下遂即同着劉嫂轉向另一條橫出的岔道，那風來儀等一行仍是按原路前行！

劉嫂踽踽獨行在先帶路，並不與朱翠多說，後者默默在後跟隨，這才見好一番建築氣勢——敢情那十二道發自正中紅樓的放射形道路，只是十二道主綫，主綫與主綫之間却聯繫着無數支綫，無不是花樹相間，翠柏成行，這其間星羅棋佈的點綴着無數樓閣，却是形狀各異，無不坐擁花城，各擅勝場！

劉嫂看來雖是七旬之人，手上還拄着藤拐，然而却絕非老態龍鍾，反之步履則剛健的很，她只管獨自前行，却並不與身後的朱翠打上一聲招呼！

——這樣反倒與朱翠一個靜心觀察的機會——她只當不樂島爲不樂帮巢穴所在，必然暗藏陣勢非常，那裏想到憑自己觀察所見，竟然絲毫也看不出一些端倪。

前面的老婆婆劉嫂來到了一排亭子邊站住！

面前嘩嘩水响之聲不絕，敢情有兩道噴泉繞在石亭左右向空中穿出，各噴丈許高下，洒向地面時，有如噴珠濺玉，滙成了大片淺水溪流。

那亭子亦設計得十分古雅，一共是三層，亭亭相啣，亭子那一頭花開如錦，景緻又爲不同。

朱翠暗自感讚道：好一番洞天福地，人但聞「不樂」之名，想像中必然是一片窮山惡水，那裏却又會知道竟是如此奇妙景緻，三個老怪物居住此間，莫怪乎樂不思中原內陸了。

是時劉嫂面向亭前，正在打量着懸掛亭簷的一方翠綠匾額！似乎期待着朱翠的同觀共賞！

朱翠忙快步跟上去！

淺水面上設置着一座座不同顏色的石踏，環繞着這排石亭，有如梅花數點——

朱翠一眼看去只覺得這些石踏設計甚美，却沒有想到其它方面。

——她於是快步上前，不意脚下方自一踏上去，眼前景像立刻有了變幻，倒像是這一脚並非踏在石踏而是踩在了流沙上，只覺得身子向下爲之一沉——

這當口，即見亭前正在觀望匾額的劉嫂，驀地快速轉過身來，眼前杖影一閃，呼！的一聲，這一杖挾滿了風力，直向着朱翠摟頭蓋頂的直劈下來。

朱翠不禁大吃了一驚，怎麼也沒有想到劉嫂竟然會有此一手！

一驚之下，她身子倏地向左面一個快閃——

眼前疾風掃肩而過，「呼！」的一聲，端是驚人巳極——

那婆子一杖落空，一聲怪笑道：「好身法，還有這個！」

話聲出口，脚下更不遲移，身形乍轉，如影附形般又自襲了過來。

朱翠心中吃驚的是眼前這個亭子，彷佛是大有名堂，只是不容她細思慢想，劉嫂巳經二次進招，掌中藤杖有如一條出穴之蛇，吞吐之間，直向着朱翠前心上直扎了過來。

這婆子端的力道精湛巳極，藤杖上內力透梢而出，眞有裂膚透骨之勢！

朱翠由不住驚出了一身冷汗，眼前之勢，巳顧不了許多，對方既然莫名其妙的向自己施以殺手，自己也只有與她放手一搏了，刻下情勢，她如果移身換勢，保不住爲陣法所困，如說硬接對方這一招，却是險到萬分！

危機一瞬間，對方這根藤杖巳至胸前，眼看着裂衣直入，眞正是間不容髮！

觀此情景，想要躲開這一招，巳是不可能，朱翠冷叱一聲，左手倏地向外一分，噗一下巳抓住了對方杖身，可是力道還不足以將杖勢制服——猛可裏，她身子向下一坐，右手就勢揚起，兩根手指倏地分開來——「二龍搶珠」，直向着劉嫂一雙眸子上力插過去！

這一手確是厲害的緊，眼前情勢自然是劉嫂佔了優勢，那根藤杖果眞力插之下，朱翠必將落得洞腹穿心而亡，只是劉嫂這雙眸子也別想要了。

「好招法！」

隨着這聲吆喝，劉嫂的身子驀地向後一倒，就勢藤杖力挑，朱翠也就變得藉助她這一挑之勢，整個身軀直拔而起，足足起來了兩三丈高下，在空中「細胸巧翻雲」猝然一個翻滾，四兩棉花也似的落向一旁！

劉嫂這一挑之勢，倒是把朱翠救開了眼前之險境！却也顯示出了她超人的輕功絕技！

把這些看在眼裏，劉嫂一時桀桀有聲的笑了起來！

只見她瘦軀擰轉，「嗖！」一聲巳落向朱翠身邊！

朱翠雖然眼前脫離了險境，却巳是驚弓之鳥，這時見狀慌不迭雙掌猝掄，正待以「小天星」掌力向外擊出，劉嫂一聲怪笑，瘦軀突地向後移出了丈許！

「對不起……對不起……姑娘不要見怪……」

劉嫂一面說這才走了過來：「因爲姑娘在江湖上名氣太大了，我老婆子這才失禮的伸量伸量……難得，難得！」

朱翠自一見面開始，即對這個劉嫂沒有什麼好印象，這麼一來，更爲增加了對她的惡感！

當下冷冷的看了她一眼，沒有說話。

劉嫂這才邁步向前，站在旁邊，以手中藤杖指向前方道：「姑娘府上全家，俱都安置在前面翡翠谷中，那裏不便打攪，姑娘請自便吧！」

朱翠點點頭道了聲：「謝謝！」前行數步，又行停住！

原因是這一排三座亭子內外所埋伏的陣勢，她還沒有摸清楚，冒險步入便是不妙，只是素來要强，又不欲在劉嫂面前示弱，心中正不知如何是好——

劉嫂見狀却在旁道：「這流水浮亭一陣最是奇妙，姑娘只怕破它不易，現我只告訴妳『尺』『比』『南』『天』四個字，妳自忖量一下，也就可以通過了，眞要過不去時，我再來助妳便了！」

說罷，便不再與她多話，遂即轉身自去——

只是她却沒有走離很遠，立在一棵柏樹之下，遠遠向朱翠打量着。

那朱翠只是看望着面前的流水浮亭發楞！

劉嫂看到這裏，嘴角情不自禁的浮出了一絲得意的微笑，又過了一會兒，正待出聲向朱翠示警，却見後者忽然縱身亭前石踏，身子一連五七個快速閃動，又自消失彼岸！

看到這裏，劉嫂才情不自禁的又爲之連連點頭暗自讚許。

×　×　×

翡翠谷內百花似錦——

在一片佔地頗大的山谷裏，坐落着大小三座樓樹，花樹之間每每以羊腸小徑相連接，地面上是如茵的草坪，陽光下交熾出一片碧光，可能這就是「翡翠」二字的由來！

朱翠心裏眞有無比的激動，打量着眼

前這片美麗的山谷，想到自己一家人雖說不幸落入不樂帮之手，能够被對方這番禮遇，安置在眼前這塊地方，到底也算是難能可貴了！

接着她又觀察到，翡翠谷四週建有多座茅亭，亭與亭之間建有小徑，植以時花，粉紅黛綠甚是可人——看到這裏，朱翠心裏便有了個印象，暗忖着，不樂帮表面上似甚禮遇的把我們一家人安置在這片美好地方，看來與島上別處更似隔絕，其實這裏却設有厲害的埋伏，如非經過對方專人的導引，自己家人萬不能如意進出！——這一點只觀諸方才自己所遭遇的「流水浮亭陣」即知！

想了一下，她遂即向谷內走去！

眼前一道曲折長廊，廊頂覆罩着盛開的紫色喇叭花，陽光之下有如一條紫色臥龍。

朱翠這時已難抑制內心的激動，慌不迭縱身向廊，暗忖着這時午時已過，可能母親正在午睡，自己倒不可一時莽撞，打擾了她的清夢——又想着自己來到了不樂島不知道家人知不知道？

想着，足下正待跨前！

忽地前道人影交閃，現出了兩條人影，其中之一，長劍一指，正待出言不遜時，忽然，呆了一呆，繼而臉色狂喜的趨前拜倒——

「卑職馬裕，參見公主！」

另一人是時也撲地拜倒道：「杜飛參駕，公主金安！」

朱翠先是一驚，這時定眼再看，始認出了二人是家中侍衛馬裕，杜飛，年許不見，二人都留了鬍子，也許是長時的內心憂慮，看來較諸過去顯得老了許多。

「原來是你們……」一剎間她心裏充滿了傷感：「快請起來，娘娘她們呢？」

二侍衛垂手侍立一旁——

杜飛道：「回公主的話，娘娘與殿下均安，我們已聽說公主要來，却是不知道詳細時日，也不敢相信是眞的，想不到……好了……這下可好了。」

馬裕道：「……娘娘與小王爺殿下想念公主，天天掛念，這次可盼望到了！」

朱翠微微含笑道：「家中各人都好吧，新鳳這個丫頭呢，怎麼沒看見她？」

杜飛道：「啊——剛才還看見她跟小王爺殿下在玩呢！卑職這就去叫她去！」

一面說抱拳躬身而退！

朱翠道：「這裏就只住着咱們一家人麼！」

馬裕躬身道：「是的！不樂島的人對我們很是禮遇，平日侍奉飲食都有專門的人，除了他們的總管事劉氏夫婦，偶而來一趟，島上人很少打擾！」

朱翠點點頭，遂即前行，馬裕在側邊陪侍前行！

「公主這年來可好？老王爺的下落……如今是……？」

聽了這句話，朱翠的臉色忽然一陣黯然——

馬裕這才忽然覺出自己說錯了話，趕忙止住了話頭，乾咳了一聲道：「娘娘的行館就在前面，卑職這就頭前帶路吧！」

一面說遂即大步前進——

即聽得一個幼童的聲音大嚷道：「我姐姐她在那裏？快帶我去……」

緊接着前道亭角裏，忽然轉出了一個稚齡的小孩，正是小王爺朱蟠，身後跟着服侍他的宮嬤嬤與女婢新鳳！

朱蟠一手持弓一手搭箭，想是正在後面院中習射，聽說姐姐回來便一逕跑來，這時乍見朱翠，先是呆了一下，立刻扔下了手上的弓箭，飛快的跑了過來！

朱翠趕上幾步，姐弟二人緊緊的握住了手！

「姐姐——姐——」

——嘴裏大聲叫着，想是過於興奮，朱蟠竟自失聲痛哭了起來。

這一哭不禁觸動了朱翠的傷懷，眼睛一紅，情不自禁的也爲之落下淚來——

新鳳剛剛同着宮嬤嬤趕過來，見狀都呆住了。

那新鳳過去原是朱翠小時一塊兒長大的玩伴，二人名是主婢，其實却有如姐妹一般的情誼，這時乍然見面，更似有千言萬語，一時却又說它不出！

嗚咽着叫了一聲「公主」，新鳳已拜倒地上，宮嬤嬤也跪下請安——

到底是年歲大了，可不像小女孩子那麼好哭，——宮嬤嬤見過了禮，狠狠的盯着新鳳罵道：「丫頭片子，公主回來是喜事，咱們應該給公主道喜才是，妳這又哭的那門子，眞是不懂事……」

她雖是嘴裏這麼逞強好勝，却也由不住有點聲音發抖，再說下去也保不住穿了帮兒！

朱翠聽她這麼說，想想也是，遂即轉悲爲喜的摻起了新鳳道：「不許再哭了，娘娘呢！快帶我見她去吧！」

新鳳抹了一下淚，綻開笑容道：「娘娘剛才還記掛着公主，這會子想是午睡還沒有起來呢！我去看看去！」

說着剛要轉身，朱翠叫住她道：「不用了，既然這樣，等一會我再去吧！我們進去再說吧！」

新鳳笑道：「您住的房子我早就整理好了，走吧！」

朱蟠拉住朱翠道：「姐，妳這次回來，可不會再走了吧！新鳳她不好好教我練武，我要妳教我……」

朱翠看着他道：「一年多不見了，你還是這麼皮……不過看起來身子骨格倒像還不壞！」

宮嬤嬤笑道：「好說——小王爺可能吃着啦，頓頓都是三碗飯，力量可大着的哩！」

一行人邊說邊行，直來到了一座樓頭之前！

這座樓佔地極大，院子裏花葉扶疏，另有假石山、涼亭點綴其間，雖不若昔日鄱陽王都，落難時能有此下脚之處已殊是難能可貴了。

朱翠剛要踏步進入，却見「一掌飛星」史銀周遠遠走來，抱拳恭聲道：「公主回來了？」

一面說正要大禮參見。

朱翠趕上一步摻住他道：「史大叔不用多禮，一向可好？」

史銀周道：「託公主洪福，賤軀粗安……公主請進去再說吧！」

一行人步入廳內，落座之後。

新鳳獻上了香茗！

史銀周道：「不樂帮剛才派人送來了公主的隨身行李，我這才知道公主敢情已經到了！」

朱翠心裏倒是一直在記掛着這件事，主要是爲藏身箱內的單老人担心——

「那些東西呢？」

「這就送來了！」

話聲方住，即見兩個小廝挑着幾件行李，正自來到廳前，宮嬤嬤與新鳳忙過去接過來，暫時擱在廳旁！

史銀周嘆了一聲道：「那一天公主離開之後，我們就落在他們手裏，以後輾轉來到了這個島，一住就到了現在，也不知他們打的是什麼主意……現在公主妳也來了，總能知道這又是爲了什麼？」

宮嬤嬤也在一旁合掌唸佛道：「阿彌陀佛——這個悶葫蘆要是再不揭開，我可要瘋了！」

朱翠很驚訝的看了他們各人一門，這才發覺到他們敢情對眼前的一切竟是一無所知，她心裏盤算着正不知要如何告訴他們！

宮嬤嬤又唸了一聲佛道：「這裏的三位當家的也眞奇怪，既然救了我們，平常却是又老不跟我見面，這個地方可眞靜，連個閑人都沒有……眞把人給悶死了！」

朱翠原本想把不樂帮對自己一家人的陰謀道出，可是轉念一想，還是暫時不要說出的好——

「他們對你們可好？」

「唉！」宮嬤嬤嘆了口氣道：「好嗎是够好的了，一天三餐鷄鴨魚肉……就是不跟我們照面，眞是怪事！」

朱翠一驚道：「這麼說，來這裏一年多，你們就沒跟他們見過面？」

「可不是——」宮嬤嬤瞪着兩隻眼：「這裏的頭子——那個姓高的老頭……來過一回，見了娘娘一面，大概也沒說什麼……後來聽娘娘說起，只是叫我們安心住着，少什麼東西只管關照，他們一定會送來，娘娘再問其他別的，那個姓高的老頭只是笑而不答！公主您說，這又是爲了什麼？」

新鳳也納悶兒的道：「有一回，我實在忍不住了，抓住劉嫂問，您猜猜她說什麼？」

朱翠含笑看着她，道：「她又能說什麼？」

新鳳「哼」一聲道：「哼——說的那話可氣人啦，她叫我們這輩子就安心住在這裏吧！那個老東西——」

宮嬤嬤冷笑道：「哼，妳還別說，那個老東西可厲害着啦，妳我兩個人加起來，也鬥不過她一隻手！」

史銀周輕咳了一聲道：「公主來了，這就好了，以卑職看，不樂帮這種情形有些反常，別是……？」

朱翠道：「大叔有什麼話只管說！」

史銀周點了一下頭：「照說，人家把我們由虎口裏救出來，我們不應該懷疑人家，可是這一年多我暗中觀察下來，發覺很多地方不對，我看不樂帮對我們也未見得就安着什麼好心！」

朱翠微微點了一下頭道：「大叔這話說的不錯……我們如今是牆倒衆人推……大家還是小心着點的好！」

新鳳一驚道：「這麼說，不樂帮他們眞的打算……？」

朱翠冷笑道：「情形不是妳想的那麼單純，這裏面很複雜……有好也有壞……我現在來了，大家慢慢再想法子，總不能坐以待斃！」

新鳳笑道：「是啊，公主來了，就好囉！」

說時就見兩個宮粧侍女現身門前，道：「娘娘來了！」

全屋子人俱都站起來。

朱翠姐弟聽說母親到了，趕忙迎出，——即見身着素雅的沈娘娘已現身門前！

朱翠忍不住喚了聲：「娘娘——」已自撲倒母親膝下，緊緊抱住母親雙腿痛泣了起來！

沈娘娘也忍不住落下淚來，一面輕輕撫摸着她的髮梢，含笑道：「眞是翠兒回來了……別是在作夢吧！」

小王爺朱蟠大聲嚷道：「不是夢——是眞的，娘娘看太陽還在天上呢！」

這幾句話倒是把大夥兒都給逗笑了。

沈娘娘拉着女兒的手，把她扶起來，道：「娘成天到晚的唸佛燒香，保佑妳平安歸來，總算把妳給燒回來了，好孩子，來，到屋裏說話去——」

她們母子女三個進去，史銀周以次各人俱都上前見禮，不敢打擾，靜靜退向廳外！

大廳裏只留下新鳳，二女侍恭立在一旁！

沈娘娘落座之後，新鳳獻上了茶！

「好孩子——妳是多早晚到的，怎麼不先來看看娘呢！」

——沈娘娘一面說，那雙明亮的眸子只是在朱翠身上轉着：「瘦了——比以前瘦了……這一年多大概吃了不少苦吧！」

「娘娘太記掛我了！」朱翠道：「我很好……倒是您看起來比以前瘦些了！」

「那能不瘦呢！」沈娘娘說：「一個心分成了八份兒，想你爹……想妳……想未來……還有咱們鄱陽湖的老家……」

朱翠心裏也着實難受。眼圈兒一紅差一點落下淚來！

「妳剛從外面來，總聽見一些消息吧，妳爹他……現在可有什麼消息沒有？」

朱翠不敢說出實情，強忍着心裏的難受，搖搖頭，眼淚奪眶而出！

「噢……別是……」

沈娘娘看着女兒這個表情，心裏忍不住一陣子激動，驀地用力抓住了朱翠的手：「別是……妳爹他……？」

「娘娘……您……」朱翠終於泣不成聲：「您別問……我什麼也不知道……我什麼……也不會說！」

沈娘娘身子後仰，長長的嘆息了一聲——眼淚情不自禁的汨汨淌了下來！

朱翠嚇了一跳，趨前跪倒泣道：「娘娘保重……」

朱蟠却睜大了眼道：「娘娘哭了！」

新鳳與兩名女侍俱都跪了下來叩頭道：「娘娘萬安，娘娘保重——」

良久，沈娘娘才長長的嘆息了一聲，用手絹擦了一下臉上的淚……——

「其實我也猜出來了……妳就是不說

，我也應該知道……前一陣子，我老是做夢夢見他……有一次夢見他全身是血……我就知道這是不祥之兆，……果然……孩子，這是多早晚的事了？」

說時，兩泣淚水忍不住又自汨汨的淌了出來。

朱翠緩緩的搖了一下頭，淚眼模糊的道：「我也不知道……只是人家這麼傳說……罷了！」

沈娘娘輕輕一嘆道：「這就對了……那個昏君，他是不會留下你爹的活命的……他是死了……他是……死了……」

想起了夫妻一場，眸子裏的眼淚可就忍不住再次湧出。

「娘娘……妳忍着點吧！身子要緊！」朱翠勸道：「您要是再病了……我們可眞是活不下去了！」

說着，她終於忍不住抽搐着也哭了起來！

沈娘娘也哭了。

朱蟠見狀也大哭了起來！

整個屋子裏的人都哭了。

屋外佇候的史銀周等人，隱隱聽見傳出的哭聲，俱都吃了一驚，又不敢貿然進入，勉强在屋外盤桓了一會，直到堂內悲聲漸歇，才敢上前叩門！

新鳳抽搐着開了門！

史銀周看着她驚道：「究竟是怎麼回事？」

新鳳忍着悲泣道：「是老王爺……不好……了！」

史銀周登時一呆，其實王爺被擒，下場如何，各人肚子裏雪亮，只是事情未經證實之前，總不願往壞處想，聽見新鳳這麼一說，史銀周，馬裕，杜飛都呆住了！

「唉！」——重重的發出了一聲嘆息，史銀周又重重的跌了一下脚，一時再也忍不住垂頭哭泣了起來！

杜飛，馬裕也都低頭落淚！

宮嬤嬤更是不得了，這一哭眞有驚天動地的趨勢！

沈娘娘等好不容易止住了悲傷，被他們這麼一引，又重起悲聲，於是內外一體，沉陷於愁雲慘霧之間！

× × ×

穿着白色的沈娘娘像是一棵不染纖塵的水仙花……

朱翠也改了衣粧，除了白色的孝服之外，髮上還加多了一朶白花。

這一家人一夜之間都改了衣着，雖非像一般喪家那樣披蔴戴孝，却也都全身縞素，任何人只要一踏進翡翠谷與他們一經接觸，立刻就會為他們這種淡淡的悲傷情緒所感染！

客居在外，一切從簡，對於故世的王爺，他們所能表示的哀情也只能如此了。

從母親房裏出來，回到了自己居住之處，只見史銀周，宮嬤嬤，馬裕，杜飛，新鳳等幾個人都佇守在這裏，每個人的表情都甚是嚴肅。

各人陸續向朱翠見禮之後——

史銀周道：「今天我們大家來參見公主，就是要聽憑公主的差遣，對於眼前今後的一切，還請公主給與指示才好！」

朱翠坐下來，向着各人微微含笑道：「你們大家都請坐下，現在我們逃難在外，同舟共濟，實在不必要再有這麼多規矩，都請坐下來！」

各人聆聽之下，彼此對看一眼——

史銀周輕嘆一聲道：「公主既然這麼說，我們就坐下來吧！」

各人這才領命，拘謹的就椅子邊上坐下來！

朱翠點點頭道：「既然你們都識大體，我還要請你們以後改一改稱呼！」

微微停了一下，她才接道：「——除了對娘娘的稱呼更改不易之外，以後希望你們稱呼我為姑娘，不用再叫我是公主了，這兩個字一聽在我耳朶裏，就由不住使得我心驚肉跳，好彆扭的！」

史銀周怔了一下道：「這個……」

宮嬤嬤老淚縱橫的道：「這可是萬萬使不得，咱們是什麼樣的人家兒？……雖說是逃難在外，這主僕上下的禮却是廢不得的！」

各人俱以為宮嬤嬤所說甚是，一致附議贊成！

朱翠頗不為然的道：「現在在不樂島還看不出來。要是有一天流落江湖，只因出口不愼，可就有難以臆測的危險，與其那時涉險，倒不如從現在起就改過口來的好！」

史銀周點頭道：「公主說的甚有道理，既然這樣，我等姑且從命就是，從今日起改過稱呼就是！」

朱翠點點頭道：「還是史大叔識得大體，不但對我的稱呼要改，對我弟弟的稱呼也要改！」

史銀周點點頭道：「職等遵命——姑娘這次來了，對於當前的形勢定有高見，卑職等這年來困於海島一隅，眞正成了井底之蛙……唉……說來眞慚愧，如今可眞是仰人鼻息，苟且偷生了！」

朱翠嘆了一聲道：「我們都是一樣！但是我總覺得事情還有轉機……」

說到這裏，他微微頓了一下，轉眼看了現場每個人一眼，安慰的道：「我知道，這一年多以來，你們的心情確實够苦的，但是到底我們還應該慶幸，沒有落在曹羽那個老賊手裏，要不然只怕我們早巳失去了性命……如今能够安然保住性命，還能在翡翠谷中有這樣的享受，實在巳是難能可貴了！」

宮嬤嬤唸了聲佛號道：「阿彌陀佛，敢情——不過公主——噢——姑娘……我就是想不透，不樂帮這三個帮主，把我們弄到島上，又為了什麼？」

朱翠冷冷一笑道：「這話實在難說的很！」

杜飛道：「最讓人莫名其妙的是，他們既然救我們來了這裏，為什麼却避[illegible]面都不給我們見，而且，公……姑娘可[illegible]注意到了？這裏四面都有埋伏！」

朱翠點點頭道：「我注意到了！怎麼，你們莫非……？」

大家的眼睛俱都情不自禁的轉向宮嬤嬤！

宮嬤嬤臉色發紅的赫赫笑道：「公……公主，姑娘——是這麼回事，這翡翠谷裏，我實在彆得快發瘋了，那個姓劉的老婆娘又再三的關照我們說是不要離開這片山谷……那一天我實在忍不住，想出去逛

逛，誰知道這一逛……可就……」

朱翠道：「中了埋伏？」

「可不是……」宮嬤嬤紅着臉道：「原來這四周圍都設有厲害的埋伏，能進不能出，我不知道，可被他們給整慘了……一直困在裏面整整一天……要不是劉嫂把我給救了出來，可眞……」

朱翠聆聽之下，默默不發一言！

史銀周皺了一下眉道：「從這件事看來，不樂帮又好像對我們沒有安着什麼好心，可是有時候看起來又不像……眞叫人納悶！」

朱翠苦笑道：「這件事我一時也不能確定，這裏三位帮主每人都有一身了不起的武功，他們勢力極大，據我最近所知，他們在江湖上共有十七處『踩子窰』，專門幹着營私舞弊，沒有本錢的買賣……只從這一點看來，他們就像是對我們沒有安着什麼好心！」

史銀周呆了一下道：「那我們就得快想法子離開這裏！」

「當然得想法子離開！我看是越快越好！」朱翠慢慢的道：「只是談何容易……除非能一舉剷平了整個的不樂帮……這件事我巳有了打算，你們只靜下心來，只管留心保護娘娘與小主人的安危就是！」

史銀周等原想由朱翠嘴裏，多少套出一些自己想要知道的消息，無如朱翠並無意道出，他心知這位公主一向縝密謹愼，事情不到絕對有把握的時候，她是不會輕易說出來的！——

這麼一想，他也就不再多問！

當下朱翠又詢問了一下別後經過，以及關照了一下各人後今職司，遂即解散自去！

在睡房裏侯到天色近晚，朱翠帶好了佩劍，走出房外，新鳳一眼看見，快步過來道：「姑娘……妳上那裏去？」

朱翠微笑道：「妳跟我來！」

二人步出樓外，只見翡翠谷巳籠罩着一片沉沉的暮色，像是有大片的霧氣充斥着整個空間，因此使得尋丈之外的景物看過去都意態模糊！

「好大的霧！」朱翠道：「這裏一向都是如此麼？」

新鳳點點頭道：「差不離兒，有時候霧更大，對面不見人，只是來得快去得更快！用不了半個時辰，又都會退光了！」

朱翠悵悵的道：「這麼看來，這翡翠谷可眞是一處天險所在了，走，妳帶我到四下裏去轉一圈去！」

新鳳點頭道好，遂即前行帶路！

二人一逕來到了一處山坡前，只見大片松栢翠叠雲集，生得極為茂密，却有一個小小的尖頂茅亭，自翠障中露起一角！

新鳳一逕來到亭前，轉向朱翠道：「這亭子古怪的很，公主妳看看就知了！」

朱翠一脚踏進，四下打量了一陣！又自步出道：「妳說的沒錯！」

新鳳道：「怎麼啦！」

「這個亭子是有些古怪！」朱翠說：「好像暗暗控制着一個陣門……只是一時還看不出來！我們再到別處瞧瞧去！」

新鳳答應了一聲，繼續前行，眼前遂來至一處山崖，只見嘩嘩水响聲不絕於耳，敢情雙崖對峙之間牽聯着一道小小鐵鎖軟橋，一道瀑布斜掛眼前，水勢雖然不大，也只到近處才能聽見水响，却十分富有詩情畫意！

兩崖之間的距離，亦不過只有兩三丈寬，只是看上去却險得很！却有一行約十數盞高挑長燈，插立在對面崖邊，看過去頗具誘惑——在朦朧的霧氣裏，尤其有神秘的美感！

朱翠看了看，遂即向那個鐵鎖軟橋上踏去！

新鳳追上一步道：「公主小心！」

朱翠回過頭道：「怎麼了？」

新鳳道：「山那邊就出了翡翠谷了，劉嫂特別關照要我們不要過去！」

朱翠點點頭道：「我知道了，妳在這裏等我，我只到橋那邊看看就回來！」

新鳳道：「我還是跟您一塊……去吧！這裏靜悄悄怪怕人的！」

一面說就向着朱翠身邊偎近過來！

朱翠打量着她笑道：「虧妳還練過功夫呢，我看妳胆子比老鼠還小！」

新鳳笑道：「不是怕……是……公主，這裏黑黝黝的，咱們還是回去吧！」

朱翠聽她仍是一口一個「公主」，情知她是從小叫習慣了，一時難以改口，也只有任着她了。

當下冷冷一笑道：「沒出息的東西，既然這樣妳就回去等我好了！」

「不不不……」新鳳道：「我還是跟着您吧！」

「好吧！」朱翠關照她道：「我只看看就回來，有什麼害怕的，我就不信這個陣能有多厲害？眞的就能把我給困住？」

新鳳道：「還是小心一點的好……」

朱翠瞪了她一眼，新鳳着實就不敢吭氣兒了。

一陣風吹過來，鐵鎖軟橋索索的直打抖，站在橋上眞像是要被吹下去的那種感覺！

朱翠不知怎麼回事，只覺得一身是胆，決計要去探一下對岸的神秘。當下輕輕招呼新鳳道：「走！」

聲出人起，有如一隻夜鶯般的輕巧，只一下巳落向對岸，新鳳原是不敢[illegible]見狀也只得硬着頭皮縱身而起，撲向對岸[illegible]

眼前是一列七盞高挑桶狀「氣死風燈」，婆娑的燈光，映照着眼前兩股碎石小道，霧色迷濛，這一切看起來都深具朦朧，有一種朦朧的美！

朱翠打量了一下眼前形勢，微微一笑向新鳳道：「我只當這裏埋伏着什麼了不起的厲害陣勢，看起來也不過如此，妳跟我走，絕對錯不了！」

新鳳驚訝的道：「公主豈非巳經看出了什麼竅門兒？」

「當然！妳放心跟着我，包保沒錯兒的！」——原來昔日朱翠在不樂帮行館居住時，曾經目睹過那裏的陣勢奧妙，當日藉助海無顏與風來儀的來去，然後她仔細深思，即為她想出了那陣勢通行之法！

這時，她目睹眼前景象，幾乎和那夜行館所見並無二致，於是聯想到定然如出一轍，是以寬心大放！

「這是一個虛實於間的兩儀陣勢，雖然暗藏着生死的殺着，却是難不住我！」

（未完）



長篇俠義奇情小說／諸葛青雲·文　盧令·圖

五嶽英豪傳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嚴慕光與諸葛朗一路向大漠前進，途遇世外八凶中之上官鳳及赫連英阻攔，但都給他們殺退。這天，來到玉門關附近，突遇八凶之首邢百非糾合上官鳳，赫連英，熊策三凶及孟飛熊等人，軟硬兼施，目的在阻止他們西出玉門關。正在此時，包狐楚楚的青、紅二婢啣命前來為嚴慕光助陣。結果，議定由聶小青與孟飛熊比內力，謝小紅與邢百非比輕功，而諸葛朗則與赫連英比暗器。現在，聶小青與孟飛熊即將展開第一陣比鬥，要知兩人勝負如何，請看下文……

羅敷已有夫　何堪再回首

「神勇鐵金剛」孟飛熊也覺得自己與聶小青這等紅粧女較力，豈不穩操必勝之權？遂倒拖着那隻重達兩百零四斤半的獨脚銅割，傲然出陣！

聶小青則先向嚴慕光、諸葛朗深施一禮，然後幾個春風俏步，走到孟飛熊身前，嬌笑說道：「傻大個子，你打算怎樣和我較內力？」

孟飛熊把獨脚銅割的那隻脚，放在地上，再後微凝神力，照準銅人頭頂，連拍三掌，便把那件得意兵刃，拍得陷入地中，一尺三四！

聶小青翦水雙瞳之內，閃爍出一種哂然不屑神色，冷冷說道：「銅割本身，已重兩百零四斤半，獨脚又尖，再加上三掌猛擊，共只入地一尺三四，有什希奇，難道值得我照樣效法嗎？」

孟飛熊勃然叱問道：「你認為無甚希罕？」

聶小青朱唇微披，以一種輕蔑神色冷笑說道：「簡直不值一笑！」

孟飛熊氣得兩眼一瞪，方自怒吼半聲，聶小青却向他搖手笑道：「傻大個子，你莫要氣得亂跳亂叫，你這隻獨脚銅割脚底心中的『不值一笑』四字，就是我替你鐫上去的！」

孟飛熊聞言雖然暗吃一驚，但那肯就此氣餒？目注聶小青厲聲說道：「你只要能够照樣施為，或是把這獨脚銅割，自地中拔出，我便服輸認敗！」

聶小青微然一笑，雙手捧住那隻半截露出沙土以外的獨脚銅割，輕輕往上一提，根本未見她如何用力？銅割便告裂地而起！

孟飛熊不由自主地驚得「噫」了一聲，聶小青玉腕猛翻，這隻重逾兩百斤的獨脚銅割竟被她甩得凌空飛起一丈一二！

聶小青微閃嬌軀，跟踪縱起在半空中伸手抄出獨脚銅割，施展了一招「撒花蓋頂」。

順着這招「撒花蓋頂」，身軀斜落七八尺外，對準一方人高怪石，倒掄獨脚銅割，「砰」的一聲震天起處，把怪石砸得四分五裂，成了一地碎塊！

嚴慕光失聲讚好，孟飛熊目瞪口呆，赫連英、上官鳳、熊策、邢百非、及侯犛等人，則各自現出一副不同的驚奇神色！

諸葛朗向聶小青含笑說道：「聶姑娘神力驚人，多謝你了。」

聶小青悠然微笑，放下獨脚銅割，向諸葛朗襝衽一禮，依然退回嚴慕光身邊垂手侍立！

諸葛朗回頭目注赫連英笑吟吟地問道：「赫連宮主，我們第二陣較量什麼？」

「跛足天君」邢百非因孟飛熊是「西嶽派」下人物，在頭一陣上，便落得如此灰頭土臉，自己身為「西嶽」領袖，更覺難堪，遂一拄手中鐵拐，搶步當先，冷然答道：「第二陣比較輕功！」

諸葛朗目注謝小紅，含笑叫道：「謝姑娘，邢天君要比較輕功，這一陣該你的了！」

謝小紅緩步走過，向「跛足天君」邢百非，輕啓朱唇，微笑說道：「邢天君，這大漠之中，無山無樹，連僅有的一方大石，都被我聶小青姊姊擊碎，我們拿什麼來比輕功呢？」

「跛足天君」邢百非因眼見聶小青所表現的神力，太以驚人，遂知「蛇蠍美人」令狐楚楚的「青紅二婢」，無怪名滿江湖，果然身負奇絕武學！

他既有戒心，自對謝小紅不敢絲毫輕視，聞言之下，遂應聲答道：「我們堆沙成山，一試身手！」

語音剛了，「鐵心王母」上官鳳、「鳩盤公主」赫連英、「桃花羽士」熊策等人，紛紛揮袖推掌，狂飆大作，沙土高揚，片刻之間，便把一座高約兩丈的沙山堆好！

謝小紅看着這座沙山，向邢百非茫然問道：「邢天君，這沙山，共只高約兩丈，却怎樣比較輕功身法？」

邢百非微笑道：「簡單得很，我們自山下，從容緩步，走到山頂，再由山頂走回，若能在這浮沙山壁之上，不留痕跡，輕功也就相當過得去了！」

諸葛朗聞言，秀眉微蹙，走到嚴慕光身邊，低聲說道：「大哥，這一陣我們要輸，謝小紅恐怕不是『跛足天君』邢百非的對手！」

嚴慕光點頭說道：「賢弟猜得不錯，邢百非身有殘疾，竟敢出了這難題目？可能練習過輕功中最上乘的『仙人渡海，鐵拐凌波』身法！」

諸葛朗「嗯」了一聲，忽然目閃神光的揚眉說道：「輸掉一陣也好，一二兩陣拉平，第三陣才可以鬥得緊張一點，否則，謝小紅若是再勝？我和『鳩盤公主』赫連英的第三陣，就根本比不成了！」

嚴慕光目光一注諸葛朗，頗為關切地，低聲問道：「賢弟，你不是對我說過赫連英的『五毒散花蜂』厲害萬分，歹毒無比麼？」

諸葛朗取起身邊的酒葫蘆來接連飲了幾大口，點頭微笑道：「我就因為『五毒散花蜂』過於歹毒才想借這機會，把她除掉！」

這時，謝小紅與「跛足天君」邢百非，業已各展絕世輕功，在那浮沙山壁之上，緩步從容地，走向山頂！

嚴慕光一面注目觀陣，一面向諸葛朗低聲問道：「賢弟打算用什麼暗器尅制赫連英的『五毒散花蜂』？」

諸葛朗又復飲了幾口美酒，含笑答道：「這種毒蜂，生具異稟，不畏針箭，尋常暗器，絕難傷牠，我打算施展輕易不用的『三昧雨』！」

嚴慕光如今已對這位盟弟，佩服異常，雖覺「三昧雨」這種暗器，太以陌生，但知必然厲害無比，遂低低說道：「賢弟下手不必太辣，須為對方略留地步！」

諸葛朗點頭笑道：「大哥放心，我會把這位『鳩盤公主』，弄得啼笑皆非，莫名其妙！」

說到此處，謝小紅與「跛足天君」邢百非，已自沙山山頂，折回平地！

諸葛朗、嚴慕光、聶小青、以及「世外三凶」等人，一齊走到沙山近前，察看謝小紅，邢百非的較量輕功結果？

浮沙山壁之上，一平如砥，足見雙方均把輕功練到火候，一上一下之間，誰也未留有絲毫痕跡！

赫連英、上官鳳、熊策等「世外三凶」方自看得相顧蹙眉，諸葛朗忽向謝小紅含笑道：「謝姑娘，這一陣是你輸了！」

謝小紅眼圈一紅，滿臉慚愧神色，泫然欲泣地，垂頭說道：「小紅無能，為諸葛相公丟人現眼！」

諸葛朗搖頭大笑說道：「謝姑娘不要難過，以你的年齡身分，與『西嶽派』領袖人物，『跛足天君』邢天君這等高明對手，互較輕功，竟未多讓，雖敗也敗得足够自傲的了！」

邢百非一旁聽得愕然，手指那片毫無痕跡的浮沙山壁說道：「她沒有敗，兩人同樣不曾留下絲毫痕跡，怎能說是我獲得勝利？」

諸葛朗笑道：「江湖人物，講究磊落光明，既然遜色自應甘於認敗！」

邢百非仍舊詫異，訝問道：「她敗在何處？」

諸葛朗笑道：「她敗在你『跛足天君』的外號之下！」

這句話兒，聽得赫連英、上官鳳等，越發莫名其妙！

諸葛朗如電雙目，一掃羣邪，又復緩緩說道：「邢天君若是常人？這場輕功比鬥，確實秋色平分，誰也不會落敗！但因你是一位『跛足天君』，手中多了一根鐵拐，鐵拐點沙，居然無跡，自然在火候方面，略微高出謝姑娘了！」

赫連英笑道：「高論！不但高明，並極高明，如今該我們來較量暗器了，你用的是什麼暗器？」

諸葛朗好似適才飲酒略多，雙頰之間，微現酡然醉色，目光凝注赫連英，笑嘻嘻地說道：「赫連宮主，我應該先向你打個招呼，因為我所用暗器，大以厲害，萬一把你費了多年心血練成的『五毒散花蜂』毀諸一旦，却要請你多加担待的呢！」

赫連英眉梢一挑，含笑說道：「赫連英走遍江湖，尚未遇見能使我『五毒散花

蜂』傷損絲毫的厲害暗器，諸葛兄既有如此自信，我們單為這場比賽，加點賭法好麼？」

諸葛朗點頭笑道：「妙極、妙極，我的暗器若不能毀去你的『五毒散花蜂』，諸葛朗甘為『鳩盤宮』中侍者！」

赫連英聽得滿面春風，目注諸葛朗，流波送媚地，嬌笑說道：「這項賭注好極，但須略加修正，諸葛兄若是輸了，赫連英歡迎你作我『鳩盤宮』中佳客，却不敢屈為侍者！」

諸葛朗微笑說道：「佳客也好，侍者也好，均須等赫連公主勝了再說！」

赫連英聽出諸葛朗語意，點頭笑道：「那是必然，倘若諸葛朗兄毀去了我『五毒散花蜂』，得到勝利，則赫連英除了奉贈一角『血河圖』外，任憑兩位嘯傲大漠，決不再加絲毫驚擾的了！」

諸葛朗大笑說道：「我們就是這樣一言為定！」

說到此處，忽似想起甚事，又向赫連英問道：「請問赫連宮主，你囊中共有幾隻『五毒散花蜂』？」

赫連英笑道：「這是罕世異種，搜尋固然極難，繁殖也頗不易，我起初蓄有五隻，經過多年培養，多了兩隻幼蜂，如今連大帶小，共有七隻。」

諸葛朗故作高傲地，縱聲狂笑說道：「請赫連宮主七隻『五毒散花蜂』，一齊放出，若有一隻不死，我便前往『鳩盤宮』中，聽憑差遣！」

聶小青聽完諸葛朗這番話後，向嚴慕光耳邊，低聲嬌笑說道：「嚴相公，這位諸葛相公，眞是有心人，他想把『鳩盤宮主』赫連英的『五毒散花蜂』，一網打盡，為武林人物，除去一樁大患！」

嚴慕光聞言，對聶小青低聲問道：「聶姑娘，你知不知道我諸葛賢弟打算用來毀滅『五毒散花蜂』的『三昧雨』，是樁什麼暗器？」

聶小青搖頭一笑，向謝小紅問道：「紅妹，你知道麼？」

謝小紅自從在輕功一陣以上，敗給「跛足天君」邢百非後，始終悶悶不樂，聞言小嘴一噘，佯嗔說道：「青姊何必問我？你這打了勝仗之人，都不知道，難道我這打了敗仗之人，反會知道？」

聶小青笑說道：「我所勝的對方，是位蠢牛笨蛋，你所敗給的對方，則是『西嶽派』的領袖人物！故而紅妹不必吃飛醋，莫非你忘了方才諸葛相公向你說的『敗也敗得足以自傲』之語麼？」

兩位嬌憨俊婢，互相調逗笑謔，風神艷絕，軟語生香，根本未曾把當前這般惡煞凶神，看在眼內！

嚴慕光看得微覺出神，暗想由其婢可知其主，令狐楚楚必然是位姿容曠代，洒脫不羣的巾幗奇英，只是她那「蛇蠍美人」外號，容易使人誤會得生懼而已！

「鐵心王母」上官鳳等人，因深知赫連英的「五毒散花蜂」，生具異稟，威力極强，一齊眉飛色舞地認為必可在這陣之上，把最後一角遍尋不得的「血河圖」贏到手內！

「鳩盤宮主」赫連英見雙方賭定了，諸葛朗仍空着雙手，意態悠閒，不禁訝然問道：「諸葛兄，我要放『五毒散花蜂』了，你怎麼還不把什麼『三昧雨』準備妥當？」

諸葛朗雙頰微酡地，含笑說道：「赫連宮主，請你儘管放蜂，我的『三昧雨』，隨時皆可發出，不必作甚準備？」

赫連英見他臉上添了一層淡淡酒色，越發顯得俊美無儔，風神絕世，不由滋生愛意地，拋過一瞥眼風，嬌笑說道：「諸葛兄放心，我的『五毒散花蜂』，雖然厲害絕倫，奇毒難禁，但因解藥現成，最多只會讓你吃些小小的苦頭，不致有性命危險！」

說完，伸手一拍腰下小囊，囊口立開，飛出了五大兩小七隻墨黑毒蜂！

嚴慕光見「鳩盤宮主」赫連英威震江湖的「五毒散花蜂」，業已放出，不由微覺緊張，伸手取出了幾枝「弧箭」並掛上金弓弓弦，準備在諸葛朗萬一有什麼特殊危險之時，發箭相助！

那七隻墨黑毒蜂，嗡嗡作响的，盤空一匝以後，便向諸葛朗頭面之間，疾飛而至！

諸葛朗始終神情從容，面含微笑地，負手卓立！

但他臉上那層酡然酒色，却比先前好似深了幾分！

直等七隻毒蜂，飛到距離面前約莫五六尺遠之際，諸葛朗突然張口一噴，便有七點帶着濃冽酒香的淡紅星光，迎着毒蜂來勢噴出！

毒蜂共是七隻，星光共是七點，恰好一點一隻，凌空互撞！

又是一陣濃冽酒香散處，七隻毒蜂身上，冒起了七縷青烟，便告一齊死去，墮落地面！

「鐵心王母」上官鳳等羣兇見狀，無不駭然！

赫連英也痛惜萬分，驚訝欲絕地臉色大變！

嚴慕光如釋重負，鬆了弓弦，向聶小青含笑說道：「原來『三昧雨』就是九大內家絕技之一的『酒雨飛星』！」

聶小青搖頭笑道：「這兩樁絕技，略有不同，『三昧雨』比較高明一點，是在『酒雨飛星』之中，再加上『三昧眞火』，不然怎能把不畏刀劍暗器的異種毒蜂燒死？」

嚴慕光這才明白諸葛朗方才大量飲酒，及臉上醉色酡然之故！

謝小紅一旁噘嘴說道：「嚴相公，你看青姊刁是不刁？她明明知道『三昧雨』的來歷，剛才却偏不告訴你！」

嚴慕光微微一笑，目注場中，看諸葛朗得勝以後，怎樣向「鳩盤宮主」赫連英索取所贏賭注？

諸葛朗目光一注地上業已死去的七隻毒蜂，忽然換了滿面春風，向赫連英長揖笑道：「赫連宮主，你多年心血，毀諸一旦，我實在深覺歉然，但……」

赫連英面色鐵青，微咬銀牙說道：「諸葛朗，你不要貓哭老鼠假慈悲了，我赫連英佩服你好深的心思，好深的功力！」

說完，探手入懷，取出一角「血河圖」來，狠狠說道：「賭約既輸，『血河圖』照付，也如言不在大漠之中，向嚴慕光

與你驚擾，但你們大漠事畢，重入『玉門關』之際，也就是我們生死決鬥之時！」

諸葛朗伸手接過那角「血河圖」來，展開略看，重復捲起，向赫連英笑嘻嘻地問道：「赫連宮主，你何必如此賣狠？據你看來，以我諸葛朗和我大哥嚴慕光的一身武學修為，會不會對你們怯懼？」

赫連英咬牙答道：「你們功力確實不差，何況還有個『蛇蠍美人』令狐楚楚作為策應，彼此眞要拚鬥起來，誰也難佔絕對勝算，是個勢均力敵局面！」

諸葛朗笑道：「既然你們沒有取勝把握，何不賣個交情到底，還要在『玉門關』內，再作殊死之戰則甚！」

赫連英目光森冷如刀，應聲答道：「我們目前雖無絕對取勝把握，但只要我八妹一到，局面立刻改觀！」

諸葛朗軒眉問道：「你八妹是誰？是不是『幽靈鬼女』陰素梅？」

赫連英點頭答道：「只要我陰素梅八妹一到，我們便有絕對制勝把握！」

諸葛朗「哦」了一聲說道：「你居然對『幽靈鬼女』陰素梅如此具有信心，難道她還能勝過『蛇蠍美人』令狐楚楚不成麼？」

赫連英雙眉一挑，傲然說道：「三個『蛇蠍美人』，也抵不過一個『幽靈鬼女』呢！」

諸葛朗聞言，只是淡淡一笑！

但侍立嚴慕光身右的謝小紅，却忍不住地，怒聲叱道：「赫連英，你講話不要過份猖狂，小心我抽你一個大耳括子！」

赫連英聞言，抬頭怒視謝小紅，剛待發作，諸葛朗却目光一閃，含笑說道：「赫連公主，我們約定於十日之後，在『玉門關』內，『哈拉湖』旁，放手一鬥，如何？」

赫連英點頭道：「我們一言為定！」

諸葛朗笑道：「赫連宮主，你既然與我訂約，我便送你一樣東西！」

赫連英哂然一笑，搖頭說道：「我不希罕……」

語猶未了，便現出滿面驚奇神色，因為諸葛朗伸手向她遞去的，竟是那角被武林人物視為瑰寶的「血河圖」！

赫連英接圖在手，愕然問道：「你竟把這角『血河圖』送我？」

諸葛朗搖頭一笑說道：「這角『血河圖』，只是還你，另外一角『血河圖』，才是送你！」

話完，果然伸手入懷，又把他自己所有的那角「血河圖」取出！

包括嚴慕光在內的所有人物，誰也不相信諸葛朗竟會如此慷慨？

赫連英更是驚愕得睜大了一雙妙目！

直等諸葛朗把第三角「血河圖」遞在她的手中，她仍然保持着這種驚愕神色！

諸葛朗失笑說道：「赫連宮主何必如此驚愕？我使你損失了七隻『五毒散花蜂』，也應該送你一角『血河圖』，作為補償！」

赫連英聽他提起自己平素珍逾性命的『五毒散花蜂』，不禁心頭一恨，銀牙微咬，但見他眞個願以一角「血河圖」作為補償，又不禁心頭一慰，眼波流媚！

諸葛朗承受了對方含情脈脈的流轉秋波，又復微笑說道：「赫連宮主，我希望你把這角『血河圖』展視一下，看看是否贋品？」

赫連英何嘗沒有這種懷疑？遂如言展開，看見圖上兩山夾水，一綫紅河，果與自己所有的兩角「血河圖」山形地勢，完全脗合！

看出確是眞圖，赫連英遂毫不客氣地，收入懷中向諸葛朗媚笑說道：「諸葛兄，謝謝你了，但你這角『血河圖』不會白送給我，十日後『哈拉湖』畔之會，包管你有特別好處！」

諸葛朗含笑拱手說道：「承情，承情，我們暫作小別，十日後『玉門關』內的『哈拉湖』畔再會！」

羣邪心願既達，無不急於按圖索驥地，尋覓「血神經」，遂立即轉身西馳，刹那以後，便均消失在漠漠黃沙之內！

聶小青、謝小紅見最後一道關口，業已安然渡過，也向嚴慕光、諸葛朗檢衽告別。

嚴慕光含笑稱謝，並託她們代向令狐楚楚，深致謝意！

一干男女武林奇客，轉瞬風流飛散，諸葛朗忽然帶着滿面得意笑容，俊眉雙挑，揚聲唱道：「青海長雲暗雪山，羣邪喪胆玉門關！黃沙一戰如心願，不奪神經誓不還！」

嚴慕光本已滿腹疑雲，再聽諸葛朗這樣一唱，不禁蹙眉問道：「賢弟，你怎麼這樣得意？」

諸葛朗滿面春風的含笑答道：「這次大漠之行，我的收穫太大！」

嚴慕光不解地詢問道：「你有甚麼收穫？」

諸葛朗笑道：「一項收穫為人，一項收穫為己，為人的收穫是殺死了七隻惡毒無倫，曾經傷了不少武林好手的『五毒散花蜂』！為己的是收穫則是把一册人人艷羨的『血神經』，弄到手內——。」

嚴慕光不等諸葛朗話完，便即愕然問道：「賢弟！你把『血河圖』業已送給赫連英，怎麼還說可將『血神經』弄到了手內？」

諸葛朗極為神秘地，看了嚴慕光一眼，又復發出一陣得意大笑！

嚴慕光被笑得宛如墮入五里霧中，想了一想，說道：「莫非賢弟送出的『血河圖』，乃是假造？」

諸葛朗搖手笑道：「不假、不假，包是眞貨！」

說完，見了嚴慕光的迷惑神色，不禁失笑道：「大哥，你難道看不出我送給赫連英『血河圖』之事，寓有深謀？」

嚴慕光苦笑答道：「賢弟的謀略太高，使我莫名其妙！」

諸葛朗笑道：「欲覓『血神經』，先須蒐全三角『血河圖』，我原有一角，贏來一角，但却還缺一角，仍然為山九仞，功虧一簣！」

嚴慕光茫然點頭，諸葛朗繼續笑道：「除非我們恃技逞强，硬向羣凶索取第三角『血河圖』！」

嚴慕光搖手說道：「不但對方不肯給，我們也決不肯如此作法！」

諸葛朗緩步從容，風飄衣袂地，含笑

說道：「故而我在贏得第二角『血河圖』後，心中略一盤算，覺得『血河圖』如能得全，雖可按圖索驥地，尋覓『血神經』，但若湊不全時，則等於只是三角無用羊皮而已！」

嚴慕光道：「賢弟想得不錯，『血河圖』本身，確實無甚價值！」

諸葛朗笑道：「我想通以後，便決心大大方方地，把兩角『血河圖』，當作莫大人情，送給那位似乎對我又極痛恨，又極喜愛的『鳩盤宮主』！」

嚴慕光「哼」了一聲，點頭道：「這份人情，確實不小，羣邪湊齊三角『血河圖』後，可以取得『血神經』，練成惡毒武學，爲禍武林，大强兇燄！」

諸葛朗聽出嚴慕光對自己這種舉措，有些不滿，遂微笑說道：「大哥放心，你記不記得我剛才戲改唐詩，所唱的第四句是甚麼？」

嚴慕光應聲回答道：「不奪神經誓不還！」

七字方出，便即恍然說道：「賢弟莫非是讓羣邪湊齊『血河圖』，去覓『血神經』，你則來個螳螂捕蟬，黃雀在後？」

諸葛朗軒眉笑道：「大哥，你認爲我這條欲擒先縱，以黑吃黑的妙計如何？」

嚴慕光笑道：「妙是極妙，但羣邪功力不弱——。」

諸葛朗接口說道：「這不是功力問題，這是心理問題，羣邪三角『血河圖』在手，防範之心必懈！」

嚴慕光想了一想，搖頭說道：「賢弟想奪取『血神經』，必須在羣邪按圖索驥尋得藏經地點，將到手而未到手的剎那之間，搶先發難，方易功成！若等『血神經』已入羣邪手中，則恐不好辦了？」

諸葛朗點頭朗聲笑道：「大哥說得不錯！」

嚴慕光又復問道：「既然如此，賢弟必須預先趕到藏經地點，埋伏等待！但你身無『血河圖』，却怎能——。」

諸葛朗搖手笑道：「大哥不要担心，此事我早已成竹在胸！因爲我雖未得全套三角『血河圖』，不知藏經確處，但對那兩山夾水的一綫紅河，却極易找尋，只等隨同大哥，弔祭雙姝以後，便可去到紅河之旁，守株待兎！」

嚴慕光聽諸葛朗提起「南嶽雙姝」，不禁神色黯然地，伸手向西一指說道：「根據柳雲亭老前輩所說，大概由此再往西方，走上十里之遙，便到達她們埋骨沙丘的了！」

諸葛朗見嚴慕光說話之間，俊目中淚光又現，不禁點頭嘆道：「大哥眞是風流倜儻的多情種子，可惜『南嶽雙姝』紅顏薄命，否則你們三位翩翩儷影，游俠江湖，豈不妒煞夷光，羨煞衞玠！」

嚴慕光失聲一喟，默然前行，十里途程，轉瞬即到！

眼前果然有座高大沙丘，嚴慕光茫然瞠目，想起自己這兩位紅粧知己，生前的笑貌音容，不禁汨汨淚流，青衫盡濕！

諸葛朗起初也陪同嚴慕光垂淚，但忽然聽得獵獵西風中，略有嘆息之聲！

一來風响甚大，異聲甚小，二來嚴慕光愴懷念舊，業已進入一種冥然沉思境界，故而未曾聽見！

諸葛朗則身懷絕世武學，功力太高，既然發覺異聲，便細心默察，這異聲是來自何處？

片刻之後，聽出一種低微啜泣之聲，並就在這沙丘背面發生！

諸葛朗心中一動，暗想，難道除了嚴慕光這等痴情種子以外，還有人風塵千里地，來弔「南嶽雙姝」？

遂微閃身形，施展絕世輕功，悄無聲息地，縱上沙丘頂端！

沙丘背後，果然有人點燭焚香地，在處弔祭！

這人是位容顏絕美的紅衣少女！

諸葛朗看清對方形貌，不禁大吃一驚，因爲這少女的風神姿態，竟與嚴慕光經常所提及的「紅衣仙子」許靈莎，極爲相似！

紅衣少女滿面淚痕地，雙手擧香，目光凝注沙丘，喃喃說道：「靈芝師姊芳魂不遠，小妹靈莎……」

諸葛朗不及聽完，便面色大變地，飄身下丘，向嚴慕光低聲叫道：「大哥，我向你報告一樁喜訊！」

嚴慕光正在緬思往事，惘惘出神，忽聽諸葛朗這樣一說，不禁苦笑說道：「賢弟何必對我故意安慰？在這大漠窮邊，却有什麼喜訊？」

諸葛朗截斷嚴慕光話頭，低低說道：「大哥，小弟決不騙你，『紅衣仙子』許靈芝，她如今正在這沙丘之後！」

嚴慕光聞言，驚喜交集地，目注諸葛朗問道：「賢弟此話當眞？」

諸葛朗苦笑道：「大哥若不信，不妨過丘一看，那位也在焚香奠祭的絕代佳人，是不是你『南嶽』門下的紅粧知己！」

嚴慕光青衫一飄，縱上沙丘，往下看去！

他與諸葛朗的聲音，未加掩飾，故而驚動了那位紅衣女子，正在滿面驚容地朝上仰視！

兩人目光一對，嚴慕光見果是「南嶽雙姝」中的「紅衣仙子」許靈莎，不禁內心一酸，悲聲叫道：「莎妹……」

誰知紅衣女子見了嚴慕光，竟如見蛇蠍一般，在他「莎妹」二字，剛剛出口之際，便即帶着一種奇異神色，掉轉嬌軀，疾馳而去！

嚴慕光愕然提高聲叫道：「莎妹，我是嚴慕光，你怎麼竟似不認識我了？」

他報名以後，紅衣女子不但毫不理會，居然去勢更快！

嚴慕光驚訝萬分地，縱下沙丘，緊隨急追！

追趕之間，看出前馳紅衣女子，似施展的果是「南嶽」一派輕功身法！

嚴慕光輕功較高，漸漸追及！

紅衣女子驀而駐足回身，用一種極爲熟悉的聲音，但却極爲陌生的語氣，向嚴慕光嗔聲問道：「你這人好沒來由，如此追我則甚？」

嚴慕光莫名其妙地囁嚅說道：「莎……莎妹，我自聞你與芝妹被『西嶽』凶徒所害，埋骨黃沙的噩耗以後，痛心欲絕，獨闖華山，鬥殺『瘦純陽』戴璟，並不辭萬里，西來弔祭……」

紅衣女子聽到此處，神色漠然地，接口說道：「你這句話兒，說得對，世稱『南嶽雙姝』的『玄衣仙子』衞靈芝、『紅衣仙子』許靈莎，均已玉殞香消地，埋在那高大沙塚之內，你萬里西來，不去向她們姊妹弔祭，却苦苦追我則甚？」

嚴慕光惶然說道：「你……你……」

紅衣女子哂然一笑說道：「我是邊荒俗女，不是你認錯了的『紅衣仙子』許靈莎，何況我有丈夫，更有孩子，你莫要胡亂糾纏，弄得彼此無趣！」

話完，再度轉身，毫不停留地電疾馳去！

嚴慕光一頭玄霧，滿腹疑雲，但因對方已然把話說明，不便再追，只得茫然目送那俏生生的熟悉背影，隱入漠漠黃塵以內！

紅衣女子既去，嚴慕光自然只好黯然回身，但回到沙丘另一面時，却連諸葛朗也一齊不見！

嚴慕光惶然回顧，發現前方沙地之上，留有一片字跡！

走過看時見那字跡寫的是：「弟伴兄萬里西來，弔祭玉人，無非慰兄長途岑寂而已！今『紅衣仙子』無恙，刼後重逢，定傾密語，英雄俠女，繾綣風流，已不必弟再置身其間多所事事！故留字爲別，趕赴『血河』，守株待兎，奪取『血神經』，並先在『玉門關』裏，『哈拉湖』邊，爲兄驅逐難惹難纏之『幽靈鬼女』，江湖游俠相見匪遙，大漠風高，多希珍重！」

嚴慕光與諸葛朗在咸陽古道，聚首以後，結伴西行，金蘭定約，彼此間情份極深，如今驟睹這幾行沙上留書，不禁心中覺得有種說不出來的空虛惆悵！

倘若那紅衣女子，眞是刼後重逢的許靈莎，倒也較好。

如今紅顏既逝，良友亦杳，把位嚴慕光孤單單地，楞在這大漠之中，怎不叫他頓足愴神，流盡英雄痛淚？

就在他深感孤寂、悵然垂淚之際，遠遠的黃沙影內，突然响起駝鈴！

駝鈴聲中並有人引吭高歌，唱的是：

「男兒事長征，少小幽燕客，賭勝馬蹄下，由來輕七尺，殺人莫敢前，鬚如蝟毛磔，黃雲隴底白雲飛，未得報恩不得歸，遼東小婦年十五，慣彈琵琶解歌舞，今爲羌笛出塞聲，使我三軍淚如雨！」

嚴慕光一聽歌聲，便知這駝上之人，是位沙漠豪俠！

他因正感孤獨，故而頗望那隻千里明駝，能向自己走來，與駝上人交談幾句，或許可以打探出幾分有關「南嶽雙姝」究竟是生是死的確實訊息！

但黃沙影內的那隻緩步明駝，却根本不曾走近沙丘，在十餘丈外，便轉往西南走去！

嚴慕光胸中鬱悶難宣，不禁雙剔劍眉，仰天一嘯！

這一嘯，到嘯得騎在駝背上的一名虬髯大漢，回過頭來向嚴慕光看了一眼！

嚴慕光未曾注意駝背上的大漢動作，但却找到了出氣對象！

這出氣對象，是正在嚴慕光頭頂上空，來回飄翔約四五隻食屍兀鷹！

嚴慕光卸金弓，搭弓弦，並抽出兩根弧形箭！

那騎在千里明駝背上的虬髯大漢，一見嚴慕光竟欲射鷹，遂停駝不走，含笑相看！

嚴慕光正愁無法搭訕，遂特意賣弄地，滿月開弓，把兩根弧形箭，分自左右兩邊射出！

兩根弧形箭，帶着劃空銳嘯，一左一右，成爲鉗形，向空中的鷹羣飛去！

幾聲悽厲鳥鳴，一聲暴雷喝彩，五隻食屍兀鷹之中，只有一隻嚇得亡命而逃，其餘四隻都被射得斷喉墮地！

千里明駝上的虬髯大漢鼓掌說道：「西域一帶的特等豪傑，最多也不過一箭雙雕，尊駕一弓兩箭射落四隻食屍兀鷹，定是中原武林高手，功力竟比馳譽邊荒的石二夫人，還要深厚些呢！」

嚴慕光聽得這虬髯大漢，竟是幽燕口音，遂抱拳苦笑道：「尊駕怎樣稱呼？聽你口音，似乎也不是西域人氏？」

虬髯大漢身形微飄，下了那頭極爲壯健的千里明駝，抱拳含笑答道：「在下董天雄，原籍幽燕，流落西域，還未請教尊駕的尊名上姓！」

嚴慕光不想直報姓名，但想起適才那位與許靈莎形貌酷似的紅衣女子對自己的決絕神情，遂心頭一動，改口笑道：「在下複姓諸葛，單名一個朗字！」

董天雄一笑道：「諸葛仁兄，是何宗派？」

嚴慕光雖然覺對方問得太以直率，但不便不答，只得索性用諸葛朗的來歷，含笑說道：「小弟雖然略諳武學，却並未歸諸任何宗派！」

董天雄聞言，笑道：「這樣最好，否則董天雄便不敢與諸葛仁兄多接近了！」

嚴慕光不由訝然問道：「董兄此語何意？」

董天雄向西南一指，含笑說道：「西南方三十里之外，有片水草茂盛之地，名爲『天心莊』，小弟便在莊中忝任總管之職！」

嚴慕光不知對方語意何在，只得唯唯點頭靜聆究竟？

董天雄繼續說道：「天心莊主石君平，是這大漠之中的第一英雄，娶有兩房妻室，大夫人終日長齋禮佛，不問外事，所有莊務均由二夫人掌管！」

嚴慕光聽到此處，業已心中微動，接口含笑問道：「石莊主既稱大漠之中的第一英雄，則他兩位夫人，定然亦有不凡身手！」

董天雄笑道：「諸葛仁兄猜對一半，石大夫人只精嫻醫理，及奇門遁甲星卜等術，不諳武功；但石二夫人的一身武學，却不在石莊主之下！」

嚴慕光怦然心動地，又復問道：「這位石二夫人，定是西域名門！」

董天雄搖頭笑道：「諸葛仁兄猜錯了，石二夫人是中原人氏，但她確具一身上乘武功，却不知何故地，嚴禁莊人與中原任何宗派的武林人物結交接觸！」

嚴慕光聞言方知董天雄適才一見之下，便動問自己宗派之故，心中並聯想到莫非紅衣少女眞是大難未死的許靈莎？如今身爲石二夫人，遂不願再與自己相見！

董天雄見嚴慕光聽完自己話後，忽作沉吟，遂含笑問道：「諸葛仁兄，你在想些什麼？」

嚴慕光故意試探性地，含笑說道：「我是在想石莊主與兩位夫人，既是人中麟鳳，爲何隱居大漠，不肯揚鞭並轡，得意中原？」

董天雄牽着那頭滿負雜物的千里明駝，一面與嚴慕光相偕緩步，往西南方走去，一面含笑說道：「石莊主雖無爭霸武林雄圖，倒頗願揚鞭佩劍，遊歷中原，但因輒爲兩位夫人所阻，也就打消此念！」

嚴慕光在鷹屍上檢回自己的「弧形箭」來，緩步慢行地，繼續問道：「石莊主的兩位夫人，爲何阻止他遊歷中原？」

董天雄笑道：「石大夫人認爲中原武林，現正多事，江湖莽蕩，風險太惡，不如在這大漠桃源的『天心莊』中，養性葆元，逍遙自在。」

至於石二夫人則更是厭惡江湖，她連所有莊中男子，都禁與中原各派人物交往，那裏還會贊同石莊主的遨遊壯舉？

嚴慕光接口道：「石大夫人淡泊高明，令人可敬，石二夫人却又古怪得極爲有趣，石莊主想是前生福慧雙修，才獲得如此神仙眷屬！」

董天雄笑道：「石大夫人除了不諳武學以外，醫術之精，比擬華扁，卜筮之靈，又可賽過管輅，至於石二夫人，却委實怪得出奇，她與石莊主結合經年，莊中仍無人知道她的名姓！」

嚴慕光「哦」了一聲道：「這樣說來，石莊主與石二夫人，還結合不久！」

董天雄點頭說道：「他們才結合一年光景，其中經過，頗富傳奇趣味！」

嚴慕光越聽越覺得這位石二夫人，極可能是與自己曾有齧臂深盟，而今生死不明的許靈莎，遂故意裝出一副淡然神色，微笑說道：「照理小弟不應探人隱秘，但董兄說石莊主與石二夫人的結合經過，頗富傳奇趣味……」

董天雄搖手笑道：「不妨、不妨，這段經過，雖饒趣味，却並不算是隱秘，諸葛兄倘若願聞，董天雄便對你敍述一遍也好！」

嚴慕光大喜笑道：「董兄請講，小弟洗耳恭聽！」

董天雄含笑緩緩說道：「約莫一年之前，石大夫人駕車出遊，就在這沙丘附近，救回一位身中奇毒暗器的紅衣女子！」

嚴慕初聽到此處，業已確定先前所料，完全不差，遂微覺心酸地，插口問道：「這位身中奇毒暗器的紅衣絕色女子，大概就是如今的石二夫人！」

董天雄點頭笑道：「諸葛兄猜得不錯，石大夫人救回那位女子，加以悉心醫治，但因所受陰寒太重，外傷內病，兩相交襲之下，業已續命無方，返魂乏術，除非獲得純陽眞元功力，再服石大夫人獨門秘製的『龍虎坎離丹』，或有萬一希望！」

嚴慕光皺眉問道：「結果如何？」

董天雄笑道：「石大夫人救人心切，又因本身天生缺陷，無法生子，那紅衣女子，却是宜男之相，遂勸石莊主再娶一房夫人，不分大小，姊妹相稱，則不僅救了那紅衣女子的一條生命，並可爲石家嗣續香烟，是椿益人益己的兩全其美之事！」

嚴慕光聽得眉頭深蹙，默然不語！

董天雄繼續笑道：「石莊主既對石大夫人情深愛重，又非好色男子，聞勸之下，堅拒不允！」

嚴慕光不由自主地，脫口讚道：「石莊主不愧是位不貪二色的大漠英雄！」

董天雄聽嚴慕光讚譽自己主人，不禁眉飛色舞地，大笑說道：「我家莊主雖不貪二色，但『天下無難事只怕有心人』，終於在第二日夜間，被石大夫人，設法灌醉，與石二夫人成了百年好合！」

嚴慕光聽得胸中有股說不出來的酸酸滋味，却又不得不強抑制地，又復問道：「石二夫人事後如何表示？」

董天雄笑道：「石二夫人事後以爲是石莊主故意輕薄，遂出人意料地，點了石莊主死穴，並欲自盡。」

嚴慕光「哎呀」一聲說道：「這樣一來，却是怎好？」

董天雄笑道：「石大夫人早就看出石二夫人貞烈難犯，遂及時出現，在石二夫人之前，長跪不起，詳細說明原因，歸咎自己，並稱石二夫人如能相諒，則結爲姊妹，共事一夫，如不相諒？則夫妻二人，甘願同死謝罪！」

嚴慕光長嘆一聲說道：「這位石大夫人，也眞賢慧難得，但不知石二夫人又是如何說法。」

董天雄笑道：「石二夫人經過了一番垂淚深思之後，向石大夫人提出了兩項條件！」

嚴慕光問道：「什麼條件？」

董天雄道：「第一項是因石大夫人對她有救命深恩，故不敢結爲姊妹，甘居側室，倘若相强，則寧願三人同歸於盡！」

嚴慕光點頭說道：「這項條件，提得相當合理，第二條呢？」

董天雄笑道：「第一條相當合理，但第二條却相當奇怪，石二夫人要永遠不宣佈她姓名來歷，並永遠不入中原！」

嚴慕光體念出許靈莎隱姓埋名的一番苦心，要作爲「南嶽雙姝」的埋香沙丘，免得自己與她師傅「南嶽神姬」崔玉知她未死，又要苦苦相尋，多生枝節。

董天雄是位心性粗豪的幽燕壯士，根本未曾注意到嚴慕光臉上的神色變化，遂又復往下說道：「石大夫人對於這兩項條件，一口依從，石二夫人再無話說，遂替石莊主拍開死穴，答允下嫁，結爲神仙眷屬，但除了稱呼上是二夫人外，石大夫人簡直對她尊重愛護得宛若親生妹子一般，石莊主更是既愛又畏，漸漸『天心莊』中一切事務，都由石二夫人主持，並在兩個月前，爲石莊主生產了兩位極爲可愛的孿生公子！」

嚴慕光聽到此處，深知許靈莎雖然身遭重刦，但她如今有夫有子，有家有業，也享受了一般武林人物難得享有的寧靜天倫之樂。

怪不得沙丘乍見，對方那等驚惶，並竭力辯稱不是許靈莎，聲明「南嶽雙姝」均已埋骨黃沙之內。

如今自己既悉內情，又知道她所居的「天心莊」所在，則到底應不應該設法與她見上一面？

僅僅經過了剎那思忖，嚴慕光便毅然決定，不應與許靈莎相見！

因爲時移事異，變遷太大，自己如今倘再與許靈莎相見，不僅難踐昔日深盟，反會毀掉她目前所獲得的安樂享福！

嚴慕光主意一定，天君立朗，臉上情思盡退，目中湛湛神光，含笑止步！

董天雄訝然問道：「諸葛兄爲何止步，再行數里，便是『天心莊』，何不進莊由小弟欵待欵待？」

嚴慕光搖頭笑道：「石二夫人厭見中原人物，小弟不想打擾，只請董兄指點一個所在，便感激不盡！」

董天雄含笑問道：「諸葛兄要打聽什麼所在？」

嚴慕光笑道：「這大漠之中有沒有一條紅色河流？」

董天雄「哦」了一聲，含笑問道：「諸葛兄打聽『紅河』所在，莫非想覓『血神經』麼？」

嚴慕光笑道：「小弟雖不覬覦『血神經』，但打聽『紅河』之故，却也與這部武林奇書，略有關連。」

董天雄笑道：「諸葛兄不想獲得『血神經』最好，因爲我家石大夫人，深知這『血神經』，是件不祥凶物，曾傳下四句歌兒，命我們隨時勸告遠來大漠尋經的武林豪客！」

嚴慕光聽出興趣，向董天雄含笑問道：「董兄不妨對我勸告一番，讓我聽聽石大夫人所傳誦的四句歌兒究竟是什麼？」

董天雄看了嚴慕光一眼，笑聲吟道：「休覓血神經，難尋九角形，神經差半冊，何必苦勞心？」

嚴慕光記下了這四句歌兒，又向董天雄笑道：「董兄，石大夫人好像深知『血神經』的秘密？」

董天雄笑道：「小弟只知奉命傳歌，其他便無所悉的了！」

嚴慕光笑道：「董兄尚未指點『紅河』所在？」

董天雄見嚴慕光堅欲相問，遂只得緩緩說道：「紅河是在『阿爾金山』的『阿雅格庫木庫里湖』左邊。」

嚴慕光又復問了去「阿爾金山」的途程路徑，便向董天雄稱謝道別。

但他獨自走出十里路程，一面愴懷與許靈莎的昔日舊情，一面又懸念此去「紅河」，是否能與新交好友諸葛朗相會之際，身後黃沙影內，突然宛若是風馳電掣般地，又有一騎飛來。

嚴慕光愕然回首，黃塵漸散，看得分明，來騎仍是那頭幾乎比駿馬還快的千里明駝，背間仍是董天雄坐在其上！

他想不透董天雄爲何拚命追來，只得止步相待。

但才一止步，忽又想起莫非是許靈莎難忘舊情，特地派人把自己追回一叙？

他如今利害已明了，決不願再爲了自己的一點相思，而傷害到許靈莎的目前幸福！

故而趁着董天雄尚在數丈以外，裝作未曾看清楚來人，依然提氣飛身，向前疾馳。

董天雄見他止步回身，看了自己一眼，忽又向前飛馳，不禁急得高聲叫道：「嚴大俠請留貴步。」

這一聲「嚴大俠」更證實了嚴慕光心中所猜，因爲自己向董天雄，虛稱「諸葛朗」，除去許靈莎一人之外，「天心莊」中不可能再無人能揭破自己的本來姓氏。

一個提氣飛馳，一個策騎狂追，嚴慕光雖然功力絕高，但那頭千里明駝的脚程更快，故而又復追了十來里後終於追上。

董天雄氣喘吁吁地，翻身縱下千里明駝，向嚴慕光苦笑道：「嚴大俠，董天雄奉石夫人之命，特地趕來，你——你爲何竟似不肯見我？」

嚴慕光一聲長嘆說道：「你家夫人何必——。」

董天雄雙手捧着一隻小小密封錦匣，遞向嚴慕光，含笑說道：「這是我家石大夫人奉贈嚴大俠之物！」

「石大夫人？董兄，請說明白一點，究是何人派你追來，把這隻錦匣送我？」

董天雄笑道：「是我家石大夫人，聽我敍途遇見嚴大俠用一張金弓，發出兩根弧形箭，射落四隻食屍兀鷹後，便笑說這位中原俊傑，不叫諸葛朗，是號稱『玉笛金弓神劍手』的嚴慕光大俠，你趕緊追上嚴大俠，就說我深佩嚴大俠至情至聖，大義大仁，但以寒莊敝陋，不便堅迎俠駕，謹贈錦匣一隻，權當致敬之物，務請嚴大俠哂納！」

說完又把那隻密封錦盒，雙手奉上！

嚴慕光既見董天雄追得那等辛苦狼狽，又見石大夫人意出至誠，更略爲覺察了對方傳言以內的隱約弦外之音，遂不再堅辭地，接過錦盒，含笑問道：「董兄可知道錦匣之中，所貯何物？」

董天雄搖頭說道：「我家石大夫人，並未說明匣中是甚物件？但曾囑咐董天雄轉告嚴大俠，除非遇上極端兇險，否則請等回到中原以後，再復開視此匣！」

嚴慕光又復問道：「董兄回莊之時，你家石二夫人可在莊內？」

董天雄搖頭答道：「石二夫人携子偕夫，出莊禮佛！」

嚴慕光聞言，輕喟一聲，把那隻錦匣，揣入懷中，並取出一枝獨門暗器「弧形箭」來，向董天雄緩緩說道：「請董兄拜上你家石大夫人，就說嚴慕光敬領嘉貺，並有微物答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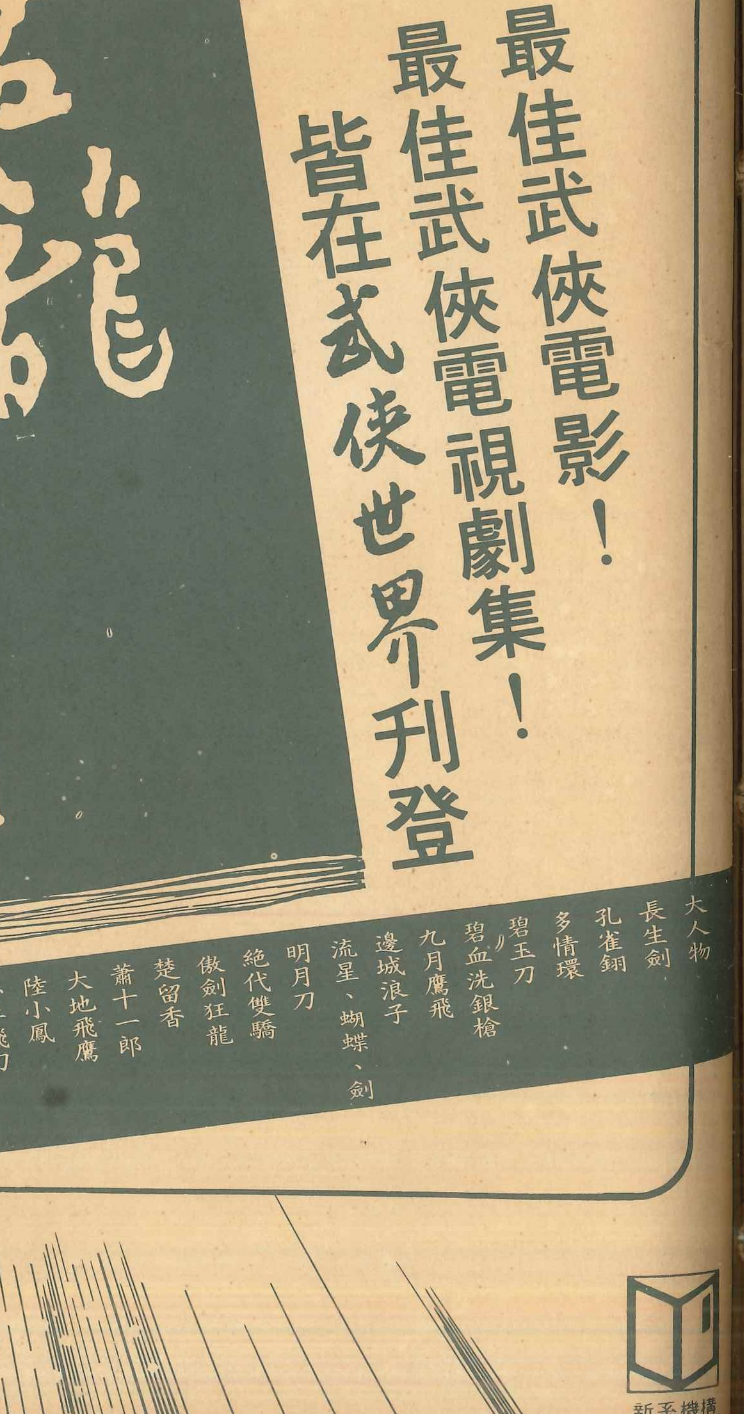
董天雄唯唯領命，嚴慕光遂先在「弧形箭」上，劃了兩行字跡，然後遞過！

董天雄接箭在手，見嚴慕光在箭上鐫了兩句話兒，寫的是：「只把人間比天上，黃沙終古葬芳魂！」

董天雄那裏懂得這兩句話兒之中所包括的無限傷心，及作允諾之意，只是稱謝收向懷內。

嚴慕光見他收好箭兒，遂長揖爲禮，轉身別去，一面飄飄舉步，一面浩浩爲歌他唱的是東坡學士傳誦千古的水調歌頭。

「明月幾時有，把酒問青天，
不知天上宮闕，今夕是何年？
我欲乘風歸去，
唯恐瓊樓玉宇，高處不勝寒。
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間！
轉朱閣，低綺戶，照無眠！
不應有恨，
何事長向別時圓？



人有悲歡離合，月有陰晴圓缺，

此事古難全！

但願人長久——。」

歌聲漸杳，人影漸渺，一轉瞬間，嚴慕光的英俊身影便消失在漠漠黃塵之中，董天雄也只好惘惘然地，帶着滿腹懷疑，跨上千里明駝，回歸「天心莊」，去向那位精醫理，擅卜筮的石大夫人覆命。

嚴慕光毅然作了「只把人間比天上，黃沙終古葬芳魂」的允諾之後，心中倒略爲舒暢，但仍重壓着兩團疑雲！

第一團疑雲是許靈莎既然堅絕吐露姓名來歷，則石大夫人又怎會一聽董天雄敍述自己射鷹經過，便識破諸葛朗化名，知道自己是「玉笛金弓神劍手」嚴慕光，並似深悉自己與許靈莎之間的往昔情史？

第二團疑雲則是石大夫人贈送自己的那隻密封錦匣之中，所貯究係何物？尤其令人難解的是，爲何叮囑除非遇上極端凶險，否則便等回到中原以後，方宜開視！

難道這匣中所貯，竟是甚麼啓人覬覦的至寶奇珍，並能够帮助自己解脫危難？

嚴慕光苦思甚久，總算對第一團疑雲，勉强想出理由，認爲定是許靈莎與石夫人相處時日稍長以後，發生親密情感，可能私下透露身份，告知一切，石大夫人今日才會對自己這等相待！

根據董天雄所說，石大夫人除了不通武學以外，精於醫道，精於卜筮，並精於奇門遁甲之術，顯然是位絕頂聰明女子！

則自己那兩句「只把人間比天上，黃沙終古葬芳魂」的含意，她必能充份了解，轉告許靈莎後，定可使她知道自己業已絕情而去，並不會洩漏她未死秘密，而一心侍夫撫子，靜度安樂生涯！

嚴慕光對於這第一團疑雲，在反覆忖度之下，雖然獲得了相當了解，但對於第二團疑雲，却始終摸不着絲毫邊際！

途中幾度因好奇心甚，險些打開那隻密封錦匣，一觀究竟！

但他對於那位石大夫人，頗有崇敬之心，遂竭力加以忍耐，準備進入「玉門」關後，再行拆視，免得萬一有甚差錯，辜負了對方的一番深切情意！

嚴慕光就在這種極爲混亂複雜的心情之中，走到了「阿爾金山」，也走到了「阿雅格庫木庫里湖」左近！

如今已離「紅河」不遠，嚴慕光心頭之上，也自然而然地，以一人一事，代替了那兩團疑雲！

人，自然是那曾經伴他萬里同行，助他屢退强敵，並與他結爲金蘭兄弟的諸葛朗！

事，則是董天雄曾經向他歌唱過的：「休覓血神經，難尋九角形，神經差半册，何必苦勞心？」

這四句歌詞之中，最引人猜測的，自然是第二、第三兩句！

第二句「難尋九角形」，似乎說「血神經」是藏在一種九角形的物體之內，而這九角形的物體，又復極難尋找！

第三句「神經差半册」，則顯然是說縱然尋得那極爲難找的九角形物體以後，而其中所藏的「血神經」，也僅有半册，並非全豹！

這樁「事」，並未使嚴慕光過於費力思索，但「人」却使他極爲想念！

原來，起初嚴慕光的心房之內，所念的只是「南嶽雙姝」，如今却因衞靈芝已死，許靈莎已嫁，而整個換代了諸葛朗，那副倜儻風流的瀟洒身影！

諸葛朗的不辭而別，確令嚴慕光極爲傷感，但他當時只不過因乍見許靈莎未死，過分驚詫，才暫把對於諸葛朗的思念之情，置諸度外！

如今關於「南嶽雙姝」方面，一死一嫁，情形整個明朗，則嚴慕光胸中的十分情意，恰好成了兩個相等均分，以五成情意，思念自己的結盟義弟，另外五成情意，則眷注在彼此未謀一面，却顯對自己情意綿綿的「蛇蠍美人」令狐楚楚身上！

又經過幾處高峯絕澗，突然發現有條山澗澗底，因沙色深紅，遂把水也變得其赤如血！

若在高遠之處，縱目遙視，這條澗水，確實像條「血河」，但走到澗邊，掬起澗水，則與尋常澗水，毫無二致，只令人感覺特殊清冷而已！

嚴慕光知道「血河」已告尋到，只不知「西嶽」羣邪，世外羣兇，及諸葛朗等人，究係尚未趕來？業已離去？抑或正在何處爲了爭奪「血神經」互作殊死之鬥！

嚴慕光因曾經看過諸葛朗原有的那角「血河圖」，並也對「鳩盤宮主」赫連英賭輸取出的那角「血河圖」，瞥了一眼，故而能從回憶之中想起「血河圖」的畫法，是溯流上繪！

「血河圖」既然溯流上繪，嚴慕光遂順着「紅河」，溯流上行！

他因西嶽羣邪與世外羣兇，同流合污，聲勢極盛，自己則只孑然一人，遂決定暫時隱秘行踪，不願沿河舉步，改在「紅河」右側的峯壁半腰，緩緩前行，這樣走法，既可隨時注視足下「紅河」的一切動靜，又可掩蔽行踪，使敵方不易發覺！

嚴慕光這種想法，原頗不錯，這種作法，也極成功！但——。

假如另有一人，站在「紅河」左方的山峯之上，而具有絕世目力？則他將可看見一幅奇妙畫面！

兩峯夾澗，澗底是一條水幅不寬，水流不急，水量也並不太大的紅色河流！紅河右方十來丈高的山崖之上，躡足潛踪，緩步前行，並不時低頭注視崖下動靜的白衣英俊書生正是「玉笛金弓神劍手」嚴慕光！

嚴慕光頭頂之上七八丈處，又有一位年歲甚輕的絕美紅衣少女，在躡足潛踪地，尾隨嚴慕光悄悄前行！

紅衣少女頭頂之上的四五丈處，更有一位身着黑色羅衫，臉垂黑色面紗的一身全黑女子，在尾隨着紅衣少女！

這黑衣女子因頭罩黑紗，年貌無法辨別，僅可從她飄飄舉步的嬝娜風姿之上，猜度出不論容貌武功，怕不會遜於紅衣少女！

紅衣少女是誰？

黑衣女子又是誰？

這兩個問題之中，有一個目前無法揭開，另一個，則等她們再前繞了一座巍峨高峯，便可得到解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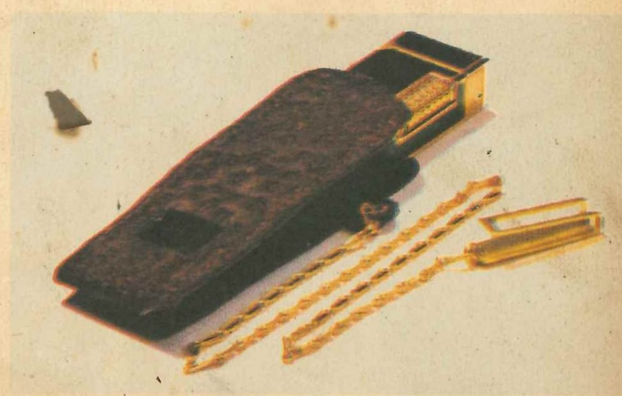
（未完）

PRINCE
太子牌

一物二用
石英電子報時打火機

7:06
PRECISION
QUARTZ

最新科技設計，使夢想變爲事實，
太子牌電子石英報時打火機，
旣可點火，又可準確報時，
時、分、秒、月、日，
一目了然，方便實用。
外型美觀，精巧名貴，
備多種款式，
任君選擇。



（附送精美金鏈軟皮袋）

總代理：太子牌（香港）有限公司 九龍彌敦道81號地下 電話：3-698291-2